

第二冊

最新司法判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新司法判詞卷二目錄

高等審判廳

第一類 民事判詞

-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赫舍里氏因家產糾葛控告溥陽一案 一
- 又 判決單如川等因租房糾葛控告劉綬符及劉綬符等附帶控告單如川等一案 七
- 又 判決李德清控告楊振有等退佃及佃租糾葛一案 一二
- 又 判定馮璿等選舉訴訟一案 一九
-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炳生控王誠嗣續一案 二二
- 又 判決方德明控方錫麟異姓亂宗一案 二八
- 又 判決李少泉控潘濟之損害賠償一案 四〇
- 又 判決吳其煥控孫潤生捏立偽契措不放贖一案 四五
- 又 判決周李氏控周伯全圖吞財產一案 四九

- | | | |
|---|---------------------|----|
| 又 | 判決鮑觀山控鮑張氏款項糾葛一案 | 五四 |
| 又 | 判決奚桂春控王順華串合謀產一案 | 五七 |
| 又 | 判決張友萇沈稼秋控惠大錢莊倒閉一案 | 六三 |
| 又 | 判決任才亮控顧勝金開船爭執一案 | 六七 |
| 又 | 判決潘盛卿控胡厚甫私賣共有物一案 | 七〇 |
| 又 | 判決董頌生控董楨祥霸佔祭田一案 | 七四 |
| 又 | 判決張慶勳上訴吳廷械繆子惠田產糾葛一案 | 七八 |
| 又 | 判決顧子珊與顧子慶遺產糾葛一案 | 八二 |
| 又 | 判決陶雲觀控朱根全阻取河泥一案 | 八八 |
| 又 | 判決張樹毅與周燮莊貨款糾葛一案 | 九一 |
| 又 | 判決蔡其麟控張蘭金舊債不還一案 | 九四 |
| 又 | 判決吳天寶控狄松樵干涉渡埠一案 | 九七 |
| 又 | 判決楊錦山與李黼卿基地爭執一案 | 九九 |

- 又 判決章秉圭控張伯藍滙款不還一案 一〇七
- 又 判決朱吟舫控葉彤蓀定貨不出一案 一一一
- 又 判決錢關福與袁壽康嗣產糾葛一案 一一三
- 又 判決朱金大與崔維楨貨款糾葛一案 一一七
- 又 判決戈子才控楊仞千等誣控欠款一案 一二〇
- 又 判決蔣沈氏與蔣陳氏遺產糾葛一案 一二五
- 又 判決張王氏與張治昌嗣續糾葛一案 一三二
- 又 決定汪王氏訴王淦初匿據吞產一案 一三七
- 又 決定章養和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一三八
- 又 決定顧氏再抗告一案 一四〇
- 又 決定周文煜抗告強制執行一案 一四二
- 又 決定劉珽抗告張保祚宣告破產一案 一四四
- 又 決定王淦初王宮桂等遺囑爭執一案 一四六

又 決定聲請廢棄言詞辯論一案 一四八

又 決定陸不善聲請停止執行一案 一五一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智文運等控劉成瑞私吞廟租一案 一五三

又 判決鞏藩曾與武錫貴擔保爭執一案 一五六

又 判決秦東嶺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控訴一案 一五八

又 判決潘廷秀上訴陳廣明等賣後刁爭一案 一六一

又 判決趙金榜與趙金銘等爭繼糾葛一案 一六二

湖北高等審判廳判決蔚豐厚控杜秉鈞恃強橫踞一案 一六四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劉仲蘭控鄭豐豐債款膠轉一案 一六九

又 決定林薊圃馮賓葵聲明抗告一案 一七二

又 判決江砥柱等控訴林李氏一案 一七四

又 判決倪希發控訴倪李氏一案 一八〇

又 判決屈德昇抗告一案 一八二

決定侯三娃等以懇乞傳訊等情上訴張德純一案

一八四

又 決定張義興懇乞催追一案

一八五

又 判決王尙德與毛毓華婚姻涉訟一案

一八六

又 判決高自修與吳德鉢土賬膠葛一案

一八七

又 判決劉子茂與劉薛氏因債務膠葛一案

一八九

又 判決任苗氏與任玉林因家務嗣續並鋪事涉訟一案

一九二

浙江高等審判廳判決姚少亭與王盈春欠款糾葛一案

二〇〇

又 判決孟宗元控孟銀生私賣祭田一案

二一〇

又 判決嚴雲樵控王家相欠款糾葛一案

二一五

山東高等審判廳判決鄭芳春等控高錫三再四重典同德昌房屋一案

二二六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饒學冉上訴章漢傑謝元芳欺孤蒙賣一案

二二九

又 判決王高氏上訴王佐庭等一案

二三四

又 判決張培元上訴王勳張世昌一案

二三七

又 判決邱啟昌上訴邱丕基不承戶主抵抗外債一案

二四〇

第二類 刑事判詞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王逸毆傷一案

二四二

又 判決龔守仁等侵占煙土一案

二四六

又 判決常瑞庭等搶奪財物迫署借券一案

二五〇

又 判決馬懷宸殺妻一案

二五三

又 判決王玉標等冒充公差私辦煙犯一案

二五七

又 判決馮四等和誘和姦一案

二六一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甘映暎詐取馬逢申洋元一案

二六四

又 決定賈英抗告一案 附抗告狀

二六八

又 判決周德妮等殺傷罪一案

二七二

又 判決段指南損壞建築并附帶私訴一案

二七六

又 判決孫雲錦等率衆搶掠等情一案

二七九

又 判決謝朝宗等毆斃人命一案

二八四

湖北高等審判廳決定吳靜安控胡漢生既押復佔恃蠻傷人一案

二九〇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陳文禮擅取菓捐一案

二九一

又 判決余松清偽造私文書一案

二九五

又 判決林層層等謀殺蔣筠一案

二九九

又 判決程品品收藏烟具開設賭場一案

三〇五

又 判決陳金生摔毀毆擄一案

三〇九

又 判決池陳氏聲明控訴并池土附帶控訴案

三一三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劉相久等傷害人致死一案

三一六

又 判決賈雙娃故殺雷福來身死一案

三一九

又 決定同級檢察廳對於徒刑執行中犯人劉洪育請求緩刑一案

三二一

又 判決鄧光桂控訴劉起旺藉端擄掠一案

三二三

又 判決許立冬等以藉屍訛詐等情上控許大鵬等一案

三二七

- 又 判決葛振海聽糾夥劫段清海家並擊毆事主各死傷一案 三二九
- 又 判決陳萬壽父子和誘邵氏一案 三三二
- 又 判決李世林被周世英傷害後自縊身死一案 三四一
- 又 判決劉應懷父子違章得財放賣私煙一案 三四三
- 又 判決牛遂隆砍斃張成娃一案 三五二
- 又 決定劉肇豐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三五九
- 又 判決田玉林謀業亂倫一案 三六一
- 又 判決金子文和誘罪一案 三六九
- 又 判決周子科等殺斃周加兒一案 三七六
- 又 山東高等審判廳判決張鳳占毆傷于培祥一案 三七八
- 又 判決譚宗灝誣告市議會一案 三八二
- 又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王氏上訴伊子王玉堂與王康氏離婚一案 三八六
- 又 判決程新發等竊盜一案 三八九

又 判決王賓光等妨害公務并誣告罪一案

三九二

又 判決賈勤孩因救母情急毆傷伊嬸母賈趙氏身死一案

四〇〇

又 判決趙狗孩因奪獲鑊刀砍傷伊父趙潤生身死一案

四〇三

又 判決郝壽年上訴張廣茂等挾嫌謀扎郝邦慶身死一案

四〇六

又 判決王清雲毆傷孔憲湯身死一案

四一〇

又 判決錢幅生等竊盜一案

四一六

又 判決楊長青等上訴席元耀等一案

四二〇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宋欽文竊盜等罪一案

四二九

又 判決俞月山等誣告罪一案

四三三

又 判決陳酒子等強盜罪一案

四三七

又 判決戴阿灶殺死曹六扣一案

四四一

又 判決張阿榮陳少卿強盜罪一案

四四四

又 判決蔣陳氏以子蔣子龍被誣陷罪一案

四四九

又 判決瞿信卿強盜罪一案

四五四

又 判決吳國卿私擅逮捕監禁及其他俱發罪一案

四五八

又 決定張耀成被許仁和取逃金銀珠玉飾物一案

四六三

又 決定張國衡聲請再抗告一案

四六七

又 決定王永舟控胡世英縱火殺人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四六九

最新司法判詞

第二卷 高等審判廳

第一類 民事判詞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赫舍里氏因家產糾葛控告溥陽一案

控告人 赫舍里氏

右代理人 延齡

同 上 金源

被控告人 溥陽

右代理人 何恩鑑

右當事人間家產糾葛案件。控告人對於京師地方審判廳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所爲第一審判決。提起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判語

原判廢棄。

溥祿所遺藍甲錢糧十五分。溥珩所遺藍甲錢糧十分。均歸赫舍里氏承受。載麟分單所載關東口西地租及各項小租。應歸赫舍里氏與溥陽均分。前項溥陽所扣赫舍里氏應分受之藍甲錢糧地租各項額數。另爲裁判。

事實

當事人之請求。控告人請求廢棄原判另判。令溥祿所有藍甲錢糧。仍應由控告人經理。并被控告人之父載麟所寫分單。應分歸控告人之藍甲及各地租小租。凡爲被控告人所霸去者。均應歸還。被控告人亦附帶請求變更原判另判。令所有恭勤貝勒府之藍甲錢糧。均應由被控告人承受。

清康熙第二十二子恭勤貝勒允祐。向有藍甲三十五分。長子名弘隴。次子名弘嵩。三子名弘豐。惟弘嵩早絕。僅餘弘隴弘豐兩房。弘隴之孫綿武無子。以弘豐之曾孫卽綿鸞之第三子奕藩承繼。緣綿鸞有三子。長名奕慶。次名奕昌。三名奕藩。而奕藩又無子。以奕昌之第三子載鈕承繼。緣奕昌有三子。長名載寬。次名載哲。三名載鈕。而載鈕又無子。以載寬之子溥祿兼祧。溥祿死亦無子。惟載哲有一子。名溥珩。奕慶有一子名載麟。載麟有一子名溥陽。據控告人卽溥珩之妻赫舍里氏訴稱。溥祿係承繼弘隴之後。向分受藍甲錢糧十五分。因溥

祿死時。委託控告人將弘隴派下應得之錢糧及一切債務。均歸控告人經理。又弘豐派下。現僅有奕慶奕昌兩房。向分受之藍甲錢糧二十分及關東口西并各項小租。向歸兩房平均分用。因被控告人於清宣統三年九月間。將溥祿所遺之藍甲錢糧。及奕昌一房應得之錢糧。又載麟分單上所載明應歸控告人所得之各項地租小租。均行霸去。是以請求訴追等情。而被控告人則謂被控告人在本族中。系屬長房。又承襲奉恩將軍。所有恭勤貝勒派下應有之藍甲錢糧。應爲奉恩將軍之世職內應享之權利。并無分析之例。至一切私產。則應按房分給。以爲答辯立證方法。控告人引宗室王公世職章京爵秩襲次全表爲憑。證明恭勤貝勒後裔現分兩支。并證明被控告人所襲之奉恩將軍。係由考封而得。又引載麟所寫分單紙。證明弘豐支派下。奕慶奕昌兩房。所有藍甲二十分。又關東口西地租并各項小租。係屬兩房平分。又引清宣統三年在宗人府控告有案。爲被控告人扣去藍甲錢糧及各項租銀之證。

理由

控告人控告論旨。略稱溥祿係控告人之夫溥珩嫡堂兄。因溥祿兼祧恭勤貝勒長房弘隴之後。病沒無子。所有藍甲錢糧及家產遺言。由控告人代理經管。業由控告人經理十餘年之久。又溥珩應有之藍甲十分及各項租銀。亦係控告人應獨享之權利。以上各項。原審并未將恭勤貝勒後裔辯別清楚。判爲三房均分。實屬失

當。特提起控告云云。

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附帶論旨。略稱溥陽係載麟長子。本族世襲官職。歸溥陽承襲藍甲錢糧等。即該世職附屬兵丁應有之月餉。不能併入私產平分。乃一定之理。原判於事實及理由。均有未協云云。

本案爭執應行研究者。共有五。(一)當事人之支派若何。(二)被控告人奉恩將軍世職。是否係屬考封。其藍甲錢糧。應否全歸被控告人。(三)控告人是否得有溥祿遺言。管理溥祿遺產。(四)控告人所提出之分單。是否真實。其分單上所載分析用度辦法。是否係恭勤貝勒派下全族之財產。抑係弘豐派下兩房之產。(五)被控告人所扣控告人之藍甲錢糧。及各租。共有若干。關於以上爭執各點。應分別判斷於下。茲先就第一點支派審究。控告人稱長房載鈕無嗣。以控告人嫡堂夫兄溥祿兼祧。而被控告人則謂被控告人爲長房。本應按恭勤貝勒既分弘隴弘豐兩房。溥祿係兼祧弘隴之後。爲兩造所不爭之事實。查宗室爵秩襲次表。弘隴恭勤貝勒長子。而被控告人乃弘豐之後。則控告人并非長房。已無疑義。又關於第二點襲爵及藍甲之爭執。據控告人稱溥祿原分藍甲十五分。又溥珮已分藍甲十分。現均爲被控告人霸去。而被控告人則主張承襲奉恩將軍。所有藍甲。即奉恩將軍附屬之兵丁。不得認爲私產。可以分析。查宗室爵秩襲次表。弘豐之輔國將軍。係屬考封。與弘隴之承襲恩封固山貝子不同。被控告人既係弘豐之後。即屬襲其考封之職。且查前清會典凡

封爵均錫之冊誥。優以資予。但紅白甲係由親王至輔國公方可資予。而不入八分。公以下不給藍甲。亦由親王至公方可資予。公以下不給。現被控告人既係奉恩將軍世職。無論出於恩封或者考封。於例皆不得邀藍甲之資予。又查會典。凡親王以下資予之紅白甲等。降至不入八分鎮國公者。仍留若干副。現在控告人等僅有奉恩將軍世職。仍有護軍校領催（即白甲）護陵軍（即藍甲）共三十五分者。即會典所載仍留若干副。以備護陵之用。是此項藍甲并非奉恩將軍附屬之兵丁。決不能認爲應全歸被控告人。亦無疑義。又第三點爭執。據控告人稱溥祿與溥珣。均奕昌之孫。溥祿雖兼祧長房。而仍爲控告人之嫡堂夫兄。溥祿既與控告人之親支爲近。故遺言所有藍甲及各私產。均歸控告人管理。而被控告人關於此點。并無答辯。本廳查溥祿遺產。現在實由控告人管理。有代溥祿償清各債之事實。則控告人以遺言管理溥祿財產。應認爲正當。又關於第四爭點。據控告人稱。與被控告人均係綿鸞之後。綿鸞有三子。長奕慶。即被控告人之祖。次奕昌。即控告人之祖。三奕藩。已承繼長房爲嗣。故控告人與被控告人祇分兩房。所有弘豐派下分得之藍甲二十分。并關東口西及各項租。均歸買房平分。有被控告人之父載麟所寫分單爲證。按訴訟通例。控告人提出分單。即負有證明分單如何係屬真實之義務。惟據被控告人答辯（即或推定分單實有其事。亦只限於家產發生效力）等語。是就此項答辯審究。已認可被控告人有承認分單爲真實之意味。分單既屬真實。則凡分單上所載。無論當

時所分平均與否。兩方均應受分單之拘束。不得再發生異議。惟單上載有近支頭族恭勤貝勒派下。長次兩房公同議立分單云云。似係恭勤貝勒派下全族之財產。均在此。但溥祿遺有藍甲十五分。即不在此項分單之內。又控告人稱溥祿遺有私產。并未載入分單。亦不屬本案係爭之物。是此項分單。應認爲專屬弘豐派下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兩房之產。亦無疑義。以上四項爭執之點。既明。係溥祿所遺藍甲十五分。溥珮所遺藍甲十分。當然應歸控告人承受。其載麟分單上所寫分析用度辦法。亦當然由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均分。至第五點爭執。據控告人稱清宣統三年九月。被控告人即將米扣去。十月復將錢扣去。隨將關東口西地租每年應分得之二百兩有奇。及小租每年應分得之八十兩有奇。一併扣去等語。而據被控告人答辯。則謂被控告人所領錢糧。係在奉恩將軍應得之例。對於額數。并未爲何等答辯。故本廳得先就爭執之原因。加以判決。至所扣之額數。應另爲裁判。本此理由。特爲中間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民事庭

審判長推事

推事龔福燾

推 事潘恩培

本件審判長推事朱學曾。因事請假。未及署名。特此敘明。

推 事龔福燾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單如川等因租房糾葛控告劉綬符及劉綬符等附帶控告單如川等一案

控告人 單如川 山東黃縣人住虎坊橋年五十九歲開源豐隆糧店

右代理人 王麟厚 山東黃縣人住虎坊橋年三十四歲

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 劉綬符 河間人住虎坊橋大街路北年四十一歲

右代理人 吳受如 通縣人住虎坊橋年四十二歲

被附帶控告人 張書銘 冀州人住虎坊橋年三十歲開萬聚木廠

右當事人間租房糾葛一案。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十九日京師地方審判廳所為第一審判決。提起控告。被控告人亦附帶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判語

原判變更。

劉綬符對於萬聚木廠及源豐隆糧店尅日交房之請求。均駁回。

萬聚木廠及源豐隆糧店所欠劉綬符之房租。著張書銘單如川如數付給。

控告費用銀二十兩及訴訟費。均歸劉綬符負擔。

事實

當事人之請求。 控告人請求將原判關於源豐隆糧店一月內騰房一層。廢棄之。另判。令劉綬符不得收房。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請求駁回控告。並將原判關於駁回原告主張收回萬聚木廠鋪房一層。廢棄之。另判。令萬聚木廠迅速騰房。被附帶控告人請求駁回附帶控告。

事實上之陳述。 各當事人之陳述。與原判摘示於事實項下者同。茲不贅。

立證方法 控告人以房摺爲證。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以買房契紙及買房之沈幼豪爲證。被附帶控告人以倒字及房摺爲證。

理由

本案控告人與被告人即附帶控告人繫爭之點。在於控告人應否騰房。而控告人所主張之論旨。略謂源豐

隆租賃沈姓之房摺。載明祇准客辭主。不准主辭客。且載明大小修理以及坍塌倒塌。房東一概不管。按照慣例。房東即不得無故收房云云。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則稱沈姓租賃該房地與源豐隆糧店時。並無押租倒價。現在房主既已更換。則從前不准主辭客之一說。自不能主張等語以爲答辯。本廳按後業主之權利。不能超於前業主。乃傳來取得之大原則。本案控告人與沈宅訂立之房摺。既有（只准客辭主不准主辭客）之記載。是沈宅在買房以前。對於鋪房之所有權。實受該房摺之制限。而賣房時該房摺並未取消。則由沈宅取得鋪房所有權者。其權利之限度。自應以沈宅原有之限度爲限。鋪房業主雖經變更。而房摺上之制限。斷無自然消滅之理。至被控告人即附帶控告人所主張並無押租倒價一節。就令屬實。然有押租倒價者。於收房時固受制限。而有其他關係者。於收房時亦有時受制限。制限之程度雖不盡同。而主張除押租倒價外。即不可不受制限。殊非正當。

附帶控告人與被附帶控告人鬩爭之點有二。即被附帶控告人有無鋪底。及附帶控告人應否收房是也。關於有無鋪底一層。被附帶控告人在原審衙門。提出字據五紙爲證。附帶控告人則稱萬聚木廠。本由沈姓得租此店。當其租借之時。並無押租倒價。及萬聚之祖兄弟分產各立門戶後。復將三店歸爲一店。於是發生倒價之事實等語。以攻擊之。又被附帶控告人在本廳呈驗上手倒字一紙。附帶控告人亦否認之。本廳按

北京習慣。鋪底分爲二種。卽傢具鋪底與房間鋪底是也。傢具鋪底。固創設於傢具之前主。而房間鋪底。須房東乃得創設之。習慣上雖有以上手字據爲根據者。然其由來。究創設於房東。至創設之原因。或由於房東使用抽租價。或由於住戶因工作之故。使鋪房之代價增高。本案據被附帶控告人在原審衙門。提出字據五紙。其前三紙。係於前清同治十三年劉順等將祖遺三聚木廠分開三聚萬聚鴻陞各木廠時所訂立。其後二紙。一係光緒八年將所開鴻陞木廠倒與三聚木廠之字據。一係光緒十二年劉彩將所開三聚木廠倒與萬聚木廠之字據。前三紙內載（立鋪底人）（各另立鋪底爲據）各等語。是該鋪鋪底。實創設於開設三義木廠之劉順等。已足證明。且房東並未使用押租倒價。而被附帶控告人於鋪房代價。會由工作而增加之事。又未能切實辯明。僅有劉順等創設之鋪底。自不能向房東主張權利。嗣於光緒八年十二年雖由萬聚木廠遞將三聚木廠鴻陞木廠用價倒入。然三聚鴻陞等木廠。實由前之三聚木廠脫化而來。前之三聚木廠既無鋪底。則由之脫化者。如無特種情形。亦當然無鋪底之存在。雖倒入時曾用有倒價。然祇有傢具鋪底之關係。於房東並不發生何種制限。又被附帶控告人在本廳呈驗上手倒字一紙。此項倒字。附帶控告人否認之。按照訴訟通例。被附帶控告人應證明其真實。而被附帶控告人並未提出何種證據。查核劉順等在同治十三年所立之字據。並無原有鋪底存於何人手之記載。則所呈驗之上手倒字。自應認爲不實。

關於應否收房一層。附帶控告人控告論旨。略謂附帶控告人向沈姓買房時。因該房無押租倒價可以收房。始出重資購買。且該鋪並無鋪底。房易業主。未與立租約。自當交房。按照典三賣四之習慣。早經逾期。現在並已欠租等語。被附帶控告人則稱萬聚木廠有鋪底。且與舊業主訂立房摺記明。如無拖欠房租。房東不得收房。祇許客辭主。不許主辭客。宣統二年十一月。附帶控告人買房時。並未欠租。而附帶控告人遽令交房。實不能承認等語。以爲答辨。本廳按萬聚木廠之無鋪底。已詳論於前。惟有鋪底者。房東固不能輕易收房。而無鋪底者。房東亦不皆可任意收房也。查閱萬聚木廠與沈宅所立租摺內載（如無拖欠房租。不得無故房東收房。只許客辭主。不許主辭客等語）。是沈氏在賣房以前。於鋪房之所有權上。原設有一種制限。附帶控告人由沈姓取得鋪房所有權。其權利不能超於沈姓與不得違向控告人主張收房者。有同等之關係。其理由已說明於前。至典三賣四之說。本指所有權毫無制限者言。而重資購買。乃附帶控告人與沈姓之關係。未與立租約一層。尤見衅由附帶控告人而起。若被附帶控告人之欠租。查閱租摺。實在附帶控告人主張收房之後。據以爲請求交房之理由。亦不正當。

依以上理由。原審衙門僅據控告人之無鋪底。遽判令其交房。暨推定被附帶控告人有鋪底。駁回原告（附帶控告人）之請求。於他種關係竟不爲審究。實有未合。故將原判變更。並令附帶控告人照章繳納控告費。

用及訴訟費用判決如左。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七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民事庭

審判長推事張式彝

推事龔福燾

推事潘恩培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李德清控告楊振有等退佃及佃租糾葛一案

控告人 李德清 住前門外施家胡同祥和棧

控告代理人 鄧鎔住賈家胡同

被控告人 楊振有住前門外施家胡同祥和棧

王盛奎 同上

蕭萬祿 同上

宋至善 同上

王家貴 同上

趙國相 同上

黃元龍 同上

被控告代理人劉東漢住李鐵拐斜街

右列當事人間佃租及退佃糾葛一案。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東路廳所爲第一審判決。提起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判語

變更原判。

本案楊振有王盛奎蕭萬祿宋至善王家貴趙國相所佃種李德清寧河縣屬軍糧城南莊地畝。着仍照原判。毋庸退佃。其原租額津錢二百七以上。一吊未滿者。每年每畝應納租大洋七角。原租額一吊以上。一吊五未滿者。每年每畝應納租大洋八角。至陳年欠租。每年仍應帶還年額之半。

本案黃元龍。着於今年陰歷年底將所種李德清地交還。并將新舊欠租交清。訟訴費用。應歸被控告人負擔。

事實

本案被告人之請求。約分三項。(一)對於楊振有王盛奎蕭萬祿宋至善王家貴趙國相之請求。係判令退佃。補交歷年欠租并補交欠租之法定利息。及賠償相當之損害。(二)對於楊振有等以外各佃之請求。係判令均照增租原約。按年交租。仍將欠租分年補交。(三)對於黃元龍之請求。除與第一項之請求相同外。并聲明刑事訴追。被被告人等之請求。係駁回控告。

事實上之主張。據被告人及控告代理人呈遞訴狀及庭訊。陳稱控告人由前清光緒三十年秋。由鄭姓手買得寧河縣屬莊田數十頃。該地係歸楊振有等及其他二百餘戶所分種。其租錢原額津錢自數百至一吊以上。多寡不等。三十一年控告人赴莊勘地。各佃約出十三村董首張象鼎說合。酌定租價稻田每畝一元。園地每畝一元五角。當時立有租約。由各佃畫押。并於是年夏間照約交過半租。嗣楊振有等翻悔前約。控以憑空增租等詞。訴經寧河縣張令訊明。判令照約交租。楊振有等抗不遵斷。復經該縣姚令高令兩次判斷。均係減租。後至東路廳判斷減租愈多。并將各佃欠租豁免。據被控告人楊振有等及被控告代理人辯稱。該地係伊等先人於道光年間租自柴姓之手。因係開墾成熟。曾與鄭姓立有合同。載明不准增租奪佃字樣。(此項合同。爲控告人所否認。)迨柴姓將田買與鄭姓。仍然照舊交租。乃李德清買得該地。遂唱增租之議。硬欲以每

畝津錢數百及吊餘者。改收銀元一元。伊等實難承認。

李德清呈驗租約。均係自己製造。伊等并未畫押。亦無約出張象鼎議定租約之事。至以銀元交過半租。蓋仍以津錢計算。并非依照租約。因楊振有等違反租約。黃元龍抗不退佃。以致涉訟。而對於其他各佃。并未陳有何等反抗情形。且各佃至二百餘戶之多。既不能一律到案。其各個人對於訴訟之意思。亦無從揣測。自不應歸入本案。一併裁判。故本應僅認控告人爲楊振有等六人之關係。及控告人與黃元龍之關係。爲本案判斷之範圍。茲先就判斷控告人與楊振有等六人之關係。說明於下。

被告人與楊振有等兩方之爭執。卽爲前項地畝。地主有無增租奪佃之權。而解決此項爭執之標準。約不外乎兩點。一卽合同是否真實。一卽租約之是否成立也。關於第一點。控告人一方主張。無此合同。卽使有之。控告人亦不應限制以買地。新契暨隨帶上年老契。均未註明不准增租奪佃等字樣爲理由。而楊振有等則稱該地爲伊等開墾成熟。原有不准增租奪佃之合同。且控告人已經承認等語。除前在寧河縣所呈之合同外。并引用控告人所立租約。如租交清准其轉兌字樣。及當時控告人丈量地畝。賠給王盛奎地價等事實。以爲證明。查王盛奎等所呈驗合同二畝。一載（新開稻地。當年無租。中略。二十二年每畝起租錢一吊二下略）一載（永遠不許長租。地主不許辭租主）等字樣。至其書證之真實與否。王盛奎等并不能更爲證實。照訴訟法

理。自當由審判衙門自由判定其證據力。茲查該佃戶等承種該地。控告人亦許佃戶轉兌。兌出時并可得價若干。及控告人勘地時。挖掘王盛奎之佃地七畝。曾賠銀七十元。（此係控告不爭之事實）等情形推定。則不得奪佃之特約。理應認為真實。雖控告人主張准其通兌并賠給地價等情。實控告人之意思等語。然既不立證。其為意思。則當然認為不得奪佃之結果。是兩種合同。應認為真實。而控告人之主張。殊非正當。至稱永佃權之性質。不能認為永久無期一層。亦非篤論。何則。蓋北方老佃地。習慣上已成爲永久無期。現在法律未頒。習慣仍應有效。此項合同。亦應認為有效。

關於第二點控告人一方主張。租約之已經成立。其論據約分數端。即（一）楊振有等已在約上畫押。（二）楊振有等及各佃。已照租約交過半季租金。（三）有張象鼎之證言爲憑。（四）有量地手摺爲憑。（五）楊振有等於張縣令判後。在寧河縣及東路廳。均未對於租約主張彙議。被控告人楊振有等答辯。則稱（一）伊等并未在約上畫押。有翟貢章原供可證。（二）伊等雖用銀元交過半租。然係仍照津錢合算。（三）張象鼎之證言。爲一面之詞。不足爲憑。（四）量地手摺。與租契之成立與否無關。（五）前在東路廳。亦曾對於租約主張彙議。而東路廳置之不聽等情。查本案控告人所呈驗之租字內。雖有各佃所畫之十字押。然被控告人堅稱此項押記。并非伊等所畫等語。是兩造關於此項私證書之真實與否。猶有爭執。自不能不依他項事情。推定其證據

之如何。查控告人所呈驗之租契。內載光緒三十二年各佃交租之銀元數目。實已超過津錢折合之數。卽據王盛奎楊振有之供。亦稱從前均係交錢。是年始交銀元等語。是可知當時租約實已成立。若楊振有名下所畫之押。雖有翟貢章之供稱。(係已退莊頭趙國恩所代畫)等語。然細譯其證言之意。不過說明非楊振有親筆所畫。實趙國恩受楊振有之委任而代畫之意。殊不能爲租約不成立之反證。是租字內之畫押。應認爲本於各佃之意思。并非捏寫。至被控告人曾主張彙議與否。及張象鼎之證言可信與否。屬無審究之必要。應無庸議。

如上述兩點。是該佃地。先有不能增租奪佃之特約。而增租契約又復成立於後。依意思表示之先後論斷。則增租契約。理應有效。然而就情理推論。此項佃地。柴姓與佃戶。原有不增租之特約。而此項特約。對於李姓。理應繼續有效。則被控告人之所以肯與控告人締結不利於己之增租契約者。蓋必有特別緣由。據楊振有等供稱(當時李姓持有舊花印昏。迫令查押。口稱縣內定章。伊等爲辨明究竟。有無此項章程起見。故赴縣申訴)等語。是此項租約。被控告人實因欺嚇之情形而承諾。係真意不符之表意。應認爲可以撤消。是故增租契約。於本案尙非完全有效。復查租約之訂立。在光緒三十二年。比時仍用制錢。銀元之比價較低。故各佃忍痛承諾。現在銀元騰貴。各佃遂思撤消前約。良以一元之數。較之原額相差過鉅。自不能不權衡辦理。卽涉訟

後惟張縣令斷令照約交租。其餘各縣令均係斷令減成。東路廳之原判。除園地每畝交租大洋一元二角外。將稻地分爲二等。其原價二百七至一吊者。每年每畝交租大洋七角。原價一吊至一吊五者。每年每畝交租大洋八角。蓋亦就經濟之狀況。定租額之標準。按之實際。尙無不合。各被告恐未主張彙議。故本廳關於租額一層。判令仍照該廳原判辦理。至陳年欠租。控告人自認訴之後。始終并未表示拋棄之意思。原審衙門遽判令從寬豁免。殊無理由。應改判令如數補交。惟補交之方法。據楊振等有供稱一時交出。實屬力不能逮。故酌定期限。自本年。起。按年帶交年額之半。（如原租二元者。帶交五角。陳欠多寡。依此類推。）此外控告人對於楊振有追加之請求。謂於補交欠租外。仍應補實利息及賠償訴訟之損害各節。查本案因增租涉訟。遂至欠租。與無故抗欠致生訟累者不同。此項請求。礙難照准。又控告人與黃元龍之關係。依前述事實。黃元龍所種李德清之地。既無特約。卽不得援照楊振有等不准奪佃之例。且查宣統三年八月寧河縣判斷。係以黃元龍因霸地涉訟。並有毆斃官差及其他犯罪事件。判令退地在案。其犯罪之情形。因在赦令以前。姑不具論。然其佃種之地。既經李德清請求撤佃。斷無仍令續種之理。惟本年已經播種。若於未收穫以前。卽令退出。恐於實際上不無妨害。故判令於本年陰歷年底交地。其以前陳欠。至交地時。自與本年租額一并交清。無俟說明。至控告人對於黃元龍請求補給欠租之利息及賠償訴訟之損害各節。其不能照准之理由。與對楊振有等

之關案相同。亦不贅述。

本案係變更原判。故控告費用。由各被控告人負擔。

本以上理由。特此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三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民事庭

審判長推事李祖虞

推事張式彝

推事龔福燾

書記官鄧崇年

●京師高等審判廳決定馮璿等選舉訴訟一案（決定駁回）

上訴人 馮璿 住寧河縣

龐則坤 住寧河縣

楊兆年 住寧河縣城內

李益讓 住寧河縣城內

被上訴人 寧河縣知事

于應龍杜向榮等

右列各當事人間選舉訴訟之件。各上訴人對於寧河縣之判斷。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本廳決定如左。

決定

本案上訴駁回。

理由

查選舉訴訟。有上訴權與否。吾國選舉法上。並無何等明文。自應根據法理解釋。或謂選舉法內。雖無許可之明文。然按之法理。特別法既無明文規定。自應適用普通法。許其上訴。殊不知特別法與普通法。以事項爲區別者。其所規定之事項。必屬同種。特別法所規定者。卽普通法所規定事項中之一種。不過因普通法之規定範圍廣大。未必盡能適合。故特就其中一部分之事項。爲特別之規定耳。至若選舉訴訟之與民刑訴訟。則兩者性質根本不同。民刑訴訟之目的。在私權之保護。及犯罪之科刑。而選舉訴訟之所爭。則在選舉當選之有效無效。二者之目的。既根本不同。則選舉訴訟。非民刑訴訟之一種可知。選舉訴訟。既非民刑訴訟之一種。則

選舉訴訟之法規。對於民刑訴訟之法規。本屬對等。絕無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是選舉法無明文者。不得謂即應適用民刑訴訟之法規。今更讓一步。假令選舉訴訟之法規。對於民刑訴訟之法規。爲有特別法普通法之關係。亦覺選舉訴訟之許上訴。吾國法律上毫無根據。查現行法院編制法第三十六條。列舉大理院之權限。只有終審。與第一審兼終審之管轄權。今初選訴訟。若許可上訴。則覆選訴訟。亦應許可上訴。照選舉法之規定。覆選訴訟。以高等審判廳爲起訴衙門。如許上訴。則大理院將有第二審兼終審之管轄權。而編制法之規定。亦將因之而失其效力。故許可上訴之說。就現行法制解釋。決非正當。據此論斷。本案初選訴訟之上訴。應認爲不合法。又查選舉訴訟之起訴。據選舉法之規定。既屬於普通審判廳。則其訴訟程序。應准用司法衙門所用之程序。已無疑義。惟其准用之程序。爲民事訴訟程序。抑爲刑事訴訟程序。則選舉法上並無明文規定。尙待解釋。查本法第九十、九十一、九十二各條。規定選舉訴訟。應由選舉之落選人、候補當選人、直接起訴。並不須經由檢察廳提起。則是選舉訴訟。應准用民事程序。初無疑義。今本案馮璿投遞刑事上訴狀。聲稱選舉舞弊等情。請求提訊到廳。所呈各節。爲選舉訴訟之上訴。抑爲選舉犯罪之告訴發狀。狀內聲敘未明。無從查悉。惟馮璿、龐則坤、上訴狀內。均有選舉訴訟。應提前審判等語。則是該上訴人所提起者。爲選舉訴訟之上訴。而非選舉訴訟之告訴發狀可知。既係選舉訴訟。則不應誤用刑事上訴狀。是本案上訴程序。亦應認爲

不合法。

本以上理由。特爲決定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 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民庭

審判長推事李祖虞

推事朱學會

推事張式麟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炳生控王誠嗣續一案

控告人 張炳生年三十六歲太倉人住 業布店

代理人 陳則民律師

被控告人 王誠年四十二歲太倉人住 業布店

關係人 王謨年二十五歲太倉人住 業布店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王誥之嗣續人。仍以王誠親子王毓鸞兼祧。遺產一千元。由王謨交出。歸嗣續人管理。其養子養女。着王謨、張炳生公同撫養。應得撫養費一千五百元。卽由王謨、張炳生公同經理。存放提息。以爲教養之資。訴訟費用。歸張炳生擔負。

事實

原告之請求

王誠係長房。王毓鸞是其長子。且僅此一子。不能兼祧次房。禮經既有大宗不可絕之文。習慣亦有長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子之說。王誠既爲大宗。則不得兼祧小宗可知。地方廳判決以王毓鸞兼祧王誥。是爲違背吾國數千年之習慣。王誥之妻王張氏於病革時。曾有遺言處分財產。以王謨待生子王毓善爲嗣續人。其遺留分一千元。交王謨管理。置張炳生爲養子。養女後見人。撫養費一千五百元。交張炳生經理。爲衣食讀書婚嫁之用。其遺言曾在地方廳具稟立案。與各國遺言登錄。正相照合。張炳生爲張王氏遺言之履行者。今地方廳判決均有違背王張氏遺言。且於吾國習慣各國法理。尤屬違背。應請仍照王張氏遺言養子養女之財產。歸張炳生取息撫養。王謨待生子王毓善爲嗣續人。遺留分洋一千元。仍歸王謨經理。

被告之答辯

胞弟王謨。尙未生子。如何可以承繼親子。王毓鸞兼祧次房。曾經族長王孫梅及族人認可。王孫梅並在高等審判廳具結證明。此次在地方廳。亦當堂承認。且謂張炳生係外戚。出頭干涉。殊無理由。云云。王謨亦知爭繼無理。故地方廳三傳不到。至原告代理人謂王張氏遺言處分財產。與各國遺言登錄脗合。則此項遺言。曾經合族公同議決否。直接曾經官廳證明否。種種皆被告所不能承認。應請仍照地方審判廳判決辦理。

王謨傳未到案。

王孫梅未傳。

理由

本案兩方面之爭點。原告所執以爲理由者。宗法之成見也。習慣法長房不得兼祧次房也。王謨待生子爲嗣續人及張炳生經理養子養女財產。曾經王張氏立案有據也。立說多牽混。附會於宗法之源流。東西之法理。均未能貫徹。本廳按照學說法理。駁斥其說。約有四款。

(一)宗法不能行於今日。必須破毀也。其理由分四項

(甲)大宗小宗之分別。古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之嫡長子嗣爲諸侯。其餘皆稱別子。論不

庶特以爲祖爲宗之不同。故遂有大宗小宗之分別。所謂大宗者。別子之長爲始祖。其子孫一脈相承。百世不遷者也。其餘諸子。則各繼其禰。五世而祧。不得有百世不遷之始祖。此所謂小宗也。(乙)非大夫不得有大宗小宗之名稱。古者宗法最嚴。諸侯之別子。若不爲大夫。仍不得爲後世太祖。不得爲大宗。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鄭注所謂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所謂別子爲祖也。祭法適士二廟。據此則諸侯之別子必爲大夫。然後可以爲大宗。可以爲後世太祖。其爲士者。只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後世。(丙)後世所謂大宗。係引古法而錯誤。古人所謂大宗者。百世一系。長子長孫相承襲。無子。則以支子庶子爲之後。所以敬宗收族。不使宗社爵祿有斷絕之憂也。今世錯解古法。凡長子皆謂之大宗。則遞析而下一族之內。將分爲無數大宗矣。有是理乎。(丁)古宗子可以享有支子庶子財產。古者大宗祭百世不遷之始祖。所以使一族之人。知尊祖敬宗也。大宗無子。不爲立後。則始祖不祀矣。儀禮所謂受重小宗無子。不立後。蓋小宗僅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恩立。親盡則遷。故儀禮有大宗收族不可絕之文。則小宗不立後可知。小宗既不立後。則其財產均應歸於宗子。內則云。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以寡約入。又云。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裘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用。其次宗子之尊嚴如此。支子在生時。財產尙不敢私死而無子者。其財產歸於宗子。更爲一定不可移之義。

(二) 法律無規定應用習慣法也。

兼祧兩房。本爲法律所無。後世本人情以立法。乃有此種習慣。蓋兼祧者。長房無子。次房止有一子。不入繼長房。則長房祀絕。入繼長房。則次房祀絕。不得已始兼祧。其本生將來如生有二子。則以次子還繼本房。已身及長子。則永爲長房之奉祀者。此習慣法社會上行之已久。

(三) 待生子名稱不合法理也。

個人私權之享有。外國民法大概以出生時爲始期。待生子尙未出生。何有權利之可享。雖特別例外。關於損害賠償請求權。有用胎兒名義主張之者。然非普通之規定。不得因緣附會。

(四) 遺留分爲日本特別習慣法。中國不宜襲用也。

遺留分乃日本民法中名詞。係爲法定家督相續人而設。此爲日本特別之習慣法。爲他國所無。

合觀以上四款。古者世祿世官。乃有所謂宗法。今世斷不能襲用。况襲用者。乃長房乃大宗之俗說。而非一係相承之可法。若必據此爲爭點。則支子不必立後。財產盡歸宗子之古法。今世亦可遵依乎。此宗法之必宜破毀者也。宗法旣破毀。凡嗣續問題所可依據者。惟習慣上兼祧一法。此法本爲古律所無。後世本人情之不忍。乃有此委曲求全之舉。旣曰委曲求全。則弟有子。弟子兼祧。兄有子。兄子兼祧。此正天理人心之至當。而不容

牽附古宗法刻以相繩者也。至待生子尙未出生。何得享有千金之嗣產。更何得牽混日本遺留分之名詞。爲待生子應得遺產之實據。此本廳所爲按照學說法理。而加以駁斥者也。

被告所執之理由。王謨未生子。不得以空名承繼也。王張氏之遺言。不得認爲有效也。張炳生係外戚。不得干預王姓嗣續也。其說亦有未合者。王謨待生子名目既經破除。張炳生自無從干涉。至王張氏遺言。雖未經親族會之同意。然當其生時固明明具稟立案。不得謂之死後僞造。况王張氏一日未死。一日有處財產之權。王誠既與王張氏在生時不甚親睦。張炳生又係其堂弟。則養子養女及其財產。不願交與王誠。而願交與張炳生經理。亦人之恆情。地方廳斷令養子養女及財產歸王謨經理。本無不合。惟王謨在地方廳三傳未至。此次又傳未至案。張炳生又確受王張氏生前之付託。本廳準情酌理。判令王誥嗣續人。仍以王誠親生子王毓鸞兼祧。其遺產仍遵王張氏處分。由王謨將一千元交出。歸嗣續人管理。養子養女及其應得之一千五百元。交王謨張炳生公同經理。設法生息。以爲撫養之資。惟須由王謨張炳生邀同王誠及王孫梅公同議定。存放殷實商店。不得由張炳生私自存放。以杜侵蝕之弊。而免養子養女飢寒失業之憂。王張氏衣飾。仍照地方審判廳判決辦理。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律第一百十四條。歸張炳生擔負。以此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六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歸宗蘊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方德明控方錫麒異姓亂宗一案

控告人 方德明年 徽州人住 業醬園

代理人 陳則明律師

被控告人 方錫麒年 徽州人住 業醬園

代理人 唐慎坊律師

族長 方承培年五十七徽州人住 業醬園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方德明因覬覦財產。誣告方錫麒爲螟蛉子。曾在吳縣具有誣告切結。此次本廳提訊。調查各種證據。檢察官陳述意見。方德明確係誣告無疑。斷令以後不得妄肆誣蔑。如再行纏訟不休。並諭令方氏族長嚴加訓誨。以警頑劣。而肅方氏之族規。所有訴訟費。按照民訴律第一百十四條。由方德明擔負。此判。

事實

原告之請求

方德明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指方錫麒爲螟蛉。控經吳縣兩次堂訊。結案後。方德明不服。又向藩司具控。奉藩批詳復。光復以後。方德明又向地方廳起訴。經地方廳以案由吳縣詳覆後。卽無下文。則第一審判決。確未破毀。應向高等廳上訴等因。却下方德明又粘抄吳縣原批及詳文來廳上訴。並謂當時在吳縣方劉氏所邀到堂作證之方宗福。乃係冒充。方宗福爲方長春之父。故已五年。公堂之上已故之父。忽爾一旦相逢。一時傳爲笑柄。又謂方錫麒爲光福附近壩上。查芳庭之第三子。近日停妻娶妾。揮霍殊甚。查照現時法律。亦有準禁治產之條。而况異姓亂宗。亦不容於共和時代。誣告一端。含冤不白。呈請傳訊昭雪。

被告之答辯

方劉氏同子錫麒。辯稱捏誣妄訴。粘呈全案。切實聲明。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夏。被五服夫弟方德明。以親生子

錫麒爲螟蛉。呈控吳縣。旋蒙縣主傳集人證。堂判方氏同族。衆口一詞。僉謂方錫麒的係親生。並非螟蛉。方德明曾具誣告切結在案。今事隔四年。德明又復捏誣上告。不得不切實辯明。氏入方氏門後。共生一女兩男。次子錫麒。現年二十二歲。完婚後。並未取妾。店中銀錢。均由孀母方馮氏管理。二十餘年。母子相安無事。並無人道及螟蛉二字。方德明於前清時代。因借貸不遂。異想天開。敢誣親生爲異姓。實係欺氏女流錫麒懦弱之故。詎知方氏譜系及先夫故時訃聞。俱存族中。伏乞却下。以安良儒而杜陷害。

原告代理人之陳述

方德明委任律師陳則民。聲稱方德明控告方錫麒螟蛉一案。自以證據爲最重要。應請按照民訴律第三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先令證人具結。然後訊問。又請照第三百七十五條之規定。將證人隔別研訊。又代方德明呈出方長春方宗謀方華春致伯堂信一封。及宗輔堂方勉莫等七人復方德明信一函。又因方德沐與方德榮供詞沖突。陳請按照民訴律命兩證人對質。並聲明方德明從前不告發。直至光緒三十四年始起訴者。以彼時錫麒之弟錫麟尙在之故也。

被告代理人之陳述

方錫麒委任律師唐慎坊。聲稱此案方德明。曾在吳縣具有誣告切結。幫訟之方長春方華春方宗祿等。亦有幫訟實跡。又此次原告所呈方宗祿等函中。有如何報效等語。其爲彼此通同可知。應請將方宗祿等撤銷。不令到廳作證。且有查芳廷之妻及第三子爲證。又有族長方承培之證明。方錫麒娶親時。方德明親筆自書之婚帖猶在。又有方德楣及方吳氏故時之喪帖爲證。至原告代理人謂從前所以不卽告發者。以有錫麒之弟錫麟尚在。查方德楣故時之喪帖。錫麟卽系降服子。則德楣名下。明明止有錫麒一人。何以當時並不發覺。其爲日後借貸不遂。捏詞誣告之迹。顯然可見。就各方面觀察。此案證據物及證據人俱備。直無上訴之價值。應請仍照吳縣原判決辦理。

查氏及查全榮之證言

查氏供年六十五歲。查全榮供年二十四歲。是光福鎮落鄉人。查氏共生三子。現在俱存。查全榮卽是第三個兒子。丈夫在日。以撐船爲業。常爲方氏收賬船。方錫麒生時。因欲容易長養。從小過寄與我。取名叫寄大。方錫麒的係方氏之子。並非捏說。倘有虛言。願甘把兒治罪。情願具結。所供是實。

族長方承培之證言

方承培供年五十七歲。茶葉生理。與方德明方錫麒房分遠近相等。長於德明三輩。長於錫麒四輩。一向在浙

江營業。方錫麒是否螟蛉。同族中一向未聞此說。總之方氏大族。族規甚嚴。如果方錫麒的係螟蛉。族中早已出革條革出。何待今日。况方德明方錫麒祖上共有六房。人丁二百餘口。大半皆在光福。六房共立一祭掃會。每年皆有祭掃。皆分祭肉。錫麒皆與其列。何以同族不言。六親房不言。而獨方德明一人言之。况方德明當錫麒娶親時尙爲之出帖。何以彼時並未言及。直至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始行呈訟。其中情形。不問可知。總之方錫麒的係德楣親生。我敢作證。我爲方氏一族之長。不得不力顧大局也。

方德榮之證言

方德榮供年三十八歲。絲線爲業。居住都亭橋。與德明錫麒房分遠近差不多。方德楣生子之時。曾在徽州原籍開賀。本家皆吃喜酒的。至於螟蛉之說。我實從未聽見。可以證明方錫麒的係親生。且錫麒生時。伊叔在店內。伊嬸母方馮氏亦在家中看見。德銓雖死。而方馮氏現在可以傳問。第二次與方德沐對質時。供稱錫麒因醉後。與伊母親語言沖突。事曾有之。次日卽由嬸母方馮氏令其向母賠禮。至揚言我非方氏之子等語。絕無其事。此有錫麒之母方劉氏及嬸母方馮氏可問。方錫麒之名。曾上徽州老譜。但並非刻本老譜。以刻本老譜。尙係前明所修。以後並未修也。

方德沐之證言

方德沐供年三十三歲。開醬園爲業。我與方德明方錫麒本家。與方德明遠在四服上。方錫麒是小功服叔姪。向在徽州。十年前始來蘇。在徽州時。錫麒之父德楣。因掃墓回到徽州。族人會問其有無喜信。德楣言尙無喜信。乃德楣尙未回蘇。家中忽來喜信。報生一子。德楣甚爲不樂。及我到蘇後。方德銓云。我住在德明店內。並未知劉氏有喜。忽然聽見生子。殊屬詫異。後於宣統二年。在光福鎮公所。吃關帝會酒。醉後曾與劉氏相罵。自言我本非爾子。是我親自聽見。至於何人之子。何人抱來。我並不知。不敢亂言。方錫麒之名。並未上徽州老譜。但老譜尙係前明所修。現在均是寫的。並非刻本。祠堂事務及族譜等。均係伯堂所管。可請調查。所供是實。

方宗祕之證言

方宗祕供年六十歲。洋布爲業。住張廣橋下。我與方德明房分相近。我向來不干預外事。所以在吳縣涉訟時。並不在場。亦不知道。當德銓在日。曾經說錫麒非德楣親生之子。此話是我所聞的。後來德楣又生一子。曾對人云。我有親生兒子。螟蛉之子。可以不要。言至此。原告代理人云。此語是否親耳所聞。請堂上注意。方宗祕隨卽云。此語是我親自聽得的。餘供與方德沐同。

理由

審得方德明告方錫麒爲螟蛉。在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其時方錫麒年已十八歲。業經娶親。方德明遲至是年。

忽以螟蛉二字控告錫麒。此案實有遠因。僅指爲借貸不遂。尙未深究案原也。查方錫麒之嫡母方吳氏。在光緒三十三年病故。鄉愚習俗。每有喪娶之習。以爲在百日以內。可以無礙。當時係謂方德明主婚。蘇俗謂之公襄。方德明係吳縣童生。欲借前清之例禁。遂其索詐之計。當時卽向方錫麒借洋六百元。不允。遂索性變計。爲奪產之謀。圖爲一網打盡之計。觀其第二次遞吳縣訴詞。稱兄德楣遺子詒清。卽錫麟。爲妾劉氏所生。另有螟蛉之子。錫麟與嫂吳氏相繼病逝。而應嗣者。舍生之長子詒棟外。別無其人。逐利之情。不覺自然流露。經吳縣以爭繼者不准繼。批斥在案。判詞有方德明種種喪心病狂。無非垂涎錫麒家產起見。實屬洞見癥結之論。卽此足以證方德明之誣告者一也。方德明在前清藩司署省控。卽捏稱有冒名之方宗福爲方長春之父。死已五年。忽爲方劉氏邀出作證人。方長春於公堂之上。一旦與已故之父相逢。一時傳爲笑柄等語。藩司亦中其詭計。批詞有此等罅缺處。何以全未推究之語。今來本廳上訴。亦以此爲飾詞。聆聽之計。詎本廳兩次提訊。第一次經方錫麒呈明吳縣爲證人之方宗福。號曰富生。並非方長春之父。方長春之父亦名方宗福。早已去世。今則當時作證人之方宗福亦故。方德明就拿那一個方宗福架在此人身上。以冀淆亂聽聞。第二次集訊。族長方承培及同族方德榮。均證明在吳縣作證之方宗福與方長春之父。委係兩人。當庭訊問。而方德明不敢置辨一語。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二也。方德明上訴詞。又稱方錫麒近日停妻娶妾。揮霍殊甚。查照現

時法律。亦有準禁治產之條等語。揆其用意。無非以從前呈稱應嗣者。舍生之長子詒棟外。別無他人數語。爲吳縣窺破伎倆。因變計告錫麒準禁治產之人。以遂其干涉財產之計。豈知錫麒十八歲娶妻。係方德明主婚。何以年未老而善忘耶。方錫麒與方劉氏到庭訊明。並無娶妾之事。方德明當面不能置辯。此等確實證據。係發見於方德明親自呈遞狀詞之內。所謂誣善之人其詞遊。失其守者其詞屈。無論如何刁巧。未有不漏洞百出者。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三也。方德明訴詞。又稱方錫麒名阿寄。爲光福鎮附近壩上查芳庭之第三子。本應傳查芳庭之妻及其第三子來應對質。乃係准方德明訴詞之呈請。兩次開庭。查芳庭之妻及第三子。供稱方錫麒生時。因欲容易長養之故。過寄與查氏。取小名曰寄大。確係方氏之子。並非螟蛉。方德明乃以寄名與他人之事。誣作別姓抱來之端。指鹿爲馬。張冠李戴。計誠巧矣。無如查氏母子現在活口證明。並具有切結存案。此爲本案最重要鐵證。亦正所以俯如方德明呈請最大之目的。證據既如此確鑿。事實更何待調查。此足以顯定方錫麒之非螟蛉。而反證方德明之誣告者四也。方錫麒之父故時計聞。稱錫麒爲孤子。錫麟爲降服子。是錫麒爲錫麟之兄之明證。亦卽錫麒爲親生子之明證。方錫麒之嫡母方吳氏故時之喪帖亦然。方德明此時何以默不一言。有此等之實在證據物。自足證明方錫麒之非螟蛉。而反證方德明之誣告者五也。方錫麒十八歲娶親時。由方德明主婚。所親自手書之帖子具在。婚喪爲人生之大禮。何以錫麒再經三年

之喪。一行婚姻之禮。而方德明竟如曠如雙。直至三十四年索借不遂。然後以螟蛉二字提起訴訟。不知親筆自書之婚帖。亦爲重要證據物之一種。足以證明方錫麒之非螟蛉。是方德明在光緒三十四年以前。並無不承認方錫麒親生之據。此則自書之證據物。適足以自己證明其誣告者六也。方丞培爲方氏在蘇一族之長。方德明來廳上訴。所抄舊詞。有冒充族長字樣。今方丞培三次來廳作證。方德明不敢當面指斥。如果冒充。何不當面拒絕。是方德明不但誣告錫麒。並敢誣告族長。其平素目無尊長可知。據方丞培陳述。方氏係徽州大族。族規甚嚴。如果螟蛉。族中早經革出。今錫麒年已二十三歲。何以德明早日不言。直至今日方說。況方錫麒及德明共有六房。在光福鎮立一祭掃會。每年皆有祭掃。皆分祭肉。錫麒亦與於其列。何以同族不言。六親不言。獨德明一人言之。丞培與錫麒及德明。房分無分遠近。方氏大族。不得不顧全大局。其言甚爲正當。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七也。方德榮所供大致與方丞培同。其稱方錫麒生時有孀母馮氏親見。此則方馮氏已在吳縣具稟證明在案。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八也。方宗祕供稱從前吳縣涉訟。絕不與聞。是否螟蛉。均得之傳聞。惟方德銓在日。曾說錫麒並非親生。確係聽見。不知方德銓雖死。德銓之妻方馮氏現在。方馮氏曾在吳縣具稟。呈明方錫麒並未在場。故欲以死無對證之言。爲方德明回護地步。詎知一經覈對方馮氏原稟。則事出兩歧。不待智者而決。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九也。方德沐供稱方德楣在日。生錫麒後。曾自

言既有親生子。則螟蛉之子可以不要等語。供述至此。原告代表律師卽挑一語云。此事應請庭長注意。而方德沐遂矢口謂當時確係聽得此言。無論已死之人。不能對證。天下豈有自己養別姓之子。而又自行宣佈之理。況方德明與錫麒纏訟有年。何以在吳縣遞稟纍纍。未嘗提及一語乎。又謂宣統二年五月十三日開關帝會。方錫麒醉後打娘。聲言我並非方氏之子。方德明控告方錫麒爲螟蛉。歷有年所。纏訟不休。方錫麒冥頑不靈。亦斷無將此等言語親自說出之理。今乃於事則託諸傳聞。於言則稱爲醉後。然則何不以方錫麒夢中囈語。提出於法庭作爲證據耶。況德明告錫麒停妻娶妾。無中生有之言。尙復砌詞曉瀆。如果從前五月十三日確有此事。何以訴狀並不提及。尤奇者。方德沐在吳縣堂上。與方德潞德翔德榮德泰及方詒炤。均供稱錫麒並非螟蛉。吳縣五月十一日堂諭。有親族異口同聲。僉稱錫麒爲劉氏所生。而謂其螟蛉者。止德明一人。原卷俱在。可以覆案。方德沐以爲光復後無可稽核。任意變更。前後如出兩人。則其證言毫無價值。而其受方德明之運動。亦不問可知。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十也。方宗謀方長春方華春三人。前在吳縣供稱因礙於方宗被情面難却。到堂一跪。螟蛉一節。毫無實證。而方宗被並具有幫訟切結在案。此次據原告代理人代爲呈出證據。五月十三日方宗謀等致伯棠一函。內有大奎不遠千里。晉謁台端。兄等爲之先容。又有此事應如何報效嗣族之處。大奎自當面陳。兄等不便形諸管城子等語。方德明自己到處運動。反以財可通神等語。誣

方錫麒。尤爲狡黠。況函中一則曰報效。再則曰不便形諸管城子。則其通同作弊。顯然可見。若再行出庭作證。從淆觀聽。而亦反乎民法節省時間經濟勞力之大原則。此本廳撤銷方宗禎等三人作證之理由。而此項不利益證據。卽由原告自行呈出。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一也。又據呈方舖堂等七人公信一函。有云汝必以血統爲言。則蘇省親房可以證明。固無俟愚等道途跋涉。則其不直德明之所爲。而不願爲之作證可知。此亦不利益之證據之一種。亦由原告代理人呈出。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二也。辯論終結之際。方德沐請調查徽州族譜。然據方德沐供稱徽州老譜尙係明朝所修。則譜上有無名字。殊難作據。又供徽州祠堂族譜。係伯棠所管。查伯棠卽宗禎等。五月十三日致函令德明進謁之人。本廳曾面詰方德明。伯棠是何名字而不能知。函中又有報效之語。且不遠千里往徽州一行。核其情節。顯係彼此串通。本廳礙難以數百年未修之族譜。作爲一種證據。致墮方德明之狡計。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三也。辯論既畢。檢察官陳述意見。謂據各種證據及所陳出一信件。足證明方錫麒確爲親生子而非螟蛉。方德明委係索詐不遂。爲有意誣陷。當卽諭知判決在案。此足以證明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四也。誣告反坐。理所當然。方德明以奪產之心爲誣告之舉。若敗訴後僅令再具誣告之結。難保不再生枝節。方德明既以同姓之親誣爲養子。又將合族之長指爲冒充。其澆薄刁狡。已可概見。本廳諭令方氏族長。將方德明嚴加訓誨。以肅方氏之族規。

並以警將來之健訟。此所以訓戒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五也。辯論終結之後。原告代理人忽陳請將方德沐方宗祕移送刑庭。查各國訴訟法有一定秩序。訴訟代理人止有爲本人防護之權。而無攻擊之權。方德沐方宗祕雖係兩方面之證人。而其所供述。則有利於原告一面。代理人以原告敗訴之故。忽要求移送刑庭。刺盾以出爾反爾。如果辦理失諸寬縱。則陳述意見。亦係檢察官之職權。而非原告代理人所得干預。本廳礙難照准。不料越數日後。方德沐方宗祕又有自請懲辦之訴狀。尤屬怪誕離奇。查方德沐方宗祕所陳述之證言。既絲毫無價值。猶復砌詞來廳澆瀆。率行自請懲辦。又以滴血不經之說。謬然請行。本廳認此案證據物及證據人。具有以上各種理由已屬充分。不能採用滴血不根之陋說。姑念方宗祕等愚昧無知。所陳證言。毫無價值。本廳不欲以宗族關係之事。傷其親親之意。故認爲無效。以冀省悟。特此爲要挾嘗試之技。試問本以上各種理由。何難將方德沐方宗祕移送刑庭懲處。竊恐一經認真澈查根究指使。該人民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此爲防幫訟起見。以杜絕方德明之誣告者十有六也。此案三次公開法庭。檢察蒞止。旁聽滿座。衆目昭彰。案無遁飾。調查原卷。方德明實係健訟之徒。是用將判決各種理由。詳加剖析。以昭折服。本以上十六項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趙瑞森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李少泉控潘濟之損害賠償一案

控告人 李少泉年 歲吳縣人住胡相思巷 業

代理人 陳則民律師

沈 復律師

被控告人 潘濟之年七十歲吳縣人住海紅坊 業

代理人 錢 謙律師

楊蔭杭律師

許卓然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應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李少泉控告理由不充分。棄卻之。所有義裕錢莊欠豐備義倉存款銀三千一百餘兩。著即如數交出。以重公款。訴訟費用。歸李少泉擔負。

事實

原告代表之請求。謂原告人對於被告非債務者。而被告移請發封損害李少泉及太豐經行之名譽。請求損害賠償。甚爲正當。而地方應判決棄卻之。不服者一。義倉款項存在義裕錢莊。對於原告爲無債權者。而被告竟擅請將原告房屋發封。是爲不法行爲。地方應棄卻此項請求。不服者二。豐備義倉規則。存典之數。多至二三千爲率。餘均提存藩庫。錢莊殷實。萬不及典。而所存之數。多於典者二三倍。其爲非公款。不言可知。地方應竟以私款視作公款。遞下判決。不服者三。地方應於第一次開庭。已認定被告爲不法舉動。第二次開庭。忽棄卻第一次之所認定。又不依原告代理人之請求。調查義裕存項是否公款。不服者四。被告代理人之辨稱。李少泉既股開義裕錢莊。則李少泉與義裕卽不能離爲兩種人格。原告代理人主張李少泉非債務者。則必李少泉之債務。非連帶債務而後可。欲主張非連帶債務。則必錢莊爲一人。且係有限公司而後可。而義裕錢

莊之非法。人自不待辨。則李少泉應負連帶債務可知。既負連帶債務。准以各國之法律。凡連帶債務者。不得有分割之權利。故不論向義裕莊或李少泉。皆可行使債權者之權利。則李少泉之爲債務者。斷無疑矣。至謂發封房屋。爲不法行爲。不知法律上之不法行爲。自有一定條件。乃指出於故意或過失。而侵害他人之權利。生其損失者而言。今豐備義倉對於李少泉行使債權。而請求法律上之救濟。何得爲侵害權利。既非侵害權利。卽有損害。亦不成爲不法行爲也。又謂不請求審判廳。而徑請民政長發封。爲不合。此不過手段之區別。李少泉既已虧欠公款。試問由審判廳發封。與由民政長發封。其受之損失。有異與否。此層殆非辨論之要點。又稱義倉公款不應存放錢莊一節。查前董吳大根已有存莊息摺。此項收支。列入全案。識餘一門。況存莊各款。照章按造冊呈報。都督府審核在案。又有豐備義倉摺據爲憑。其確係公款。而非私款可知。至請求名譽賠償。損失一節。李少泉欠債不償。本非名譽之事。尙何名譽損失之可言。況賠償損失。須有一定之標準。其額數須由審判廳核定。今乃任意亂填鉅數。其請求甚無理由也。又謂地方廳第一次開庭。推事已認定被告爲不法舉動。而第二次開庭。棄卻第一次之所認定。不知第一次既未判決。卽不能謂之認定。試問訴訟法律中。未判決以前。有所謂認定而生拘束力者否。至於存款之調查。既有義倉存摺證明。已可確知其爲公款。而判詞之宣讀與否。於本案爲枝節之事。代理人無庸置辯矣。

理由

審得本案之要點。在於辨明李少泉是否應負連帶債務者。查李少泉股開義裕錢莊。其性質與銀行相近。危險甚大。斷非有限公司可比。故錢莊應負無限責任。不得視爲法人。尤不得視爲法人中之有限公司。則李少泉與義裕錢莊不能分爲兩個人格者明甚。商法上之債務。民法上普通債務不同。民法上之債務。必由當事者表示意思。而後發生連帶之關係。如甲乙二人股開一店。乙雖不爲商行爲。亦應負連帶之責任。日本謂之法定連帶。或稱爲連帶法鎖。此等辦法。正所以達商務上債權強固之目的也。李少泉既開錢莊。卽係商行爲。便應適用商法上之原則。負連帶債務之責。既負連帶債務。則對於原告非債務者一層。不能主張。民政長之發封。由於豐備義倉董事之請求。而董事之請求。則由於施大鏞之函告。施大鏞爲義裕錢莊之代表。施大鏞之報告。卽義裕錢莊之報告。李少泉既不能與義裕分爲兩個人格者。則義裕之報告。卽無異李少泉之自行報告。李少泉不得委爲不知。卽使偶有不知。法律上亦推定其爲已知。民法上假差押之手段。在於迅速。故請求假差押。祇須訴明。不待證明。則不先通知李少泉一層。不能主張。豐備義倉董事。以行使債權。請求法律上之救濟。民政長爲保全公款。行使假差押之手段。在潘濟之爲基於權利之行爲。而民政長爲本於職權之行爲。皆爲法律上之所許。則不法行爲一層。不能主張。李少泉開義裕錢莊。因不能付款而倒閉。便是破產。查

一般破產主義。以支付之不能。爲破產之原因。商人破產主義。則支付之停止。卽爲破產之原則。以支付停止爲前提。支付停止表示之方法。以書面或口頭之通知均可。施大鏞爲義裕之代表。卽爲李少泉之代表。既有施大鏞報告之信。則義裕之支付停止可知。而破產之原因已確定。各國破產之律至嚴。方且剝奪公權。更何有於名譽。況支付停止。名譽已不損失而自損失。則名譽賠償之說。不能主張。豐備義倉規則。所以規定存典不得過二三千之數者。原聲明現在三邑典鋪甚少。存數過多。恐荒年不能按本提用之故。錢莊爲金錢最流通之機關。義倉規則。既無不准存莊之明文。則不准多存典鋪一層。正可爲得以多存錢莊之反證。況又有豐備義倉摺據爲憑。有呈報都督府之存案可稽。又有前清光緒四年吳大根存莊息款之先例足證。則爲豐備義倉公款。毫無疑議。地方廳之不許再爲調查。實爲正當之辦法。則所謂以私款託名公款。並以地方廳不爲調查爲不服之理由者。不能主張。查民訴法於判決未確定以前。得用假差押之手段。以保全債權者之權利。判決確定後。而不履行。更有強制競賣強制管理之手段。試問將來實行強制執行後。李少泉尙能以個人之名義。違抗國家之法律。而提出鉅額之損害賠償否。本以上各項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吳其煥控孫潤生捏立偽契指不放贖一案

庭長張延厚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錄事趙瑞綦

控告人 吳其煥年 歲金山縣人住 業

代理人 錢謙律師

許卓然律師

被控告人 孫潤生年 歲金山縣人住 業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吳其煥控告理由不充分。仍照金山審判廳原判決辦理。吳其煥嗣父餘慶活典加絕之田七畝零。歸孫潤生管業。孫潤生所呈正副絕各契。當庭發還。至訴訟費用。照民訴律第一百十四條。歸吳其煥擔負。

事實

金山縣民吳其煥訴稱嗣父吳餘慶。於前清光緒元年。由本生祖吳燦雲作中。將本邑七保四圖南制字圩十三號田七畝零。活典於孫潤生家。得價錢一百六十千文。當時正副二契。均由吳燦雲代筆。前清光緒七年加找錢二十千文。光緒二十八年嗣父吳餘慶物故。立其煥爲嗣。此項活典副契。歸其煥所有。遂於宣統二年冬間。持契向孫潤生備價贖田。詎料孫潤生捏立僞契。措不放贖。強稱此田在前清光緒十九年又加找錢二十千文。作爲絕賣。迫不得已。以捏契吞產起訴於金山審判廳。詎該廳判決以孫潤生所呈正副絕各契爲真實。反以其煥呈出之副契指爲本生祖吳燦雲所僞造。是以不服。赴廳上訴等情。本廳於三月二十三日開庭審訊。由原告吳其煥委任律師到庭辯論。據稱原告之田。果在前清光緒十九年加價絕賣。何以遲至宣統三年始行投稅。可見被告孫潤生所呈副契。係因原告持契贖田時起意僞造。藉此爲措贖吞產之計。且契上字跡不符。圖章新鮮。尤足爲僞造之證。當由本廳將被告孫潤生所呈正副絕各契。交原告律師自行核對。見其筆跡確出吳燦雲一人之手。合同騎縫相符。確係一套。並非被告孫潤生所僞造。始無從辯詰。但稱原告所呈副契亦非原告所僞造。現田價較從前昂貴。請求判令按現在田價加找價錢云云。又據被告孫潤生供稱吳其煥從本生祖吳燦雲於前清同治五年。卽在民家司帳。自光緒七年民父謝世。民年尙幼。附讀蘇垣。所有家內

一切田土出入事宜。悉由司帳吳燦雲經理。當時吳餘慶活典之田。後加價兩次。作爲絕賣。其正副絕各契。概由司帳吳燦雲代筆。光緒三十年燦雲病歿。民始經管家務。是時並不知有舞弊之事。詎前冬燦雲之孫其煥。忽持副契一紙。聲言取贖前項活典之田。民當檢查簿據。見此田正副絕各契具在。何以吳其煥處多出副契一紙。顯係燦雲在家司帳時多寫一紙。以爲日後圖吞之計。至絕賣時未曾投稅。乃習慣上常有之事。今反被吳其煥纏訟不休。應請求賠償因訴訟所生之損失。而律師所云。現在田價較昂。欲請加找契價。民斷不能承認。

理由

本案在典田立契時。未將廢契銷燬。卽已伏今日爭訟之根。本廳查閱被告孫潤生所呈正副絕三紙。其正契出名爲吳餘慶。中人爲吳祥和沈朗峯。代筆爲吳燦雲。其副契出名爲孫孝友。中人爲吳祥和沈朗峯。代筆爲吳燦雲。其絕契出名爲吳燦雲。中人爲沈誦三顧勝奎。代筆下注自書。三契均係吳燦雲一人筆跡。因正副契一係吳餘慶出名。一係孫孝友出名。故寫吳燦雲代筆五字。絕契係吳燦雲出名。故寫代筆自書四字。獨原告吳其煥所呈副契。出名孫孝友。中人爲吳燦雲沈朗峯吳祥和。亦寫代筆自書四字。是所謂自書者。究係何人自書。謂爲孫孝友自書乎。則其筆跡確出吳燦雲之手。謂爲吳燦雲自書乎。則契上註明吳燦雲在中人之列。

並非當事者。稱曰代筆自書則不可。本廳一再推求。明係契上自書二字眉目不清。在當時孫孝友吳燦雲等慮其有此瑕疵。故將此契作廢。另書一紙。卽現在被告孫潤生所送副契。註明代筆吳燦雲者是也。惟此廢契未曾銷燬。度必當日吳燦雲在孫孝友家司帳。彼此賓主情誼甚孚。毫無疑心。而吳燦雲誤將此廢契藏諸篋笥。致惹起後人之爭論。亦情理之所或然者。若必謂吳燦雲捏造偽契。預爲後日取贖地步。則當時何不將此副契與正契合同騎縫。聯成一貫。而僅捏此相聯屬且有瑕疵之廢紙。是吳燦雲並無預先作弊之心。已可概見。三月二十三日本廳開庭審訊。由原告律師到庭辯論。據稱被告孫潤生投稅太遲。並所呈契紙筆跡不符。圖章新鮮。足以證明臨時捏契欲遂捐贖圖吞之計。當由本廳將被告孫潤生所呈正副絕各契。交原告律師自行核對。見其筆跡圖章合同騎縫等。無一不相吻合。並非被告孫潤生所捏造。原告律師始無詞置辯。而原告吳其煥所呈副契之爲廢紙。更足以反證而明之。所有金山審判廳原判。將原告吳其煥副契塗消之處。辦法自無不合。惟判詞中有吳其煥當日捏立偽契。以爲後日圖賴之計二語。殊不足以折服原告之心。茲經本廳詳細研究。知爲一種廢契。在原告一方面僞造。既不確實。則乃祖之心跡已明。在被告一方面廢契。業經塗銷。則田產之葛糾立斷。至原告律師請求補給田價一層。甚覺失當。蓋加價絕賣。歷有年所。按之法律。已無溯及之效。被告孫潤生請求賠償損失一層。亦屬非是。蓋執契贖業。並無惡意。揆之情理。亦無賠償之必要。據以

上理由。應仍照金山審判廳原判決辦理。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九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長張延厚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錄事趙瑞葵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周李氏控周伯全圖吞財產一案

控告人 周李氏年 歲青浦縣人住

代理人 陸家璽律師

被控告人 周伯全年 歲青浦縣人住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第一審之判決錯誤。應破毀之。斷令周伯全將田單借券如數交案。首飾各物。姑着免究。草據一紙。塗消備案。訴訟費用照民訴律第一百十四條。歸周伯全擔負。

事實

青浦縣遺婦周李氏。訴稱其夫衍卿及嗣子詒生相繼亡故。遺產交媳徐氏管理。嗣因徐氏多病。繼孫國幹年幼。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雇族姪孫周伯全來家司帳。薪資按年照給。不料徐氏於前宣統二年八月病故。伯全覬覦財產。乘喪亂時。將田單借券首飾各物等。捲逃一空。旋即察覺。央氏弟李宗源代為探問。伯全承認不諱。並將嗣子詒生主位。亦被竊去。氏知有圖吞之意。迫不得已起訴於青浦審判廳。伯全乘間逃匿。後於白鶴江上尋獲。扭應。當蒙押追在案。詎徐翼生意在分肥。教唆伯全得徐氏遺命。立為愛繼。並串通周瑞珍周翼文等偽造草據。稱徐氏於臨終時遺命伯全為愛立。所有財產應歸國幹伯全二人均分等語。青浦審判長為其所蒙。於捲竊單券首飾及徐翼生偽造草據各節。概置不究。徒持亡媳死無對証之愛立二字。及偽據一紙。作為定論。將氏田產。判為三分。國幹得其二。伯全得其一。強令具結完案。是以不服赴廳上訴等情。本廳於閏二月初一日開庭審訊。由周李氏委任律師陸家鼐到庭辯論。提出種種証據。如徐氏主位。廟內祭主。喪葬謝帖。及辦喪事時各店發票等。均係國幹出名。並無伯全二字。且詒生及徐氏死時。兩次喪簿。伯全皆送有奠儀。此

種重要證據。尤足證明伯全非愛立之子。又草據中周李氏周國幹及周李氏之弟李宗源等。均未出名。是草據之要件。已不完備。且周徐氏在草據上之花押。與從前代人作中之花押不符。亦足證明草據之爲偽造。現在單券各物。均藏在徐翼生家中。應請求撤消第一審之判決云云。又據周伯全供稱於十二歲。嗣父詒生。已認商爲嗣子。嗣父去世時。商與弟國幹俱帶粗秣重孝。自滿廿歲後。嗣母徐氏命管家務。一向勤勞。毫無乖忤。嗣母臨終時。將田單借券。親交商手收執。並命商邀請母舅徐翼生族長周瑞珍及堂兄翼文等來家書立草據。將田產分而爲二。商與弟國幹各得一股。以杜爭執。當立據時。由徐翼生請示於祖母。周李氏答稱已經分撥。詒生聽憑徐氏主持。直至八月十四日。李宗源來家索取單券各物。商當未允。竟被毆打。不得已出外就醫。實非逃走。首飾喪簿謝帖發票各物。商均未見過。必係國幹等所偽造云云。

理由

本案之爭點。在能證明愛立草據。是否偽造爲斷。查閱兩造供詞。及各種證據。周伯全以司帳而冒愛立之名。以捲竊而起奪財之心。此中真僞。業已畢露。蓋立繼分產。關係至重。當立草據時。周李氏爲一家之主。周國幹爲同分財產之人。何以竟未出名。且李宗源亦公親中之重要者。何以亦未畫押。卽謂李宗源遠難邀請。而周李氏周國幹同處一室。近在咫尺。婉轉商榷。不自難得其同意。何僅與煙癮甚深。似非善類之徐翼生周翼文。

等私相授受。是此種草據。漏洞甚多。足以證明其爲僞造者一也。周伯全捲去田單借券及首飾各物之後。既經李宗源索還未允。反遭毆打。周伯全何以不憑族理論。反逃匿於白鶴江上。及周李氏提起訴訟。周伯全何不持據赴廳辯訴。反被周國棟尋獲扭廳。經開庭押追後。始呈出愛立草據。足以推定其爲僞造者二也。詒生物故時。周伯全既與弟國幹同帶粗蘇重孝。徐氏死亡時。又與弟上位遵制成服。何以兩次喪葬謝帖。周伯全竟不在稱哀之列。況伯全年長於國幹。又係經理家務之人。而主位奉祀廟內祭主及各店發票。何以獨書國幹之名。並無伯全二字。可見對內對外。名分先已未定。此種草據。從何而來。足以反證其爲僞造者三也。周伯全果爲詒生夫婦之嗣子。已非姪輩可比。何以兩次喪葬。伯全皆有餽送楮敬之名。父子之間。猶客氣如此。天下無此情理。然則此種草據。又足以斷定其爲僞造者四也。本以上四理由。則周伯全愛立之說。絕對不能主張。況查愛立名目。係別於繼子之不見愛者而言。前清律例。有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之條。是可知應繼之人。果爲所後之親喜悅。自不必另立愛繼。周國幹以周親之子。爲詒生之嗣。周徐氏視同己出。並非不得於所後之親。乃周伯全覬覦財產。不奪不鑿於應立之外。捏稱爲周徐氏所愛立。不知周徐氏媳也。周李氏姑也。平日姑媳之間。頗稱和睦。周伯全雖見愛於徐氏。其如不見愛於周李氏何。既不見愛於周李氏。周徐氏何忍違反其姑之意。於臨終時強其姑以素所不愛之人。使與國幹均分所撥之田產。並使其姑長途奔

訴。跋涉爲勞。是周徐氏於遺命時。已成不孝不順之媳矣。而試問周徐氏於九泉之下。何以對七旬有餘之孀姑乎。且試問周伯全遵此亂命。陷其所愛之親於不孝不順之名。又何以對周徐氏於地下乎。可見愛立草據。姑無論其真僞。苟不得周李氏之同意。卽不能使之有效。蓋喪祭須從先祖。倫常統於一尊。周詒生之母。既不判詞。有伯全雖非應立之人。未嘗不可爲酌分財產之人。二語。是直以分產問題爲前提。而置立繼問題於不顧也。此等辦法。似有獎勵爭奪產之意。恐此風一長。將天下之爲繼子者。其田產不遭同族之分割不止。不惟周李氏不能折服。卽本廳亦不心許也。現經本廳詳加研究。已證明周伯全非愛立之人。加以所呈宗譜。伯全本支。實無兄弟。亦爲不可出繼之人。既非愛立之人。又非可爲出繼之人。質言之。卽斷不能爲酌分財產之人。假使伯全以遠房之孫。尙能酌分財產。則周親如國棟國梁等。又獨可使之向隅耶。總之伯全以司帳而冒愛立之名。以捲竊而起奪財之心。其遠因在恃有詒生撥據一紙。以爲先例可援。竟於捲竊單券。後聽徐翼生之教唆。捏立僞據。欲遂其奪產分肥之計。經本廳洞燭其奸。本廳移送刑庭按律懲辦。以嚴人心風俗之防。當由原告律師代求寬免。藉全同族之誼。暫將周伯全徐翼生等發所押追單券。所有首飾各物。姑着免究。僞據一紙。塗銷備案。下判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初五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趙瑞藎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鮑觀山控鮑張氏款項糾葛一案

控告人 鮑觀山年四十一歲 人住上海大東門 業

代理人 金泯瀾律師

被控告人 鮑張氏年四十四歲 人住

代理人 秦肇煌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着鮑觀山措繳存本洋七百五十元。並積欠利息洋一百零五元。分兩期呈由本廳發交鮑張氏具領。以免葛藤。未繳清以前。息仍照算。給付秦姓所抵之屋。候屋主備價取贖。其銀歸鮑斗祿嗣子淦德承受。鮑張氏借地自造之屋三間。自行與秦姓交涉。每月三元之津貼。鮑張氏既不願與鮑觀山同居。自應止付。訟訴費用。應歸兩造分擔。姑念鮑張氏係孀寡無依。所有第一審及上訴費用。均由鮑觀山擔認。

事實

緣鮑張氏在上海審判廳。送控夫弟鮑觀山抗竊圖吞一案。經上海地方審判廳判決。令鮑觀山措交存本洋七百五十元。並息洋一百零五元。交鮑張氏具領。秦姓所典之屋。斷令歸斗祿嗣子淦德承受。鮑觀山不服判決。委任律師金泯瀾來廳上訴。謂鮑觀山爲一家之主。有戶主監督之權。鮑張氏理應受鮑觀山管束。方能盡扶養之義務。摺上存款。係鮑斗祿出名。應歸嗣子淦德享有。上訴狀內。又稱此項存款七百五十元。乃假定資本。以爲定期給付之標準。摺上並無還本之期限。可見鮑張氏止有支取利息之權。不能提取存本。請破壞原判決之一部分。令鮑張氏止有可以支取終身定期金之息洋。不得向鮑觀山提起假定存銀。鮑觀山則稱鮑張氏既不肯聽鮑觀山回家安居。又不肯入清節堂。則公款中之每月津貼三元。礙難再認等語。被告及代理律師秦肇煌。辯稱此項存款。確係鮑張氏變賣首飾。存入啟盛漆店。摺上並寫明遵前清上海縣汪諭。存洋七

百五十元。並非終身定期金可比。終身定期金之給付。並無存本。如由公款中每月給付三元之津貼。或尙得謂爲終身定期金。此項存款。並非假定資本。顯而易見。至摺上無還本期限者。明其隨時可以提取原本。非僅得取利之謂也。秦姓所典之屋。前上海縣判決。有以房屋歸義子烈德相爲依倚之語。亦請斷歸義子烈德承受。即使仍照上海審判廳原判。則鮑張氏尙有借地自造之屋三間。當另行與秦姓交涉。或自行拆去。所有存款七百五十元及利息一百零五元。請判令鮑觀山從速繳出。俾得與義子烈德相依度日。

理由

本案之爭點。在辨明七百五十元是否存款。且是否鮑張氏之私款。據鮑張氏所呈出之摺據。載明上海縣汪諭存洋七百五十元。按月一分取息。又有由公產中每月津貼洋三元之摺據。查此項存款。係鮑斗祿故後所存。雖用斗祿出名。其時斗祿已故。又津貼摺寫明公款。此摺獨無公款字樣。其爲鮑張氏私款無疑。摺上寫存本七百五十元。不能指爲終身定期金。被上訴代理人所辨甚明。理由。鮑張氏爲觀山之兄妾。既願與義子相爲依倚。亦得獨立管理其私有之財產。不必定受鮑觀山之監督。但既不肯聽鮑觀山回家安居。又不願入清節堂。則鮑觀山之欲取消公款中每月三元之津貼。亦在情理之中。蓋彼此既有分立。自不能更盡扶養之義務也。秦姓所典房屋。非鮑張氏私產。理合仍歸嗣子淦德承受。惟據稱有借地自造之屋三間。自應准其自

向秦姓理值。但須邀鮑觀山當面說明。以免後來再生枝節。查此案兩造纏訟已久。感情既傷。若徒博情願扶養之虛名。強令鮑張氏回家居住。不特家庭之間勃谿難免。卽將來訟累。尤爲勢所必至。今鮑張氏既自願提取私有存項。與養子相依度日。所有公款。概歸嗣子淦德。不復顧問。本應斟酌情形。自合斷令鮑觀山將存款并所欠息洋如數措繳鮑張氏。以爲永斷葛藤之計。惟市面金融奇緊。應准分作兩期。於陰曆六月底八月底分交。以體商情。本此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初四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長張延厚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書記施澤臣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奚桂春控王順華串合謀產一案

控告人 奚桂春年三十五歲上海浦東人住 業木匠

奚金福年三十八歲上海浦東人住 業種田

被控告人 王順華即奚年五十八歲上海浦東人住 業種田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奚柱春等上訴理由。不充分。所呈合同。據種種方面證據。決爲僞造。上海地方廳判決應行破毀。王順華得自由將屋賣與王文欽。奚柱春等不得干涉。訟訴費用。歸奚柱春奚金福等擔任。地保溫大勳從中舞弊。本廳應押辦。姑念其結悔罪。從寬免究。所欠通知書送達費。着即如數交出。此判。

事實

緣奚金福在上海東溝審判分廳呈訴王順華串合謀產迫求追究一案。訴稱有先伯祖遺產坐落二十二保二十九圖首字圩三十一號內平房五間。基地四分五釐。經故父奚晉榮於光緒八年中央顧林春等價七折銀一百兩。典於凌雲芝爲業。光緒十二年分該房由凌姓撥付寄培王順華管業居住。邀同故父晉榮與順華立會直合同。聲明以後奚姓徑向王順華備價回贖。該田單的戶奚應麟。承糧串戶亦同。不料王順華私立白契。擅將該房側廂兩間。連正屋之上落廈一間。劃出基地三分。絕賣與王文欽爲業。東溝審判分廳據地保溫

大勳稟覆。聲稱該屋確係奚晉榮活賣與凌雲芝。由凌姓給與寄塔王順華居住管業。立有合同。由奚姓逕向王姓回贖。今王順華串合中人。將該屋絕賣與族中王文欽爲業等語。當判令奚金福備價取贖。將王順華交看守所看管。經王順華妻周氏不服。控告於上海地方審判廳。調卷覆訊。已發見合同。訂立已三十年。紙色甚新。疑爲僞造。因念王順華爲奚氏贅婿。卽以塔作子。是與奚金福等。卽係同族。斷令王順華將所得產價一百二十六元。分給五十元與奚金福。由王順華具結。奚金福亦當堂遵斷在案。乃又有奚桂春續遞訴狀。申明不服。來廳上訴。仍以當時立有會直合同爲可贖之鐵證。並謂中人雖故。中子俱在。且糧串至今。尙係伯祖應麟的戶。又謂合同收在箱內。不得以紙色甚新。作爲僞造產係活賣。上海審判指爲不過出戶名。亦屬不合爲不服之理由。而王順華辯訴。則稱該產確係奚應麟所遺。華順七歲時。卽育於奚姓。德觀以女配之。卽以塔作子。至今五十餘年。近因貧病。不得已將屋絕賣一半。與比鄰王文欽。忽有奚金福串通地保溫大勳及圖董楊曉峰。覬利分肥。不遂捏造合同。意圖吞嚙。民在塘工局被押。辯訴不理。由後妻周氏奔訴上海審判廳。控告地方廳提訊。察出合同紙色甚新。決爲僞造。因民與金福有同姓之誼。勸令分給洋五十元了結。在民已力竭財殫。而金福亦心滿意足。此次又同弟桂春上訴。必有捉刀者。從旁慫恿。非金福之本心。況此產金福等。謂於光緒八年活賣與凌姓。而七年分之糧串。猶在民手。該產在一百三十三號。而指爲一百三十一號之田。種種誣妄。

不可彈指。叩請弔卷集訊。以雪冤抑。而保遺產各等語。

理由

本案之關鍵。在辯明凌雲芝當時有無贈與王順華房屋之事。及會直合同之是真是僞。則兩造之曲直立見。據月山供稱務農爲業。家道本不豐裕。王順華不過凌氏一寄壻耳。於情分亦甚疏。中人之家。猶未必能以值七折價銀百金之產。作爲親生女贈奩之事。而謂凌以一鄉農。竟慷慨以七折價銀百兩活賣之住屋一所。脫手贈與寄壻。其誰信之。是凌姓將房屋撥與寄壻王順華之說。已不足憑矣。據奚桂春奚金福供稱此屋於光緒七年。由伯祖應麟活賣與凌雲芝。光緒十二年。凌雲芝將屋贈與寄壻王順華居住。由故父奚晉榮與王順華立有會直合同。言明將來由奚姓徑向王姓取贖。作爲會直。奚桂春等所執以爲可以回贖之鐵證者。恃有此合同也。查該合同立於光緒十二年。合同內稱昔年凌雲芝價買奚姓房屋。今雲芝將是房付與寄壻王順華居住等語。是十二年立合同時。凌雲芝尚在可知。此屋既由奚晉榮出典。凌雲芝受典。又由凌雲芝贈與寄壻王順華。欲立會直合同。須凌王奚三姓出面。不能將凌雲芝除開。由奚王兩姓立據。且當時凌雲芝尚在。既有父親當面。何以又令兒子作中。尤爲情理所必無。若謂立合同時。凌雲芝已故。何以合同內。又稱今凌雲芝將是房撥付寄壻王順華。其爲以後捏造之跡。顯然可見。上海審判廳但疑其紙色新鮮。尙未抉破其漏洞也。

又謂中人雖故。中子俱在。虛實不難立分。今既察出僞造之實跡。則情虛坐實。况凌雲芝將屋贈與寄塔。理應自己出名。與王奚兩姓訂立合同。豈有反令自己兒子作中人之理。至顧林春之子顧世榮。則供稱當時年幼。即奚應麟爲何人亦併不知。其證言更不足信矣。王順華所賣之屋。在二十九圖首字圩一百三十三號。奚金福等在東溝分廳起訴時。係以一百三十一號之田單。詭冒串訴。及上海審判廳提訊東溝裁判所忽以八行代爲聲明號數誤寫。及來廳上訴。狀詞內仍稱一百三十一號。詰其號數不符。且何以一誤再誤。不能答辯一語。又謂歷年糧串。均係伯祖應麟的戶。不知王順華旣爲應麟之孫塔。以塔作子。得有應麟名下之產業。未經過戶。亦是常事。况奚金福等稱是產於光緒八年活賣與凌姓。十二年由凌姓贈與王順華。何以光緒七年之糧串。尙在王順華之手。足見八年賣與凌姓之事。顯係捏造。查東溝審判分廳卷內有地保溫太勳報告書。稱該屋確係奚晉榮活賣與凌雲芝。由凌姓撥給王順華。立有回贖會直合同。今王順華私立白契。串合中人。將該屋賣與比鄰王文欽等語。本廳第一次開庭辯論。由王文欽呈驗絕賣白契印契。均由地保溫太勳作中畫押。而報告書中。反有串通中人私賣之語。因傳溫太勳到案。問其何以王順華賣屋與王文欽。明明作中畫押。及奚金福等與王順華涉訟。爾在東溝審判分廳之報告。何以前後兩歧。且旣具報告在先。何以印契上又復作中畫押。皆詞窮不能置辯。第一次辯論。凌月山供稱王順華並非奚應麟之孫塔。乃小王廟頭另一奚姓。及

問諸地保溫大勳。則謂奚金福等之伯祖奚應麟。卽王順華之太丈人也。地保於本圖情形自然熟悉。則凌月山幫同奚金福等捏造情詞。不言可知。又奚桂春訴狀稱戶口冊中王順華係王姓。冒稱姓奚。並帶呈戶口冊二本。查此端便是地保溫大勳從中舞弊之顯證。王順華本姓王氏。爲奚氏贅壻。卽以壻作子。遂姓奚氏。已五十餘年。調查戶口冊時。順華乃復用本姓。而出賣房屋契據上。又用奚順華出名。地保溫大勳作中。見其賣契上之姓與戶口冊不符。從中起意。串通圖董及奚姓。爲敲菱殼之計。因作中絕賣在先。捏契圖詐在後。所以東溝分廳之報告。顯然與白契印契上作花押之事不符。况戶口冊爲地保所掌管。若非彼此串通。何以奚金福等上訴時。得自由將戶口冊二本攜帶來廳。地保溫大勳知法犯法。情殊可惡。經本廳察出種種破綻。自應將偽造契據塗消作廢。斷令王順華得自由將屋賣與王文欽。奚金福奚桂春不得干預。本此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十三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施澤臣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友蓑沈稼秋控惠大錢莊倒閉一案

控告人 張友蓑年 人住 業

沈稼秋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錢謙律師

楊蔭杭律師

唐慎坊律師

被控告人 袁允櫛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沈復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惠大莊股東袁允櫛張紹賢陸鴻應將已閉惠大錢莊人欠人之款及各股東墊用過之款。逐一清算。按

股公攤。該莊經理人章仲屏所欠之款。由原審衙門嚴行追交。訟訴費用。歸張友萇擔認。

事實

此案據原告代理人之陳述。謂惠大開張未及半年。袁姓無端即欲退股。往來交易。均受其影響。至關閉時。又獨斷獨行。未通知各股東。各股東實受袁姓無形之損失不淺。況沈稼秋係袁姓所薦。袁之薦書。有一切款目。皆當隨時與沈稼秋接洽。各項宕款。無論何人。皆由沈稼秋核准等語。是沈稼秋權限。非常重大。其實皆袁一人之意。非各股東之同意。當惠大莊款支絀時。張陸二股東亦曾設法竭力維持。孰知袁姓不謀於衆。竟以一人私見。將莊關閉。是該莊權利。向由袁姓一人獨享。則責任亦應由袁姓一人獨負。而華亭審判廳斷令無論多寡。按股分攤。殊欠公允。況余以莊並未入股。何獨置身事外各等語。被訴代理人辯稱惠大錢莊之倒閉。實因經理章仲屏與張友萇串通一氣。濫出期票。而張陸兩股東。各在莊欠宕鉅款。並未清還。被訴人自入股以後。因店款支絀。竭力設法維持。以一人之力。或押或借。所墊之款。已達三萬餘元。直至倒閉之前五日。尙由被訴人將現住之房屋一所抵押銀五千兩。如果有意倒閉。又何須如此維持。況未倒之前。無日不催商張陸二人墊款。而皆置之不理。是張陸二人明知莊之必倒。故意坐視不救。反謂被訴人有意倒閉。其有意飾詞誣卸。已可概見。至拆股之事。當時雖有此意。並未實行。余以莊實係入股各等語。沈稼秋代理人陳述。謂沈稼秋

自進莊後。因事不可爲。屢致信各股東辭職。未蒙允諾。至於莊內一切管理。惟現銀現錢出入。沈稼秋有稽查之權。餘皆爲章仲屏把持。不能顧問。放款則不能收取。提款則應接不暇。直至去年閏月十二日。華亭縣持有期票。至莊提現。而皆無從應付。不得已始將莊關閉。當時由股東三人出名遞呈。請追章仲屏。一面寫信通知商會。其爲股東三人之同意可知。至袁姓股東。實行墊本洋三萬餘元。張陸兩股東。則墊本各數百元。而於虧空。則各有一千餘元。章仲屏則虧空八千餘元。沈稼秋自己存款。亦被倒去。至與章仲屏合股做販土生意之說。實係空言無據。天下豈有數千元進出之款目。合股貿易。而無合同之理。其爲飾詞可知。袁姓退股。不過一句空言。並未實行各等語。

章仲屏供稱惠大錢莊的係三人股東。余姓當時雖經入股。隨後即將股本抽出。始終並未來莊。至我虧空莊中八千餘元。實係與沈稼秋同做土生意。因是夥計所以未立合同各等語。

理由

此案爭點。在各股東彼此互相推諉。以致互相控告。究之袁允櫺等三人既同立於股東之地位。卽應同負責任。既云沈稼秋爲袁允櫺私自委任。不由股東之同意。則何以惠大未倒閉以前。並未聲明。而於惠大既倒閉以後。乃欲藉詞卸責。况袁允櫺於莊中銀款。並未拖欠。而墊款則已達於三萬。張陸二人雖有少數之墊款。而

欠款爲數更多。是袁允楠對於惠大錢莊已居於有義務而無權利之地位。乃張陸二人欲於惠大既倒以後。使之獨負責任。未免不合公理。若謂惠大既係三人合股。不應袁一人倒閉。則當清理帳目之時。袁催墊款。何以置之不理。是明知莊必倒閉。姑默爾而息聽其所爲。俟倒閉後。乃以擅自倒店爲詞。藉以推諉。尤屬不合。沈稼秋雖任稽查。然大權仍在章仲屏之手。雖欲展布而無從。况章仲屏所供與沈稼秋合做土生意之說。毫無憑證。更不得諉卸於人。余以莊據章仲屏兩次供詞。皆謂股本早已抽出。其不在股東之列。已可知。本廳體察情形。斷令袁允楠張友萇陸鴻三股東速行設法。將惠大莊人欠人墊過付過之款。清算了結。按股均攤。以清店務。章仲屏所欠之八千餘元。仍發還華亭審判廳嚴行追交。沈稼秋既無拖欠情事。應予開釋。訟訴費用。照章令張友萇擔任。以此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煒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任才亮控顧勝金開船爭執一案

控告人 任才亮年 人住 業

委任代理人 孫惟英

被告 顧勝金年 人住 業

朱根林年 人住 業

朱金川年 人住 業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着任才亮與顧勝金等分日夜班開行。日班生意較少。應由三船輪流分配。以均權利。兩造不得再有爭執。認訴費用。兩造分擔。此判。

事實

緣前清同治十七年。余洽記與沈懷清倪永泰捐納班船印照兩紙。原係對班開行。及光緒十三年。又有李金

寶吳春和另捐納單班航船印照一紙。遂與沈倪兩姓之船照相衝突。旋經人出爲調處。由沈倪兩姓之船戶朱仁金租得李金寶等所納之印照。並交捐洋五元。每月認學務處捐錢七百八十文。雙單兩班對開。相安無事。光復之後。顧勝金朱金川等備價將租出光緒十三年所捐之印照贖回。以爲雙單兩班可以一家獨開。不料任才亮係沈倪兩姓船上舊夥。尙執有同治七年所捐之單班船印照。遂致彼此涉訟。無錫地方廳以顧勝金朱根林朱金川等所執光緒十三年之印照。註有蓉湖橋西塊碼頭字樣。任才亮所執同治七年之印照。註有北塘碼頭停泊等字樣。斷令兩造各依印照所載。一停蓉湖橋西塊碼頭。一停北塘碼頭。任才亮當時未經調查余洽記印照。且伊所執之印照。係與余洽記同時捐納對班開行。均僅註明北塘碼頭字樣。查北塘延長數里。蓉湖橋爲聚市之所。便於停泊。此外別無所謂北塘碼頭。况余洽記印照。亦僅有停泊北塘字樣。何獨許其停泊蓉湖橋西塊。又學務處碼頭金。有歷年繳租摺據爲憑。因自己替口。委任孫惟英據以上理由來廳上訴。顧勝金等則辯稱學務處碼頭。係朱仁金租用李金寶印照。故用朱仁金名。議出頂首洋五元。並每年按交學務處捐款。至沈懷金倪永泰之印照。向來未曾用過。久未開班。應在時效消滅之條。否則。何以光緒十三年分吳春和等添納印照。並無異說。請求澈究各等語。

查此案任才亮所執沈倪兩姓之班船執照。實係與余洽記同時捐納。當時因生意清淡。止余洽記雙班船開行。及光緒十三年分。李金寶吳春和添納單班印照。情理實有不合。當時經人出爲調停。由沈倪兩姓船戶朱仁金將該印照租用。是朱仁金實執兩照。開行一船。所以不至爭執。及光復後。顧勝金等將出租之印照贖回。而任才亮處尙執有沈倪兩姓舊納之單班印照。遂變爲三隻班船。彼此因之涉訟。但任才亮所執之印照。係與余洽記對班捐納在先。李金寶吳春和所納之印照在後。原照既未弔銷。斷不能以久不開行。主張時效消滅。以年代先後論。則李吳兩姓後納之照。決不能與原捐之單雙班對開之印照相抗。若謂任才亮所執之照。已非本人。則不但顧勝金等所執余洽記之照。非復原姓。卽所執補納之印照。亦係李吳兩姓出名。均不是本人矣。況余洽記之印照。與沈倪兩姓同時捐納。事同一例。當時必係僅註北塘碼頭字樣。何以顧勝金等單雙班。均可停蓉湖橋西墘。獨不准任才亮停泊。此任才亮所主張者。頗有理由。而顧勝金等所以雖涉訟日久。終不肯將余洽記原印照呈出也。惟李吳兩姓之印照。雖補納在後。但開行日久。當時又經朱仁金租用。已明明認爲有效。亦未便追溯既往。再予取消。况船原爲交通便利而設。不妨添設一隻日班。以便行人。本廳酌量情節。因現在蓉湖橋尙不能設立兩個碼頭。准令兩造仍照舊開單雙夜班航船外。另添設日班航船一隻。每船於三日內輪開日班一次。以期權利平均。孫惟英係開設船行之人。着邀同兩造妥爲調處。毋得再生爭執。須

知行人往來。每以日間爲便利。該船戶等狃於鄉愚之見。以爲向來只有夜班。定開不出。如果開行已久。日班生意。定可日見發達也。本此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二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張鑄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潘盛卿控胡厚甫私賣共有物一案

控告人 潘盛卿

代理人 陸家鼐律師

被控告人 胡厚甫

代理人 孫鞏圻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應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着胡厚甫於賣得金中三分之一。計洋八百三十三元。除去原抵價洋五百五十元外。找還潘盛卿洋二百八十三元。限一月後。即將該洋繳應着潘盛卿於判決確定十日內。即行出屋。再行具領。該款認訴費用。兩造分擔。

事實

緣潘盛卿之父潘桂堂。與胡厚甫之父胡月卿。在西華鎮共同營造市房一所。胡姓三股之二。潘姓三股之一。嗣因潘盛卿欠胡厚甫借款。央中將該市房持分之一股抵押與胡厚甫。以租作息。抵契載明三年之後。如不回贖。聽憑變價抵償字樣。潘盛卿延不取贖。至八年之久。從前因房金如數交付。各無異言。現在胡厚甫因商業虧折。將該市房出賣。與汪蔭祖得洋二千五百元。而潘盛卿延不出屋。經汪蔭祖請求地方廳將屋發封。由地方廳斷令潘盛卿於本年舊曆正月三十日出屋。俟遷空後。由胡厚甫給付五十元。作為遷移費。潘盛卿不服。委任律師陸家鼐來廳上訴。一謂潘姓既對於此屋有持分三分之一。則一面為抵當關係。一面實為共有關係。二謂審判廳承認潘姓有滌除之權。胡厚甫何得瞞亡私賣。而汪姓亦何得秘密競落。三謂變價抵償之

約。不過提供債務之擔保。予債權者以優先之權利。債權者不得祕約變賣。四謂此屋抵洋五百五十元。今賣得二千五百元。以三股之一計之。應得八百三十三元。另除去抵款五百五十元外。亦可餘洋二百八十三元。今地方廳斷令結付洋五十元。與持分應得之數不合。尤難索解等語。被上訴人代理律師孫鞏圻答辯。謂原抵借契約。明明載有三年為期。三年之外。聽憑變價抵償。可見三年以後。契約之條件成就。即共有之關係斷絕。今控告人主張一面共有關係。一面抵當關係。未免橫生枝節。至滌除權。乃有優先權者對於一般債權者所主張之權利。今潘盛卿對於胡厚甫為抵當債務者。何得主張滌除權。況三年之後。聽憑變價抵償之條件既已成就。又經地方廳斷令備價取贖。逾期仍不履行。則債權者自有完全處分之權。皆非控告人所得干預。初未嘗適用競賣之方法。即無所謂祕密競落及祕約變賣也。至謂控告人對於賣得金中應有持分三股之一。除去抵借金五百五十元外。應得二百八十三元。不知抵契原以三年為期。三年之內。以租作息。三年以外。則租金與利息不能相混。今原控告人遷延四年餘不贖。債權者於此未免大受損失。應請約斷補償利息。且幸而賣得之價。尚逾當時抵債金之數目。假使有虧無盈。亦屬控告人自受之損失。不能向原控告人要求補償。今乃覲覲得價有逾當時抵借金數目。又思請求給付餘款。亦屬不合法理也。

理由

此案當時雖係共有關係。而自潘姓出抵此屋。抵契上載明三年之後。聽憑變價抵債。是一經條件成就。共有關係卽已消滅。至期約之延長。乃出於債權者之好意。不得謂不反乎當事者之意思。卽并契約上聽憑變價抵債之條件。亦從此不能成就也。况逾期四年之後。經地方應斷令備價取贖。屆期復不履行。胡厚甫按照契約及地方應之判決。自應有出賣之權。地方之決定。與原判詞齟齬。然因上訴之結果。原判決及決定可以破毀。而原契約變價抵債之效力。不能因此而消滅。此理之至易明者。則共有之關係。當然不能主張。滌除權一層。經被上訴人代理律師辯明。原上訴人一方亦無爭執。本案既未適用競賣手續。則所謂秘密競落者。亦無辯論之必要。所爭之點。惟上訴人對於此項市房。本有持分三股之一。今賣得二千五百元。應派得八百三十元零。除原抵借金五百五十元外。可取得餘款二百八十三元。此層主張。尙屬正當。因原契僅載明聽憑變價抵債。並無三年後卽作爲抵沒聽憑過戶管業字樣。則賣得金中贏餘之款。自應按照三分之一返還於原抵借主。乃正當之辦法。至債權者一方面主張三年之後。應另算利息。但當時既不提出異議。卽係默認以租作息爲有效。所謂不反乎當事者意思一語。惟對於此一節。得認原上訴人之主張爲有理由耳。應斷令胡厚甫於賣得金中按照三股之一持分。找還潘盛卿洋二百八十三元。以清債權債務。本此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十五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張延厚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歸宗藻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董頌生控董禎祥霸佔祭田一案

控告人 董頌生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沈 復律師

被控告人 董禎祥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孫鞏圻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此案董氏祭田。仍依原判決歸董禎祥經理收租。每年除祭掃費外。所有贏餘。一概歸公存貯銀行。以爲添置

公產之基本。董頌生並得有監察之權。一切單契。繳入民政署存案。以杜濫賣之弊。至原判決令繳出拉收辛亥年租籽一半。但當時松江府原判既令兩人輪收。此判決未破毀以前。卽不能追溯既往。自應毋庸置議。訴訟費用。董頌生任十分之六。董禎祥任十分之四。此判。

事實

緣董鴻祺本支名下。有祭田一百二十畝。向歸鴻祺之子作霖及金釗兩房輪管。金釗無子。以遠族董作舟之子禎祥爲嗣。作霖亦無子。由張氏血抱張姓子觀新爲養子。卽頌生也。二人爲此項祭田涉訟十年餘之久。始則由前清婁縣知縣以該祭田爲董張氏押去。斷令董禎祥將該祭田贖回。而以該祭田歸禎祥管理。嗣後前清松江府知府戚又以董頌生曾代還禎祥嗣父董蔚春債務一千元之故。斷令兩相抵銷。而於祭田則仍令禎祥頌生輪流管理。已結案矣。光復後。禎祥又具稟於華亭民政長。請將該項祭田。斷歸禎祥一人經管。並請追繳董頌生拉收本年之租籽。由民政長移歸司法部請追繳在案。華亭審判廳成立。將該案重行判決。斷令將祭田歸禎祥經理。並令董頌生繳出辛亥年所收租米之一半。其餘一半免繳。以後董頌生對於該項祭田斷絕關係。卽以此項免繳之一半。租籽作爲最後之補償金。董頌生不服判決來廳上訴。原上訴代理人之主張。一謂董頌生與董禎祥處於同一之地位。何以管理祭田。獨歸禎祥一人。二謂原判詞謂頌生所以不能經

管此項祭田者。爲其浪費太甚也。查浪費與否。管理祭產爲另一問題。况頌生之浪費。並無確實之證據。三謂頌生所收辛亥年之租。係根據於松江府之判決。且兩造均具有遵斷切結。不得指爲拉收。四謂董頌生取得嫡出子之身分。已爲原判決所承認。何以僅斷令取得所收一年租米之半。遽令與此項祭田永遠斷絕關係。是以不服上訴。被上訴代理人之答辯。先歷敘本案涉訟之巔末。如上所述對於上訴人主張之點。則謂此項祭田。確係董禎祥所贖回。況係董氏祭田。自應歸禎祥經收。至頌生之浪費。確鑿有據。松江審判廳原判詞謂頌生得養父母遺產田六百畝。今僅賣剩五十畝。則其浪費可知。查浪費爲準禁治產之原因。自己之產業。尙須令他人管理。何能管理祭田。謂浪費與管理祭田爲另一問題者。理由殊不充分。况董頌生在婁縣涉訟時。曾經斷令歸宗。實係已離緣之養子。董氏祭田。何能再行過問。辛亥年之租米。卽係拉收。應請如數追繳。原上訴代理人復辯。稱此案係爭祭田管理。並非爭繼。若主張縣斷。曾令頌生歸宗。則府斷亦曾准禎祥過繼。禎祥親自具結。有案可稽。至辛亥年收租。乃於松江府兩年輪流管理之判決而來。指爲拉收。亦不能承認也。

理由

此案爭點。不在爭繼而在祭田之管理。但當解決管理祭田之權。當誰屬耳。董頌生之浪費。查核原卷。無可遁飾。况頌生以張氏子爲董張氏養子。所應取得者。嗣父母之遺產耳。至董氏之祭田。則禎祥爲董氏血胤。自應

歸其管理。毫無疑義。辛亥年所收之租。當時松江府既斷令兩年輪管。法律不溯既往。自不能指爲拉收。而令頌生繳出。此次斷令禎祥經管祭田。除祭掃費外。一概涓滴歸公。在禎祥既無利益之可沾。卽頌生更不得借端爲爭執。若夫頌生歸宗於先。禎祥復過繼於後。雖於本案之爭點無關。亦可見前此十餘年之纏訟。彼此皆有厭煩求息之意。徒狃於爭氣不爭財之謬見。幾如飛蛾撲火。不恤焚身。試問禎祥頌生二人十餘年來同室操戈。假使稍存退讓之心。雙方各以所耗之訟費。自置私產。恐較諸管理此項祭田之權利。不啻倍蓰。而竟糾纏不已。不恤傾家蕩產。以爲食砒藥虎之計。其梗頑不化可惡。其執迷不悟尤可憫。故不憚苦口煩言以相詰誠。深冀該生等此後言歸於好。毋再妄起蕭牆之衅耳。詳敘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澍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歸宗藻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慶勳上訴吳廷械繆子惠田產糾葛一案

控告人 張慶勳即慶麟年 山西人住 業

代理人 唐慎坊律師

被控告人 繆子惠年 蕪湖人住 業

代理人 江鎮三律師

輔佐人 薛 雲律師

被控告人 吳廷械年 平湖人住 業

代理人 狄梁孫律師

右案辯論延期。業經數次。被控告人吳廷械及代理人律師均不到場。應依民訴律第四百九十四條之規定。下闕席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仍照前金山縣判決。此項田畝歸繆子惠執業。吳廷械所冒收之兩年租。應令繳還業主。張慶勳所已出之典田代價。應令吳廷械限三個月內如數償還。訴訟費用依民訴律第一百十四條由敗訴人吳廷械擔負。

其兩造呈驗之契據。著分別來廳具領可也。此判。

事實

被控告人繆子惠於前清同治七年。憑中買得吳小耘自置金山縣糧田七百五十九畝有奇。正租七百七十八石。另計價洋四千五百兩。立有絕賣文契爲憑。惟當時因係至親。故准由賣主批明。日後備價取贖。嗣於光緒十四年。吳小耘故父抱仙復向繆子惠借銀五百兩。當於原契上親筆批明。永遠歸繆姓執業。歷久並無糾葛。直至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間。被控告人吳廷械忽於前金山縣以田作絕賣。允贖指贖具控。繆子惠亦即在縣控廷械強搶租冊。冒收租米等情。由縣而府。互控糾纏。案牘累累。未能解決。延至宣統三年七月。始由該前縣查據繆姓文契。實係絕賣。詳請立案。經前松江府批准。斷將田歸繆子惠承業。所有吳廷械冒收之兩年租款。亦經該縣批飭催繳在案。不意案未了結之先二年。吳廷械已將此田朦與與控告人張慶勳。得價銀一萬元。當由張姓稅契過戶。案結後。張姓收租。爲繆阻止。遂赴縣具呈。該縣批令向吳姓收回典價。光復後。又在金山審判廳互控。該廳訊斷着照原判執行。張慶勳不服。控告到廳。而被控告人繆子惠。吳廷械亦各提出辯訴。本廳調閱全案原卷。開庭辯論。張繆兩造代理律師。各自檢呈契據。主張權利。當庭陳述。核與訴狀相符。因得證明前項事實無誤。

理由

本案最重要之爭點。在吳姓當時以此田歸繆子惠是否絕賣。張慶勳與得此田時知否爲繆姓產業。此兩點一經證明。則所有葛藤立時盡斷。而權利之主體亦即確定矣。本廳據吳廷械辨訴狀稱緣先人出仕河南。將此田交與繆子惠經理。代收租米。先人故後。卽向繆索回租帳。繆云田單遺失。依行補稅。再爲繳還。至屢次催索。又云。先人欠伊錢債。以此田單作抵。情弊顯然云云。查買賣田產。必以契據爲憑。而調驗繆子惠所執文契。確有絕賣字樣。雖有賣主附記准與推情放贖。然其後已由賣主之父親筆註明歸繆執業。吳姓子孫不得固執前議。則此田所有權。自然完全移轉於繆子惠。吳廷械乃捏造種種事實。圖將伊祖若父已絕之產。白手收回。居心實屬狡詐。況查閱原卷。吳廷械原呈明此田。係由伊父立契絕賣於繆姓。在金山審判廳。亦供言從前借繆銀四千五百兩。以此田抵押過去。前後情詞大相矛盾。卽此一端。吳廷械對於本案。已無辨論之餘地。其他所言。當無研究之價值。而張慶勳代理律師竟爲所惑。調此田歷年糧串。均係吳姓戶名。繆姓並未過戶。又詢繆子惠知吳姓出典此田。何以不向吳理論。及張既控吳。又何以不參加訴訟。又謂此田未出典之先。確由吳姓收租二年等語。查得業完糧而不過戶。民間習慣使然。不生疑問。否則。租爲繆收。糧由吳納。安有此等不情之事。若繆吳因此田構訟首尾三年。又在金山審判廳互控。均屬有案可稽。不容憑虛擬議。而吳冒收租。亦

經繆於府縣一再控追有案。是則此田早經吳姓絕賣於繆姓。毫無可疑。至於繆子惠代理律師謂張姓明知此田爲訴訟繫屬中之目的物。而典之則不免串詐之罪。倘並聞知而貿貿然典之。則難辭過失之咎。此實有未必然者。查核原卷內張姓所具訴詞。聲稱典此田時。曾經調查權原。而吳廷械言老契已失。特爲呈縣備案。並檢出糧串爲證。憑中立契。正式成交。決非有串詐之行爲。況吳廷械盜典已絕賣之產。貪得重價。自必多方掩飾。使張慶勳墮其彀中。察其情形。張姓之肯典此田。亦未知有他故。卽不能指爲有過失。且張所出典價數達萬元。今按之此田原賣之價銀。已增三分之一。是則張慶勳事前既無取巧之心。事後之攻擊繆子惠。不過因先入吳廷械之言爲理想上之推測。要不失爲善意之第三者。其典得此田時。不知爲繆姓產業。自屬可信。總之吳廷械先人。對於此田先典後賣。證據確鑿。且絕賣已二十五年於茲。業主既爲繆姓。則無論如何處分。要屬固有之權。吳姓何得干涉。而吳廷械貪利作僞。枝節叢生。因之繆姓權利。久未確定。而張姓亦受累匪輕。殊堪痛恨。本案辯論延期數次。吳廷械竟避匿不到。委任之代理人亦不出庭。情虛尤可概見。本廳故依據法律。參酌事理。下闕席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三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顧子珊與顧子慶遺產糾葛一案

控告人 顧子珊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陸家薰律師

被控告人 顧子祥年 人住 業

顧子慶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巢 堃律師

證人 湯幼夫年 人住 業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理由不充分。破毀之。所有顧子珊等名下房屋七處。應作五股分派。顧子珊得有二股。顧子慶。顧子祥及顧子峯之相續人。各得有一股。着即邀同親族。遵照本廳判決。平均分派。來廳存案。至此號房二缺。每年所得之款。亦作五股分派。子珊子祥在署辦公。各得二股。子慶及子峯之相續人。各得一股。訴訟費用。歸子珊負擔。此判。

事實

據顧子珊代理陸家鼎聲稱。子珊父瑞堂。向充撫署號吏。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物故。所遺底缺。由弟子峯子祥先後接充。已十六年於茲矣。先是光緒十三年間。另有沈姓號房底缺。由子珊具稟派充。辦公數年。又遇湯姓遺缺。故得升充頭目。均有中鎮參府諭札爲憑。足以證明此缺。並非其父之遺留物。當瑞堂故後。子珊與母。兄弟同居。計二缺所入。每年約在四百元。內除家繳及子峯子慶子祥等私自支用外。其間又遇母親弟妹等喪葬婚嫁之事。所費尤覺不貲。實無餘儲之可言。所有房屋七處。係由子珊平素節儉及數次外差受賞之款。陸續購置。並非出於父遺。且子珊開設中和膏子店。亦足爲獨立營業之一證。子峯子祥何能主張遺產相續。況子珊曾薦子慶在絲經行學業。薦子祥在煙錢店學業。嗣因兩弟素性游蕩。辭歇生意。又由子珊將子慶薦在太湖營劉統領處當差。旋即被革。賦閑以來。每年在子珊處用洋三百餘元。子祥在子峯死後接充號房。

亦每年用洋八十元。子珊之待兩弟。可謂仁至義盡矣。近因背夫轉嫁之鄭顯氏。挾子珊不認爲妹不通往來之嫌。捏稱父有遺款數千金。存於福昌莊號。唆使子峯子祥等訴情分析。鄭顯氏爲之詐證。經吳縣地方審判廳證明不實。理應移送刑庭。坐以僞證之罪。乃該廳對於鄭顯氏。則以毋庸置議了之。對於子慶子祥等則斷令將十六年來號房兩缺所入之款。除喪葬婚嫁等費外。餘由子珊一一照補。是以不服來廳上訴云云。

據顯子慶顯子祥等委任律師巢堃辯稱子珊所頂沈姓號房一缺。係由其父瑞堂出價買來。雖表面上有官府札委字樣。而其實非向有底缺之人。出錢價買。斷無憑空派充之事。習慣如此。並非空談。蓋此缺既出有基本金。則由此而生之子。卽與其父之所遺留者無異。加以子珊並無獨立營業。其所有之房屋。謂非由子金購買而來。其誰信之。況瑞堂故後。由子珊管理家務。父遺之缺。前八年由子峯接充。後八年由子祥接充。而其進款均交子珊之手。子慶賦閑時。每年用洋三十餘元。然僅用過五年。子祥當差時。每年用洋八十元。然前八年則并未用過。計算十六年來二缺所入之款。既均在子珊調度之中。則所置房產。又當然由二缺之進款而來。至膏子店一層。據子珊自稱股本。僅有二百五十元。又僅開設五年之久。能有許多贏餘。爲購買房屋之資金乎。況喪葬婚嫁等費。有奠儀賀儀及男家財禮爲之補助。斷不能有一千餘元之多。且母故時。有金器衣服。子峯夫婦故時。亦有金戒指等物。均被子珊獨取。子慶子祥並未過問。現子珊已娶妻多年。家道小康。嫁女粧奩。

豐富已極。而子慶子祥自與子珊夫婦不睦。搬出另居後。至今皆無妻室。貧苦萬分。子珊不念同胞之情。竟欲獨吞遺產。其天性之涼薄。已達極點。故子慶子祥等主張遺產相續。請求將其母未故前所有侍其巷燕家濱房屋二所。漕船一隻。及其後所買之房屋六所。一併按股分配。以昭平允云云。

據顧子珊本人供稱此案由其妹鄭顧氏之刁唆而起。子慶子祥等在第一審傳訊時。多醜詆之語。民人實不甘服。至吟鳳台房屋。係代伯母經管。不能作爲自己之所有權。侍其巷房屋。因嫁女乏款。已抵押於沈姓處。得洋六百元。故僅將多貴橋平江路通前街三多巷燕家濱撫署西首房契六紙呈核云云。

據顧子祥本人供稱在撫署當差時。由兄子珊派收陋規等費。並未私自挪用。所有公帳。亦未曾分過。每月僅得工食洋四元云云。

據證人湯幼夫供稱向充撫署號吏。與子珊分班承值。子祥接充父缺。由于子珊派收陋費等時。常私自挪用。民人查出。卽向子珊算帳。索賠向來收下之費。統算統分。並無帳據。惟在恩撫台時。每年約有四百元。後來端撫台將門包化私爲公。每年究不到四百元云云。

理由

此案之爭點。在證明顧子珊所有房屋。是否由獨立營業得來爲斷。查前清衙署吏役。一經承充。卽爲子孫世

有之業務。而接替殆無已時者。必其子孫無可接替之人。然後由其家屬將此底缺轉賣他人。此種積習。官府雖明知之。而亦無從禁止。不過藉札委派充之名目。爲敷衍政策已耳。此案願瑞堂身充號吏。當沈姓有缺出時。私自用價買得。使其長子子珊承充。一則圖家用之寬裕。一則屬相當之業務。所謂箕裘相傳。在當日固已爲子孫久遠計。此非爲子珊一人謀也。乃子珊不諒其心。反謂此缺由於派充。呈出諭札二紙。意在抵制子慶子祥等。以爲獨享產業之計。律以友于之義。子珊當亦自愧矣。況瑞堂故後。子珊弟兄等並未分析。父遺之缺。雖由子峯子祥先後接充。而其經營款項之權。仍在子珊。何能因子慶子祥等之不睦另居。遂指購置之房屋。爲自己爲獨有乎。雖然。弟兄間之財產。究非絕對無獨有者。子珊若能提出有力之證據。使子慶子祥等無置喙之餘地。則此項房產。自無分割之理。無如子珊之主張。全屬愴恍之辭。始則稱所置之產。半由平素節儉及數次外差受賞之款而來。繼則稱有中和膏子店之獨立營業。經子慶子祥等代理人一再駁稱。此項開設僅有五年。股本僅有二百五十元之膏子店。不能多得餘利。以爲購置數處房產之資金。而子珊代理人竟無從置辯。則此項房產之爲共有關係。而非獨有關係。則章章明矣。如謂喪葬婚嫁所費太鉅。而家務既由子珊管理。此等用費。自應歸子珊撐持。何能據此爲對抗之理由。如謂證人湯幼夫有子祥挪用陋規之證言。而弟兄間財產未分。偶爾挪用。洵屬常事。亦不能引爲財產斷絕關係之證。可見無論從何方面觀察。子珊所置之房

產。有不能不分與子慶子祥之理。獨是子慶子祥游蕩成性。不務積蓄。賴其兄勞苦經營而得有此不動產。至水窮山盡時。卽欲主張分析。自向其宛轉商權可也。否則。邀請親族。秉公評議。亦可也。乃不此之務。悻悻然以訟爭爲得計。試問子珊平日苟亦如子慶子祥之行爲。則得此貧苦之人。究有何產業之可分乎。且不惟不知感激。並有醜詆兄嫂之語。其不恭順。已達極點。無怪乎子珊爭此閒氣而靳不分與也。總之弟兄之情。根於天性。互控不已。勢必兩敗俱傷。本應認子慶子祥等共有之主張爲有力。並爲子珊靳斷葛藤起見。除吟鳳台房屋一所爲其伯母所有及漕船一隻不計外。其侍其巷燕家濱多貴橋三多橋平江路道前街撫轅西首等處房屋七所。由子珊子慶子祥等邀請親族。按照本廳判決。秉公分派。以息訟端而敦和睦。此後毋得再有爭執。本此理由。特破壞原判決之全部。爲之更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初六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澆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陶雲觀控朱根全阻取河泥一案

控告人 陶雲觀年三十一歲無錫人住廟橋頭農業

陶三梅年二十八歲無錫人住廟橋頭農業

陶根壽年二十一歲無錫人住廟橋頭農業

代理人 秦肇煌律師

被控告人 朱根全年三十五歲無錫人住廟橋頭農業

代理人 孫觀圻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不適法。破壞之。查此河係官河支流。陶朱陳三姓瀕河而居。皆得有向河中取泥之利益。不得強爲分割。兩造仰卽各安本業。毋再爭執。致滋訟累。訴訟費用。歸朱根全負擔。此判。

事實

無錫六七圖廟橋頭地方。有河名藏浜。亦名陶家浜。長三四十丈。西臨官道。東通大河。小石橋橫跨其中。南北兩岸。朱陶陳三姓居之。田廬錯雜。耕鑿相安。河中之泥。共取爲肥田資料。百餘年於茲矣。忽於本年陰曆二月十三日。陶雲觀等取泥於橋西。朱根全指爲越界。出而阻止。遂起爭端。當由周扇董理勸公共取用。朱姓不聽。陶雲觀等乃起訴於無錫地方審判廳。該廳飭吏前往調查。因鄰保有三姓取泥。向以小石橋爲準之說。遂判令陶陳二姓於橋東取泥。朱姓於橋西取泥。陶雲觀等不服判決。委任代理秦肇煌控告到廳。狀稱歷年取泥。並無界限。承發吏之報告。實係虛僞。且橋西地短而寬。取泥較多。橋東地長而狹。取泥較少。而朱姓田少。反以多者判令獨得。陶姓與陳姓田多。反以少者判令共有云云。而朱根全委任代理律師孫觀圻具狀。辯稱陶姓臨河之地。皆爲場地宅基。而朱姓之地耕種者多。朱根全之高祖。曾在橋西建設扛泥碼頭。足爲分界取泥之證據。且橋西河泥。係朱姓田溝中流出云云。經本廳調閱原卷。於八月二十九日傳集兩造。開庭辯論。供狀相符。因得證明前項事實無誤。

理由

本案爭點。在陶陳朱三姓取泥河中。習慣上是否以小石橋爲界限。查原審判廳承發吏之報告。僅據鄰保一二人之臆說。既云三姓取泥。向分東西。又云不知起於何時。語涉模稜。殊不足以資憑信。並云西段沿河南北。

兩面委係陶姓辦糧之地居多。然則該控告人等所主張。頗近情理。而該被控告人所耕種之地實居少數。何能獨取橋西之河泥乎。至謂橋西河泥。係田溝中流出之肥料。未免牽強太甚。價值毫無。原判決乃就報告書斷章取義。強畫鴻溝。無怪乎該控告人心難甘服矣。再查橋西之扛泥碼頭。該控告人謂係三姓公建。該被控告人並不能置辯。則橋西河泥。不但朱姓不得獨取。卽陶姓亦不得專有耳。總之此河確係官河支流。河中之泥。絕非一姓所可擬爲私有。而卜居河畔者。均得有取泥之利益。何分於橋東橋西乎。假定一巷中有官井二家。斯巷者。均得汲之。固不能謂某家宜汲此井水。某家應汲彼井水也。豈獨於取泥官河。獨能此疆彼界任意區分乎。原判決未嘗不明此理。特恐壤地相隣。易生軋觸。故爲此調停之計。抑知調停未已。糾葛旋生。陶雲觀等之控告。其明證也。惟爭點一除。兩造無可藉口。而訟累自息矣。是以本廳體察情形。根據法理。破毀原判決。而更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澧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 焜
書 記歸宗藻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樹穀與周燮莊貨款糾葛一案

控告人 張樹穀年六十四歲無錫人住一七圖顧橋下業米行

代理人 沈 復律師

被控告人 周燮莊年五十歲無錫人住廿二七圖蓉湖莊業米棧

代理人 狄梁孫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未盡適法。應變更之。着被告周燮莊於判決確定後一月內。除已償還外。再先償還張樹穀現銀二千一百五十元。其餘二千元。由周燮莊另立票據。於五年內分期償清。訴訟費用。歸周燮莊負擔。此判。

事實

被告周燮莊開設生仁米棧。於前清宣統二年冬間。向原告張樹穀所開之張寶泰米行包辦糧米三千石。米

價當時付清。而生仁棧至次年截漕催兌。僅解過九百七十五石。計短解二千零二十五石。經原告控由前金匱縣及司法部迭次限追。并經商會理處。繳還價銀八千元。餘均無着。旋由原告在無錫地方審判廳。訴稱當日市價。一律每石收回六元。除已繳還外。尚欠價銀四千一百五十元。暨利息銀一千元之譜。應請追繳。被告則稱原價并無六元之多。允再還二千元。尚無現款。且以原告未至截漕之期。遽行扭控押追。應請求賠償損害等情。當經原判審判廳照請商會查復。據復。稱本會原議照原售價數歸償。而現款一時實難措繳。於是勸令周姓除繳八千元外。再歸現洋二千元。餘款分期票云云。遂於本年六月初三日判決。令被告除已償還外。再償還原告現洋二千元。其餘一千三百餘元。另立票據。於十年內償清。原告不服。委任代理律師沈復提起控告。被告亦委任代理律師狄梁孫控告到廳。本廳調閱全卷。於八月三十日開庭集訊。原被告兩造所陳述之事。實核與第一審無異。而原告代理律師主張短繳米價暨利息。均須清償。絲毫不能讓步。被告代理律師主張原告既未催告於先。又不寬限於後。種種損害。請求賠償。各執一詞。亟應判決。

理由

本案爭點有二。一解兌糧米。是否須俟截漕期後方可訴追。及原告當時曾否催告。一短解米價。能否照原售價核算。查前清向例漕截之期。錫局以四月杪爲限。而是年期限縮短。三月二十六日卽行截止。先期上級官

應已有排單嚴催。原告幾不免訟繫查封之禍。蓋原告係承辦糧米之人。對於官廳。直接負責任。被告係包辦之人。對於原告。亦直接負責任。官廳既檄催原告。原告即可訴追被告。而被告久經收得代價票據。并無期限。自隨時負有解米之義務。豈容以未屆截漕之期藉口乎。況被控於三月初八日爲原告扭控後。經該縣節次限追。直延至三月二十八日猶請展限。稟稱擬先繳價銀四千元。及四月半後尙未清償。始行發封該棧房屋。該被告得價辦糧。逾期短解。而棧內不存粒米。是何居心。而謂原告不肯寬限妄矣。且原告自奉檄勒催轉催。被告罔應。只得籌款墊交。繼以被告受糶匿資。乃有扭控之舉。而謂原告未嘗催告抑偵矣。然則被告無論受如何之損害。均屬自取。原告不任賠償之責。斷然無疑。又查商會移復。有周燮莊短繳米石甚鉅。嗣米價頓漲。截漕命下。在購定者與未繳者。往往因市價爭持上游。遂有原價給回之通飭等語。不但錫市原價每石六元者居多。且本省定章收回漕價。確係每石六元。原告墊交短繳米價。自必遵照定章。而被告應償墊款。轉欲折依原售價額。有此情理乎。原判決按原售價核算。殊未平允。而餘款立票分償。年限亦覺太寬。惟利息一項。爲數頗多。被告力有未逮。或係實情。因勸令原告讓步。以示體卹。本廳據此理由。特變更原判決。而另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三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澆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燦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蔡其麟控張蘭金舊債不還一案

控告人 蔡其麟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孫觀圻律師

被控告人 張蘭金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孫潤宇律師

證人 張汝諧年 人住 業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無理由。駁回之。仍照原判決辦理。訴訟費用。歸蔡其麟負擔。此判。

事實

據原告蔡其麟復代理人許卓然。聲稱被告張紹汪之祖張月樓。於前清光緒十五年。向原告之父蔡緝甫借洋二百五十元。每月一分起息。立有借據爲憑。詎張月樓與其子相繼物故。僅存寡媳及幼孫一人。以致該款追討無着。延宕二十餘年。被告早經成立。其家道亦較前殷實。原告屢央原中持據向討。被告避匿不面。每以伊母汪氏出面。空言搪塞。希圖吞賴。不得已粘呈借據。訴追於青浦審判廳。詎該廳不察事實。竟照日本法律。斷令此項債權。已經過二十年。認爲時效消滅。是以原告不服。提起控告云云。又據被告張紹汪委任律師孫潤宇辯稱。被告之父。係充當總書。因虧欠公私各款甚鉅。曾于光緒十七年分。託蔡緝甫及張伯榮將被告所有房屋田產。悉數變賣理債。所欠原告之款。卽由原告於變價項下提出。如數清還。現在張伯榮雖故。尙有張汝諧可以作證。況蔡緝甫於光緒三十一年始病故。假使果有此項債權。何以十餘年之久。緝甫從未向被告追問一次。且原告前後訴狀及供詞。均不相符。時而曰無借據。時而曰有借據。顯然捏造圖賴。被告斷不能承認云云。

理由

本案爭點。在能證明二百五十元之借款。是否已經辨濟爲斷。查債務之消滅。自應以取回借據爲重要之條件。此案原告持據追款。從表面上觀之。自屬理直氣壯。而其實際上。則有大謬不然者。何則。原告之父蔡緝甫。與被告之祖張月樓。係實至交。當張月樓死後所欠公私各款。既由蔡緝甫經手變產清償。則蔡緝甫自己之借款。詎有不先行提還之理。且交誼既久。又詎有於款已歸清。反扣留其借據之理。況檢閱原審判衙門之供詞。原告蔡其麟第一次。則曰借據向歸繼母掌管。去年始交民手。命其持向張姓追討。第二次。則曰從前先父曾提及此款因無證據。未便往索。今忽查出借票一紙。是卽先父所遺之權利各等語。可見前後供詞矛盾。此項借據自不能信以爲真。且原訴張月樓侵吞庫款。匿產做倒。從此起家。夫既曰匿產起家。是尙有償還之權力。然何以事隔二十餘年之久。竟未有一次之追索。而必待自己家道中落之後。始出而主張此項債權乎。加以原中之子葉吉裳既云不知底蘊。而證人張汝諧又力證其已歸償。若持此一紙死無對證之借據。以欺人孤兒寡婦於情於理。均有未合。據以上理由。應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二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湧

推 專熊 煜
推 事王樹榮
書 記丁方毅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吳天寶控狄松樵干涉渡埠一案

控告人 吳天寶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孫潤宇律師

沈 復律師

被控告人 狄松樵年 人住 業

委任代理人 王邦鼐 未到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不適法。破毀之。吳天寶設立渡埠之處。係其自有地點。並經民政長許可在案。應准自由設立。狄松樵不得干涉。訴訟費用。歸狄松樵負擔。此判。

事實

狄松樵於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在胥門外水弄口及對面水由斯弄。設立渡船。名曰利源渡。本係無主荒地。狄松樵認捐承糧。並稟准商務工程局出示勒石遵守在案。光復後。吳天寶在該處自購民地。設立渡埠。稟准民政長備案。因與狄渡相距甚近。狄松樵等遂以吳天寶攙奪營業。起訴於吳縣地方廳。斷令吳天寶仍在位育堂設渡。吳天寶不服。提起上訴。原上訴人主張民政長之命令。當然取銷前清之命令。況渡船關係公益。非全是營業性質。何得於同一地點。禁止他人增設。至位育堂碼頭。乃位育堂之所有權。由該堂董經營。原告狄松樵因不便與堂紳爭競。改設於水弄口。見諸碑文。何能令被告至彼處設渡。請撤銷原判決。仍照民政長前令。而被上訴人一方面則主張前清奉諭勒石。有案可稽。設渡須隔二十家門面。狄渡與董渡。相去二十一家。今吳天寶所設渡船。東岸與狄渡相距約七間。西岸相距止兩間門面。況吳天寶如爲公益起見。卽當不收渡錢。既收渡錢。便是營業性質。況民政長准吳天寶在碼頭設立渡船。所謂大碼頭在董家渡。以南接官亭。以北靠河。以大石砌成之一片基地。卽是與吳天寶現設渡船之地點不符。況謂民政長之命令。以取銷前命令。則案經訴訟。地方廳之判決。當然可以取銷民政長之命令。請求仍依原判決辦理。

理由

本案爭點。在證明增設渡船。是否應以相離二十家門面爲斷。細核碑文內所稱現移碼頭。在董家渡之北。相距二十餘間門面。其中實無妨礙。乃係敘述狄松樵呈請立案。稟內之語。不過聲明與董姓相距尙遠。不至有何種糾葛。以求商務工程局之容易批准耳。並非有一種定章。以後增設渡船非相距二十家門面不可也。乃僅斷章取義。斷斷然據此一語爲主張。理由已不充分。況吳天寶在自己所有地點之內。設立渡船。本有自由處分之權。狄松樵卽不得出而干預。渡船雖亦有營業性質。究爲便利行人起見。何得借碑文中相距二十家門面一語。曲爲解釋。希圖專利爲壟斷之計乎。應更正地方廳原判決。更下新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三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楊錦山與李黼卿基地爭執一案

控告人 楊錦山

被控告人 李黼卿 張世英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錯誤。破毀之。所有天庫前基地計七間三進。核與楊錦山呈出之契據地點方向四址。均屬相符。該基地自應歸楊錦山執業。訴訟費用。歸李黼卿張世英分擔。此判。

事實

此案纏訟。已及九年。張世英李黼卿等訴楊錦山侵佔基地。吳縣地方廳斷令楊錦山拆讓。楊錦山不服。上訴到廳。經本廳王推事帶同書記官承發吏前往履勘。勘得李黼卿穿珠巷房屋止有雙開間門面兩進。與稱三開間三進者全然不符。靠北面空地一塊。砌有牆圈。並樹立大石碑上刻陳莊祭產。紅契印單俱全。列入宗譜。達部存案。丁史馬張姓串僭。奉憲吊契究辦在案。近隣基地切勿誤冒等語。陳姓祠堂公產。斷非李黼卿所能冒認。則其門面已顯少一間。而核其原契四至。除西至官街一語。其餘東至吳姓南至張姓北至楊姓三面。均全然不合。而楊錦山所執契據。載明三進七間。方向進深既合。而乾隆十五年老契。載明北至陳家屋。現在楊

錦山塔蓋竹屋之地。卽與陳姓基地相連。尤足爲契地相符之鐵證。本廳因得證明事實無誤。

理由

本案之爭點。須解決兩造所執之契據。是否契地相符。通核全卷。纏訟幾及十年。張世英等所遞訴狀。彼此一氣貫通。全是空中樓閣。試爲一一抉明之。則本案情形。洞若觀火矣。查張世英所爭者。係三開間三進之地。王燾所造洋房基地。則由許義椿擔代所買張馥堂之地也。許義椿曾控龔黼卿買得張世英基地三開間三進。並無此地。而與丁姓割佔串吞等情。前吳縣李飭圖董呂甲查覆。亦稱許姓謂雙開間兩進之地。得自伊岳張馥堂。而龔姓則謂買得張世英基地三開間三進。不料龔黼卿遞狀請求摘釋。自稱於正北三圖內。並無絲毫基地。縣批呂甲之稟。有語多含糊。繪圖亦未確切等語。是龔甫卿明明自認與本案無涉矣。何以宣統二年忽又代張世英到堂。稱係張世英之帳房。而認李黼卿爲延益參店之東家乎。前後大相矛盾。其可疑者一也。張世英控告丁王兩姓佔僭地基。自光緒三十年十二月起。前後共遞十五狀詞。從無一語提及該地價賣與李黼卿之事。李黼卿突於宣統二年七月間。出而主張權利。謂價買張世英基地。迄今六年。張世英自光緒三十年起。卽與丁王兩姓涉訟。何止六年。李黼卿豈有再買此地之理。況光緒三十年分。許義椿告龔黼卿強佔基地。卽指明延益參店之龔甫卿遞狀自請摘釋。敢稱并無絲毫基地在穿珠巷內。李黼卿旣與龔甫卿同爲延

益參店之東伙。何得茫無所知。況龔甫卿前被許姓控告時。對於張世英係是買主。何以後來又稱係張世英之帳房耶。地方廳於李黼卿到案時。令張世英之子養生具結。保得李黼卿確係本人并無假冒等語。可見李黼卿是否本人。已爲一大疑問。此其可疑者二也。張世英告王燾侵佔基地。其眼光無非注射楊錦山一人。當楊錦山將基地賣與丁兆銘時。則與丁姓涉訟。厥後丁姓深畏訟累。情願領回原價。將契作廢退回。經前吳縣陳令斷定後。王燾與張世英聯名具稟。合原被告爲一氣。謂張世英之地賣與范潤瀾。已由范允洽讓與王燾執業。請求飭令楊錦山拆讓。不料吳縣批令仍遵照前諭。飭丈書從速丈明。繪圖稟覆。狡計遂不得逞。張世英旋又控王燾捏詞朦稟。王燾辯訴。則又稱反控假捏之稟。係龔甫卿所爲。龔即張世英價買基地與李黼卿之原中。查王燾稟詞。始則謂張世英之地。由蟻販范潤瀾賣與龔甫卿。既又與張世英聯名具稟。謂張地賣與范潤瀾。至最後則又稱龔甫卿作原中。賣與李黼卿。張世英控告丁兆銘僭佔基地。始終主張己產。從無一語提及將該地憑中出賣與李黼卿。況李黼卿稟稱買得張地。已經六年。自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二年。張世英始終與丁姓涉訟。如果地係李黼卿所買。何以張世英絕口不提。而李黼卿亦不過問。直至宣統二年七月突然加入爲訴訟主體。尤可怪者。龔甫卿既遞摘釋狀在前。又代張世英到堂稱係帳房。一方面又承認李黼卿爲店東。王燾與張世英立於利益相反之地位。乃任意變更訴訟。認李黼卿爲買主。一若故爲張世英留金蟬蛻殼。

之計者。尤屬匪夷所思。此其可疑者三也。王標最初與王寶祿等聯名具稟。及縣差蔣鴻傳人。稟稱王晉卿及王寶祿。又卽王標。實係一人。張世英始稱王晉卿並非本人。旣又認王晉卿卽王標。請傳本人到案。張世英謂王標係地販化名。而王標反謂與張世英三代姻世至交。王標稟詞內。明明註有卽晉卿字樣。其後張世英與王標合詞稟請飭令楊錦山拆讓。意謂纏訟已久。今張王兩造旣已議妥。必不難遂其令楊錦山拆讓之計。及吳縣仍批令丈書清丈。又恐計不得遂。續遞一稟。改稱王仁山竊佔不讓。冀掩前此與王標合稟之迹。縣批謂通閱全卷。從無王仁山其名。察核案由。王仁山係屬王標。查王標忽以王晉卿出名。忽遣其姪王寶勳家屬王升代質。詭謀百出。非傳本人到案不可。吳縣識破機關。張世英始遞狀謂王標捏詞朦稟。王標辯訴。則謂張世英之稟。乃龔甫卿託張名義所爲。而張世英基地賣與李黼卿。從前張世英絕未提及。卽存案契據亦無賣與李黼卿之契。反借王標一稟。李黼卿與龔甫卿就此借端加入。王標到堂。忽又供稱名王標。號仁山晉卿。乃係胞弟時而合三人爲一。時而化一人爲兩。怪誕支離。不可究詰。宜乎地方廳欲傳本人除報身故外。無他法矣。此其可疑者四也。且不但李黼卿王標迹近可疑。卽始終纏訟之張世英從來未一到案。忽而冒稱職官遣抱到堂。忽而又稱游幕東京。試問東京在何地方。如指日本東京而言。豈容中國人前往游幕。而所謂司帳范潤瀾者。則又供稱東家現往東洋讀書。忽官忽幕。忽游學。茫無一定。結訟十年。而真正訴訟之主體。尙未明白。

且不但張世英李黼卿龔甫卿范潤瀾全是一般蟻棍。貫通一氣。卽被告王櫬及許義椿亦均是地販。任意顛倒黑白。淆亂是非。所可異者。全卷三宗。計共二百零七份。完全俱在。經過張李金王陳吳六任縣令。案中漏洞百出。一任若輩之簸弄。不能一發其覆。及將全案移歸審判廳辦理。該地販等自知情見勢絀。遂託言金亮甫出爲和解。王姓不願拆屋。情願照償地價。并請求給發契據。經前吳縣批示楊錦山糾葛之地。是否一了百了。李黼卿未便以不知不問置身事外。仰候移交審判廳辦理在案。乃地方廳對於本案仍不詳加研究。但就楊錦山賣與丁兆銘之地。經吳縣斷令退價作廢之契紙。駁其六點可疑。一謂契上於祖產二字之旁。添自置己產四字爲不符。不知楊錦山上首老契。原賣主口氣。或稱祖遺。或稱自置己產。愚民無知。以爲須照前契雙行並註。亦意中之事。二謂第字誤寫等字。三謂楊錦山名下同子春林四字。係隨後添入。墨色不同。四謂地保契上所畫之押。與担代上之押不符。五謂吳縣印文模糊。六謂上首老契。或稱祖產。或稱自置己產。顯然衝突。不知上首老契。賣主各不相同。係祖產則書祖遺。係自買者。則出售時書自置己產。人既不同。情自各別。何得疑爲自相矛盾。况丁兆銘買楊姓之產。於光緒二十三年投稅。驗其契尾。灼然無疑。何得挑剔一二字之偶錯。印文之模糊。而硬指已稅之紅契爲僞造乎。且此契業已退價作廢。卽使再摘出若干疑竇。於本案亦全不中肯綮。楊錦山所執尙有乾隆及道光時紅契二紙。光緒年間余賣與錢錢賣與楊之白契二紙。何以一筆抹煞。而

專就已經作廢之契。嚴加指摘。殊不可解也。總之此案詳究巔末。一般地販。無不通同一氣。最初陳秉哲控告馬芹眉僭佔基地。馬芹眉到堂供稱。包造史壽卿房屋。係雙開間門面兩進。有紅契爲憑。且載明丈尺。每間開闢止有一丈。並未侵佔陳地。乃對於陳案。馬芹眉雖如此供法。而史仁卿又與弟壽卿聯名稟控。馮丁兩姓佔其基地。則又主張有三開間四進之地。及調契丈勘。種種不符。史姓謀敗。又化出許義椿告丁龔兩姓侵佔基地。其意仍專注在丁姓。不過以龔爲陪客耳。迨縣批圖董呂甲查明稟覆。稱龔甫卿買張世英三開間三進基地。而龔自遞摘釋狀。則謂並無絲毫基地在穿珠巷內。於是許義椿之計又敗。遂一面由張世英出名稟控丁兆銘佔僭基地。一面由許義椿以案懸二十個月未了。稟請將存案之張馥堂契據領出。自向丁龔兩姓清軋。夫龔姓明明自認無絲毫基地在穿珠巷中。則卽絲毫未佔許姓之地。尙何向龔姓清軋之有。及契既領出。又化出王晉卿稟稱。憑中賣得許義椿故岳張馥堂基地四間。東首被丁姓佔去。經前吳縣以究竟侵佔若干。未經聲明。並未將契照呈驗。批斥不准。及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王櫃又遣抱王升補呈所買張馥堂基地契據。查核該契。係光緒三十一年八月間成交。契上書明交出同治年印照一紙。善後局三聯單一紙。對首白契一紙等語。但許義椿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間。控丁龔兩姓侵佔基地。卽將印照契紙三件黏呈在案。直至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始以案懸二十個月未結。稟請將契領回。自行理楚。然則三十一年八月間單契全在吳

縣卷內許義椿何從出賣與王樞。又何能將單契同時交出乎。且前此王樞與張世英。皆告丁姓侵佔基地。同是三開間一進之地。而有兩人主張權利。一經核對。立即敗露。況張世英所稱三開間三進之地。前兩進尙毫無着落。所以張世英又變計。兼告丁王二姓。則三開間三進。方得完全。若不兼告王樞。則三開間三進不全。三開間三進不全。便不能拆楊錦山第三進之屋。故至于楊契約解除之後。張世英王樞原被兩造合謀之情節。完全顯露。詎知王樞之屋。只有兩間門面。仍與三開間之基地不符乎。卽如李黼卿出而主張權利。張世英始終無一語提及。將該地賣與李黼卿。其存案契據。亦無賣與李黼卿隻字之憑據。而王樞狀詞內。反認龔甫卿爲張世英作原中。將三開間三進之地。出賣與李黼卿。名爲與張世英涉訟。實暗爲張世英主張。尤爲狡變。百出。王樞與張世英合稟。明明謂張地賣與范潤瀾。已與范面商允洽。何以到後來又謂龔甫卿作中賣與李黼卿乎。細察案情。不但李買張地。王買許地毫無其事。卽張世英始終未一到案。忽官忽幕。忽游學。王樞忽謂與晉卿爲一人。忽謂晉卿爲胞弟。有時合三人爲一。有時化一人爲兩。卽訴訟主體。亦屬子虛。烏有此等地販蟻棍。糾合串訟。致丁楊陳三姓受累十年之久。殊堪痛恨。除楊錦山所執契照核其契地方向間數四至允屬針孔相符。准卽具領執業外。王樞及李黼卿存案各契。情節支離。漏洞百出。應將該契據扣留。吳縣地方廳原判決一味顛預。殊欠允洽。應卽全部破毀。更下新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五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焜

書 記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章秉圭控張伯藍匯款不還一案

控告人 章秉圭年三十一歲華亭人住西外二圖錢業

代理人 孫潤宇律師

黃守孚律師

被控告人 張伯藍年二十三歲華亭人住澤潤橋儒業

代理人 狄梁孫律師

陳則民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理由不充分。駁回之。仍照原判決。被告張伯藍無履行債務之義務。匯失之款。應由裕泰莊經理人章秉圭自向義善源理處。訴訟費用。歸原告人章秉圭負擔。此判。

事實

被告張伯藍。於辛亥年二月初九日。以銀五千兩合洋七千三百元。託松江裕泰莊經理人章秉圭。由信成銀行電匯北京。報效江皖賑捐。章秉圭欲求匯費之從廉。不由信成電匯。而於十五日。改由義善源電匯。義善源於二月二十一日倒閉。此項匯款。遂亦被倒。時張伯藍已赴日本留學。經伊母屢索匯款回音。得悉此款已因改匯被倒。即託費淡人向章詰問。章允即重匯五千兩合洋七千三百元。並開列於張與裕泰往來之摺上。而另書立一筆據。略謂前款因改由義善源電匯。已被倒去。今報効期限已近。恐誤功名。敝莊當照原數再匯。以應急用。一面向義善源理處。日後一切費用。如有耗折。悉憑費淡人公斷云云。民國元年元月二十五日。章秉圭忽向前松江軍政分府司法部呈訴。以張伯藍借莊款匯京逾期。本利無着。請為追繳。而絕不提及前款改匯被倒之事。張伯藍辯訴。則謂前次匯款。因章違反本人意思。致生危險。自應由張負責任。該款

係屬賠償。並非借款。有筆據可以證明。迭經司法部及華亭地方審判廳命令證人費淡人用理勸無效。五月初三日。該廳公開言詞辯論。由章秉圭呈出裕泰莊信稿簿。指出二月十六日該莊通知張伯藍改匯之信稿。以證明非違反本人之意思。而當庭查核此信稿。確係偽造。遂下判決。斷定張伯藍無履行債務之義務。且將偽造之稿簿。扣留移送檢察廳起訴在案。章秉圭不服。委任代理律師孫潤宇等提起控告。張伯藍亦委任代理律師狄梁孫等辯訴到廳。本廳於九月初六日開庭集訊。兩造代理律師辯論移時。其所主張之理由。與書狀無異。詳載辯論筆錄。茲不復贅。

理由

本案最重要關鍵。在於責任有無之問題。一經解決。則對於第二次匯款債權債務之關係能否成立。自不難迎刃而解矣。查商業習慣上莊號承匯款項。無論匯至何處。必得取收受匯款者之收據。責任方能解除。否則不論發生何種危險。均由承匯之莊號完全担負。而於託匯之人無涉。該控告人既受被控告人之囑託。爲匯款至北京。並言明交由法政學堂學生費潤泉收受。則對於所匯之款已担負完全責任。非取得費潤泉之收據不能解除。今該款明明爲義善源倒去。又未取得收據於費潤泉。則該控告人焉能免得賠償之義務乎。况被控告人原由指定信成電匯。該控告人竟違反其意思。而改由義善源。事前既未商議。事後又未通知。就法

律上言之。匯失之咎。斷無可辭。賠償之責。更無旁貸矣。至於匯費從廉之說。卽果出於被控告人之要求。並無磋商之餘地。事實上如有困難。該控告人拒絕之可也。既承諾矣。匯費之廉否固與責任之有無。風馬牛不相及。又安能因此而爲不負責任之主張乎。然則款項匯失。當然由該控告人賠償。而再匯之款。自係賠償的性質。而非借墊的性質。觀筆據中敝莊當照原數再匯一語。益可證明。蓋有匯失之因。故結賠償之果。卽絕不得強分爲二事。而謂一係匯款一係借款耳。不然該款既開列於往來摺上。何必另立一筆據乎。而該控告人於司法部起訴時。又何以不敢提起前事乎。該控告代理律師猶謂對於被倒款項。裕泰莊僅負幫同理楚之義務。試問被控告人對於倒款之義善源。能否有直接交涉之權。而筆據中是否載有一面向義善源理楚之語。該莊當時又曾否有獨在前上海道及商部稟追之案。事理顯明。不容爭辯。總之裕泰與義善源確有債權債務之關係。而控告人與被控告人則無所謂債權債務之關係。斷然無疑。至僞造信稿。業經原審判廳移送同級檢察廳起訴。不在本控告事件範圍之內。毋庸置議。本廳以上述理由。特爲駁回控告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六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澆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書 記汪錫爵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朱吟舫控葉彤孫定貨不出一案

控告人 朱吟舫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孫潤宇律師

被控告人 葉彤孫年 人住 業

代理人 狄梁孫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人所提出之原證據不確實。應仍照原判決辦理。訴訟費用。歸控告人朱吟舫擔負。此判。

事實

緣裕泰紗廠於前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三十四兩日。向永茂慶泰源恆義協等花行定購子花一千三百担。該

行等於是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解交子花四百八十六担。其餘八百十四担。正擬照數解交。忽該廠於二十五日。亟囑緩解。嗣後該行等屢次催告。均置不理。洎提起訴訟後。諭交商會理處。該廠亦抗不到會。其所持之理由。則曰紗廠習慣成交後。逾一禮拜不交清。定貨卽作無效也。且九月初二日。曾寄函作罷。其買賣契約已經解除也。後經常熟審判廳開庭辯論。證明該廠定貨悔賴。斷令應負賠償之責。該廠不服判決。委任律師孫潤宇控告到廳。并呈出永茂花行九月初十日承諾解除契約之信函。作爲最有力之主張。而該行等亦委任律師狄梁孫等辯稱。此信於第一審時并未提及。推定其爲偽造等語。本廳開庭審訊。證明前項事實無誤。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原告人提出永茂花行承諾解除契約信件一函。其可疑之點有三。查商人往來信件。無不加以意保存。况此承認定花作罷之函。關係尤爲重要。詎有爲時未久而竟遺失之者。且詎有此等重證。不提出於第一審及商會理處之時。必待提起控告乃謂因徧搜證據而始得此復函。其可疑者一。查此函筆跡。與同時附呈五函之筆跡不相符合。且函中多係文言。又與五函之隨意揮寫毫無矜持者不同。其可疑者二。查原狀稱通知作罷之函。係發於九月初二日。若果能得永茂行等之同意。則其復函當不出三數日內。何以遲至初十日始

有此承諾之表示乎。其可疑者三。有此三大疑點。則此函之確實。已可概見。再進一步言之。函中語氣。并無承認作罷之意。即使確實。亦無控告人主張解除之餘地。而况其并不確實乎。總之紗廠之費本。較大於花行費本家。能操縱小費本家。經濟學者常慮及之。故當其成交而不定期限也。因亂而函囑緩解也。該控告人早存操縱之心。此固無辭可以解免者。原判決斷令賠償損失。洵得情理之平。本廳基於上述之理由。特下駁回之判決如主文。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澐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錢關福與袁壽康嗣產糾葛一案

原控告人 錢關福

代理人 楊蔭杭律師

被告 袁壽康年三十一歲人住 業

代理人 唐慎坊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不盡允洽。變更之。錢許氏遺田九十七畝零。應酌提二十四畝。分給袁壽康執業。其餘均作爲錢關福嗣產。着兩造邀同公正親族。按照判決分配。訴訟費用。歸錢關福袁壽康分担。此判。

事實

以婿作子。袁已改從錢姓矣。錢關福爲錢許氏之遠族姪孫。因錢許氏曾與其父仲山爲盜賣田產涉訟。故不願以爲嗣孫。錢許氏卒。袁壽康自以異姓不得亂宗。復姓袁氏。而議立關福爲錢許氏嗣孫。將遺產中分之。錢仲山意猶未慚。卽同錢三茂等以袁壽康吞產亂宗。控經前常熟縣魁批飭理處。光復後。經常熟地方審判廳判決三分錢許氏之遺田。以一分作爲壽玉奩田。一分作爲錢許氏祭田。一分作爲錢關福嗣產。錢關福不服上訴。謂常熟審判廳不許調查證據。又以判決書中援用日本條文爲不合法。且稱錢許氏有首飾現洋等。均被袁壽康夫婦捲去等語。經本廳開庭辯論。原上訴人代理律師援舊律立嫡子違法條。有義男女婿爲所後

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酌分財產之例。謂壽玉乃義女非義男。袁壽康乃義女婿而非女婿。何得分給財產。被上訴人代理律師則主張此律專爲血統而設。法重在義男。女婿不得爲嗣子。至於酌分財產。則相爲依倚十有餘年。揆之情理。何不可酌分之有。况錢關福之父。本與錢許氏有隙。而錢關福亦係遠族無服。應請仍將遺產平分。其餘證人錢仲甫錢三茂錢關松及瞿鶴庭之證言。大都謂錢許氏身後有數千金及衣飾等。爲袁壽康夫婦捲去。其言大同小異。且均係傳聞之詞。未能一一指出確鑿憑據也。

理由

本案錢關福之承認。袁壽康承認之。袁壽康與壽玉之爲正式婚姻。錢關福亦承認之。故關於承認一節不生問題。至證人等所陳述。無非謂錢許氏有現洋數千元及衣飾等物。其現洋且有趙錢氏親見之。因生產不能到庭作證。但爲區區數十畝之田。尙且纏訟不休。果有許多現洋。恐未能如此太平。况原上訴人代理律師。謂錢許氏人極精細。銀洋另有一櫃。扁鍵甚密。雖壽康夫婦亦不得輕見。而謂趙錢氏偶來問病。卽親見抽屜內現洋八百元。床柜內現洋一千五百元。一若曾爲極精細之錢許氏代點數目者。卽使出庭作證。明眼人豈能輕信耶。惟原狀旣稱現洋首飾衣服。給與玉妹作爲酬勞。亦姑作爲錢關福之慷慨拋棄。可以不必深求。然則本案扼要之爭點。卽應解決袁壽康夫婦能否酌分財產之一問題耳。原上訴人代理律師主張義男非義女。

義女婿非女婿似矣。不知名律例云。稱子男女同。此五字至爲重要。律文正條。明明有養子字樣。實兼養子養女而言。養子既兼言男女。卽對於養女之夫。更無區別女婿與義女婿之必要。此全律文所以並無義女婿三字也。至此項條例。一面防止異姓亂宗。一面又爲防止嗣子驅逐爲所後者所喜悅之義男女婿而設。故既聽其相爲依倚。並准酌分財產。假使錢許氏今日尙在。試問錢關福立爲嗣孫。得主張袁壽康爲義女婿而驅逐之否。况律稱他人遺棄子女雖異姓。聽收養卽從其姓。育嬰堂卽收養人家遺棄子女之一機關。錢壽玉四歲時。卽向育嬰堂抱得。實係間接收養異姓之女。當然從錢氏之姓。卽與親女何異。至日本條文雖不能援引。而法理則何嘗不可採取。日本法養子自緣組之日起。取得嫡出子之身分。則養女自緣組之日起。亦當取得嫡出女之身分。然則以新法理言。對於養女之夫。亦更無區別女婿與義女婿之必要矣。袁壽康夫婦與錢許氏相倚十餘年。况前已曾改姓錢氏。有選舉冊可憑。不願以異姓亂宗。於錢許氏故後。復姓袁氏。議立關福爲錢許氏嗣孫。實係明白道理。按諸法理。揆諸人情。自應准其酌分財產。惟既曰酌分。則爲數目自不得過鉅。原判決於壽玉出嫁十餘年後。撥給奩田。顧名思義。亦有未合。至錢關福既已立爲錢許氏嗣孫。當然承此一房之祭祀。乃於嗣產而外。又撥一分爲祭田。徒令族中之眼熱者妄生覬覦之心。本應爲杜絕糾葛起見。故於酌給袁壽康田產二十四畝外。餘均作爲錢關福之嗣產。不另立祭產名目。特變更原判決。另下新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十四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長呂世柞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錄事吳大灤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朱金大與崔維植貨款糾葛一案

控告人 朱金大常州人年五十一歲住延改鄉周家巷業南貨

代理人 沈復律師

被控告人 崔維植常州人年四十二歲住西瀛里源大盛紗莊業紗莊

代理人 劉志馭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朱金大所欠崔維楨銀五百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除自辛亥年正月起到壬子年二月底止。計利息銀九十六兩四錢四分三釐。諭令崔維楨情讓外。淨欠銀四百十六兩二錢九分二釐。着朱金大限於本年陽歷十月底繳銀二百零八兩一錢四分五釐。十二月底繳銀二百零八兩一錢四分五釐。給崔維楨具領。訴訟費用。歸朱金大負擔。此判。

事實

緣控告人朱金大。前在周家巷鎮開設朱恆源紗布莊。向源大盛購紗。立摺往來。歷有年所。銀貨兩清。並無異議。惟己酉庚戌兩年積欠未償。而恆源即於庚戌年終閉歇。延至辛亥年七月止。共欠本利銀四百五十六兩八錢三釐。崔維楨屢向催索。並由商會理處。均歸無效。民國元年正月十六日。遂起訴於原審判廳。其欠本利銀。訖起訴之日。共四百九十兩八錢七分一釐。有摺可查。經該廳傳案質訊。按摺核算。朱金大所欠源大盛紗莊及利息。以本年舊歷二月底爲止。除已還外。實計銀五百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當於五月初九日判決。令朱金大照數分兩期繳償。朱金大不服。委任代理人律師沈復提起控告。據稱西戌兩年。向源大盛取紗四十八件半。每件價銀一百餘兩。前已付過七千元。折合五千兩之數。餘欠均是利息。且係利上加利之息。而於恆源閉歇之後。利息仍照十足計算。於理至爲不平云云。而崔維楨委任代理人律師劉志勳辯論紗業利微。貨

物出門。逾五日不繳現金。卽行起息。按月一結。悉照莊息十足計算。此係同業議定行規。議據呈驗。况買賣時。又經雙方預約。照例履行。現在朱金大積欠之款。內有貨價銀四百三十餘兩。利銀僅七十八兩。且紗莊借款。營運所有利銀。均係代墊莊息。勢難讓步云云。兩造爭論之點。供狀相符。並經當庭查核清摺議據。足以證明。前項事實無誤。

理由

本案爭點。在積欠貨銀。按月照莊結算利息。是否爲紗業之特別習慣。與朱金大結欠源大盛之款。是否盡屬利銀。本廳查閱紗業議據。確有貨銀逾五日不還。照莊算息。按月一結。讓者議罰等規條。往來摺上亦有彼此訂明。批貨起期。利息照莊十足等字樣。然則此種按月計息之習慣。不但紗業所通行。商會所允許。卽購紗者亦一律承認。自當發生効力。朱金大既承認於先。何能翻悔於後。而以個人之異議。破毀全業之定章乎。至於積欠之數。朱金大以爲兩年中所取之貨。共合價銀五千餘兩。而付過七千元。正足相抵。則此項當屬利銀。不知此付過之七千元。薙付乎。抑零付乎。取貨時按價而完全付之乎。抑取貨後逾期而陸續付之乎。紗業習慣。既屬按月結算。則所欠之數。當以每月分算之。不當以兩年總算之也。且當就每月終配合利銀平均算之。不當就兩年內專提本銀籠統算之也。然則朱金大對於帳款自由計算。殊與事實不符。其爭論固毫無價值耳。

總之崔維楨要求結欠本利照數清償頗爲正當。但調查該控告人朱金大自恆源紗布莊閉歇後。生計維艱。僅存百餘金資本之南貨店。並房屋三間。此外一無所有。且該莊已於庚戌年終閉歇。而自辛亥年正月。起至壬子年二月底止。每月加算之利銀。仍須負擔。力有未逮。情亦可矜。故特勸令崔維楨將此年餘應算利銀。全數讓免。以示體恤。崔維楨當即應諾。本廳基此理由。因變更原判決。而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十七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長呂世澐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書記王錫爵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戈子才控楊仞千等誣控欠款一案

控告人 戈子才

代理人 錢祖勸律師

被控告人 楊仞千

代理人 孫靈圻律師

許卓然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理由不充分。駁回之。應仍照原判決辦理。訴訟費用。歸戈子才擔負。此判。

事實

緣楊仞千嚴亮齋戈子才朱蓉海四人。於庚戌年十月合股開保大昌米行。各出資本金六百元。公舉嚴亮齋經理銀錢。朱蓉海經理店務。至辛亥閏六月底。以虧蝕過鉅。合議拆股。戈楊嚴三姓均拆出。歸蓉海一人營業。立有拆股據爲憑。及保大昌歇業。楊仞千以當時拆股資本固已全罄。而往來各帳。則尙未能一時清結。所有結欠莊款存款。不能一人獨任。訴請司法部追繳。移交商會集議核辦。戈子才以執有拆股據在先。堅不允許。楊仞千又起訴於無錫地方審判廳。以戈嚴楊三人同執有拆股據。楊仞千代擔之款。嚴亮齋既已承認。況有商會移覆可憑。確係七月以前之欠款。斷令楊仞千攜同帳摺各據。邀集嚴亮齋戈子才朱蓉海等同往商會

核算。照四股勻攤。戈子才不服。委任律師錢祖勤上訴到廳。經本廳指定日期。開庭辯論。上訴代理律師聲稱。戈子才對於保大昌。早經拆股。拆股據內明言通盤結算。則二千四百元以外。別無他款可知。又言由戈嚴楊等照數認訖。一概清楚。則無他項虧空可知。並聲明自七月朔日起。歸與朱蓉海獨自經營以後。行中一切紅帳黑帳盈虧。均與戈嚴楊無涉。今於拆股據後。無端發生據內未經聲明之各項欠款。本律師斷難承認。被上訴代理律師辯稱。本案所爭欠款。當問其確有此款與否。且是否楊一私人所用。抑係爲保大昌行中代用。而所用之款。是否在七月朔日以前。如果確係七月以前。由楊切千代保大昌挪用之款。卽不能以拆股認爲抵制。况嚴楊二人亦因恐怕虧本。情願拆股。與戈子才處於同等之地位。如此款係朱蓉海一人所欠。楊嚴二人均承認有此欠款。戈子才一人不得獨生異議。至拆股時尙有往來款目未結。不將拆股據中註明。疎忽勢所難免。此乃商家法律知識不發達所致。然本律師以爲此項拆股據。乃股東之對內關係。不得以之抵抗第三者。戈子才雖執有拆股據。而欠款旣在拆股之前。自應負連帶責任。對於各債權者。不能生何等之効力也。

理由

本案之爭點。在證明楊切千所擔任之款。是否確爲保大昌所用。且是否確係七月初一日以前。戈子才卽不能持拆股據爲抵制。果係確有此款。戈子才卽不能以未成年不解看帳爲脫卸。况戈與嚴楊朱三人。先立開

店合同。後立拆股據。爲種種完全商業上之法律行爲。拆股後忽欲以未成年爲取銷地步。斷難有效。且如並拆股據亦認爲無效。則七月以後之債款。皆得爭向戈子才索取。豈不反受其累。所以未成年一層。上訴審代理律師亦聲明並不主張也。惟原判書謂戈子才之存案登報。係屬有意取巧。預圖抵制。查戈子才之登報存案。乃因孫義茂等銷售米豆等款。向戈訴追而設。此項交易。已在八月初間。去拆股時已有一月有餘。則戈子才之存案登報。亦屬正當辦法。向使孫義茂等向嚴楊二人訴追。亦必如此辦理。原審衙門未經細核。卽據商會覆文。以此歸咎戈子才。無怪戈之不服矣。但此項欠款。既確在七月之前。流水及盤總帳註明確有此款。戈嚴楊三人。均係已經拆伙之股東。嚴楊二人均已認有此款。以公理言。自應服從多數。况嚴楊二人。亦決無作法自弊之理。則戈子才不能置身事外。灼然無疑。惟如何分擔款項之處。實爲本案重要之關鍵。查商會移覆司法部原文。聲稱該行迄舊歷八月底停歇爲止。除各棧貨虧四千數百元另計外。實欠客款莊款存款共計六千一百數十元。內除朱蓉海私虧三千二百數十元。淨虧洋二千九百餘元。責任朱蓉海歸收可持帳款五百餘元相抵外。其餘由股東各再繳洋六百元。合計二千四百元。爲償款之計。此皆該股東及各代表公議理償辦法等語。是據商會移文。似乎各股東所應認繳者。每股再繳六百元。卽可了結。前楊切千在司法部呈稱計欠怡昌莊洋一千八百另六元五角六分五釐。楊清記存項一千元。又梅記貨款洋五百九十七元二角四

分五釐。又將行中生財頂首作抵洋六百元。共計四千另三元八角另一釐。兩月欠息。均不在內。第一次呈無錫地方廳訴狀。數目亦同。本年五月初九日。又補狀聲明生財頂首六百元。店既閉歇。可以底貨變賣作抵。故於四千另三元八角另一釐之數內。除去六百元。另加入怡昌莊息二百三十元。楊清記息洋五十六元。梅記息洋七十二元。共計息洋三百五十八元。通共實欠本息洋三千七百六十一元八角另一釐。但查商會移覆。係在楊切千呈訴司法部之後。由司法部批令商會核議所定之辦法。現在分擔款項。應以何者爲標準。自非仍由商會原議之人並邀同戈嚴楊朱四股東公司清算集議。不能理處。戈子才既能訂立拆股議據。自能向商會查看帳目。卽不懂商情。亦應約同深明商務之人前往清理。諺云。有帳算不蝕。商會爲公共之關機。斷不任意偏頗。貽人口實。本廳爲維持商務並平均保護雙方利益起見。仍照原判決。着楊切千攜同帳摺各據邀集戈嚴楊等同往商會。憑帳核算清楚。照四股勻攤。特詳叙本案理由。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長呂世澆

推事王樹榮

推事熊煜

書記歸宗藻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蔣沈氏與蔣陳氏遺產糾葛一案

控告人 蔣沈氏年四十一歲人住上海吳家弄集益里

代理人 金泯瀾律師

朱毓珍律師

被控告人 蔣陳氏年四十七歲人住上海公義碼頭護守里

代理人 狄梁孫律師

巢堃律師

參加人 蔣培杖年 浙江奉化人住上海

代理人 陳則民律師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未盡允洽。變更之。蔣國楨之相續人。按照議據立培械爲長。培杖爲次。所有遺產作爲十成分派。除國楨親生女應酌提二成爲奩田外。培械培杖各得四成。着卽邀同親族依據判決。將財產契據平均分配。以杜爭端。培械應得之遺產。暫由蔣陳氏管理。培杖所應得者。暫由蔣沈氏管理。蔣國斌暨國祥。均不得干涉。訴訟費用。歸兩造分擔。此判。

事實

蔣國楨浙江奉化人。其父賈於上海。因遷居焉。生三子。長國楨。次國斌。三國祥。國斌一子名培械。國祥自幼出嗣堂叔。生三子。長名培杖。而國楨妻陳氏。故病革時。曾邀憑親族析產。創立草議。及二月中分書作成。國楨已不及見。由陳氏令兼祧嗣子培械簽字各執。先是國斌國祥覬覦國楨遺產。爭以其子入嗣。國楨入殮時。嗣子尙未定。權由女瑞英成服。迨分書成。乃議立培械爲長。培杖爲次。然斌祥均有未厭。陳氏沈氏亦各有所愛憎。而訟端由此起矣。國楨之納沈氏也。在光緒二十六年。婚帖媒妁俱備。儼然以妻禮待之。與陳氏別室而居。故二婦積不相能。斌祥因而各爲左袒。國楨身故未久。沈氏遂以國斌謀吞遺產等情。具控於前上海縣。該縣誤認沈氏爲國楨之妻。未將該案內容悉心研究。但以國斌避不到案。遽於宣統三年五月間通詳立案。將國楨遺產斷歸沈氏執管。並准重給印單。未及執行。民國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經蔣陳氏向上海地方審判廳呈

訴各情。該廳集訊人證。依律判決。蔣沈氏不服。委任代理人陳則民參加訴訟。具狀前來。復行定期續開辯論。片請檢察官蒞視。其當事人等所述詳具筆錄。茲特酌敘於左方。

(甲)原控告代理人略稱蔣沈氏入門時。係爲妾。後因蔣陳氏犯姦離異。卽升爲正妻。對於取得管理財產權。有三點足以證明之一。前清上海縣堂諭及印諭可憑。二。蔣國楨臥病時析產之圖。使沈氏代拈。是爲妻權行使。三。親族來往。均認沈氏爲妻。而蔣陳氏犯姦。有謝伯瑩所具結及遺下小帽一項。內有國楨筆記。時日均屬確證。切結中未明白詳敘者。乃爲顧全顏面起見。其離異未立憑據者。亦爲顧全顏面起見。且查舊律縱容妻妾犯姦者。當然離異。至於分書議定各條。自屬有效。惟立嗣一條。不能承認。

(乙)被告代理人略稱蔣沈氏自言入門。卽係爲妻。控告代理人在第一審時。亦不認沈氏爲妾。現忽謂係先妾後妻。顯然矛盾。至謂蔣陳氏犯姦。實無其事。所提出之證物。與陳氏毫無關係。既未犯姦。何從離異。况離婚須有一定之條件。確實之證據。豈能憑空主張。由身分上言之。陳氏是妻。沈氏是妾。陳氏當然有管理財產之權。沈氏無爭執之餘地。前上海堂諭印諭。既屬偏頗。自不能生效力。若分書上議定各條。控告代理人既皆承認。何得獨否認立嗣一條。且此議據經雙方承認。並已照議履行。更何得當事人之意思。而欲破壞已履行之議據乎。

(丙)參加代理人略稱蔣國楨臨終時。親書要嗣子小牛五字。小牛卽培杖也。可見培杖已取得相續人之資格。並有訃聞呈驗。現在培杖尙未成年。嗣產因由蔣沈氏代管。因蔣陳氏向不在家。不能管理。國楨既有立嗣親筆。點示不嗣二房之子。而分書上忽牽入立嗣一條。自難承認。

(丁)被控告代理人又稱訃聞是一種印刷品。何得作爲有力之證據。所云蔣陳氏向不在家。不能管理財產。事實上殊無根據。法律上亦無規定。查據舊時律例。大宗無子。小宗以長子承繼之說。則培杖實無承繼國楨之理。

理由

本案爭點。目的在管理財產權。原因在承繼問題與身分關係。而審判上之手續。當以身分關係爲前提。以繼承問題爲主體。則管理財產權應屬何人。乃可得確當之解決。試根據上述事實。並查核當事人等所陳述及所提出之證物。而爲分別說明之。

(一)身分關係 蔣沈氏是妻是妾。要以蔣陳氏曾否犯姦離異爲標準。蔣陳氏曾否犯姦離異。要以有無切實證據爲標準。蔣沈氏呈驗之證物。一切結。一小帽。當庭檢查舊布小帽內粘一長二寸許寬五寸許之白紙條。上書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夜半。大房遺下云云。並無書者姓名。大房二字。亦不知何指。且據稱陳

氏犯姦。係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夜。所呈切結中亦註明二十五日而此紙上乃爲二十六日夜半。殊與情理不合。捏造無疑。至謝柏瑩所立之切結。語甚含糊。卽謂係因姦情而行姦爲何地。相姦爲何人。均未指出。且國楨實行一切結中。既無國楨名字。又稱三表兄。則此切結不獨與蔣陳氏無干。並與蔣國楨無涉矣。而乃飛頭借面。以曖昧事陷人。妬婦無知。一至於此。離異一層。尤無絲毫證據。但以陳氏別居。國楨不以人齒爲言。夫國楨既偏愛沈氏。則陳氏失寵別居。冷暖相形。事所恆有。豈爲人妻者。一不見容於夫。卽可指爲已經離異耶。要知國楨雖曾剝奪其妻應享之幸福。並未曾取銷其妻固有之名義。而律無二妻。蔣沈氏自居於妾之地位。無論國楨如何優待之。親戚如何趨承之。絕對的不得抬高其身分也。又控告代理人引舊律縱姦一條。以爲當然離異之證。須知蔣陳氏犯姦莫須有之詞耳。乃捕風捉影。竟以已死之蔣國楨。坐以縱姦之罪。誠莫測其何心矣。

(二)繼承問題 培械培杖應愛並繼。分書議定。律有專條。陳氏爲蔣國楨之妻。雖有選擇嗣子之權。尙不得違反其夫之意思。沈氏妾也。更何得徇愛憎之私。而欲破壞成議乎。蓋分書雖成於國楨死後。而草議實定於其未死之前。推定其對於立嗣一條。必無異議。況三房析產。均已照議履行。則此分書卽全許發生効力。沈氏及培杖又何能獨否認立嗣一條。而持不辯真僞之片紙。爲嗣子之根據乎。查所執片紙。紅色。長不及五寸。寬

不及二寸。上書要嗣子保福五字。旁註小牛二字。另行書小牛保福四字。其小牛保福是一是二。究係何人。何以不直書譜名。姑弗深論。第問此無姓名無印押無證人之片紙。果可信爲國楨親筆乎。果合於遺言之方式乎。夫分書中親族列名者十五人。已畫諾者得半數。其未畫諾者有無別情。殊未可知。而控告代理人參加代理人猶藉口獨指立嗣一條爲無効。乃於此無姓名無印押無證人之片紙。反視爲神聖重大之遺言何耶。尤可怪者。控告代理人等對於分書。聲明獨否認立嗣一條。而該條前一條。言嗣事務宜遵守族例勿得違背。後一條。言給長孫培植英洋六千元云云。又皆在承認之列。當庭呈出之片紙上書要嗣子保福小牛數字。而訴狀中抄粘證物所指爲國楨之親筆遺囑。又係阿牛吾子也。五字恍惚支離。未免心勞日拙矣。

(二)管理財產權 培植培植。皆蔣國楨之相續人也。對於國楨所遺財產。當然爲權利之主體。現未成年則所應得之嗣產。又當然由其嗣母管理。蔣陳氏爲國楨之妻。卽爲培植培植之嗣母。管理財產權自應屬之。雖相續人本生父如國斌國祥者。猶不得過問。况被相續人之妾沈氏乎。雖然。就法律言。固應爾矣。而就本案之事實言。則爭管理權者。表面上但屬陳氏沈氏。而主動力實在國斌國祥。各欲以子後兄。無非垂涎財產。既不能達其目的。必因染指之謀。時爲掣肘之計。若併將培植二人應得之財產。歸陳氏一人管理。恐非徒國祥貪心不死。卽國斌亦難保無他。而沈氏又安能默爾而息耶。然則蔣陳氏欲完全行使其管理權。勢必不能。況培

杖已表示不欲陳氏管理其財產之意思矣乎。此不得不爲維持人民私益起見。而求一善處之方者也。由是觀之。原判決正名定分。斷令蔣陳氏保管蔣國楨受分之財產。蔣沈氏隨蔣陳氏同居過度。誠不失爲正當。但合察各方面情形。以解決本案之爭點。則判決尙有未盡允洽者。沈氏爲人。似非柔順。對於陳氏夙等尹邢。又經構訟。原將來同居異志。詭詐相尋。不釀成惡果不止一也。國楨遺產雖歸蔣陳氏保管。然嗣子未經確定。權利究屬虛懸。斌祥兄弟必因爭產爭嗣。同室操戈。風潮疊起。患無已時。二也。此皆於本案當事人雙方之利害。及蔣姓前途之禍福。關係匪輕。並非認認過慮耳。至於蔣沈氏謂陳氏母女浪費暨房產已因國楨喪費抵押等語。原判決理由書中。業經明白指駁。無待贅言。

查本案之繫屬於前上海縣也。該縣不察案情。不依法律。徒聽信一面之詞。以專制手段。以懲治蔣國斌。而認妾爲妻。置陳氏於不顧。且未經對席辨論。雖有堂諭印諭等件。又未執行。何能發生効力。而沈氏乃持以主張權利。寧非大惑耶。

又查蔣國楨死時。係由其親女瑞英成服。此女現尙在室。而國楨遺產盡行分配歸於嗣子。則奩資無着。亦非情理之平。當經蒞庭檢察官請求准予酌分遺產。以免向隅。本廳基以上所述理由。並詢得檢察官之同意。特變更原判決。而下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澇

推 事熊煜

預備推事李堯階

檢察官章世葵

錄 事吳大鑾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王氏與張治昌嗣續糾葛一案

控告人 張王氏年四十九歲奉賢人住 業

代理人 陳則民律師

被控告人 張治昌年三十三歲奉賢人住齊賢橋鎮河北張宅業

輔佐代理人 阮志道律師

親族證人 張廷弼年 人住 業

張治泰年 人住 業

余菊生年 人住 業

褚蘭堂年 人住 業

媒 人 王淡生年 人住 業

陳氣豪年 人住 業

關係人 尤葵石年 人住 業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應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決不合法。破毀之。張王氏之女品仙姑與尤葵石之子希伯結婚。既有張王氏尤葵石主婚。並有媒妁婚帖。當然有效。張治昌之子承嗣張王氏。並無繼書。絕對的不生效力。嗣子應由張王氏自行選擇。其所有財產。應由張王氏自由處分。張治昌暨張廷弼。均不得干預。訴訟費用。歸張治昌負擔。此判。

事實

緣張王氏夫張蓮君故後無子。僅一女名品仙姑。年已及笄。即應相攸遺嫁。今年正月。始憑媒王淡生許字於

尤葵石之子希伯爲妻。先是張王氏之姑張于氏在日。曾於所有糧田一百八十餘畝內。提出六十四畝作爲品仙姑嫁時奩田。立有撥給據爲憑。詎料張治昌以其子功全應出繼張王氏。對於所撥奩田生妬忌心。而對於此次婚姻。亦復多方阻撓。意者婚姻不成。張王氏全部產業。皆在自已掌握中矣。故於品仙姑訂婚之後。張治昌卽盤踞張王氏家。拉收租米。並自招佃戶耕種田畝。張王氏迫不得已。於三月分以前。情呈訴於奉賢民政署。正在傳訊間。適該縣審判廳成立。張治昌砌詞具訴於該廳。以爲先發制人之計。其所恃之理由。則曰品仙姑曾與尤葵石長子南伯結婚也。張王氏曾與尤葵石秘密通姦也。其子功全。曾出繼張蓮君爲義子也。所有田產。曾被尤葵石王淡生串賣不少也。種種大題目。固覺娓娓動聽。試證以張王氏之陳述。竟無一不與事實相反者。乃該廳爲其所朦。遽下撤銷婚姻。選立嗣子之判決。張王氏不服。委任代理人控告前來。經本廳開庭辯論終結。應卽判決。

理由

將欲解決本案之爭點。必先將張治昌種種荒謬之處。一一加以指駁。而後品仙姑之婚姻能否成立。張功全之承嗣是否有效。自不煩言解矣。檢閱原卷。張治昌訴稱張王氏年輕寡嫠。被尤葵石誘惑通姦。醜聲四播。廉恥喪盡。無異禽獸云云。查張王氏年已四十九歲。無論姦非之事。名節攸關。非有確實證據。不能憑空妄言。卽

此年輕寡嫠一語。已大與事實上不符。矧其在叔嫂之分。而竟利令智昏。任意誣譏。彼蓮君者。九原有知。其不至爲厲而褻爾之魄者。蓋幾希矣。此其荒謬者一。蓮君既故。所有財產。張王氏有自主之權。無論變賣若干。均與張治昌無利害之關係。乃因其孤寡可欺。盤踞滋擾。使張王氏不能安居。藉母家爲避禍之地。其情亦至可憫。張治昌猶敢爲之明目張胆。曰。張王氏串同王淡生。將衣飾單契帳簿等物。全行捲去。訴請追究云云。不知此項物據。本爲張王氏所有。自暫行運藏。何用追究。而張治昌竟加以捲逃之名。推其意。殆欲將物據盡歸掌握中。然後心安理得。有是理乎。此其荒謬者二。且張王氏之租米。惟張王氏能自收之。所有田畝。亦惟張王氏能自佃之。乃張治昌乘其出避之時。拉收租米。並招佃耕種。強收規費。侵害權利。至斯已極。自張王氏提起訴訟後。猶復巧爲掩飾。稱張王氏行跡無定。因其催納忙漕。不得已奉族長命令。酌收數戶。以爲納糧之費。此種遁詞。儼然正正之旗。堂堂之師。而一證以踞擾之情事。則欺孤凌寡。純係阿瞞行徑。此其荒謬者三。查蓮君物故時。品仙姑尙在襁褓中。如果張治昌有代爲擇配之真心。又何至待字二十餘年之久乎。今者因與尤葵石之子希伯議婚。既成。張治昌憑空結撰。謂品仙姑曾許配與尤葵石之長子南伯爲妻。南伯既殤之後。屢與禧院二親眷爲品仙姑作媒擇配。奈張王氏惑於尤葵石之言。始終不許。今兄死而配其弟。干犯名義。莫此爲甚。云云。不知品仙姑之許配南伯。究竟有無其事。張治昌不能提出確據以證明之。即使果有其事。而品仙姑既

未過門。尙不能作爲南伯之婦。況乎並無其事。究何有兄終弟及之嫌之足云乎。乃張治昌一味空言。欲藉大題目以達阻婚覬產之目的。司馬之心。路人皆知。此其荒謬者四。承繼之事。向以繼書爲第一要件。據張王氏稱其夫故後。並未議立嗣子。而據張治昌則稱張王氏之姑張子氏。曾邀集親族議立次子功全爲蓮君之義子。夫既曰親族議立矣。何以不能提出繼書。且同姓過繼。何以不稱嗣子而稱義子。此種疑竇。實無張治昌主張之餘地。謂非捏繼奪產。其誰信之。此其荒謬者五。總之張王氏既喪其所天。其婚姻或承繼及管理財產各節。均有獨立行爲。何物張治昌。一一干涉之。對於品仙姑之婚姻。則議其並非正當。對於親生之子。則主張曾經承繼。而對於財產。又加以種種之侵害。刁惡如此。殊堪痛恨。本廳據以上理由。特破毀原判決。而另下新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八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澐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汪王氏訴王淦初匿據吞產一案

兩造均聲請拒却推事。由常州地方審判廳添具意見書并全卷呈送前來。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本案聲請拒却不合法。駁回之。

理由

查閱全卷原被兩造所主張拒絕推事之理由。殊不充分。該廳認為聲請合意管轄。請適用民訴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不知三十九條所謂合意管轄。乃就起訴之時。原被兩造即提出聲請合意管轄書狀而言。如欲以四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以審判恐有偏頗之虞。為拒絕推事之理由。亦必在未開言詞辯論之先。即行聲明。若當事人已就該案有所請求或陳述。即不得聲請拒却。此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有明文規定者也。近來訴訟人之積習。往往一言不合。即以拒却推事為口實。豈知立法者。固早已見及其流弊而預防之乎。此本案之不能變更管轄者一也。又查此案係為不動產之爭執。按照第二十條之規定。係屬特別審判籍之專屬管轄。

尤不得任當事人隨意變更。此本案之不能變更管轄者二也。本廳認該兩造之拒絕推事均不合法理。仰仍靜候原審判衙門傳訊判決。即使不服判決。尙有上訴之餘地。於保護當事人之利益。並無妨礙。本廳據此理由。特依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初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滌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章養和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抗告人 章養和

代理人 秦肇煌

江鎮三

右抗告人章養和不服上海地方審判廳決定。提起抗告。請求命令該廳推事全廳迴避。移轉管轄等情前來。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抗告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閱來狀該被告以賃船欠租。爲原告孫子明呈訴於上海審判廳。該被告代理律師以原告代理律師湯應嵩甫卸該廳推事之職。承審推事均係舊交。遂援民訴律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聲請拒却。並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十二條請求迴避。移轉管轄。當由該廳決定駁回。復因原告之聲請。該廳卽下闕席判決。該被告心不甘服。因爲控告。據此則該控告殊不合法。試爲按律證明之。查民訴律第四百九十八條及四百九十九之規定。當事人對於闕席判決。應於法定不變期間內聲明窒礙。並不適用控告手續。該案既經闕席判決。該被告如有不服。儘可依據律文。向該廳聲明窒礙。何得逕來本廳控告。其不合法一也。又查民訴律第四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其原因之發生。在於推事。或爲當事人一造之親友。或有疾視當事人之意。若代理律師曾任該廳推事。何足以生拒却原因。而該廳推事並無第四十二條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更何得令其全行迴避。至

於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本廳久不適用。所引條文。豈能發生效力。且該抗告狀內既用民訴律。又引該章程。究竟何去何從。殊難索解。其不合法二也。以上二點。可以證明該控告爲不合法。而該抗告狀乃以法官違法爲前提。夫該廳果有違法之處。該被告何以不按照法定程序取次進行。而貿然爲此不合法之請求。豈違法之責任。可隨意加諸法官之身。而訴訟人轉可毋庸守法耶。本廳以此理由。特依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濛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顧氏再抗告一案

抗告人 顧 氏

代理人 金泯瀾

右抗告人顧氏。對於顧洪氏聲明窒礙。回復原狀。不服上海地方審判廳決定。提起再抗告前來。經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再抗告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此案顧洪氏於不變期間內。聲明窒礙。請求回復闕席前之程度。經該廳本其職權。認為合法。送達繕本。另定辯論日期。該再抗告代理人曾遵傳到庭。檢閱原卷。并有三次聲請延期之書面。足見該再抗告代理人對於續開辯論一層。早經承認。何得於兩造辯論開始時。忽以變更窒礙。維持判決等詞。作為抗告之主張。如謂被告並無窒礙。何以收受繕本時。竟無隻字之抗辯乎。如謂辯論已經成熟。何以對於指定之日期。竟三次聲請延期乎。該再抗告代理人始則默爾而息。繼則一再抗告。無理爭執。欲強使被告拋棄其辯論權。究何足以折服其心。況原決定之當維持與否。法庭自有權衡。尤無待該再抗告代理人之臆臆過慮。本廳認該再抗告為無理由。仰仍回原審衙門靜候指定日期。續行辯論。依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七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周文煜抗告強制執行一案

抗告人 周文煜

代理人 狄梁孫

右抗告人周文煜。對於強制執行。不服無錫地方審判廳決定。提起抗告前來。經本廳調查明晰決定。

主文

本案抗告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此案在無錫前司法部已經判決。限令抗告人於七日內。邀同原中理算清償。迄未履行。及無錫審判廳成

立後。楊祖椿以欠款不遵理償。訴請押追。經該廳傳集兩造。研究給付上之方法。於權義基本上。並未發生他種問題。質言之。卽此案債權債務之關係。早經司法部認定。不過於履行上尙有可商酌之餘地耳。所以該廳認明此旨。屢次命令該抗告人邀憑商會理償。牽延數月。置若罔聞。迨楊祖椿請求查封。該廳始遵奉強制執行辦法。自無不合。乃該抗告人規避執行。另委律師請求再審。以爲延宕之計。經駁斥。又復抗告前來。本廳查該狀之陳述。一謂審判廳既重開辯論。何以仍執行司法部之堂諭云云。不知該廳於四月十五號開庭訊問後。其命令書明明指爲給付上之研究。既非辯論重開。安有不執行前判決而再下判決之理。民事案件。惟履行最爲困難。該抗告人何得指此項訊問。卽爲判決之基礎乎。一謂司法部非法律所編制。其堂諭不能作爲正式判決云云。不知過渡時代。秩序蕩然。若無審判機關以維持之。人民生命財產。何等危險。所以司法部爲舊有之審判機關。其判決案件。在今日視之。自當認爲與新審判機關有同一效力。該抗告人何得以非法律編制爲口實。而昧於無遡及之原則乎。一謂已受訴訟之拘束。何以仍令被告履行判決後之利息云云。不知該廳強制執行命令。係本商會覆稱兩造面同查核。至上年十一月臨訴時。所計本利一萬三千五百零六元之數。以爲執行之標準。至起訴後之利息六百餘元。該廳命令固未書載。卽非令被告履行可知。該抗告人果何所據。而指爲有侵害之嫌乎。以上三點。足證明該抗告狀之謬誤。仰仍遵照原審衙門之執行命令辦理。故

依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七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長呂世澇

推事王榭榮

推事熊煜

錄事吳大濂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劉珽抗告張保祚宣告破產一案

為決定事。常熟人民劉珽委任律師范惠孫鞏圻。不服太倉地方審判廳對於被告張保祚宣告破產。提起控告一案。八月二十五日。據

貴廳咨呈並檢齊原卷。添具意見書到廳。查意見書所陳述之理由。關於破產之宣告。原無不合。但前清所定之破產律。不獨司法部通電暫不適用。七月四號。因江寧典商王貢三呈請破產一案。奉都督府訓令。內開為訓令事。照得當商一業。專為接濟貧民起見。惟殷實之戶。始能開設。其收受利息。亦視各商為較厚。非若他業

資本有厚薄。行市有漲落。如果謹慎交易。祇有盈餘。決無虧折之理。乃近來寧垣典商。紛紛報歇。十居六七。民心異常恐慌。揆厥理由。非平時任意虛糜。虧挪揮霍。卽乘此時機。有心吞沒。其事實由於泰隆典之王貢三。捏虧報閉。呈請破產而起。各典因之效尤。其實聞各典時將放贖現款。運存滬上。圖飽私囊。貧民籲告無門。公私各款受虧尤鉅。利則歸己。害則歸人。王貢三敗壞市面。擾害治安。實爲罪魁禍首。非嚴加懲辦。不足蔽辜。除將泰隆永隆開摺呈請破產一案。已發審判廳按律懲辦。並通示外。合行訓令。令到該檢察廳。卽移請審判廳。將王貢三提案。從嚴究辦。不得援用前清未行之破產律例。一面亦仍查明寧垣報閉各款。不准捏報虧本。意存吞沒。至其餘現尙未閉各典。卽力加保護。如有軍民人等。搆當強贖。以及典夥侵害典東各情弊。一經報告到署。立予嚴加懲究。以儆刁風。該廳有維持地方之責。必能顧全大局。使市面日見振興。生民潛受幸福。本都督有厚望焉。切切此令。等因。奉此。查此項訓令。雖專爲王貢三一案而發。然既經都督府通示。則不得援用前清未行之破產律一語。當然發生效力。張保祚宣告破產。雖在六月十五日。而被告劉珽兩次抗告。則在都督府通令之後。破產手續既未進行。雖辦法並無差誤。而法律既爲根本上之取銷。則事實上便生莫大之困難。不得不酌量變通。以免歧出。自應遵照都督府訓令。取銷破產之宣告。仍按照原判決執行。以符省令而歸統一。特此決定。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七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澆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濬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王淦初王宮桂等遺囑爭執一案

抗告人 王淦初

王宮桂

代理人 孫觀圻

右抗告人王淦初等。不服武進地方審判廳決定提起抗告一案。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本案抗告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此案關鍵。在能辨明遺囑之真偽。則兩造爭執自迎刃而解。若抵借行爲之有無。特其餘事耳。本廳核閱該廳辯論筆錄。當七月三十號開庭審訊時。僅據前清光緒十七年王吳氏與俞氏互控之稟詞。以爲汪王氏之嫁資。當日既有將王炳鴻遺物變價。給錢百串之議。自可決定其無抵借行爲。但此項決定。與遺囑之有無不相關涉。故於閉庭時。當指揮兩造下次辯論。當以遺囑爲範圍。可見該廳早已著眼於遺囑之真偽。以爲判決之基礎。并非以抵借行爲之有無。爲本案之前提也。該抗告人於九月二號續行辯論時。何以不對於遺囑提出僞造之證據及其他種種之辯駁。乃僅呈出光緒二十二年賃房契及二十五年頂首契各一紙。以爲既決定其無抵借行爲。又有此兩契以證明之。則該項遺產之屬於自己所有權。可無疑議。萬不料其因此兩契而反弄巧成拙也。今姑就兩契可疑之點。一一指駁之。查賃房契及頂首契。原告汪貽芳。均在中見之列。其賃房契。原告親到簽押。王淦初王宮桂之名下。無自己字樣。其頂首契。原告并未親到簽押。故王淦初王宮桂之名下。則有自己字樣。假使果係己產。何以自己二字。竟必待原告之未押而始書之乎。其可疑者一。且二十五年之頂首契。係立與余培之者。今房屋仍賃與余培之。房租摺上明明載有未曾另立頂首契一語。則此頂首契究從何而來。其可疑者二。又王淦初之子蟾桂。既係王炳鴻之嗣孫。則其遺產縱未給與汪王氏。亦應單歸蟾

桂所有。與宮桂渺不相涉。何以賃房契頂首契及房租摺。均并書淦初宮桂之名。其可疑者三。有此三大疑點。則原告對此而加以攻擊。該證據此而更爲決定。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乃該抗告人竟誤認爲應受前決定之羈束。而引民訴律第四百八十九條。以爲抗告之根據。殆未知此案正在進行中。該廳本於新證據。當然有更正之權。何能援該條律文刻以相繩乎。總之更正決定。法庭固不能自由。而一經該抗告人提出新證據。則法權之活動自隨其後。如謂前決定已成鐵案。不惟新證據之提出誠屬多事。卽辯論之續行亦歸徒勞。有是理乎。本此理由。故依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庭 長呂世澇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濂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聲請廢棄言詞辯論一案

抗告人 吳子訓

代理人 朱輔成

右抗告人吳子訓。因聲請廢棄言詞辯論日期。不服吳縣地方審判廳決定。提起抗告。經該廳認為無理由。添具意見書呈送前來。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本案抗告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支付命令之聲請。係特別訴訟之一種。程序上固甚為簡易。但一經債務者聲明異議。或對於執行命令聲明窒礙。即不得拘泥簡易之特質。而應依通常訴訟程序。以期訴訟之完結。此民事訴訟律於督促程序中。所有第六百二十八條第六百二十九條及第六百三十四條第六百三十五條各條之規定也。該廳對於本案。始因債權者之聲請。發支付命令。繼復因聲請發執行命令。而債務者對於該命令既為窒礙之聲明。自應依第六百三十四條第三項準用第四百九十九條至五百零七條之規定辦理。然則該廳依第五百零一條指定言詞辯論日期。傳喚兩造到場。固於法定程序。毫無違誤。該被告代理人乃聲請廢棄言詞辯論日期。非

但與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不合。且明明與第五百零一條之規定相背而馳。該廳按律駁回之允矣。該被告代理人猶不服抗告。謂法文定手續既無明文。被告實無到庭之義務。豈第六百三十四條第三項之法。未嘗目視耶。抑豈狃於第六百二十一條。而於督促程序全部之條文。均不求甚解耶。尤可詫異者。抗告狀稱查六百三十五條規定。對於執行命令。聲明窒礙合法者。債權人不於一個月內起訴。失其效力云云。夫該條第二項之法文。不明明有債權人自前項判決確定時爲始一語乎。其所謂前項判決。卽承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而言。既用判決方式。豈可不經言詞辯論乎。既曰自前項判決確定時爲始。豈可未經言詞辯論卽責債權者不起訴乎。又况該原告曾於七月初九日提出請求傳訊之書狀。豈得謂本訴訟拘束之效力。已經喪失乎。惟查上述程序屬於初級審判廳之範圍。而本案係由吳縣地方審判廳辦理。似有未合。然依據法律地方廳與初級廳均爲第一審。而本案該原告向地方審判廳聲請後。該被告並未提出抗辯。應卽用合意管轄之規定。而於訴訟進行當然不生問題耳。總之該被告代理人。對於本案應爲之訴訟程序。殊未了然。而援引條文既苦拘牽。又多誤會。無怪其爲無益之爭論也。除照會吳縣地方審判廳依律進行外。特下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陸不善聲請停止執行一案

抗告人 陸不善

相對人 鄭仲洪

右抗告人對於上海地方審判廳。因相對人於本案提起上告後。聲請假執行爲准許之決定。聲明不服。依律逕向本廳提起抗告。本廳調查明晰。決定如左。

主文

原決定不合法。廢棄之。本案應即停止執行。

理由

查假執行之宣示原因有二。一係合於民訴律第五百零九條各款之規定。審判衙門因職權爲之。一係合於

庭 長呂世澂

推 事王樹榮

推 事熊煜

錄 事吳大濬

同律第五百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因債權人之聲請爲之。本案情形與第五百零九條之規定不合。原審判廳固不得因職權而宣示假執行。卽就第五百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而言。該相對人於第一審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經依律聲請。第一審第二審之判決主文。亦均未經記明關於該項聲請之裁判。是則該相對人對於本案所爲假執行之請求。及原審判廳准許之決定。按諸民訴律第五百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已屬顯然違背。况本案業經提起上訴。該抗告人曾向原審判廳陳明。本廳又向該廳調取訴訟筆錄在案。則原判決確定之效力。並已中斷。更何所依據而爲執行乎。總之本案之爲假執行。既未宣示於先。其爲強制執行。又無根據於後。而違法進行。殊有害抗告人之利益。大非法律保護人權之原理。故本廳認該抗告事件爲情事迫切並有理由。依律廢棄原決定。而自爲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民庭

審判 長呂世澆

推事 王樹榮

代理推事 沈陳燦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智文運等控劉成瑞私吞廟租一案

上訴人 智文運

代訴人 智維元年二十八歲淮寧縣人

代訴人 彭含章

上訴人 彭玉田淮寧縣人

上訴人 許廣居年四十六歲商水縣人務農

上訴人 許國望年五十三歲商水縣人務農

被上訴人劉成瑞年六十七歲淮寧縣人住毛芳鋪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判令仍照陳州府原判。廟地四十八畝。歸劉成瑞所有。地價一千六百千文。作為中等農業學堂經費。併著劉成瑞交許國望當價錢一百九十千文。訟費銀十五兩。著劉成瑞許廣居許國望分擔。此判。

事實

緣許廣居係商水縣人。住家許樓村東。舊有關帝廟一座。經其先人許爾潔許爾森施地四十八畝招養住持。供奉香火。咸同年間遭遇兵燹。將廟折毀修寨。許姓族人許太平將廟地當於智姓十二畝餘。該廟住持高道將廟地當於劉姓三畝餘。其十五畝餘後又轉當於許國望耕種。所得當價。均作公用。餘地歸該村首事劉成瑞等經營。光緒十八年許姓族人許德森以霸占吞籽等情。控劉成瑞於淮寧縣。經該縣饒令判決。所有廟產著劉憲章周君弼彭孝章經理。光緒三十四年許廣居等又以違斷霸地等情。控劉成瑞於淮寧縣。是年十二月經該縣葉令訊明。飭周君弼彭孝章繳出地十八畝。許廣居等繳出地十二畝。劉成瑞繳出地十八畝。限次年正月交清。取結完案。宣統三年劉成瑞等又以霸種不還等情控許廣居等於陳州府。經陳州府調取縣卷。提訊數次。以該廟地四十八畝既係廟產。廟既折毀。住持無人。自應興辦公益。因判令提作中等農業學堂經費。經陳州府出示諭賣。許廣居等以一千七百串稟請承買。後以價未措齊作罷。劉成瑞乃以一千七百千承買立契投稅。經陳州府派委會同淮寧商水兩縣查丈點交劉成瑞收管。本年四月劉成瑞與許國望復因爭麥起釁。致相鬪毆。許廣居及該村首事智文連等。又以私吞廟租等情。控劉成瑞於河南都督將案轉送高等審判廳。臨時組織特別法庭審理。提訊數次。得悉前情無異。除許國望與劉成瑞鬪毆一節。俟商水縣將人證

解到再行判決外。其私訴問題。業經訊明。應先判決。

理由

查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應以賣主與買主雙方合意爲契約之成立。而以立契投稅爲發生。可以對抗一般之效力。至買主之所有權完全與否。應視賣主之所有權完全與否爲斷。此案許廣居之先人許爾潔許爾森。既以寄附行爲。將所有地四十八畝。施捨於關帝廟。是此地之所有權。即完全移轉於公益法人關帝廟之手。許姓族人。即無干涉之權。該廟既因兵燹折毀。住持無存。陳州府斷令將所有廟地。提作中等農業學堂經費。學堂與廟宇。同爲公益事業。與寄附行爲者之目的。並不違背。自未便視爲無效。許廣居所主張之第一理由。謂此廟產應作爲開辦蒙養學堂之用。不應傳歸中等農業學堂一層。殊非正當。該廟產既提作農業學校經費。是此地之所有權。即又移轉於農業學校。陳州府既爲創辦農業學校之人。自可爲此地所有權者意思之代表。經陳州府出示諭賣。劉成瑞以一千六百元稟請承買。雙方合意。賣買契約即已成立。猶復立契投稅。於不動產賣買手續。完全無缺。許廣居所主張之第二理由。謂劉成瑞係原爭地之人。不應承買。不知爭地一層。係此地管理問題。與此地買賣問題不相關涉。理由亦非正當。且許廣居亦曾以一千七百串稟請承買。與劉成瑞承買之價亦不相懸殊。許廣居所主張之第三理由。謂此地應值三四千串一層。實屬狡賴。况地價之多

少。爲契約當事者之自由。他人何得干涉。理由尤不足取。許廣居復主張應使劉成瑞交出歷年稞租一層。既不能證明每年應出稞租若干。欠交若干。亦無承稞字據及交租帳目。實屬無從追究。應即無庸置議。至許國望轉當此廟地十五畝餘。當價錢一百九十千文。既係用錢當得。其當價自未便令其無著。其十二畝餘之原當主許太平據稱廣居供稱。係因修寨使用。亦未便令其承繼人負除去抵當權之義務。其三畝餘之原當主住持高道業已故去。亦無從追究。土地抵當權。爲物權之一種。有對抗一般之效力。劉成瑞承買之時。抵當權即已存在。且劉成瑞因此地纏訟多年。此地之有抵當權。劉成瑞當亦知之。自應使劉成瑞負除去抵當權之責。方爲平允。許國望請求著劉成瑞交伊當價一層。自屬正當。本廳故得據理。判決如主文。

林子瑤

特別庭推事林祖式

張守靖

錄 事李樹藩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鞏藩曾與武錫貴擔保爭執一案

控訴人 鞏藩曾年四十歲西平縣人經商住楊環莊

被控訴人 武錫貴五十六歲同 農業大武莊

李金鐘五十四歲同 經商城內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六月二十三號西平縣就控訴人特富刁買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自判決之日起。限一月以內。鞏藩曾督促李金鐘償還武錫貴錢一百八十千文。李金鐘倘逾限不能履行。應由擔保人鞏藩曾代爲償還。訟費銀六兩五錢。著鞏藩曾李金鐘二人平分繳納。

事實

前清宣統三年六月。長和興鋪掌李金鐘曾同行戶往向武錫貴購買芝蔴。聲言鞏藩曾介紹。武錫貴因與李金鐘素不相識。屢行拒絕。經鞏藩曾晤面居中周旋。力以保無錯誤。自任。并書有擔保字據爲憑。武錫貴與鞏藩曾係屬戚誼。知伊家產豐富。擔保足恃。遂許李金鐘起去芝蔴一百二十三石。共合錢一百八十千文。定期

八月交價。嗣因長和興歇業。李金鐘任意推諉。鞏藩曾又以擔保字據。非親筆所書爲詞。互相爭執。

理由

按控訴人所提出不服原判之點。(一)擔保字據并非真實。(二)擔保人係從債務者。不得直接使伊償還。查鞏藩曾既迭次供稱承認擔保屬實。則擔保關係已難脫離。至字據是否真實。卽屬無關重要。第一爭點之理由。故不成立。至李金鐘既係主債務人。武錫貴須先向之催討。必伊無力償還。擔保人方負代爲償還之責。第二爭點之理由。頗爲充分。乃西平縣置李金鐘而不問。責令鞏藩曾卽行代爲償還。未免於法理不合。故得撤銷原判。更新判決如主文。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秦東嶺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控訴一案

控訴人 秦東嶺年四十歲睢州人農業住鐵佛寺集

被控訴人 秦嵩山年五十歲睢州人農業住鐵佛寺集

秦繼和 即秦 翠山年六十五歲睢州人庫書住鐵佛寺集

右開控訴人對於本年五月十三號睢州就該控訴人盜賣宅地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

主文

本案仍照睢州本年五月十三號原判判決。訟費銀三兩。著秦東嶺呈繳。

事實

秦東嶺之族伯祖保安乏嗣。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臘月。由族親秦六合魏維先等集議。以秦東嶺之故父鳳山兼祧。曾經呈州存案。并未書立繼約。次年六月秦保安之妻秦劉氏病故。族衆爭繼。屢滋事端。又經族親調處。使秦鳳山與秦嵩山二人承繼保安爲嗣。所有遺產。除殯葬費用外。由伊二人均分。當立有分單合同爲據。旋因核算葬費。爭執不休。致相毆傷。經睢州蒯牧分別判決承繼事件。亦將該族親調處。原議取銷。只准秦鳳山一人兼祧。秦嵩山所已分得房地。飭令如數退出。秦嵩山以伊曾經執旆營葬。房地又係族親公議分配。支吾未遽退出。秦東嶺亦以族親勸阻。未行力向追索。延至宣統三年九月。秦東嶺忽將秦保安所遺房宅全數賣出。訟端復起。經該族親秦羣山劉昌運等稟陳顛末。本年五月十三號睢州孫牧因又仍依該族親等調處原議。斷令秦嵩山秦鳳山二人承繼。遺產均分。秦東嶺不服。且以秦繼和曾當有秦保安遺產。遂卽纏訟到廳。

理由

按控訴人所提出不服本年五月十三號睢州原判之點。第一、謂前清光緒二十二年睢州蒯牧斷伊父一人

承繼。秦保安所遺房宅。應伊一人享有。秦嵩山不得霸佔。查睢州蒯牧判案。因令秦東嶺之父一人承繼。而伊等未涉訟之先。則確係秦東嶺之父與秦嵩山二人承繼。其足以證明之者有五。

(甲) 秦東嶺於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呈州狀中。曾有均分遺產等語。

(乙) 對於遺產所立分單合同。兩造均經供認屬實。

(丙) 族親劉昌運等供稱出葬秦劉氏時。係伊二人承繼。

(丁) 秦保安夫婦牌位。迄今尙在秦嵩山家中奉祀。

(戊) 秦保安所遺房屋。伊二人平分居住。

據上五端。秦東嶺之父與秦嵩山二人之承繼。顯然易見。睢州蒯牧於伊二人夥行營葬之後。房屋又已分住。乃忽判令秦東嶺之父一人兼祧。辦理殊欠妥洽。况十餘年來秦嵩山依然住房未徙。其經親族勸處。亦可概見。本年五月十三號睢州孫牧又判令仍以秦東嶺之父與秦嵩山二人承繼。尙無不合。此第一理由所以不成立也。第二。謂秦繼和佔種伊地八十畝不爲退出。查秦保安之妻秦劉氏病故時。籌集葬費。將秦保安遺產當與秦繼和爲業。族親均能證明。并有文契爲據。時越十餘載。何得妄行爭執。此第二理由所以不成立也。上二理由既不成立。故得仍照本年五月十三號睢州原判。判決如主文。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潘廷秀上訴陳廣明等賣後刁爭一案

控訴人 潘廷秀年六十六歲住宜陽縣劉村業農

被控訴人 陳廣明年二十二歲住宜陽縣劉村業農

李 正年三十七歲住宜陽縣劉村業農

右開控訴人對於民國元年八月十號宜陽縣就控訴人賣後刁爭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陳廣明所有業地二十二畝。准潘廷秀承買。李正因買地所受損害計銀三十兩。着陳廣明賠償。訟費銀六兩五錢。由陳廣明李正二人繳納。

事實

陳廣明有業地二十二畝。於前清宣統二年及三年以地擔保。兩次息借潘廷秀銀一百四十兩。嗣因陳姓聲明賣地。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潘廷秀遂與陳廣明之母同中成立賣約價銀三百兩。陳廣明在外不知。同日

之內。亦同中與李正之父李學太結約。將地售給於伊管業。價銀二百八十兩。迨陳廣明返至家中。始知售地衝突。當將潘廷秀地價扣算收受。李正地價未取。擬即解除前約。李正因已與成契。不欲任意解除。遂致爭執涉訟。

理由

據上事實。陳廣明之母與潘廷秀所結買賣契約。雖與陳廣明與李正之父所結買賣契約。係屬同日。然潘廷秀之價金。既已完全支付。地契又經報稅。自可以對抗第三者。李正於賣主不能履行契約之際。不知請求賠償損害。猶力以不得解除契約為詞。該縣遂即判令地畝歸伊承買。地契補稅。未免不合。但李正雖未支付價金。而契約費用業經清交。財產權既不能享有。使之無故受此損害。陳廣明實不能不負賠償義務。故得撤銷原判。更新判決如主文。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趙金榜與趙金銘等爭繼糾葛一案

上告人 趙麥圃年十八歲密縣人

被上告人 趙金銘年六十八歲密縣人

被上告人 趙金山年六十五歲密縣人

被上告人 趙廷祥年六十歲密縣人

被上告人 趙金魁年五十歲密縣人

右開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二日密縣知事就趙金榜與李趙氏趙金銘等繼承糾葛一案所爲判決。遺子趙麥圃聲明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所有撥歸趙氏祭田等用之地三十七畝。仍由趙金榜管業。訟費銀六兩五錢。由趙金銘趙金山趙廷祥趙金魁等繳納。

事實

查趙如璧無子。生前撫養趙金銘爲義子。故後伊姪趙金鼎趙金魁以義子不得亂宗控案。光緒十七年。密縣王令判以趙金榜卽趙田爲趙如璧繼子。遺產地一百八十畝莊基二處。分給趙金銘地八十畝莊基一處。餘歸趙金榜承繼。後趙如璧之妻趙王氏病故。停柩多年。宣統三年以世事荒亂。擇吉安葬。趙如璧之女李趙氏暨趙金魁等以薄葬控趙金榜不孝。經該縣斷令趙金榜承繼之地三十七畝爲祭田修祠之用。以爲不孝者戒。趙金榜不服。遺子趙麥圃控告到廳。

理由

趙金魁等控趙金榜不孝之證者有二。一、浪費賣去繼產三十餘畝。二、薄葬趙王氏。故後停柩多年。去冬了草安葬。並不知會趙如璧之女李趙氏暨親族等人。查趙金榜所賣祭田三十餘畝。係爲趙如璧趙王氏兩次葬費所用。不得曰浪費。趙王氏多年未葬。兩造各執一詞。究因何故。不得而知。去冬時事荒亂。了草安葬。不及遍請親族。亦事理之常。不得卽指爲薄葬。況趙金榜承繼二十餘年。一家八口。胥此爲養。一旦奪去三十餘畝。勢必至蕩產。流爲乞丐。該縣原判既非情理。尤乖公平。故撤銷原判。另爲判決如主文。

審判長推事廖允僑

推 事羅人杰

推 事吳煥仁

書記 官吳永涵

●湖北高等審判廳判決蔚豐厚等控杜秉鈞恃強橫踞一案

右案兩造因馬王廟涉訟。控告人蔚豐厚王縉丞等。對於民國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漢口地方審判廳就日昇昌等控杜秉鈞恃強橫踞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告。經本廳受理。而該被控告人杜秉鈞屢傳不到。

應依據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即時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告駁回。就原判而稍變通之。着蔚豐厚等會集兩幫人士。公舉正紳就馬王廟產業。以馬王廟名義處分其財產。涓滴歸公。勿浮勿濫。收支各款。定於每年廟會之日。同騾幫騾棧之在漢子孫公同清算。以杜覬覦。以昭允公。

事實

漢口馬王廟產業。創於前清康熙年間。始由西幫衆騾業商零星捐資而成。延僧供奉香火。咸豐年間廟宇被焚。騾幫公推康興隆杜復興僧仁靜爲經理。籌款建築。杜康僧三人並各捐銀三百兩。公立合同。此前清同治元年及二年事也。大工竣後。輪車通行。騾業衰微。竟至絕跡。由是經理者。遂各有私押廟產情事。侯段杜僧。纏訟不修。自前清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四年。經漢陽縣薛李三次諭令。西會館經理廟產所有契據十六紙。均已存案。另給印簿一本。厥後段殿英已故。侯向南回籍。僧悟德驅逐。獨杜復興覬覦甚深。其父雖故。其子繼之。屢控屢結。屢結屢翻。具有歷年涉訟底稿可核。前清光緒二十五年。曾經夏口廳陳少石斷令杜復興姑念伊祖曾經理廟事。酌給河街房屋一棟。以後不准干預。三十一年杜輔臣執出私蓄補約一紙。串西人阻租。又經夏

口廳馮韻軒斷結追出約據。給撫恤銀二百兩完案。三十二年由夏口廳馮頌給告示以印簿爲憑。如再有造蓄約據。一概作爲廢紙等情。前清宣統元年。杜更以馬王廟報効於陸軍小學堂以求撫恤未果。至民國元年。杜秉鈞復邀集多人毆傷李東五。勒逼李東五書立退字。以爲圖佔地步。一面報捐於夏口城董事會。愿充作城自治與教育分會辦公經費。亦未遂。日昇昌等即以恃橫強踞聚衆逞兇起訴於漢口地方審判廳。十一月初五日經該廳判決。十九日日昇昌等即以案外判決。聲明不服。控訴到廳。正審理間。鈞又以馬王廟產業報捐於人道會。經本廳搜集證據。而杜秉鈞屢傳不到。應即按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二項。卽時判決。

理由

查法人解散後之財產。或歸屬於定款及寄附行爲所指定之人或理事。得主務官廳之許可。以其同類之人得處分其財產。否則歸屬於國庫。此爲近今各國民法所公認也。馬王廟既爲西幫衆騾業商所捐置。原屬一種財團法人。杜復興僅爲騾業商之一份子。當組織馬王廟時。並無日後騾業商解散時。此財產應歸於杜姓子孫之契約。則杜姓非定款及寄附行爲所指定承受財產之人可知矣。迨僧俗私押廟產。迭經漢陽縣諭令西會館。公舉一二正紳經理。以西會館亦爲西幫之一種財團法人也。乃杜秉鈞則主張馬王廟產業。應歸

驟幫後裔承受。其中有係杜復興私產者。亦爲西會館所霸佔云云。經本廳調集證據。詳加查核。杜秉鈞無理混爭之點。可一一指出。杜以爲契據十六紙。可以爲馬王廟管業之鐵據。不知該契據前經繳庫作廢。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曾由漢陽縣李着經承照抄四分。鈐印一分。留縣備案。餘分給驟店驟幫廟僧收執。俾得互相查察。西會館所執印簿一本。卽漢陽縣給以爲經理之據。且查前夏口廳金世和詳文內。有所謂漢陽縣承發科清書聶玉德所稟光緒二十七年縣署被焚。馬王廟約據十六張。在家清出。檢呈查核云云。現在杜所藉以爲口實之契據。卽係該契無疑。早已失其效力。應不及西會館所執之印簿可憑。此杜秉鈞之無理混爭者一也。杜又謂印簿內第七契。係杜復興名義所置買。純係杜姓私產云云。查印簿第七契。係武太和驟店東家與馬王廟當家迺迺夥買楊陳之業。武店出銀二百六十兩。廟僧出銀一百四十兩。其後武太和回籍。另以自己獨有之產賣於杜復興。計得銀一千兩。武姓恐與廟僧夥買之產混同。故批明於僧產第七契之後。批語內有現賣之處。內有廟僧夥置之產。武姓不得全賣。經中理明。前同買房基。今已改造東西門面大小四間。每年共收租錢一百三十三串文。歸廟僧子孫永遠管利云云。據此足見武太和與廟僧迺迺夥買之產。已撥歸僧有。不在杜復興所買產業之內。僧之產公產也。杜之產私產也。杜產實不在公產之列無疑。安得藉此第七契尾批語爲口實。而指爲杜姓私產。此杜秉鈞之無理混爭者二也。杜以爲馬王廟係伊父杜復興捐資創修。此時應

歸伊享受。查康興隆杜復興僧仁靜公議。合同內除將公基一段。出賣播噉洋行得銀二千二百兩。又賣一段。與永昇平得錢八百串文外。所有款項不敷。驟店康作炳杜丕榮同廟僧仁靜各捐銀三百兩。一則曰年終清算。餘存入廟。不得私自入囊。再則曰僧俗計議。凡有產業。一並歸公。永遠合管。不得起意分折云云。愈足見杜復興於馬王廟中無私產。僅僅所捐之銀三百兩。實係寄附行爲。後人萬無收回之理。此杜秉鈞之無理混爭者三也。杜以爲李東五是代杜復興經理。十餘年來味良吞租云云。查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夏口廳陳夔麟詳文內稱李令任內。接據西會館首士蔚豐厚。先後稟舉李東五爲經理。詎杜復興私押杜產。阻佃滋擾。經該會首等控經李令喚案訊押云云。是李東五爲該幫公舉之人。而非杜復興私雇之人。毫無疑義。杜秉鈞於民國元年邀集李根興等多人。勒逼李東五書立告退字。遂在漢口地方廳立案。以爲圖佔地步。不知李東五果係代杜經理。年老告退。自應將帳目租摺先行交出。豈有摺賬未交。僅書退字之理。其爲杜秉鈞勒逼可知。此杜秉鈞之無理混爭者四也。杜復興之杜輔臣卽杜秉鈞與吳國盛僧悟德康奪魁等。迭次將馬王廟公產私押。涉訟多年。經漢陽縣查明照契頒給印簿。命西會館管理墊款贖回。具有贖回之押約五張可驗。馬王廟公產中果係杜有私產。儘可以杜之名義。自由典押。何以必與吳康僧供出押字。且贖回時何以必須西會館墊款耶。此杜秉鈞之無理混爭者五也。杜秉鈞一報捐於陸軍小學。再報捐於夏口城董事會。三報捐於人道會。無

非以要求撫恤爲目的。惟其業非己有。是以據他人之慨。而自便私圖。該管地方廳判令日昇昌等。會集西幫人士公舉正紳。就馬王廟產業。以馬王廟名義創辦一項。或數項慈善事業。明定用途。似嫌越俎。究竟馬王廟由騾業商組織而成。馬王廟卽騾業商之代名詞。馬王廟之名義存在。卽騾業商之名義存在。以馬王廟之名義處分財產。卽不啻騾業商處分之也。騾業商爲西幫之一小團體。騾業商既絕跡。自應由西幫之大團體中公舉正紳。經理其事。非必限於一西票幫也。騾業商後裔。苟有正紳。仍可被選。杜秉鈞既爲騾幫之一份子。倘能改過自新。從此束身自好。安知異日不被選爲經理。亦非必令蔚豐厚等卽取得所有權也。以馬王廟名義處分財產。涓滴歸公。卽無異於騾業商所雇用之人。且正紳由公舉而來。則公產可以保存。而騾業商之名永不消滅矣。爰判決如主文。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劉仲蘭控鄭豐豐債款糾葛一案

上告人 劉仲蘭閩侯縣人年四十四歲住澳尾巷天主堂托事

被告人 鄭豐豐閩侯縣人年四十二歲住安民巷業商

陳祖錡閩侯縣人年二十一歲住文儒坊畢業生

官依味閩侯縣人年四十六歲住黃巷業商

右上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閩侯地方審判廳。就蔣田氏等控訴鄭豐豐債款糾葛一案所爲第二審之判決。聲明上告。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告駁回。

理由

查此案債務人鄭豐豐。於清宣統二年二月間。向蔣田氏借出小洋一千角。將伊所開之乾漳福善記鞋店一切家私列單胎押。嗣於清宣統三年六月間。又向天主堂借出台伏二百元。除一百元由乾漳福成記立票外。尚有一百元。豐仍以該店之家私照牌店底。立票胎押。李康侯可慎二家。亦均於清宣統二年間。康被善記承買紅皮。積欠一百七十九元。慎被善記借掛銀款。經公拆讓。實欠台伏四十元。因鄭豐豐債務未能償還。各債權人遂各自提起訴訟。案經第二審閩侯地方審判廳。詳密審查。提集訊問。判令債務人鄭豐豐領回乾漳福家私照牌店底。變賣的款。平均以五成拆還蔣田氏及天主堂李康侯可慎各家。蔣田氏及李康侯可慎均已具結遵依在案。惟天主堂委任人劉仲蘭不服第二審判決。聲明上告。該上告狀第一論點。謂債務人鄭豐豐既以乾漳福善記之家私照牌店底爲抵當物。該上告人對於抵當物。自有享受優先之權利。蔣田氏所稱鄭

豐豐會將該店底抵當在先。安知非詐。第二審判以五成平均分配該店家私。歸豐自行變賣。心難折服等語。按抵當權以不移轉不動產爲特質。家私照牌店底。係屬動產。自不得爲抵當權之目的。該上告人主張抵當權而以家私照牌店底爲抵當物。是誤認抵當權之性質。而漫爲主張。至蔣田氏是否爲真正之債權人。純係事實問題。業經第一審第二審查核明瞭。本廳自認爲真確之事實。且察閱訴訟記錄中。蔣田氏在第一審所呈繳之字據。及債務人鄭豐豐供詞亦承認。欠款是實。供證具在。毫無可疑。第二審判令債務人鄭豐豐以五成平均分配各債權人。該店家私。歸豐變賣。自屬正辦。該上告人所主張之第一理由。殊欠充分。第二論點。則以業主陳祖錡明知鄭豐豐已將店底抵當天主堂。復受官依咪朦混給租。業經該堂認納兩月租金。陳祖錡遽爾召租。致生訟事等語。此案官依咪對於陳祖錡乃借貸借之關係。與鄭豐豐之債務糾葛兩不相涉。並經本廳訊據陳祖錡委任人陳元官。供稱該店於去年三月杪乾漳福照牌拆卸之後。租與官伊咪。質之官伊咪。亦供同前情。是鄭豐豐既拆卸乾漳福照牌。業主陳祖錡將該店業另行召租。亦屬當然之理。何謂朦混給租。被上告人復堅稱該堂既已認租。何分彼此。而必租與他人。詢其當時有無立約納租。則曰未立租榜。又曰未納租金。既無立約納租賃借契約。自初不能成立。更何得以鄭豐豐債務未清。而制限陳祖錡所有權之行使。該上告人所主張之第二理由。亦欠正當。第三論點。則以陳珊臬所立五十元之票。請求併案審理。查陳珊

臬所欠天主堂五十元之款。又一債權債務問題。陳珊臬既有立票。自應償還。着該上告人自向第一審審判衙門另案起訴。本廳無受理之權限。該上告人所主張之第三理由。尤屬不合。據以上該上告人所陳述之三種理由。均不能成立。本件上告應予駁回。特爲判決如左。

高等審判廳民庭

審判長推事林祖繩

推事 郭秀如
梁同愷

書記 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決定林薌圃馮賓葵聲明抗告一案

抗告人 林薌圃
馮賓葵 廣東人

右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閩侯地方分廳就陸佐廷請求興工一案所爲之決定。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回。

理由

該抗告人抗告。第一論點。謂本案爭點。法律上應認爲地役權之關係。薊等執有隆順洋東所立英文約據。准將該門徑交通。是爲設定地役權之書據。按地役權之性質。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至於使用目的。則有不同。據該抗告人所主張其目的。在於通行。然本案合成堂由林貽安堂處買受洋房及空地時。契約上載明自賣之後。盡聽買主改造。順處行門。悉從其便云云。是當時係締結買賣契約。並非地役權之設定。行爲。地既賣斷。則該買主於其疆界內建築營造。乃其所有權行使之自由。對於鄰地無負供役之義務。且以通行目的設定地役權者。必其供役地爲地役權人出入所必經之路。本廳員親行履勘林馮兩家。各有大門出入。前之得由後門行走者。乃感情上許其便宜。在法律上非地役之關係。況其後門出入之路。地名曰匯豐街。本屬於匯豐行所有土地範圍內乎。此抗告之理由。不能成立者一也。第二論點。謂訴訟進行中。訴訟人所有權利。在法宜受拘束。第三初級廳命令停工。今貴廳復准其具結興工。殊與權利拘束之主旨。大相背戾。查此案可否准其興工。應以有無損害爲前提。陸佐廷以業經包工。未經相對人承認賠償停工所受之損失。在地方分廳請求興工具結。負敗訴應行拆毀責任。則該分廳決定許其繼續興工。該抗告人若居於勝訴之列。將來尙得使敗訴人爲原狀之回復。與權利拘束之趣旨。亦無違背。此抗告之理由。不能成立者二也。至於第三

點。謂本案未經判決。准其興工判決之後。又行拆毀。反滋多事。第四點謂該屋包工期限。前年十二月已滿。自提起抗告迄判定之日。復逾百日期間。此不之急。而獨斬斬於今日之停止損失各等語。俱不足以爲抗告之理由。應行駁回。特爲決定如右。

福建高等審判廳民庭

審判長推事林祖繩

推事梁同愷

推事郭秀如

書記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江砥柱等控訴林李氏一案

控訴人 江砥柱年三十歲巡士鰲峯坊

江大桐年五十五歲 鰲峯坊

被控訴人 林李氏年四十一歲 塔巷

選定代訴人 高贊鼎

右開控訴人對於清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四日閩縣就林絨希控江砥柱等梟債霸屋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判語

本件更正原判。江大桐還林絨希六百五十元之款。認爲有效。其餘一百九十元。每月利息一分二釐。由光緒二十九年。至民國二年止。共計十年。應二百七十三元六百文。限一箇月內將本息合併清還。繳廳給領。林李氏亦應將該屋契交江大桐收回。

事實

緣江砥柱之父子英。同胞兄弟五人。分作仁義禮智信五房。當未鬪分時。開有公利蘇廣棧及新華來老華來怡春福資生堂等藥材生理。均係子英掌管。並契買驚峯坊厝屋三進。光緒二十年間。因公利經商乏款。遂將該屋全座質押於林紹綱處。借出台伏一千二百元。月息一分二釐。由子英立票。大桐在見。迨鬪分後。此款由公利棧撥借新華來。旋由新華來撥借老華來。至清光緒二十六年。大桐份下之資生堂藥鋪。因短少信房華來貨銀。砥柱等立約承受華來借款以抵債務。其息亦由資生堂交納。光緒二十九年。資生堂倒閉。宣統二年。紹綱之弟絨希以梟債霸屋等情。具控閩縣。據江大桐之子源浩稟稱。彼時浩父因店閉躲匿。所有行賬外欠。

概由益友林寶珍代爲說讓。絨希之款。經琛勸以七折理還。計一千二百元折爲八百四十元。希既允欠。卽於是年十二月杪將一切家私變賣。湊集六百五十元之數。由琛經手交與絨希親收。有收條爲證。除外祇少一百九十元。因款不敷。致未完濟。絨希則堅執款未付清。契終不還。未幾寶琛病故。絨希以此生心捏控等語。絨希則不特不承認其債務移轉。且謂從前並無折讓理還之事。在縣抗辯。經前閩縣斷令江砥柱限一個月內將屋變賣。以還林絨希之款。至江大桐所欠江砥柱之款。亦於該屋斷價劃扣歸還。兩造具結在案。嗣江砥柱等以前閩縣未經察驗收條違行判決。向地方審判廳聲明不服。提起控訴。經地方廳決定訴訟物價額在三百元以上。應以高等廳爲第二審。遂將原卷移送過廳。旋據林李氏辯稱舊年六月間。經前閩縣訊驗源浩堂繳收條與絨希筆迹不符。斷令柱十日內設法歸還。如違封屋變抵等因。氏夫希與柱均已結遵完案。詎柱抗違縣斷。既不尋主售賣。又不照限搬離。依然霸屋吞租。甚以偏斷勒結。收條不驗等說。赴廳捏訴。時氏夫希因病未能續控。於民國元年十二月棄世。案乃中斷。現氏夫希遺業無幾。外欠未還。不堪賠息。迫請立傳江砥柱及江大桐全子源浩質訊。追償各情前來。並選定代訴人高贊鼎到庭辦論。經本廳調集人證物證。訊得真情。合議判決。

理由

查此案爭點最主要者有二。(一)債務移轉之有無。(二)受取證書之真偽。本廳就本案之調查。當以債務有無移轉爲先決之問題。該控訴人控訴之論點。謂一千二百元之款。由公利撥歸資生堂承借。有三種證明。第一、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利所欠林姓一千二百元之債務。撥歸資生堂時。一面由堂兄大桐親立借契字。交付砥柱葆鼎收執。一面同向林姓說明。嗣後所有本息均歸大桐自理。第二、資生堂賬簿。均有登記付與林姓息款。第三、資生係藥材店。公利棧係蘇廣棧。一左一右。一望而知。每月來店支息。皆是林姓之使用人陳光餅等語。以上三種證明。惟陳光餅向資生支息一節。係該控訴人所提出之新證據。本廳應卽立傳陳光餅到庭質訊。陳光餅直供認有往資生堂支息。每月支一十二千四百文。林李氏委任人林廷贊。恐露出破綻。乃曲爲之辯。曰。息錢概由公利支取。因資生堂開在公利後面。陳光餅誤以爲資生堂。本廳爲詳愼起見。復飭吏調查。据承發吏報稱。資生堂與公利棧。實係一左一右。并無前後之別云云。債務果未轉移。何以不向公利支息。而向資生堂乎。資生爲大桐所開張。陳光餅爲林家之使用人。林家既向資生堂支息。自可看做其承認移轉。此種證據。應認爲最有力者。而該被控訴人更不能舉出反證。則該控訴人所主張之第一理由。自屬正當。債務關係。既已明瞭。則折讓理還之事。思過半矣。該控訴人控訴之論旨。又謂光緒二十九年資生堂倒閉。彼時人欠欠人。均以掌盆林寶琛求情說讓。林家借款曾經以七折讓還。先還六百五十元。取有收條爲據。照算只少一

百九十元。前閩縣未經察驗收條。遽行判決。難昭折服等語。查證據決定。本屬審判衙門之職權。江砥柱等在前閩縣所呈繳之收條。其有否證據力。應由該縣斷定。乃未斷定。判令江砥柱等將屋變還林紱希一千二百元之款。按之事實與法律。均屬錯誤。經本廳調卷核對。其收條有署名蓋章。筆迹亦復相符。自應認爲真確之證據。而該被控訴人所提出抗辯。則謂欠款果有折讓。何以不贖回原契。何以不將原契標載明白。何以無公親諸人在見。祇憑一已死之林寶珍所言。似亦成理。然債務人辨濟債務有要求受取證書之權利。江砥柱等既取有收條。則原契雖未標載。債權人亦不能因此而受二重之辨濟。且該款除折還六百五十元外。尙短一百九十元。是非全部完濟。擔保物不能索回。亦理之至著者也。至於履行債務。須有公親在見。不知根據何國法律。林寶珍已死。不足爲證固矣。林寶珍未死以前。資生堂倒閉。債權人不於此時直接向債務人請求履行。而必待寶珍死後始行出訴者。蓋恐人證具在。一習便明。可見其所主張。皆不能認爲抗辯之有理由也。該控訴人所主張之第二理由。更見充分。選定代訴人高贊鼎追加意旨書。第一論點與該被控訴人抗辯意旨相同。不再說明。第二論點訴訟通例。第一審既定之事實。如調查無異。第二審衙門不妨訴訟人之既得權爲限度。予以判決。今地方廳批詞。有以高等廳作第二審之語。固以承認李邑主堂論。爲第一審有效之判決。則本案江姓僞據。既經第一審衙門調驗。斷定爲僞造收據。自應依照前斷。以無妨民事訴訟之既得權。查本廳對

於第一審認定之事實。如有錯誤。尙可破毀或更正之。况未經前閩縣斷定之證。據謂本廳不應調查。致妨訴認人之既得權。是以下級審衙門。有拘束上級審之效力也。所陳理由。殊欠正當。第三論點。凡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應負遲滯責任。其責任分爲複利與損害賠償二種。此案一千二百元押款。既經折讓八百四十元。除還六百五十元立有收據外。僅少一百九十元。照約定利率由清光緒二十九年。至民國二年。共計十年。積欠利息。自應算還。此項請求。尙無不合。

據以上論結。控訴人控訴理由。甚屬正當。該被控訴人抗辯理由。均不成立。代訴人追加意旨書。除第三論點外。亦不成立。應卽更正原判。着江大桐所實欠林李氏一百九十元之款。利息每月一分二釐。以十年計算。共三百七十三元六百文。限一個月內將本息合併清償。繳廳給領。特爲判決如右。

高等審判廳民庭

審判長推事林祖繩

推事梁同愷

推事郭秀如

書記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倪希發控訴倪李氏一案

控訴人 倪希發閩侯縣人年六十歲住瑄頭鄉寓中亭街發盛魚牙業商

右代訴人 倪維英^{希發子} 閩侯縣人年三十歲住瑄頭鄉寓中亭街發盛魚牙業商

被控訴人 倪李氏閩侯縣人年八十四歲住瑄頭鄉寓西營口俞宅

倪維翰閩侯縣人年三十五歲住瑄頭鄉寓西營口俞宅業儒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二月二日閩侯地方審判廳就倪李氏訴該控訴人違背抗還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唯原判關於限期繳款部分。合行更正。着倪希發自上告期滿兩星期內。依判繳還。

事實

緣倪李氏有子三人。長希旺、次希發、三希燦。清光緒二十八年間。希旺身故。發乃邀集親友。提議析產分爨。除將田產屋業三房均分外。更有貓艚船業係分與三房希燦經理。開設瑄頭之紅利號鮮魚牙。則歸長次兩房夥辦。嗣因旺子維翰。業儒不諳生理。僕與希發獨力經營。該魚牙不論盈虧。與翰無涉。遞年給翰僕租一百八

十元。憑摺支付。詎發積欠維翰四年稷租。共七百二十元。又希發前因虧欠債務。將伊母倪李氏膳田二十餘畝。借出變抵各債務。田價約值千餘元。經倪李氏及維翰屢向催討。希發概置不理。倪李氏狀訴閩侯地方審判廳案經判決。希發不服。提起控訴。本廳對於該案事實。已審查明確。應即判決。

理由

該控訴人控訴意旨書。第一論點。謂紅利號魚牙。自光緒三十四年倒賬之後。維翰及該控訴人均斷絕關係。嗣後添記重開。係由該控訴人招股借債。出謀恢復。因商號權既已變更。故約字中雖有載明稷價。維翰不敢根據契約催促履行等語。查此案倪維翰對於該魚牙是否斷絕關係。應以當時會否解約爲前提。維翰與該控訴人稷約既未解除。自應繼續維持其效力。維翰有主張稷價之權利。該控訴人即有給付稷租之義務。亦事理之至明者。且該魚牙於光緒三十四年間有無倒閉。爾後有無源記招股之事實。業經本廳飭吏詳查。據稱該魚牙未曾倒閉。至添記招股一節。亦確無其事。何得謂商號權之變更。是該控訴人控訴之無理由者一也。第二論點。則謂各房因該控訴人債務未清。願將公房產業契據撥交抵債。是爲無形之贈與。該控訴人又謂膳田估價約值千餘元。每房應分三百餘元。現因家之餘貲。措還無力等語。查倪李氏膳田二十餘畝。係因該控訴人積欠債務。未能償還。借爲抵債之用。若當時果係贈與行爲。何有今日涉訟公庭之事。所謂無形贈

與者。其僅爲該控訴人一方認爲贈與可知矣。至該膳田約值千餘元。三房勻分應各得三百餘元。因該控訴人無力措還。當俟異日。然該控訴人資產若干。亦經本廳飭吏查明。其所開張之發盛魚貨店。年可得八百元。並北冰生意年可得四五百元。此外尙有船隻田租收入不少。所謂無力措還者。亦屬欺人之語。是該訴人控訴之無理由者二也。以上控訴人所主張之理由。均不成立。本件控訴應即駁回。惟原判關於限期繳款之部分。合行更正。着該控訴人倪希發自上告期滿兩星期內。遵照第一審原判繳還。特爲判決如右。

高等審判廳民庭

審判長推事林祖繩

推事郭秀如

推事梁同愷

書記官劉書藜

●陝西高等審判廳決定屈德昇抗告一案

抗告人 屈德昇

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安地方審判廳就該控告人與董姚氏夥騙爭訟案件。所爲之

命令。聲明抗告。本廳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回。

理由

查抗告意旨。分三論點。(一)第一審判決在控訴審。應否認有效力。(二)上訴期間內。應否強制擔保人履行義務。(三)控訴審應否再訊證人。查上訴制度爲擔保裁判之正當而設。苟訴訟當事者之一方。對於第一審終局判決不服。聲明控訴。控訴審判衙門。應以調查原判決是否正當。爲裁判之本據。當事者不得以第一審判決公允爲理由。而拒絕控訴審之裁判。此第一論點不能成立也。再本案既經控訴。必須控訴審終局判決。並經過上告期間。負有義務者仍不履行。始發生強制執行問題。查此案現值控訴審審理中。孰爲權利者。孰爲義務者。尙未確定。絕無請求強制執行之法理。此第二論點不能成立也。至控訴審訊問證人。期得事實之真象。如以第一審之訊問證人爲不足。或不明顯。無論何時。得以職權爲證人之再訊。是控訴審再訊證人之職權所在。自係適法行爲。上級審判衙門。毋庸干涉。當事者焉得拒絕。此第三論點不能成立也。總之抗告意旨。按諸民事訴訟法理。實屬不合。本廳依法駁回。決定如右。

●陝西高等審判廳決定侯三娃等以懇乞傳訊等情上訴張德純一案

上訴人 侯三娃 侯三娃 俱咸寧縣民籍住杜曲鎮 楊四十三 萬九 坡歲 年務 十農 九

右上訴人等。狀稱民等同堂兄侯秉辰。共當與張德純水旱地三十二畝有零。去年十月。民等向伊贖地。因錢色爭執。控經咸寧縣判決有案。詎張德純藉端不服。將民堂兄侯秉辰一人誣控鈞廳。蒙庭訊判。令侯秉辰將自己當出水旱地十五畝有零贖取。其餘民等地畝。未蒙判贖。只得懇乞添傳質訊。速賜判決等情。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上訴駁回。

理由

查咸寧縣所為第一審判決。侯秉辰與張德純因贖地互控一案。侯秉辰原控係請求贖伊當地十五畝有零。並無該民等請贖之訴。現據張德純不服第一審判決。聲明上訴。侯秉辰復連同該民等當地共三十餘畝。一併請贖。經本廳開庭辯論。決定侯秉辰之請求。超越在第一審所主張範圍以外。不能全部成立。除就侯秉辰請贖地畝。曾經第一審部分依法為第二審審理外。其餘請贖部分。在第一審既未申立。即應認為一種新請

求。未便蔑視審級。遽爲第二審審判。且查本案爭議之點。係在歷年錢色之差異。現值調查審理中。尙未終局判決。該民等申立部分。既未經過第一審。應俟本廳判決後。按照歷年錢色折合之例。備價向張德純取贖。倘該當主抗贖。仍應向有該案管轄權第一審審判衙門起訴。方合法定程序。據以上理由。認本件上訴違法。應予駁回。特爲決定如主文。

●陝西高等審判廳決定張義興懇乞催追一案

呈訴人 張義興

右呈訴人狀稱喬新生逾限抗交。故意拖延。懇乞傳案催交。以恤商儒而絕訟蔓等情。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聲請駁回。

理由

案查本廳前據該呈訴人上告喬新生抗給房租一案。當經開庭審理。斷令喬新生給該呈訴人大錢三十七串二百文整。該民如果抗不給付。自應抄錄本廳判決書。向有本案管轄權第一審審判衙門。請求強制執行。方合法定手續。逕向本廳聲請傳案催追。殊不合法。應即駁回。特爲決定如右。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尙德與毛毓華婚姻涉訟一案

控訴人 王尙德 咸陽縣民年三十二歲住渭城東鄉務農

被控訴人 毛毓華 咸陽縣民年四十二歲住西毛家務農

右案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初六日咸陽縣就該控訴人與毛毓華因婚姻涉訟案件所爲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上訴駁回。王尙德仍履行原判。與毛毓華交銀十兩。訟費銀一兩。王尙德負擔。

事實

王尙德有女年將及笄。未字他人。於前清宣統三年四月。經已故王鼎新及現存馬兆林爲媒。與毛毓華之子爲妻。當交聘禮銀三十兩。並布疋首飾等件。嗣王鼎新病故。王尙德於民國元年復將女暗字寶三之子爲婚。毛毓華遂以昧婚等情。控經咸陽縣判決。王尙德不服。聲明上訴。由本廳依法受理。

理由

按控訴人控訴意旨。其重要之點。不外賄串假媒。捏造婚帖兩項。查據媒人馬兆林供稱。王尙德實係將女許

與毛毓華之子爲妻。經本廳再四盤詰。委無捏飾。復令該控訴人當庭書字。取與婚帖字跡對照。其體畫如出一轍。證據確鑿。毫無疑義。雖該控訴人堅不承認。並未舉出有力反證。其主張自應無效。惟被控訴人因既生吳越之嫌。亦不願復敦朱陳之誼。只求反還聘禮。爲子另擇佳耦。查原判責竇三爲子聘媳。冒昧從事。斷令竇三出銀二十兩。該控訴人出銀十兩。並布疋首飾概退。毛毓華結案。處斷尙屬平允。除竇三已交銀二十兩。由被控訴人具領外。餘銀十兩。並布疋首飾等。該控訴人意存刁狡。並不遵判履行。茲復捏情上訴。冀圖拖累。殊屬不合。本廳準情酌理。仍維持原判之效力。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

訟費銀一兩。責令王尙德繳納。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高自修與吳德鉢土賬膠葛一案

控訴人 高自修 鄆縣民年三十四歲住南茂義業商

被控訴人 吳德鉢 武功縣民年五十五歲住馬坊門業農

右案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四日武功縣就該控訴人與吳德鉢因土賬膠葛案件所爲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高自修仍依原判。給吳德鉢銀六百兩整。訟費銀十兩。高自修負擔。

事實

高自修向在郿縣青花鎮。開設永興長土店。於前清宣統三年七月間爲吳德鉢代買杜姓煙土八千一百六十餘兩。共合價銀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除現交外。下欠價銀一千六百餘兩。將土移存豐盛德號內。嗣吳回家。高自修因販土杜姓膠葛。控經郿縣判令退土。遂由豐盛德號內取土四千一百八十餘兩作價償還。杜姓意欲從中漁利。迨後吳德鉢控經乾州轉飭武功縣傳審判結。高自修不服上訴。由本廳提案審理。

理由

查被控訴人。買土八千餘兩。除交價外。下僅欠銀一千六百餘兩。有買土清單可據。嗣該控訴人因與土客杜姓膠葛。控經郿縣審理。適被控訴人回家籍。郿縣判令退土。竟將被控訴人存寄豐盛德煙土瓜分淨盡。迄今銀土無着。武功縣判令該控訴人給被控訴人銀六百兩整。按諸理法。尙屬平允。該控訴人。敢不遵判結案。復飾詞狡辯。有意蔓訟。殊屬狡健。應着仍履行原判。毋再滋訟取累。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訟費銀拾兩。責令高自修繳納。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劉子茂與劉薛氏因債務膠葛一案

控訴人 劉子茂 湖南省民籍年二十七歲現住陝省秦風報館

被控訴人 劉薛氏 長安縣民籍年五十歲住土地廟什字南頭

右案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西安地方審判廳就該控訴人與劉薛氏因債務膠葛案件所爲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借金部分駁回。押金部分。劉薛氏給付劉子茂銀四十兩。以清膠葛。訟費銀十兩。劉薛氏劉子茂各繳半數。

事實

劉子茂故父岐山與劉薛氏故夫少涵。向在陝軍界供職。誼屬同僚。交稱莫逆。岐山在日。曾佃住少涵住宅一院。押金百兩。月租十四金。比鄰而居。宣統二年初。少涵因要事需款。欲向岐山告借。而岐山亦因家事拮据。無從措辦。擬以存蓄赤金葉十兩應命。是年三月。少涵即歿。營葬既畢。其妻劉薛氏將自居住房並岐山所租住宅。一同出售。以所得價金償還外債。岐山復另佃劉薛氏大油巷新修住房一院。議定押租二百兩。月租三十

金。除原存押租百兩外。現交押租百金。此前清宣統三年春間事也。迨是年九月反正。十月岐山回南。索取押租。劉薛氏付首飾銀數十兩。並現銀十四兩去後。民國元年冬。其子子茂來陝。稱奉岐山遺囑。向劉薛氏索償債務。兩造爭執。控經西安地方審判廳判決。子茂不服。聲明控訴。由該廳送案。

理由

按控訴人控訴意旨。約分兩點。(一)謂劉薛氏故夫少涵。於前清宣統二年借民故父岐山赤金十兩。合銀五百。借約先父回南時被搶。現有伊幕友潘子壽及民父幕友胡舜琴可證。(二)謂民父在陝。向租伊房押租銀二百兩。當反正後回南。劉薛氏僅交銀十四兩。並首飾抵銀二十二兩。餘概未給云云。

被控訴人申辯理由。略謂借金之點。委無其事。當氏夫病故後。氏曾賣房。與人還債。岐山先租氏夫之房。卽氏後賣償債之房。如氏果欠伊債。何以甘欲現添押金百兩。移住氏房別院。既不扣除。又不索償。至押金一節。當岐山回南時。業經清算。除伊共欠八九十三個月租金并馬鞍一付折銀五十兩外。氏共與伊找首飾銀四十餘。並現銀十四兩了結云云。

茲先就第一爭點解決之。按金錢借貸。首重契約。此各國民法之通例也。該控訴人對於被控訴人主張五百金之債權。據稱借券被搶。是已無證明借金之有力證據。非另有他項證據。足以證明借金事實之確。已存在

者。不能主張。查原審卷附該控訴人所舉證人之證明書。胡舜琴謂當年借金之說。實有其事。如何交接歸還與否。非濬所知。有潘子壽直接。據潘子壽函稱。二劉手交。不得而知。前劉子茂來信云。發其天良。直言無隱。壽亦抱定天良。直言無隱。借與不借。不得而知。本廳復據潘子壽狀稱。當時借貸之事。壽或與胡君談及。但已過日久。事未實行。何能久記心中各等語。一則云。交接償還與否。不得而知。一則云。事未實行。何能久記心中。是其所舉證人之證書。亦不能明確指定借金之事實。烏得據爲裁判之基本。此就證據而論。該控訴人第一點之主張。不得成立者一也。再該控訴人當庭陳述。初謂當宣統年間。曾在漢南供職。繼謂當宣統二年春間。故父岐山交少涵亦金時。在側親見。詰以既云在漢供職。何能親視其事。則稱爾時因公進省。適得見之。情節支離。可疑者一。詰諸契約內容。則稱係日後少涵親交故父岐山之手。不得而知。繼云約書借金十兩。忽又云約書借金五百兩。語說岐異。可疑者二。詰以約書何人中證。則稱大約係胡舜琴潘子壽二人。詞出影響。可疑者三。此就供情而論。該控訴人第一點之主張。不能成立者二也。查劉少涵沒後。僅遺寡婦幼子。債臺層集。售房辦濟。如有借金之事。是時何不求償。縱云至契。不便強索。當該控訴人故父佃移被控訴人別院時。現添金百兩。何不作抵。既云屢討不應。是此賬殊難求償也明矣。胡不於月租項下。設法扣留。以作抵清舊債計。而反按月清交乎。此就情理而論。該控訴人第一點之主張。不能成立者三也。就上三點觀之。其第一點之主張。均無

成立之理由。原判否認控訴人之主張。洵屬正當。再就第二爭點解決之。一則供稱押租業經清算了結。一則堅稱並未清算。反覆辯論。供情各執。嗣經被控訴人歷述當日抵清押租各賬。（馬鞍一付折銀五十兩。欠房租八九十三個月銀九十。首飾銀四十餘兩。現銀十四兩。）該控訴人雖形語塞。而對馬鞍及首飾折銀兩項。一謂並無其事。一謂數目不符。并稱被控訴人有房摺可查。當飭該被控訴人呈驗房摺。則稱反正時遺失。細核此點案情。當日岐山取用少涵馬鞍。委有其事。惟當秦軍光復後。岐山回南在卽。由被控訴人僅給首飾銀數十兩。現銀十四兩。餘數准抵所欠房租并馬鞍價銀。而馬鞍首飾等。究應折銀若干。亦未細計。遽爾出省。遂致該控訴人。今歲來陝。藉爲口實。茲由本廳準情酌理。判令該被控訴人再給付控訴人銀四十兩。以清押金糾纏。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訟費銀十兩。責令兩造分擔繳納。

上訴期限二十日。併記。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任苗氏與任玉林因家務嗣續並鋪事涉訟一案

控訴人 任苗氏藍田縣人年三十九歲現住澇巷居家

被控訴人 任玉林藍田縣人年六十二歲住澇巷向務農

右代理人 任增潤藍田縣人年四十一歲住澇巷內聯陞鋪掌玉林長子

關係人 郭長清藍田縣人年四十三歲住澇巷林成齋鋪掌

張振堃藍田縣人年四十七歲住徐家村務農

任羣印藍田縣人年二十七歲住八家巷無業

趙福元藍田縣人年二十餘歲住任家村業商趙玉衡之子

右案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一日西安地方審判廳就該上訴人與任玉林因家務嗣續並鋪事涉訟案件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任氏弟兄實係光緒五年分家。任玉林不得干涉。故弟玉振遺業任羣印承繼。任玉振任苗氏不得廢棄。郭長清退領出鋪。任增潤按年交賬。俱歸任苗氏任羣印兩人主持。訟費庫平銀二十兩。任苗氏與任玉林各繳銀十兩。

訴訟事實

任苗氏故夫任玉振。世居藍田縣屬任家村。當未冠之年。胞兄玉林聚妻不淑。有違孝養。母憤不願同居。始立

約析產。分居另爨。時在光緒五年。玉振隨同生母過度八年。卽來省城滂巷聚成齋鞋鋪學徒。迨光緒十年學藝期滿。適該鋪因事歇業。玉振卽回縣商同析居胞兄玉林。變賣已分產業。僅買鋪底。重新整理。改稱鋪記曰林成齋。郭長清及任增潤嗣皆次第入鋪習藝。生意日形起色。玉振隨娶妻張氏。卽住省城。嗣因妻病無子。以析居胞兄玉林次子羣印。時年九歲。素所鍾愛。遂議取爲嗣。於二十一年書立嗣單。來城同居。旋妻張氏病沒。羣印成服送葬。續娶陳氏雖篤撫育。未幾亦沒。最終復娶苗氏爲妻。逾年卽妊。時生詬詈。迨來印生而羣印勢難安枕。時回鄉於生父玉林處。暫住二十七年。玉振因鋪事獲利甚厚。復分設內聯陞鞋鋪。交析居姪增潤領做。至二十九年。玉振因身患癆疾。號務紛繁。始以林成齋著齋夥郭長清領掌。當前清宣統元年病篤時。復以鋪事及家務囑姪增潤經理。及逝。羣印舉哀成禮。書懸服牌。經任苗氏撕棄。未敢與較。俟葬父後。多居鄉中。去歲八月。任苗氏來印子殤。今春羣印請同生父玉林清理鋪事。林成齋鋪掌郭長清以歷年賬項均與內東交清爲詞。彼此爭執。任玉林以欺東抗賬控郭長清於西安地方審判廳。任苗氏復以虧業欺孀等情辯訴。並涉及分家承繼兩事。經該廳判決。任苗氏不服。聲明控訴。由西安地方審判廳照章送案。本廳依法受理。證明曲直。查此案爭訟事實。極爲複雜。約言之。卽（一）先年曾否分家。（二）羣印是否過繼。（三）鋪事有無轉讓。以上各點迭經開庭集訊。兩造互有爭議。茲綜閱筆錄始末。調驗各種字據。詳核兩審供狀。採其足以證明理之曲

直者。依左列三部判別之。

(一)關於任玉林任玉振分家之部。據控訴人任苗氏呈驗伊故夫任玉振與現存胞兄玉林分家文約。載任玉成卽玉林任春成卽玉振情願分析。春成與老母過活。光緒五年又三月三十日立。中見人胡文喜胡文彩。鄉約任應芳任崇壽。代筆趙玉衡等字樣。被上告人代理人任增潤庭供先年並未析居。分關實係僞造等語。細核五年分家。較二十一年嗣單。紙色雖新。然紙質良莠不一。色變早遲自異。且收藏有間。新舊亦殊。況分關紙色委係舊物。不過較諸嗣單則新。就比較上面論。真僞殊與發見真實主義之法理不符。契載中見人等。據關係人張振芳供稱均皆物故。惟代筆人趙玉衡尚在。現年七十餘歲。住藍田縣屬任家村隨庭諭控訴人邀請到庭質訊。去後旋據控訴人狀稱趙玉衡業邀來城復被任增潤賄通其子趙福元。潛送回藍等語。嗣據趙福元辯訴前來。謂伊父實不知任氏分家事務。現因患痢送回等語。狀首書趙炳乾遣子趙福元代呈字樣。查本廳飭控訴人邀請者趙玉衡。趙福元來狀。又書其父爲趙炳乾。究屬何故。無從臆度。隨卽添訊趙福元。據稱伊父名炳乾。不知玉衡是誰。再四盤詰。堅供同前。復詢關係人張振堃。則堅稱伊父實名玉衡。願具甘結。俾令面質。福元仍堅不承認。嗣經飭具真實甘結。始復語塞。謂玉衡恐係伊父先年名號。語涉影響。當限令回藍。囑父來廳候訊。現屆限期。據狀稱玉衡實係伊父名號。現因年老病重。礙難來城等語。本廳詳核案情。證據業

已充分。應准免喚。惟就此點觀之。殊滋疑竇。按本案分家契據之真假。代筆人到庭一質。即可得其要領。而乃波瀾橫生。情弊百出。查得趙玉衡實經任苗氏邀請來城。無論案情知否。竟不到庭備訊。間日回藍。可疑者一。縱云身染痢症。本案刻期開審。既能來城。豈半日亦不能待。可疑者二。玉衡實趙福元父名。而福元堅云不知。嗣經飭具甘結。始俯首承認。可疑者三。有此三疑。控訴人賄串。殊非無因。代筆既涉嫌疑。證力當然薄弱。即驗筆跡。其間相隔三十餘年。以恆情度之。亦難脗合。茲經合議認定代筆無傳訊之必要。本案分關委非假造。當認成立。茲就狀供各點。核其足以爲分家之證明者。縷述如下。(一)被控訴人代理人。當庭供稱玉振當病篤時。曾將契約交民子增潤經理。迨玉振沒。因苗氏憤怨。始將賬契交還等語。查林振果未分家契約均屬任姓公有產業。何以獨存玉振手中。既經交出。苗氏縱怨。究屬公業。況據原審狀。述苗氏十不賢。則該孀非人可知。豈能以任姓公產。輕交素知不肖孀婦管有。殊不近情。此可證明分家者一。(二)查被控訴人原審訴狀稱弟死遺留藍田縣城內街房一院。鄉中旱地二十二畝。弟婦竟謀伊兄苗科舉。着郭長清赴該處。或得財勒贖。或少值錢。售得財分吞等語。家果屬公。如斯敗壞。爾時何不具控。直待今歲因鋪事涉訟。始行殺及。尤屬無理。此可證明分家者二。(三)又狀稱先曾析居。嗣至光緒十七年。因增潤助理之故。復合一處等語。既稱先曾析居。則控訴人任苗氏所持光緒五年析家字據。非假無疑。至十七年復合一處。有何憑據。此可證明分家者三。再

查原審筆錄。該被控訴人親供光緒五年。民兄弟分居另度等語。按上訴不准翻供。茲經本廳第二審審理。該被訴人代理人堅稱並未分家。殊不合法。此可證明分家者四。再據該被控訴人提出甲乙兩反證。辯論如下。

(甲)堂名謂該弟兄原係三人。故堂名三義。現兩鋪賬據。來往支使。均書三義堂。經本廳調查林成齋舊賬。並無三義堂名稱。其任玉振支使賬。均書任記。間有任春成字樣。據此則甲證不能成立。(乙)鋪記謂鋪名林成齋者。因伊名玉林。故查前清光緒五年分家字據伊名玉成。林成齋設於前清光緒十年。伊玉林之名。果於何時所改。無從確定。據此則乙證頗欠充分。綜觀各方面之辯論。認定先年確已分家。尙有強度之理由。此關於分家之部。應以控訴人之主張成立。而駁回被控訴人之主張也。

(二)關於任增潤承繼任玉振之部。試先就物證言之。可分兩項。(一)嗣單據被控訴人呈閱。嗣單載任玉振因乏嗣。同母親及胞兄商議。將長門任玉林次子承祧。說話人親戚穆鳳鳴戶族任樹德蘭鴻玉。光緒二十一年二月立等字樣。詢其說話各人。均皆物故。核其嗣單紙色。委屬舊物。控訴人任苗氏空言僞造。烏足爲據。

(二)服牌。據關係人任羣印呈驗。服牌載承祧子任羣印。孤子任來印。期服兄任玉林等字樣。業已撕損。據控訴人任苗氏另呈服牌。內載孤子任來印。期服羣印開印等字樣。細閱兩造服牌。則以控訴人所持者爲最新。詰以羣印所呈服牌。因何撕損。據控訴人任苗氏供稱。係羣印自行毀棄。查該服牌上書羣印爲承祧子。與伊

頗有利益。焉能無故撕損。推其情節。必係該控訴人因有親子。不許羣印承祧。故爾撕棄。嗣後另造服牌。毫無疑義。再就人證言之。查原審全案卷宗。關於羣印承繼事實。歷經房主曹朱氏、戶族任金治、並本坊紳約張樹勳等。先後證明。均稱任玉振在日。當未娶任苗氏時。即取任羣印爲嗣。玉振前房兩妻。先後病故。均係羣印頂盆送葬。衆目共覩。即在本廳亦經已故說話人蘭鴻玉之妻蘭王氏。任增潤傅師靳塋。並戶族任鳳庚等。迭經具狀。證明羣印實係與玉振承祧。按證言信用力雖弱。然節經先後十餘人。僉稱羣印承繼屬實。豈皆虛僞。竟無一實。本廳准情度理。認定本案證言成立。而控訴人反對理由。謂任羣印與伊年歲相若也。有親子族姪何得承嗣也。且光緒二十一年。伊夫未老。因何取嗣也。查該控訴人據稱三十九歲。羣印現年二十七歲。所謂年歲相若者安在。既羣印承繼在先。該控訴人歸任在後。來印出生更晚。伊夫因前妻不育。當無嗣之時。取姪承祧。誰曰不宜。況當光緒二十一年。玉振雖未達於暮年。然因前妻病篤。擇嗣送葬。亦屬恒情。即取嗣之早遲。亦無必待衰老之定例。該控訴人乃玉振第三房妻。何得別有所懷。妄冀廢棄。徵諸證據。衡之理法。此關於承嗣之部。應以被控訴人之主張成立。而駁回控訴人之主張也。

(三)關於林成齋內聯陞鋪事之部。可分兩點論斷之。(甲)林成齋鋪事。查控訴人故夫任玉振。於前清光緒二十九年。以林成齋鋪貨作價八百串。家俱作錢二百串。二共一千串文。交鋪夥郭長清領做。歷年清算賬

項。迨前清宣統元年。任玉振故後。卽與內東任苗氏交代。愚婦本屬無知。鋪賬難免不實。然孤孀獨居弗慎。曖昧之議頻興。今歲被控訴人來城查核故弟鋪事。郭長清以與內東交清辭之。遂致構訟。控訴人堅稱賬已交清。被控訴人不應干涉。被控訴人則稱賬多不實。應另清算。經西安地方審判廳算明賬項。判令郭長清退領出號。細核原判。尙屬正當。被控訴人雖稱有弊。亦無的證。原判成立。當無異議。(乙)內聯陞舖事查控訴人故夫任玉振。於前清光緒二十七年分設內聯陞舖事。交該被控訴人代理人任增潤領做。久未清算鋪賬。前經西安地方審判廳查算。尙未竣事。遽爾中止。原審判詞。亦漏未聲敘。本應認此項未經第一審判決。未便遽爲第二審審判。但查控訴人對於該被控訴人代理人領假之內聯陞。只稱抗賬不交。並未控賬不實。本應爲訴訟便利起見。附帶判決以省訟累。此關於鋪事之部。郭長清自應退領出鋪。任增潤亦當按年交賬者也。(判決理由)查任氏家產。析居多年。供證明了。詎能再分。玉林假遺囑之名。因嗣子之請。遂持整理鋪事爲名。隱懷覬覦遺產之念。查賬見拒。輒以抗賬控案。鋪東不允。遂以冒東辯訴。構訟怨生。廢圖計決。然嗣單服牌。可爲鐵券。戚族街鄰。亦有證言。強指虛僞之具。究出想像之詞。衆證確鑿。抵賴何益。族姪當年承祀。實治死者之意。後母入門見忌。詎容意圖別立。雖有親子。不幸中傷。原嗣既未撤銷。廢棄何由。昭穆本屬相當。取嗣亦宜。竟挾擇賢擇愛之法意。冀達自由自立之目的。殊背夫命。尤虧婦道。相續有關公益。不能任意主張。否認毫無理

由。自應依法駁回。郭姓鋪夥。退領出號。原判正當。尤宜成立。增潤鋪事。亦當交賬。清算之權。操之鋪主。然增潤與苗氏。本係戶族關係。勿再秦越相仇。有傷骨肉。羣印對苗氏。究有母子名分。務須慈孝互換。以重倫常。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

本案訟費銀二十兩。兩造俱有非是。着各繳一半。

本案上訴期限二十日。並記。

高等審判廳民庭

代理審判長王久道

推事魏希古

推事王維翰

書記官王霽

●浙江高等審判廳判決姚少亭與王盈春欠款糾葛一案

控告人 姚少亭 杭縣人 關富三橋三十二歲商

控告代理人 律師徐令譽

被告告人 王盈春昭興人大福清巷七十九歲醫

關係人 沈阿林杭縣人寧波第九旅團二十五歲兵士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二日杭縣縣法院就王盈春訴追姚少亭欠款糾葛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控告於前第一地方法院。移送前來。經本廳於四月初十日開庭審理。特爲判決如主文。

主文

原判撤銷。姚少亭對於沈阿林所負四十二個月月租洋七百十四元。內除姚少亭代付換牙帖洋一百三十元。牙稅洋四十五元八角。淨欠洋五百三十八元五角。應卽繳呈原審判廳給王盈春收領。沈宏遠過塘行牌號及生財。准歸姚少亭占有。並有使用收益權。至債權清償爲止。本審訴訟費用二十二元五角。各自負擔。

事實

此案之內容頗複雜。纏訟已及五年。緣沈阿林之父沈和孫。於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將所有祖遺杭州關富三橋河下沈宏遠過塘行帖。出租與姚少亭之父姚雁亭接開。當時立有合同議單。載明以所有行內生財招牌牙帖等。公議大租洋一千元。月租洋十七元。分爲四個租摺。按月憑摺向行中支取。不得拖欠。亦不得預

支議定以十年爲期。期限內不退不贖。租價亦不得增減。至光緒三十一年元月。沈和孫又向王盈春借洋六百元。將過塘行帖之月租洋九元抵爲利息。立摺一扣。每月向取。姚雁亭爲中人。是年七月。更由王盈春擔保代沈和孫向宗姓借洋五百五十元。每月利洋十元。三十二年元月。王盈春又代沈和孫借沈處洋一百三十元。每月利息兩元五角。亦以該行帖之月租金作抵。立有借據三張。經摺四扣。據王盈春狀稱尙有經手代向程處借洋三百二十元。礙借據已經遺失等語。自出借之後。每月憑摺向取。並無異言。及三十四年滬杭鐵路開通。該行生意因之減色。當經沈姚兩姓同意議決。所有以前每月另有津貼費洋七元五角。自本年正月。概行免除。惟每月租金十七元。如數付清。及宣統元年正月。姚少亭停付租金。王盈春屢向支付。輒被拒卻。以致王盈春於宣統二年正月。遂將此項月租悉數捐入浙江旅寧公學。作爲常年經費。卽由該學董俞移請錢塘縣簽提追款。姚少亭亦卽投遞辯訴狀。聲稱伊父接開以來。並未積欠租金。惟本議十年爲期。今因沈和孫死後。阿林飄泊貧窶。兼以火車通行。生意清淡。以後押租。向誰索還。業主既無回贖。另租又無人。不值此巨款之數。職之血本。勢必推諉無著。故此停付扣押租云云。其後王盈春又在清杭州地方審判廳呈訴。謂沈和孫借洋一千陸百元。分四次借去。其中六百元。姚雁亭爲擔保人。每月以沈宏遠過塘行帖之月租金作利息。憑摺支付。姚雁亭之子少亭。圖賴不付等因。姚少亭答辯狀稱。王盈春之債權。與商之押租。性質不同。且

伊盤駁重利。由二三百元至千元之多。所有押租一千元。除扣除租金外。連帖費等尙應找還洋九百餘元。萬難吃虧。當按月扣除云。開庭數次。未曾結案。光復後。王盈春又在杭縣縣法院起訴。於民國元年十月初二日。經該法院判決。姚少亭代沈阿林還王盈春原本洋六百元。其餘原本金及利息。概予免除。一面姚少亭即取得王盈春之債權。沈宏遠過塘行帖除沈阿林贖回自開外。歸姚少亭永遠接開。姚少亭對於原判決不服。委任律師徐令譽控告於前第一地方法院。曾經兩次開庭集訊。未能終結。審級制度改組之後。移送前來。經本廳察閱原卷。調查實情。又於四月初十日傳集兩造。並控告代理人律師及沈阿林等。公開審理。本案事實。既已證明。應即予判決以清訟累。

理由

控告代理人控告論點有四。

(一)稱控訴人與沈阿林之父沈和孫。於光緒二十八年立有合同議據。一則曰十年之限內不退不贖。再則曰限滿回贖。三則曰限滿回贖。贖之云者。對於抵押而言。則此項合同。在當時沈和孫亦明認爲出押行爲。其出租與回贖再三對舉。即可表明出租二字。確已作爲出押二字。不過字句上混押爲租耳。(中略)兼之行帖歸控告人占有。沈宏遠過塘行牌號。又歸控告人占有。苟屆回贖之期。出押者不能交付回贖之價銀。受押者

即無返還目的之義務。則因於目的物上有完全使行之權利。非第二人所得干預。則其爲物權而非債權。固如黑白之分。至於被控告人對於沈和孫而有債權。則固明明。但有債權毫無物權之擔保。沈和孫以控告人應付自己月租之摺。交與被上訴人代爲收取。是不過使被控告有確實且便利之收息方法。而其仍爲普通債權。又不待辯而明也。今乃爲第一第二之順序。是無物權債權之區別等語。查沈和孫之出租商號招牌於控告人之父姚雁亭。有合同議據。是明書出租字樣。一則曰出租。再則曰認租。即準諸杭俗習慣。凡賃貸借時。大租均書押租。若果爲出押。姚雁亭既出大租一千元。當向沈和孫收取利息之不暇。何得姚雁亭每月反付十七元之月租於沈和孫。至合同內容回贖二字。就字義表面而觀。固與出押性質相似。惟在我國法律未備。舊俗往往於契約上之字面。多不考究。隨便書寫。皆因無法定專用之字義。以致有此流弊。然當時雙方意思合致所設定法律行爲之性質。在事實上已可推定其爲出租而非出押。毫無疑義。且本案之爭點。并不在於出押與出租之區別。當先解決控告人在十年期限尙未成就。對於債權者果有相殺之權與否爲前提。合同議據上。既明定按月憑摺。向行中支收。不得拖欠。亦不得預支。以十年爲期。期限內不退不贖。是附期限的條件。須至條件成就時。控告人之債務始得銷滅。而控告人對於沈和孫亦爲附期限的債權。非完全之債權可比。若未至條件成就。故意違背契約。當事者一方之意思表示。不經相手方之承諾。自行主張相殺。置條件及

期限於不願。按諸法理。殊屬不合。況王盈春與沈和孫所爲之法律行爲。既有嚴借筆據。將月租抵押。則其爲債權之物權擔保也明矣。王盈春已向姚少亭收過數年月租。姚少亭知此項月租沈阿林已移轉於王盈春也。又明矣。則此項月租。爲王盈春之完全抵押擔保。在限定期內當然可以憑摺支付。該控告人在條件未成就時。卽無拒絕支付之理由。雖明知條件成就時。沈阿林已無交付回贖價銀之能力。然其救濟方法。有生財招牌出租於賃借人處。控告人有完全之占有權。可以使用收益。至債務清償爲止。總之該控告人於契約之條件未成就時。預先停付租金。主張相殺拒絕履行之義務。實屬故意違約。致善意之王盈春。不能享抵押擔保之權利。控告人當負賠償之責任。此第一論點不得謂之有正當理由者也。

(二)稱沈阿林以租摺付被控告人。收取月租。乃沈阿林以自己收取月租之權。付被控告人代爲行使。而卽以抵還被控告人所有債權之月息。則此爲沈阿林與被控告人內部關係。在控告人固無庸過問。卽沈阿林亦無以此債務向控告人聲明之必要。卽被控告人亦無以此債權向控告人聲明之必要。一方憑摺以付。一方憑摺以收。(中略)控告人對於沈阿林而有停付月租之理由。卽不得對於憑摺支取者而爲承認。其承認與拒絕。皆視乎沈阿林之應享權利與否而定。(下略)摺上但有憑摺支取之約束。並無必由沈阿林親自支取不許使他人支取之約束。無論對於何人。而爲承認及拒絕。皆看做爲對於沈阿林而爲承認及拒絕各等

語。查該控告人既自謂沈阿林以此項收取月租之權。付被控告人代爲行使。而卽以抵還被控告人所有債權之月息。則此項月租。爲被控告人之債權的物權擔保。更無疑義。若無此項擔保。則可推定被控告人不能憑信沈阿林。卽沈阿林不能借到一千六百元之原本。是被控告人借與沈和孫一千六百元之原本。因有此項月息爲物權的擔保故。且控告人與沈阿林所立合同議據。既定以十年爲期。控告人在此期限的條件未成就時。對於沈阿林無拒絕履行義務之理由。卽被控告人當然有受完全清償之權利。而在條件未成就時。沈阿林在事實上雖負押租一千元之債務。然於法律上不生問題。將期限內應有之債權。移轉於王盈春。亦屬正當之法律行爲。控告人當受契約上期限之拘束。既不能對沈阿林主張相殺。卽被控告人當然代爲行使。享物權擔保權利。此第二之論點。不得謂有正當理由者也。

(二)稱原判決謂過塘行帖。行業雖衰。以之抵控告人債權則有餘。控告人對於沈阿林之押與行帖及牌號有千元之押價。沈阿林既屆期不贖。而又實無資力。則惟有將行帖牌號照常使用收益。停付月租。卽以應出之月租抵銷押價。並有陸續代沈阿林支出之款。總計一千五百餘元。是不啻以一行帖牌號。而有千五百元之押價矣。今因過塘行營業。自火車開通以後。日退一日。以今比昔。行帖之價值。殆無三分之一。(中略)若競買行帖及牌號。則所得無幾。明明有缺無餘。安得謂爲有餘。至於獨沾利益。此乃享物上擔保之利益各等語。

查該控告人與沈和孫所立之契約。是明書出租。其內容之性質。亦爲借貸借之法律關係。且附有期限的條件。已一再說明。無庸贅陳。且所立之雙務契約。其借貸借之存續期間。既有一定。並無解除之權利。特別留保。況沈阿林月租之債權。移轉於王盈春。又爲控告人所熟悉。乃該控告人在條件未成就之前。須先主張相殺。不履行其義務。致使王盈春受意外之損害。控告人實屬故意違反契約之本旨。王盈春當然有請求賠償之權利。今契約之根本既已解決。則其餘之問題。不煩言而斷矣。再抵銷押價。卽控告人自己。亦有謂屆期不贖。惟有將行帖牌號照常使用收益。停付月租等語。可見控告人亦自知未屆期之時。則不得停付月租。抵銷押價。而存第一論點。則主張抵銷。有拒絕付租之理由。非但不合法理。前後尤屬自相矛盾。惟原判決有謂過塘行營業雖衰。以之抵控告人債權則有餘。不能聽控告人獨沾利益而使王盈春獨擔損失。固屬道德上之問題。非法律之意旨。然控告人之早自爲計。不惜違背法律行爲。亦有不得辭其咎者。所有代沈阿林支付之洋有一千五百餘元。既並未將詳細帳目繳案。概言其數若干。無從查核。斷難憑信。至火車開通之後。生意減退。過塘行之價值。殆無三分之一。須知商家營業。本難操必勝之權。原合同內。註明自租之後。行中生意。各聽天命。限內不得增減字樣。是增則固爲控告人個人之幸福。減則亦爲控告人個人之不幸。豈得以自己生意之減退。不受契約之拘束自由抵銷乎。此第三論點不得謂之有正當理由者也。

(四)稱被控告人對於沈阿林有一千餘元之債權。祇能向沈阿林請求償還。(中略)今原判令控告人代沈阿林償還被控告人原本洋六百元。不知控告人何以忽有此義務等語。(下略)查控告人對於王盈春所負之債務。乃在期限條件未成就之前。契約上所定每月之租息。並非對於王盈春負原本一千餘元之債務。沈阿林對於王盈春一千六百元之原本。並未將過塘行帖抵押擔保。其所定擔保契約者。惟每月十七元之月租而已。王盈春之原本。當然不能對於控告人主張債權。祇可向沈阿林請求償還。原判乃令控告人代沈阿林償還被控告人原本洋六百元。殊與法理不合。且含混其辭。未能解說明白。無怪控告人之不服。提起抗辯。此原判關於控告人代沈阿林償還王盈春原本洋六百元之點。應即撤銷。認該控告人之第四論點。爲有正當之理由者也。

被控告人答辯狀。則謂在前清光緒三十年憑租開沈宏遠過塘行之姚雁亭。向伊面商該行主沈和孫因有正用。情願將沈宏遠過塘行牌號作抵押借洋六百元。立有戲借筆據。卽以該行租金作息。由姚雁亭擔保。每月憑租付息。並於契約上載明行內一切事情。及姚雁亭與沈和孫之款項交涉。概與王盈春無涉。亦不得在租息內扣除等字樣。此項債權成立。一則有沈宏遠之牌號抵當。一則憑行租戶姚雁亭之擔保。後又由姚雁亭陸續借去洋一千元。前後共計洋一千六百元。每月以該行月租爲利息。(中略)原判令姚少亭一併償還

盈春洋六百元。此外概予免除。便宜已達極點等語。查沈阿林與王盈春所立之馱借筆據。是明書將過塘行招牌月租立摺馱借。並無將過塘行招牌生財抵押將租作息之字樣。王盈春之主張。實屬無理。所有沈阿林之債務。應向沈阿林請求履行其義務。對於姚少亭。無請求履行之權利。惟租息爲王盈春之完全物權擔保。姚少亭僅在十年期限內所負之租金。當履行其契約上之義務。至六百元之馱借。爲姚少亭之擔保人。則據控告人當庭辯稱馱借據上。伊父之花押。但寫一正字。與平日所畫之押迥不相同。當即將沈和孫與姚雁亭所立合同議據之花押核對的。係不符。且以前社會習慣。亦無中人負連帶責任之理。其所要求。多不根據法律。所以纏訟無已。有由來也。再控告人當庭呈繳代沈和孫付款細帳內換牙帖洋一百三十元。及牙稅駁船費四十五元五角。既載明合同議據。應歸沈阿林支付。當然在每月租金內扣除。所負質房租四十二個月。共洋七百十四元。內除以上代付之款一百七十六元五角。再給付洋五百三十八元五角。償還王盈春之月租。惟辦船費洋二百元及利息洋一百六十三元。在合同議單。既未註明應歸何人支付。斷難在月租內扣除。祇可占有生財招牌與押租洋一千元之債權。併向沈阿林請求償還。特爲判決如右。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浙江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許卓然

推事邵勳

推事殷汝熊

書記官李志雲

●浙江高等審判廳判決孟宗元控孟銀生私賣祭田一案

控告人 孟宗元紹興縣車皋鎮王墩經村四十歲讀書

被控告人 孟銀生同 王墩津三十五歲農

孟文潛同 東郭門裏二十歲學生

關係人 孟宗顏同 王墩津四十三歲商

宗周同

宗武

宗棠

宗澤

宗善

宗義

宗遜

宗銘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三十日紹興縣法院就孟宗元訴孟銀生私賣祭田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控告於前第五地方法院。審級改組。移送前來。經本廳於四月十七日傳集兩造及關係人等公開審理。宣告辯論終結。特爲判決如主文。

主文

原判決撤銷。但關於分割之點。仍維持原判決之效力。
除控告人自己應得之田十五畝及每房提出祭田十二畝二分肆毫外。著葆懷葆初兩房派裔照田數分派。每畝繳洋三元。償還控告人之損失。限判決確定後。繳呈原審判衙門給領。本審訴訟費用二十二元五角。原被兩造。平均分擔。

事實

緣孟宗元等之高祖名曰佐清。曾置良田三百十餘畝。遺傳子孫。作為祀產。佐清有子二。長曰葆懷。次曰葆初。葆懷祇生子一曰越亭。越亭之後。分爲兩房。葆初有子五。分爲五房。控告人及被告人等皆屬葆初房派。是項祭田。由葆懷葆初兩房派裔。按年輪值。相傳已久。至前清宣統三年。浙路公司赴鄉購地。葆懷派裔子香等私自售去祀田八畝有零。由是葆懷房派裔相繼歸撥者八十餘畝。後又陸續售去。有七十畝左右。卽經葆初房派四房之孫雲卿等呈縣究追。未幾。雲卿物故。亦未有結果。其後適值光復。各地人心不靖。葆初派裔房長宗顏等。恐有不肖房族。擅自出賣等情。遂邀集本房房族公議。將自己應得之田。各自分撥管理。以免重蹈覆轍。除控告人未曾列會與議外。本房派裔均皆同意。始行割分。控告人由是起訴於紹興縣知事署。狀稱被控告人等壞公肥己。串盜祀產。而被控告人等辯論。則稱設公議分割。實非串盜。是控告人對於文潯有確索債款之嫌怨。視銀生又忠厚可欺。無非擇肥而噬等語。當經該縣執法科於元年五月初六日傳集原被兩造審理。堂諭被控告人等邀集房族公議解決。且設祭田。既由各房先後除撥。則祖宗之血食。必須保存。但不必過多。以免日後子孫之累等因。於是被控告人等。卽遵諭邀同房長宗顏等。全體會議。除控告人及宗德兩人又未列會外。均贊成分割。提出祭田十二畝二分四毫。其餘各歸自己分撥管理。當立合同議據。葆初房派裔到者。一律簽字。已由房長宗顏等呈報在案。迨九月間紹興縣法院成立。忽宗顏至該法院訴控告人稱。始則追盜。

繼則自盜等語。控告人又卽一再續訴。被控告人等串盜祭田。謂本年應歸控告人輪值祭田。須三十年一輪。現在損失甚鉅等語。經該法院數次集訊。於十二月三十日判決。以所立合同議據爲有效。准予分割。惟賠償控告人損失洋四百元。令葆懷葆初兩房公同分擔。控告人不服原判。控告於前第五地方法院。已於二月十四開庭辯論。未曾結案。適值審級改組。移送前來。經本廳調查原卷。又於四月十七傳集兩造並房長宗顏等。公開審理。據控告人稱是項祭田。因屆值年所以祭祀等費。均已耗去。且一年收入總數。有二千元左右。今原判祇有賠償洋四百元。是以不服。請求追復原狀云云。被控告人銀生答辯。則稱祭田是祖宗血食。照例不得出賣。實因大房葆懷公派裔先行盜賣。恐房族以後接踵效尤。不能保存。故此邀同房族之人。公同議決。後始行將應得之持分。分別管理。現在民不過分到十畝。並未絕賣。儘可回贖。且設此項祭田分割。在控告人輪值之前。當早知悉。何來耗費等語。文滄所供與銀生相同。訊之房長宗顏。亦說確係葆懷公房下子香等先行私自出賣。以致葆初公房下派裔倡議分割。均皆贊成。惟控告人因屆值年。自然不服。宗避今亦到案。請卽傳問等語。訊之宗避所證。與宗顏無異。當卽具結。本案事實既已證明。應卽予以判決。

理由

本案之爭點。在辯明被控告人等是否盜賣祭田爲前提。據房長孟宗顏等當庭所供及合同議據。其涉訟原

因。言之鑿鑿。實因葆懷房派子香等於前清宣統三年浙路公司購地時。希冀善價。先行私賣。孟氏族大繁多。被控告人等恐有不肖房族。相率效尤。血食或將陷於危險之地位。乃邀同房族。共議分割。則非一二人之私意也。可知。而被控告人等雖有活賣情事。然已在公議分割之後。不得謂之盜賣。在若祖若宗置備祭田。本爲後世子孫綿延馨香之計。我國古今來之習慣。祭田立案註冊。禁賣甚嚴。似難准予分割。違背置田者之初意。無奈不肖如子香等。覬覦厚利。竟將祭田擅自私賣。則此風既啓其端。難保無第二子香接踵而起。既經合族同意分割。各自管理。以保存其應得之持分。尙未越各人權利範圍。且合同議據。註明每房提出祭田三畝。共有十二畝二分四毫。每年限於提出祭田者輪值。亦尙合法。原判准予分割。亦無非從多數之願。爲孟氏永遠息爭之計。故關於分割之點。仍當維持原判決之效力。惟該控告人值輪收祭田之年。適逢公議分割之時。不得不謂之意外損失。無怪乎心不甘服。纏訟無已。雖據供輪年可得二千元光景。無論其數之確實與否。然核計三百畝田數應得之利益。以每畝五元合算。當有千五之數。卽除納糧辦祭外。淨益亦在千元左右。原判賠償損失洋四百元。殊未公平。故改判由葆懷葆初兩房派裔。按畝數賠償控告人之損失。每畝繳洋三元。合計總數與控告人之淨益。略已相符。現在既已售去之田。固難回贖。惟自分割之後。各人仍當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重視血食。善保持分。以相綿延於不替。則今日之分割。適所以保存於將來。亦孟氏之幸也。本廳衡情酌理。

於分割之中。寓以敦睦之意。特爲判決如右。

右案係檢察官王序賓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初八日

浙江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許卓然

推事邵勳

推事殷汝熊

書記官李志雲

●浙江高等審判廳判決嚴雲樵控王家相欠款糾葛一案

控告人 嚴雲樵 杭縣焦棋杆四十六歲協和衣莊

控告代理人 律師褚嘉猷

被控告人 王家相 紹興現住杭城西太平巷裕康莊三十六歲商

被控告人代理 律師張國威

右控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前杭縣縣法院就王家相訴追控告人欠款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控告於前第一地方法院。審級改組。移送前來。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主文。

主文

原判決撤銷。

嚴雲樵代墊之款三百五十元。應由王家相如數償還。嚴雲樵所欠期票洋八百元。亦當履行其債務。除以代墊之款三百五十元及還過一百元抵銷外。尙欠三百五十元。應俟判決確定後。限半個月內如數繳呈原審判衙門。給王家相收領。

本審訴訟費用十九元五角。平均負擔。

事實

緣通濟衣莊店主陶子湘虧欠正元泰莊王家相洋二千六百元有零。於前清宣統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商務總會公議。王家相與陶子湘雙方允洽。當立議單。載明洋一千五百零八元。仍照原議分十年拔還。尙有一千一百元。由嚴雲樵先生出據。本年終先歸洋三百元。宣統二年三月底歸洋一百五十元。六月底歸洋一百五十元。九月底歸洋一百五十元。三年正月月底歸洋一百七十五元。二月底歸洋一百七十五元。到期如數清

交兩造允洽各無異言。立此允議單等語。嚴雲樵立有憑支票五紙。交王家相收執。共洋八百元。宣統二年三月終期英洋一百五十元。六月終期洋一百五十元。九月終期一百五十元。宣統三年正月終期一百七十五元。二月終期一百七十五元。其餘尚有因當年現繳而未立票者三百元。至年終祇付一百元。以外二百元。未曾繳出。期票之款亦並未繳付。王家相乃於元年八月起訴於前杭縣法院。而嚴雲樵辯訴。則謂王家相私向陶子湘買收估足當票。付以七百元支票一張。陶子湘卽以此款歸還伊岳張少華。迨王家相察覺此項當票。難以得利。卽欲設法歸還。原支票由嚴雲樵從中代墊洋三百五十元。王家相至今未曾償還。再所立期票洋八百元。係有爲特別原因發生。王家相與陶子湘雙方排解起見。代通濟衣莊陶子湘出立。並非債務者。今陶某尙在。儘可向追等語。經該法院開庭審理。於元年十二月七日宣告判決。今所有嚴雲樵代墊之三百五十元。應令雙方各半負擔。其未曾履行之期票八百元。並未立票據之二百元。除由王家相分擔墊款之一百七十五元外。應俟此案確定後。著限嚴雲樵三期辨濟。而控告人不服。委任律師褚嘉猷。控告於第一地方法院。審級改組。移送前來。經本廳調閱原卷。卽於三月二十四日傳集兩造並律師。公開第一次審理。控告人供稱王家相是正元泰錢莊經理。在宣統元年被通濟衣莊陶子湘虧欠三千三百餘元。當時陶子湘債務甚多。共有一萬餘元。以民爲同業董事。王家相乃託人挽請民出爲仲裁。惟陶子湘祇有祖產房屋一所。出賣得洋

二千元。清理債務。僅有二成之數。所欠王家相三千三百元。故付還六百六十元。王家相嫌數太少。須再償還洋八百元。否則必至逼倒通濟衣莊而後已。民以同業有維持之責任。是以代陶子湘出票洋八百元。以爲衣莊存在。則隨時可以向取。彼亦面允。不再向陶子湘催逼。詎料出票之後。期限未至。彼乃逼索。致通濟衣莊倒閉。不特與民維持之初意相反。而通濟既然停閉。則民代出之票洋八百元。亦無從向取。是王家相爲惡意行爲。當然不能負擔此債務。且有代王家相還張少華洋三百五十元。亦當如數請求償還各等語。被控告人防禦方法。則謂民經手本莊款項。被通濟裕通兩莊拖欠鉅款。由該兩店股東推出兼理店務之嚴雲樵負擔完全責任。經商會集議。除通濟欠款一千五百八十元分十年拔還外。尚有裕通欠款一千一百元。卽由嚴雲樵出立期票八百元。親筆簽字。尙有三百元。因須在本年內繳出。未立期票。確係裕通欠款。有本莊來往帳簿可憑。是年年杪。嚴雲樵祇還洋一百元。兩共欠民洋一千元之數。通濟虧欠甚鉅。債權者向催。實係無力續開。並非民一人所能逼到。再嚴雲樵代還張少華洋三百五十元之事。亦屬不確。民當時買陶子湘當票。付以七百元支票後。以無利可得。旋將原票退回等語。並當庭呈出正元泰來往帳簿四本。控告人代理律師褚嘉猷當庭陳述。謂被控告人於主債務從債務之關係。尙未分別清楚。控告人所保之款。爲通濟擔保。非爲裕通擔保。雙方約定。在限期前。不得催逼。而被控告人首先違背定議。逼倒通濟。與控告人之初意相反。控告人自然可

以取消保證之責任。是項期票。究爲裕通保證。抑爲通濟保證。同在商會會議。當日有筆錄可證。請卽調查。自可水落石出。所有代墊還張少華洋三百五十元。亦可傳張少華到庭訊問等語。被告代理律師張國威之防禦。謂原告人及控告代理人所陳述之點。要皆無憑可據。而被控告人有主張之債權。確有憑證。既有商會之允議單。又有控告人之期票。雖屬保證。與主債務者同一地位。有履行之責任。代還張少華之洋三百五十元。亦屬無憑。徒見空言。有類捏造。被告不能負此責任等語。後經本廳致函杭州商務總會。調查當時會議情形。旋得該商會覆函。謂查原立允議單。確無裕通字樣等因。而控告人又遞呈追加理由書。並黏呈杭州商務總會公函及抄錄說帖。並開會速記議事錄。確載有嚴雲樵云陶君正元泰之款。爲數太鉅。查通濟欠洋三千三百餘元。現雖還過六百六十元。尙欠二千餘元。至於通濟裕通之糾葛。實係陶子湘冒裕通之名。開摺支用。在正元泰以爲裕通往來。而裕通實不知有此錢莊交易。其實多係通濟陶子湘所取用。當經總協理及各議董共同研究。僉稱陶子湘所應許貼補正元泰之八百元。應該設法籌還。惟正元泰所稱裕通之款。顯係牽涉。查通濟欠三千三百元。付過二成洋六百六十元。卽爲正元泰業經承認通濟該三千三百元之鐵證。惟尙有二千餘元如何清償。須通濟陶董趕緊理楚。茲由陶子湘商懇嚴雲樵代出筆據。按期照付。並商懇正元泰限期未到。不得催逼。兩造允議。茲又議八百加三百共一千一百元字樣。控告人同時又提出追加理由

書。其論點列爲四項。

一當日商會議決。係雙方允諾簽字。今按議事錄。明明當日公認爲通濟之事。而王家相又在庭稱。裕通之事。查保證債務。須先向主債務者訴追。今王家相於主債務者尙未認定。何能問及保證人。且王家相自己當衆簽諾在前。忽又矇甲爲乙。顯係故意爲虛僞之陳述。以理而論。可以不復聽其主張。而從片面下斷。

二說帖中節經調處各債權者允洽。先償二成。准通濟莊續開。惟正元泰經理王家相因數太鉅。另商貼補數百元。以此提議於商會。其年十一月十四日會議之結果。由通濟莊經理陶子湘懇商代立期票八百元。並定期未到不得催逼。陶子湘當衆申入。商與王家相當衆承諾。載明議事兩造皆允議。可爲極合方式之契約。至於八百元之外。又議加三百元。則係陶與王之直接。商並無代爲出票。乃第一審竟判未付之二百元。令風馬牛不及之商代償。尤爲無理。且八百元之期票。所以代爲出票者。亦爲維持通濟店務。陶子湘得以從容收帳。并可營業。不難按期歸還。豈料王家相有詐欺之惡意。當場承諾取得商之期票。及至期票得到頓背議事錄中期限不到。不得催逼之條件。逼倒通濟。與商保證之原因。已成反對之事實。則王家相所持之期票爲詐欺。取得當然無效。

三王家相事後。亦知理曲。故持票經年。既未向陶子湘訴追。又未託商轉追。及商向王家相追討。代還張少華

洋三百五十元。始舍主債務者。而以商朦誣。查前清民律草案雖未公布。而法理亦可徵引。第八百七十六條。保證人就現在之債務。約於一定之期間內爲保證者。債權人於其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怠於審判上之請求者。保證人免其責。商所代陶子湘出立者爲期票。是明明於一定之期間內爲保證也。王家相之怠於訴追者。已經年矣。故即使置前一二兩項虛僞詐欺而不顧。亦當無效。

四商生平每好爲人排難解紛。通濟錢債事件。實由王家相請商爲之調停。已見商會議事錄。今日王家相以怨報德。令人心灰。并且其時王家相買當票一種。以爲大可獲利。及後察覺。始欲取消買賣。由商代墊。在晉泰莊劃付於張少華洋三百五十元。王家相至今分文未歸。向之催索。反以無效之票抵制。爲先發制人之計。所有八百元之期票。卽欲交涉。亦惟有向陶子湘是問。與商不涉。

本應復於五月初一日繼續公開審理。兩造及控告被告代理律師。所攻擊防禦之點。與第一次開庭辯論相同。詳載於訴訟筆錄。惟訊問證人張少華。供稱陶子湘因欠韓孟生洋款。是以將當票抵押。王家相思此項當票。出期票洋七百元。由陶子湘向韓孟生贖回後。王家相以無利可得。欲將當票退還。韓孟生不允。經嚴雲樵出爲排解。勸王出洋三百五十元。始將期票約一月爲期。交還王家相。不料王家相至期推諉不繳。確由嚴雲樵償還洋三百五十元等語。已令當庭具結在案。而訊諸被告。人亦無確實之反證可舉。不過呈出宣統

元年六月初三全浙公報一張。登有正元泰七百元失票聲明一則。以爲抵抗之方法而已。本案之事實均已證明。故卽判決。

理由

本案之先決問題有二。一在（控告人所立）八百元之保證期票及未立票洋之三百元。是否負完全履行之責任。一在控告人代墊之三百五十元。是否可以主張債權。以上兩點。辨晰明白。則其餘之爭點。亦迎刃而解矣。今先根據控告人之控告理由。而下以解決。分言之如下。

一被控告人當日在商會之議。允議單中既註明正元泰王家相通濟衣莊陶子湘。爲通濟揭欠正元泰款項若干。仍照原議。分十年拔還外。尙有一千一百元。由嚴雲樵出通濟分期如數清交字樣。則嚴雲樵之保證。爲通濟而非爲裕通也明矣。王家相強指裕通。未免隔靴搔癢。與本案無關輕重。雖所呈帳簿。證明係與裕通往來。然在商會議事錄記載甚詳。且允議單既明書通濟保證字樣。是嚴雲樵爲通濟之保證。毫無疑義。惟嚴雲樵既爲通濟保證。出立期票。須知期票有證書性質。與尋常債務不同。王家相持有期票。卽可行使期票之權利。期票上既未附有條件。至期票當然照付。無先向主債務者請求訴追之必要。況主債務者已無下落。且以此亦可推定王家相之當衆簽諾。亦因嚴雲樵出立期票。爲之完全保證。有恃無恐。遂卽承諾。既所立期票。均

由控告人署名自書。今王家相請求履行。亦所當然。何得謂之滕甲爲乙。此第一論點之不能成立者也。

二嚴雲樵之保證。固由通濟莊經理陶子湘所懇請明載於商會議事錄。然所立期票。雖有期限條件。而並無期限未到。不得催逼通濟之字樣。卽王家相與陶子湘所立之允議單。亦無期限未到。不得催逼通濟之字樣。姑讓一步而言。在宣統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商會議事錄。載有陶子湘懇正元泰限期未到。不得催逼。兩造允議固也。然通濟衣莊虧欠甚鉅。卽正元泰一莊。尙有一千五百零八元。照原議分十年拔還。而通濟之倒閉。在元年十二月底。果爲王家相一人所逼倒。抑或該衣莊資本已缺。不能繼續營業而倒閉。可不具論。要之控告人今所當然履行之債務。爲八百元之期票款項。夫期票之性質。爲金錢證書。又無記名。卽債權者雖未證明其所以生權利之原因。而得以主張其證書上之權利。乃一般證書之通例。雖在直接之當事者間。債務者得以提出抗辯之理由。(一)原因欠缺之抗辯。(二)不法之抗辯。今控告人所出之期票。是在允議單書明一千一百元。由嚴雲樵出立。又爲嚴雲樵自書署名。情願代通濟而任債務。有到期如數清交之語。其原因並無欠缺。且當衆公議。互相允洽。始立議單。又無不法之可言。惟八百元期票外之三百元。被控告人既無證書可據。控告人自可抗辯。乃原判亦令控告人負擔。殊屬非是。控告人既出立無記名的期票八百元。自有流通證書之性質。卽無拒絕支付之理由。蓋期票上並無期限未到。不得催逼通濟之字樣。卽商會議事錄中。亦敘

明尙有二千餘元如何清償。須通濟陶東趕緊理楚。茲由陶子湘商懇嚴雲樵代出筆據。按期照付。並商懇正元泰限期未到。不得催逼。兩造允議字樣。是議事錄所載王家相不得催逼。乃指嚴雲樵期票之款而言。既有日期。非到期自然不能催逼。其餘之二千餘元。載明由陶東理楚。陶子湘延不清理。王家相尙可催逼。此款與彼款絕然不同。烏得混而爲一。以之爲抗辨之理由。控告人明知通濟無力。而自願出據代償。何得謂之詐取。王家相乃善意的取得。其出立證書之原因。雖爲保證。須知出立證書之後。則從債務者已成爲主債務者之地位。苟非王家相不法取得。與原因之欠缺。斷不能主張抗辨。此第二理由之不能成立者也。

三王家相既持有嚴雲樵之期票。已無向陶子湘訴追之理。而王家相起訴縣法院。原狀有謂屢次催償哀求等語。何得謂之並未追討。至援引民律草案八百七十六條。於法理亦非正當。凡未經正式頒布之法律。當然不能適用。況控告人所當履行之債務。乃維持八百元之票據。流通證書之效力。並未履行保證之債務。若票據而亦可無效。則流通證書尙有何用。非但有背風俗習慣。并恐大有影響於社會。惹起一般之恐慌。控告人之錯誤。在以證書債務作爲保證債務。所以主張之理由。都不合法。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第三理由之不能成立者也。

四控告人代通濟出立期票。其中關係之原因如何。固可置之不究。至熱心好爲人排難。王家相以怨報德。令

人灰心等情。此乃道德上之問題。非法律上所能抗辨。既然自願代通濟償還債務於前。何得反悔於後。致債權者受意外之損害。惟代墊三百五十元還張少華一款。既經張少華具結證明。而王家相又不能舉出反證。雖有全浙公報登有失票聲明一則。然不能以此而就證明控告人之確未代付此三百五十元之款。王家相當償還控告人。以潛糾葛。原判既令各半分擔。殊無根據。既已認定其爲有代墊。而判令各認其半。無怪乎控告人以之爲不服之理由。故改判王家相負擔全部三百五十元之數。此第四理由認爲正當者也。

被控告人主張之債權期票洋八百元。當然嚴雲樵履行之責任。未立票據之三百元。雖有商會之允議單。既無票據。則屬保證性質。不能與證書之款。相提而並論。被控告人除在宣統元年十二月收過控告人一百元及控告人代墊償還張少華之三百五十元。合計四百五十元。與八百元票據之款相殺外。限控告人判決確定後半個月內。償還被控告人洋三百五十元。所有利息。當時既未言定。彼此免除。所有被控告人繳案期票五紙及允議單一紙。註銷存案。正元泰帳簿四本。著被控告人具狀領取。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

浙江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許卓然

推 事邵勳

推 事殷汝熊

書記 官李志雲

●山東高等審判廳判決鄭芳春等控高錫三再四重典同德昌房屋一案

主文

原判撤銷。

鄭芳春楊曉雲孔繼銘錢文甫之質權。即係同德昌房屋。由本廳拍賣得價。按照契載先後之順序分別給領。利安堂史傳紀楊聘卿之質權。係同德昌新蓋房屋。亦由本廳拍賣得價。按照契載先後之順序分別給領。其他普通債額。以現存之貨物墊底。並高錫三未從絕賣之地畝。統由本廳拍賣得價。按照地方廳原判之一部平均攤還。如有不敷。仍向高錫三追繳。

訟費庫平銀二十五兩。應由高錫三負擔。

事實

緣歷城縣高錫三。向在省城開設同德昌醬菜鋪並酒店生意。於前清宣統元年將自置之同德昌市房。典於

鄭芳春名下。得價乙千吊文。隨即認租到手。依舊營業。分別立有典契租摺爲憑。嗣於宣統三年三月間。高錫三隱匿前情。竟以該房冒充己有。復用同一之手續。重典于楊曉雲。即春華堂名下。得價三千吊文。同年十月間。又典于孔繼銘。忠恕堂名下。得價二千吊文。民國元年。又典于錢文甫名下。得價二千吊文。外有新蓋市房一所。於前清宣統三年。典于利安堂名下。得價七百吊文。民國元年三月。重典于楊聘卿名下。得價二千六百吊文。民國元年五月。又典于史傳紀名下。得價二千八百吊文。總計市房兩處。出典七次。雖先後異時。而手續同一。迨後質權愈衆。債額愈加。除普通債權不計外。僅此質權價額。已超過財產額數千吊文。高錫三知難了局。又無的款可望償還。遂抹殺前情。赴地方審判廳呈請破產。該廳不察真僞。又未按照破產法澈底考查。竟致受其蒙蔽。聽許宣告破產。判令按照抵押例平均酌分。於是各債權者始知受其欺詐。全部不服。鄭芳春楊曉雲孔繼銘錢文利甫安堂史傳紀等六人聯名控告來廳。四月二號。楊聘卿亦呈訴到案。本廳立即遴委受命推事將高錫三現有房產貨底先行差押。一面定期公開。訊得高錫三供認不諱。聲稱此房共有九主。冀圖充出二份以自肥。殊屬可惡已極。連日分別調查。並命該控告人等隨時查覆。僉稱高錫三前無財產。僅有典出之地三段。其一段典錢一百二十吊文。其二段各典錢五百吊文。至若高森即高深控告一節。查地方廳附卷供詞。先前高錫三係另指館驛街雙盛館房子出典。與此房無涉。且該廳調驗高深契據。亦不合式。無論是否

實情。自未便加入本案辦理。案無疑義。應即判決。

理由

據兩造同供高錫三出典房屋。當用同德昌名義。認租居住。立摺爲憑。是該房之使用收益權。業已移轉於債權者。非如抵當物僅能保債權之確實也。該高錫三本不能再設定同種之物權。致侵害質權者之權利。乃意圖欺騙。竟於一物之上再四重典。術取金錢。地方審判廳聽許按照破產法辦理。殊欠允當。自應將原判撤銷。更爲審判。以昭平允。據查各造供詞。考之法理。徵諸習慣。此案純係一種不動產質權。合照質權者先後之順序。循決償還。惟定順序之法。各國例以登記之先後爲準。中國既無登記法。只有查照歷來習慣。以投稅之先後爲準。此案各債權者所持文契。均未投稅。則其文契之效力。究無從判別優劣。惟該房原業主高錫三承認各文契年月價額種種之屬實。則先後償還之順序須以立契之日爲準定。鄭芳春楊曉雲孔繼銘錢文甫等四人。係對於同德昌房屋有質權。利安堂楊聘卿史傳紀等三人。係對於同德昌新修房有質權。將來由公家拍賣得價。各債權者應各對於所質之房屋價值順序取償。至高森指典官驛街雙盛店房屋。與此案房屋無涉。地方廳供詞已證明。自不得牽混本案辦理。其他普通債額。即以高錫三現存貨底及未曾絕賣之地畝。由公家拍賣得價。按照地方廳原判之一部平均攤還。如不足額。仍向高錫三嚴追。照章核辦。若高錫三以既獲

質之房屋。又復以欺罔方法。再四重典。術取金錢。使他人陷於錯誤。只圖自己獲不法之利益。適觸犯刑律三百八十二條第二項詐欺取財之罪。再高錫三經營商業。從無確實資本。乃竟不惜重利。挪借銀錢。希圖僥倖。且借債之時。並無的款可望償還。漫無限度。而且虛立債主戶名。增減證據。復觸犯破產律五十三條第一第二第五各款之罪。數罪俱發。斷難寬免。除由本廳飭令承發吏拍賣房產貨底。照判分別給領外。高錫三應即移交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切實論罪。以儆刁風。故爲判決如右。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饒學冉上訴章漢傑謝元芳欺孤蒙賣一案

上訴人 饒學冉

上訴代理人 劉玉洲

被上訴人 章漢傑
謝元芳

右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原地方審判廳就原告人傅鼎珊呈訴饒學冉抗不交房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房屋原契。着饒學冉領回。傅鼎珊所出買價五百五十金。應由章漢傑謝元芳二人償還。分兩期

交納。章漢傑應還四百五十金。謝元芳應還一百金。限本年二月十八日。章漢傑先交二百金。謝元芳先交五十金。三月十日章漢傑交還二百五十金。謝元芳交還五十金。訟費銀十三兩。由章漢傑謝元芳分擔繳納。

事實

緣饒學冉籍隸安徽太和縣。隨其父饒掄英遊宦來晉。曾由饒學冉出名購得房院一所。坐落東緝虎營。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饒學冉偕其父及其庶母饒李氏四弟饒學清歸里省墓。晉省事業。留其次弟饒學閔照管。是年十月。饒李氏因伊妹出嫁。偕饒學清先行返晉。不料次年三月。饒掄英病故。饒學閔遂偕其庶母及饒學清一同回籍奔喪。十月。饒李氏與饒學清仍返晉省。饒學冉因事糾纏。一時不能來晉。其庶母之日用費。託其親戚楊清溪代爲管理。迨至前清宣統三年四月下旬。饒李氏忽染暴疾。適楊清溪因公出省時。饒學清僅一十四歲。尙未成年。遽有饒李氏之妹丈謝元芳及饒學冉之庶妹文章漢傑。乘饒李氏抱病昏曠。饒學清年幼無知。竟於五月初一日。由經紀王成說合。將該房一所賣給傅鼎珊。訂明價銀九百五十兩。當交銀五百五十兩。其餘交房後清給。及五月初四日。饒李氏病故。饒氏之故交陳朝昌黃少泉二人。憐其家無成丁。遂一面函致饒學冉。令其急行返晉。一面爲其料理喪務。所有辦喪費用。則推黃少泉代爲經營。當時陳朝昌黃少泉曾偕同謝元芳章漢傑二人檢點饒氏之衣服什物及此院原契。均歸烏有。遂問諸謝元芳。謝元芳唯唯諾諾。始則

曰契有著落。繼則曰代爲收存。及後饒學清因謝章二人不與房價。始將賣房情節向陳朝昌實告。嗣於六月初旬。饒學冉聞訃返晉。詢悉其房被謝元芳私賣。因邀請四鄰並同鄉多人。質問謝元芳擅自賣房之事。謝元芳始猶巧言支吾。及再三詰問。方吐實情。饒學冉迫不得已。遂赴太原地方審判廳起訴。章漢傑謝元芳又呈出分據遺言二紙。經前民庭審訊。查明該房價銀除謝章二人私用外。尚餘四百金。存放慶和號。斷令結案之前。不得擅動此款。旋值民軍起義。案遂懸擱。章漢傑與謝元芳竟將該款取回。彼此分用。據稱章漢傑用銀四百四十兩。謝元芳用銀九十兩。并分給王成酬勞費二十兩。於民國元年十二月。傅鼎珊因饒姓不將該房交出。向太原地方廳起訴。經該廳斷令傅鼎珊交銀三百五十兩。令饒學冉另立契約即日交房。饒學冉未能輸服。上訴到廳。經本廳民庭公開審訊。詢悉前情。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買賣之契約能成立與否。首在辨分據之真僞及遺書之有無兩項。證明買賣契約之成立與否。自可決定。查分據內饒掄英爲子學冉等分產。並未言明其四子各應分何項產業。只言有田地七十八畝。暫作養老之用。設後盡歸四子學清。大二三子不得復爭。晉省房產。亦與三子無涉。曉曉致詞。獨偏袒饒學清一人。揆之人情。父之於子。不能畸視。況旣爲諸子分家。尤宜將應分產業言明。以昭平允。今按分據內。一則曰三子不得

復爭。再則曰與三子無涉。似除饒學清外。若與其三人漠不相關者。何獨厚於學清。而薄於學冉兄弟三人耶。分據不足憑。顯然可見。據原告所供。饒掄英在生。並未曾與諸子分過家產。質之證人陳朝昌。亦無異詞。且原契上之買主。亦係饒學冉之氏名。饒掄英果欲徇祖饒學清。何不於買房院時。書饒學清之氏名。而竟書饒學冉之氏名。可見分據之係爲僞造。確定無疑。至饒李氏遺書之贈與。更不足據。何則。按遺言之法理。以公正證書爲遺言者。必有二人以上之證人。以祕密證書爲遺言者。則遺言者須於公正人及證人之前。自書其證書。爲自己遺言之旨。及其筆者之姓名住所於證書之對紙。方爲有效。今饒李氏之遺言。並未有一證人及筆者之氏名。與公正證書及祕密證書之方式。兩無所合。遺言當然無效。且遺言徇祖饒學清。與分據所載。如出一轍。此遺言之不足據者。分據遺言。俱不足據。則此房非饒學清所獨有。買賣契約斷不能成立。且當買賣契約成立時。饒學清僅十三四歲。亦無有買賣契約之能力。卽云饒李氏主持。今按饒李氏之遺言。作成日期。係前清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出賣房產契約作成日期。係五月初一日。初四日饒李氏卽死。遺言旣云因自己病體過重。不能久長。何暇亟亟變賣房產。此中疑竇。不辨自明。章漢傑謝元芳二人欺孤愚寡。騙賣產業。實屬咎無可逃。且收到之賣價五百五十金。據章漢傑所供。謝元芳用一百一十金。渠用四十金。其餘四百金。存義成乾錢鋪。後轉撥慶和號。及饒學冉從安徽來晉時。在太原地方廳提起訴訟。此四百金尙存在慶和號。

地方廳斷令不許動用。適民軍起義。案遂停止。及至傅鼎珊呈訴太原地方廳時。此四百金已爲章漢傑取用。證諸前後案情。章漢傑謀心誑騙。鑿鑿可憑。經本廳再三詢究。始則言語支吾。繼則託爲辦理喪費。及考究底蘊。饒李氏生時費用。係饒李氏之親戚楊清溪經理帳目可證。饒李氏死後之費用。由黃少泉供給。饒李氏之棺材。係由廣豐林木店所買。有該號之清單。一切喪費。俱黃少泉墊出。饒學冉另有清單。經本廳派人調查。毫無少異。俱由饒學冉一一償還。章漢傑所云四百金辦理喪費。全屬子虛。章漢傑謝元芳既詐取人財。自不能不負償還之責任。分據遺言。既歸無效。則買賣契約自不能成立。惟傅鼎珊買到此房。原無惡意。若不將原價斷回。則受害非鮮。非法律上保護第三者利益之本旨。今將原判決撤銷外。所買房產。應歸還原主饒學冉。饒學清兄弟領回。傅鼎珊所出之五百五十金。應由章漢傑謝元芳償還。歸原審判廳執行。據此。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田汝翼

推事王泰輔

推事邵箴

書記官張廷銘

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高氏上訴王佐廷等一案

上訴人 王高氏年四十二歲陽曲縣人住棉花巷

被告人 王佐廷年三十八歲陽曲縣人住棉花巷

主文

著邀家長親友將產業按三股均分。仍由王佐廷經理。俟王高氏之子揜住成年。再卸責任。每年出入款項。務要分明。由家長稽核。外人不得干預。王揜住所分產業。無故不準賣却。債權債務。亦按三股均分。訟費三元。由王佐廷王高氏兩造繳納。

呈訴事實

緣王高氏故夫王佐樑。與王佐廷等係嫡堂兄弟。王佐樑之父。兄弟三人。長王英。次王芝。三少殤。自王英王芝在生時。共爨同居。未曾分析產業。前清光緒二十一年王佐廷之父王芝。因與其姪王佐樑不睦。令王佐樑另居。王佐樑之父王英。不忍其子獨出。因同遷移。每年度用。僅收臨泉府房屋一所租項。後王英王佐樑父子先後物故。前清光緒三十一年王芝因王高氏青年守孀。不便外住。搬回家內。仍令度用前此所收租項。同居數年。尚無異說。王芝故後。一切家事。俱由王佐廷與其胞弟王佐臣經理。本年王高氏因子揜住年屆九齡。急欲

讀書入塾。商之王佐廷擇師授讀。王佐廷堅執不允。王高氏因王佐廷不令其子讀書。又因所收租項。不敷費用。積嫌生疑。屢起口角。遂欲分產。王佐廷等因其故父經理家事以來。所置一切田房。皆由其父經手。且契據等皆書其父之名。似應與王高氏一門無涉。因不允按三股均分。屢經族戚王藻等調處未協。王高氏呈訴地方審判廳。判令王佐廷月給王高氏衣食費十五千。以二十年爲期。期滿准其將家產按三股均分。王高氏未能允服。來廳上訴。本廳公開審訊。得悉自王英王芝以來所有家產。並未分析。現因叔嫂不睦。勢難同居。未便勉強。應卽判決。

判決理由

按財產關係。民國民法。未經頒布。揆之舊日固有習慣上。無長親兄弟分產。理所或有。若家族和睦。數代同堂。不分財產。此由家訓嚴明。相親相愛。非可以就一般社會論也。查王高氏此案。自王英王芝兄弟既未分產。王佐廷與王高氏之故夫王佐樑。已屬嫡堂兄弟。親族漸遠。卽欲分家。亦非例外。王佐樑已故。王高氏孀守。子幼女弱。卽王佐廷異常供給。欲使財產不分。婦孺之見。不免常生欺孤欺寡之心。況王佐廷對其孀嫂。既不能使度用豐腴。又不能令其姪。拴住讀書上學。口角分爭。不稍避讓。積不相能。成此結果。雖王高氏願意分家。亦由王佐廷不善養孤寡之所致也。王佐廷所以不願分家者。以其父王芝在日所置田產爲多。紙據契約。多書其

父王芝之名。抑知產業未分。所置多寡。應歸公有。固不能較彼置若干。此置若干。分產之時。卽以此論。挾長比短。據爲定衡。況一家之中。材質不齊。產業經營自難一致。若因此計較。不惟有傷公理。並且亦背人情。揆之習慣。無由取焉。若謂紙據契約多書王芝之名。卽爲根據理由。此亦誤也。夫紙據契約。書名當事者。買賣產業或借貸契約。某人當事。卽書某名。固不能謂署名者。卽爲他日分析產業者之所根據也。設署名買得者。以其產業爲應得。則賣出者亦應負責賣出產業之責任乎。此理之所必無者。分居可也。不分居而以此理相衡。真索解而不能得者也。本廳酌理準情。訊得原委不使分析。曷免爭端。著王高氏王佐廷邀集族長親友將有所產業按三股均分。債務亦均分擔。任王高氏應分產業契據。歸自經理。非伊子拴住成年。不許無故賣却。惟子未成年。婦人無管理財產權。限仍由王佐廷經理。每年款項出入。務要分明。由家長中公正者年終稽核。俟拴住成年。再卸責任。此後務當親睦以釋前嫌。王佐廷大義素明。念其嫂姪孤寡無依。當必盡格外撫養之義務。本廳有厚望焉。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田汝翼

推事徐慶豐

推事王泰輔

錄 事高永齡
書 記徐蔭棠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八號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張培元上訴王勳張世昌一案

上訴人 張培元

被告人 王勳
張世昌

右上訴人對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原地方審判廳就原告人張世昌呈訴張培元抗欠不償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復合珍所欠張世昌之債務。著張培元王勳還錢四百千。平均分擔。各償還二百千。分兩期交還。至本年二月初十日各交一百千。二月終各交一百千。訟費銀十五元。由王勳繳納。

事實

緣張培元曾在山西省城估街。開設復合珍估衣鋪。用王勳爲鋪長。於前清宣統元年十二月三十日。王勳以

復合珍名義。向本城麵鋪聚源恆借錢一千吊。現銀三百兩。訂明九釐行息。次年二月交還。至期王勳僅還銀三百兩。所餘錢一千吊。迄未付還。迨至前清宣統三年正月復合珍虧累歇業。經王勳邀請衆債主到鋪。並邀請同行蔣善繼。宋學謙。白文炳三人。爲其清結帳目。所欠各處債項。皆以一成錢七成貨抵還。彼時聚源恆並未到場。且王勳與張培元所開外債花名單。並未列聚源恆於內。其借貸帳內。亦無此項名目。是以爲復合珍清還債務諸人。皆不關有此項債款。嗣該鋪所欠債務已全行清結。於是年八月聚源恆鋪長張世昌。始向張培元要索此款。張培元以復合珍借貸帳內。既無此項債款。而聚源恆亦未持有貸債票據。因不承認。張世昌曾赴太原地方廳呈訴。適值民軍起義。延至民國元年十二月。始復向該廳呈訴。要求此款。經該廳判決。著張培元仍按七折償還。張培元未能輸服。上訴到廳。當經本廳民庭公開審訊。查閱復合珍僅有前清宣統二三年之借貸帳。其餘元年之借貸帳及歷年之流水底帳。當日王勳並未點交。其財東張培元查無收到此款實據。證諸當日撥款之晉源生恆太永兩鋪。僉言其帳目已被焚燒。無從查核。詢悉前情。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重要之點。首在考查證據。商號證據。尤以帳簿爲重要。故判決此案。自不得不取證據主義。查復合珍借聚源恆一千吊之債項。僅聚源恆帳簿上存記。似乎可據。晉源生恆太永兩號撥兌。因帳簿遺失。無從查考。且

兩號證人言語支吾。殊難爲憑。而復合珍前清宣統二年及三年之帳簿。概無此項債務。卽破產時以貨物抵債務之中間。證人蔣善繼等。亦言並未有聚源恆到復合珍索債之事。卽復合珍鋪夥。亦未提及。可見所借債項。必係王勳作弊無疑。惟張培元既係復合珍之鋪東。當破產時清算出入。不能將帳簿澈底根究。宣統元年之流水底帳。亦歸無有。帳簿不全。借貸數目自難確鑿。殊屬疏忽已極。且用人不當。惟王勳簸弄。亦屬咎由自取。况身爲鋪東。究不能不負鋪內責任。張世昌雖有帳簿可憑。復合珍破產時。不加入破產財團之債權者。實自己拋棄其利權。按之法理。債權者當破產時。不加入破產財團。債權多寡應歸無效。惟衡以中國商業上固有習慣。未免太苛。本廳據以上實情節。酌中辦理。與張世昌斷錢四百千。令張培元王勳各擔負債務二百千。訟費十五元。由王勳繳納。揆之案情實爲平允。原判斷令張培元依破產時舊例。除豁免利息外。償還張世昌錢七百千。係未深究案情。張世昌既不加入破產財團。破產後。又得照前債權者獲得平等利益。非破產公例。不足折服債務者之心。且公衆破產。債權者雖七折扣算。係以貨物作抵。今張世昌係破產財團以外之債權者。反獲得錢七百千。無怪張培元不能輸服。况以貨抵債。與以錢抵債。其上下原自懸殊。此例一開。債權者必皆欲效尤。不加入破產財團。反獲得格外利益。蓋以不加入者較加入者。獲利更爲優先也。夫誰欲加入。而得此少數之利益。如此。是使債務者受莫大之損害。而各債權者亦懷有不公平之憾。不惟於事實上有礙。且於

破產法例亦不相符。本廳判決此案。取證據主義。證據既不完全。不得不濟之以心證。使債權者與債務者兩得其平。故斷令張培元王勳各出錢二百千。償還張世昌之債務。歸原審判廳執行。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田汝翼

推事徐慶豐

推事王泰輔

書記官高尚敏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邱啓昌上訴邱丕基不承戶主抵抗外債一案

上訴人 邱啓昌

被上訴人 丕基

右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太原地方審判廳就原告人閻清仁抗告邱啓昌申謀抗債所爲之判決。聲明上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邱友于堂息借閻清仁銀一千兩。著邱啓昌丕基變賣不動公產償還。限本年八月終交銀。利息

豁免。訟費免納。

事實

緣邱啓昌於前清宣統三年二月。借到閻清仁銀一千兩。由中人張志誠說合。訂明次年春標本利償還。係邱友于堂名義。此堂名係邱啓昌及其叔邱丕基共有之堂名。此時邱丕基適在四川重慶蔚泰厚經商未回。邱啓昌遂借此債。親筆立約。並未告知邱丕基。至次年春標。閻清仁向邱啓昌要求償還。邱啓昌因家產未分。且稱邱丕基爲戶主。囑向邱丕基討索。邱丕基因邱啓昌借此債項。前既未知悉。且以其姪揮霍浪蕩。堅不承認。屢在平遙涉訟。迄未了結。閻清仁遂於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太原地方審判廳抗告。該廳判令邱啓昌邱丕基分擔債務。各還銀五百兩。分五期交還。邱啓昌不服來廳上訴。經本廳傳集人證。公開審訊。訊得前情。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邱啓昌邱丕基既未分析家產。所有產業。必係共有關係。其所欠閻清仁之一千金。亦必爲共同債務。卽一種不可分之債務。自不得不共同負其償還責任。故以共同產業。償還共同債務。實屬此案正當辦法。原判決以連帶債務解釋。尙未確當。緣連帶債務。含有保證性質。恐債務者資力綿薄。故有連帶保證之規定。此案

債務者書立契約。係邱友于堂名義。卽不可分之債務。自不必取連帶保證主義。原判決令債務者兩造分擔。亦屬未允。查邱啓昌所親書之借約上。亦無分擔償還之意旨。自不得取分擔主義。按之法理。凡不可分擔之債務。當事者若強欲分割之。則彼此俱有對抗之權。原判決判令分擔。故邱啓昌有所借口。本廳既認爲不可分之債務。故判令以變賣公產償還公債。償還期限太長。非保護債權之利益。故更爲縮短。歸原審判廳轉令平遙縣執行。據此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田汝翼

推事王泰輔

推事徐慶豐

書記官高尙敏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七號

第二類 刑事判詞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王逸毆傷一案（撤銷原判一部分）

被控告人 王逸卽王金發浙江嵯縣人年三十歲

在案被告人。票傳未到。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由本廳即時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徒刑八月。易爲罰金二百四十元之一部。應即撤銷。王逸卽王金發。仍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處五等有期徒刑八月。依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三款處罰金十元。此判。

事實

此案王逸卽王金發。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晚十一鐘後。在金臺館樓上。言語喧嘩。經樓下對門之汪彭年阻止。不服。輒下樓到汪彭年房外。將汪彭年毆踢成傷。汪彭年僕人李德立。上前攔勸。復因過失。將李德立一併踢傷。經同寓人將汪彭年勸入屋內。關閉房門。王逸仍在外踢門喊鬧。當經巡官報區。送地方檢察廳驗傷屬實。移送地方審判廳公判。將王逸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處五等有期徒刑八月。並依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三款處罰金十元。其徒刑八月。因王逸前曾經理軍務。現又來京規畫南北統一。經手事件。多未完結。執行不無窒礙。特照暫行刑律第四十四條。及第七十七條折算。易爲罰金二百四十元。該蒞庭檢察官尹朝楨。以按法不應折贖。被告人王逸。以事實尙有錯誤。均不服判決。先後上訴。案經傳訊。王逸已擅自離京。迭傳汪彭年。李德立。及證人陶子俊。張永泉等。分別研訊。證明王逸毆傷汪彭年。致有輕微傷害。並過失傷李德

立等無異。應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此案爭點。約分爲二。一、王逸之毆傷汪彭年等。是否爲輕微傷害罪。一、王逸之有期徒刑八個月。是否當易以罰金。查地方原卷。並據汪彭年李德立及證人等供稱各節。其起衅僅由口角。其結果遂致成傷。王逸既先自下樓。不得謂自行防衛。汪彭年既有傷可驗。不得謂並未尋毆。據王逸訴狀內稱。在汪彭年門外喊鬧。係令其同赴警署。何以汪彭年赴外右一區之際。王逸尙未到區。又稱汪傷驗明。逸傷亦驗明。汪有傷單。逸無傷單。係屬疏漏。何以警區報告。亦謂王逸雖稱指痛。並無傷痕可驗。揆諸事理。王逸因口角歐傷汪彭年等。自係實在情形。惟據汪彭年聲稱。被毆日久。腦筋迄未復原。王逸應照第三百十三條第二款科斷。不應照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科斷。當查閱汪彭年神色。並詢其到京業務。尙無耗弱延擱等情。卽不得以廢疾論。所請亦未便照准。此其當維持原判者一也。又暫行刑律第四十四條。處五等有期刑者。其執行若實有窒礙。得以一日折算一元。易以罰金。條文中實有窒礙四字。當從狹義解釋。不當從廣義解釋。必確有窒礙實據。方適用之。維持公共之法益者以此。異於舊律之納贖者亦以此。此案王逸雖有來京規畫南北統一事件之說。究竟規畫何事。並無一定明文。若僅據該被告一面之詞。遽行寬免。萬一犯罪者。多以經手未完爲藉口。奚以警將來而尊

法紀。且王逸果有經手未完事件。何以數日之內。忽又遽然離京。此等情節。實原審衙門所不料。自未便聽其折贖。致損法權。本應詳細調查。該地方檢察官之上訴。實爲正當。此其當撤銷原判之一部者又一也。此案到廳以後。卽定期發票傳訊。詎王逸忽呈請回籍。據持票人到庭報告。則王逸早已出京。上訴既未聲明。出京不待許可。汪彭年指爲規避。雖係一方揣度之詞。而王逸已擅自回南。實與拋棄訴權無異。按諸法理。被告人提起控告而不出庭者。得將控告駁回。檢察官提起控告。而被告人不出庭者。亦得卽行判決。是用查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除王逸上訴狀。該被控告人並未到案。應毋庸置議外。王逸應仍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致輕微傷罪。處五等有期徒刑八月。不准折贖。並依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三款。因過失致輕微傷害罪。罰金十元。特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匡一蒞庭。并記。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五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經

推事譚汝鼎

推 事 龔福壽

書記 官 李承烈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龔守仁等侵占煙土一案（撤銷原判一部分）

被控告人 龔守仁 福建閩縣人年四十三歲住武功衛撤差外右一區區長

唐寶者 奉天海城人年二十七歲住報子街己革外右一區區員

邵 英 四川秀山人年二十一歲住四川營己革三等巡官

右列被控告人因侵占煙土案件。經地方檢察官控告。先後在逃。查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由本廳即時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關於龔守仁。唐寶者。邵英。處刑及褫奪公權之一部撤銷。龔守仁。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並褫奪公權全部八年。唐寶者。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並褫奪公權全部八年。邵英。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並褫奪公權全部六年。此判。

事實

此案龔守仁係外城巡警右一區區長。唐寶者係學習區員。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晚。該區三等巡官邵英到區報告。打磨廠有大宗煙土。須出眼綫費五百元。方能就獲。時區長已散。區員盧瀚等。以款鉅難籌。當電商龔守仁。得復囑令緩辦。詎邵英已令原報巡長奎昌等。帶同眼綫。前往大同棧聚源恆莊。查獲煙土四包。煙膏二盒。煙灰一盒。馬槍一桿。子彈大小二百餘粒。鋪夥王福堂一名帶區。經盧瀚訊悉情形。隨派警前往續獲煙土八十七包。連前共九十一包。在司法所存放。九月初一日。邵英催索眼綫費甚急。龔守仁。盧瀚。唐寶者等到區會議。唐寶者請照營翼辦法。以多報少。將少報之煙土。變賣充賞。龔守仁聲言不錯。盧瀚因即請假。龔守仁隨將該案交唐寶者審訊。唐寶者遂以業經決議。應即抵換價賣。分別給賞之說。向邵英鍾銳等告知前情。旋令李子衡等。將司法所煙土搬出。令王仲衡包在鋪蓋捲內。送往廣源銀號。並先諭令守衛巡警景林等。不准檢查本區出入攜包之人。隨與邵英、鍾銳、李子衡、王靜臣、王仲衡等。先後前赴該號。僱不識姓名三人。將煙土改造。至次日早。共造成煙土六十二包。連未經接換之二十九包。仍合成九十一包。陸續連回司法所。經奎昌、吉貴等偵知。報由外城巡警總廳。將龔守仁等。連同煙土證物。解送地方檢察廳起訴。案經公判。均照暫行刑律第三百九十二條侵占罪。並依第五十四條酌減二等。龔守仁處五等有期徒刑四月。唐寶者處五等有期徒刑十月。邵英、鍾銳、李子衡、王仲衡、王靜臣、各處五等有期徒刑二月。仍援照第三百九十五條及四十七條。

於一定年限內。褫奪爲官員及爲選舉人一部公權。地方檢察官蔣邦彥。因龔守仁。唐寶者。邵英案情。不應酌減。遵章控告。當經傳訊該被告人等。已先由原審判衙門取保。龔守仁迄未到案。唐寶者。邵英。亦隨卽在逃。迭傳關係人鍾銳、王靜臣、王仲衡、李子衡、盧瀚、朱約之、張文華、證人奎昌、吉貴、崇保、全祿、景林、王衢、李瑞、承志、丁玉清、張玉山等。分別研訊。並參照地方廳紀錄。證明龔守仁、唐寶者、邵英等。均確有侵佔之行爲。應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龔守仁身爲區長。有督率全區之責。乃於照章二十四小時內。必須送廳之案。竟遲至五日未送。情節已大有可疑。迨至九月初一日會議。眼綫人既有武力對待之說。何以迄未調查。唐寶者既有以多報少之詞。何以不加嚴阻。據地方原供。營翼辦法。龔守仁當已確認。因盧瀚在場反對。乃復取銷前說。證以盧瀚所述。勢成騎虎一語。未必無因。又供煙土獲案後。連日並未到區。而會議時。於唐寶者提議方法。竟有贊成之意。證以唐寶者業與區長商妥一語。尤相符契。歷觀各節。足見龔守仁確有犯罪故意。並非消極行爲。與暫行刑律瀆職侵佔二罪。極屬相當。而細核前後各情。瀆職乃其原因。侵佔實其結果。依第二十六條意義。自當從一重處斷。惟地方原判。本罪上特行酌減。實不足以昭炯戒而儆將來。此對於龔守仁之當予改判者一也。唐寶者以學習

區員。先經請假。事前本無關係。銷假後。始以眼綫費爲藉口。昌言侵占之謀。繼以龔守仁爲護符。實行侵占之事。按諸龔守仁原供。及盧瀚、鍾銳、王靜臣、奎昌、吉貴、崇保、張玉山供述。景林、王衢、承志、李瑞、丁玉清報告證據。明確毫無疑竇。應按律科斷。以尊法紀。地方原判。既從一重處斷。復因其迫於眼綫費無從籌措。審按心術。爲之酌減。無論眼綫費之有無多寡。本不足信。卽有之亦與唐寶者何干。而甘心舞弊。一至於此。原判殊形失當。此對於唐寶者之當予改判者二也。邵英以巡官而訪拏重案。就煙土論。不爲無功。惟眼綫私費。竟索洋五百元之多。據奎昌等到案聲明。並非確數。此中已不無弊竇。及至實行摻換。據鍾銳、王靜臣、崇保、景林諸人供結。邵英實確在廣源銀號。卽邵英亦自稱到過一次。顯係通同作弊。因大利所在。而曲意阿從。未使過從末減。此對於邵英之當予改判者三也。總之此案始末。端緒繁多。起因者邵英。任事者唐寶者。發縱指示者龔守仁。從嚴格解釋。均當以第三百九十二條之共同正犯論。至五十四條之酌減。刑律上本屬例外。必審按犯人心術。或事實確有可減之理。方得引用。若任情援引。恐酌減將同照例。而罪刑何以持平。案經地方檢察官控告。理由極爲充足。龔守仁、唐寶者、邵英等。先後傳拘未到。尤見情虛逃避。未便聽其寬縱。任令久懸。是用查照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卽行判決。將第二審原判。關於龔守仁、唐寶者、邵英、處刑及褫奪公權之一部撤銷。龔守仁、唐寶者。各依第三百九十二條。改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並各依三百九十五條及四十七

條。褫奪公權全部八年。邵英依三百九十二條。核其事實。尙與龔守仁等。得有處理事務之權者稍異。依五十四條。酌減一等。改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並依三百九十五條及四十七條。褫奪公權全部六年。該犯業經逃逸。應卽通飭拘拿。餘仍照原判決辦理。鍾銳王靜臣。前已到案。在押未決。羈禁日數。應依八十條。以二日抵一日扣算。本此理由。特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賈晉蒞廷。并記。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 經

推 事郁 華

推 事譚汝鼎

書記 官吳保琳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常瑞亭等搶奪財物迫署借券一案（撤銷原判一部分）

控告人 常瑞廷湖北荊州人年二十六歲住十二條胡同無業

共犯人 陳靜軒湖北荊州人年三十二歲住辛寺胡同僱工

關月卿湖北荊州人年二十九歲住十二條胡同無業

右列控告人。因強奪財物案件。對於京師地方審判廳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關於常瑞廷。陳靜軒。關月卿。處死刑之一部撤銷。常瑞廷。改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陳靜軒。關月卿。改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仍各終身褫奪公權全部。此判。

事實

此案趙恆善。向爲熙元僱工。因事辭散。本年六月。熙元子長勛。同妹長春。來京居住。請族叔占元。照料家務。趙恆善又往伺候。並薦陳靜軒充當廚役。旋因偶被訓斥。心懷仇恨。起意將占元制伏。乘機強取財物。七月十八日。商允陳靜軒。并素識之常瑞廷。關月卿。同在後院廂房借宿。是晚占元因長春患病。進內診視。趙恆善突由西上房後窗鑽入。至東屋長春房內。將占元按住。大聲喊嚷。陳靜軒。關月卿。常瑞廷。相繼入內。趙恆善剝脫占元單褲。污以曖昧情事。復將屋內箱篋翻倒。搜括衣物。移放睡屋。長勛聞聲趕至。旋由陳靜軒。將常瑞廷胞兄現已在逃之常榮。找來說合。要挾須令占元出洋三千元。方得鬆手。又勒令先將長勛之妾金鑄一對。作爲抵

押。迫寫借券。強令署名。並趕刻木戳二個。以便捺印。適占元之友金五爺。將伊接往。始各驅散。趙恆善隨將贓物捲入鋪蓋。移置關月卿家。由占元控區飭警獲案。當在趙恆善鋪蓋內。搜出贓物借券。俱各相符。應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趙恆善挾嫌起衅。糾合多人。乘間將占元按住。強索勒借。實係犯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二款之罪。常瑞廷、陳靜軒、關月卿等。均於趙恆善實施行爲之際。在場幫助。依第二十九條第二款。當以準正犯論。地方原判。分別處以九年及五年有期徒刑。引律尙無不合。惟案經集訊。占元迄未到庭。據常瑞廷、陳靜軒、關月卿供稱。確由趙恆善起意。趙恆善亦自認不諱。常瑞廷雖在場助勢。始終迄未動手。情節自堪酌減。惟歷查供證。始則前往借宿。繼則假作好人。論強取則說合者。卽係常瑞廷胞兄。論借據則所列者。亦有常瑞廷名氏。據供並無預謀事實。顯係希圖狡脫。未便過予從輕。陳靜軒、關月卿。情罪稍殊。尙非常瑞廷可比。此次亦未經上訴。本不必再爲末減。惟審理時。據供原判筆錄內。撕奪占元單褲。刊刻木戳等事。均係趙恆善一人所爲。而趙恆善於取得財物後。將鋪蓋包好。移置關月卿家內。關月卿亦並未代爲收藏。質之趙恆善供各相符。是此案發生。全屬趙恆善一人。如處以同等之刑。趙恆善既已從寬。卽陳靜軒、關月卿。未便較重。本應有審查事實權限。

爲被告人利益起見。未便獨令向隅。致乖公理。除趙恆善應仍照原判辦理外。自應撤銷原判。仍依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按其實事。再依第五十四條酌減本刑一等。於三等有期徒刑內。分別處斷。常榮仍緝案。另控。故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袁青選蒞庭。并記。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陳經

推事郁華

推事譚鼎汝

書記官吳保琳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馮懷宸殺妻一案（撤銷原判）

被告人 馮懷宸安徽歙縣人年四十二歲住東河漕無職業

右列被告人。因殺傷案件。經地方檢察官。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撤銷。馮懷宸改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六月。此判。

事實

此案馮懷宸與伊妻馮印氏同居和睦。馮懷宸舊充度支部書手。光復後。旋被裁撤。民國元年九月初三日。即舊曆七月二十二日夜。突用菜刀。將伊妻馮印氏砍傷身死。由伊兄馮懷賓。伊弟馮懷安等。於次早發現。即同馮懷宸到區報案。由外城巡警總廳。送地方檢察廳起訴到案羈押。復將第一看守所所丁魏楨。用飯碗斫傷。案經公判。馮懷宸殺人一罪。處死刑。傷人一罪。處三等有期徒刑。定刑期三年。執行死刑。地方檢察官楊士毅。因原供內有一時痰迷等語。對於事實點。法律點。均有不服。照章控告。迭經提訊。並添傳親屬馮懷賓。馮懷定。馮懷安。印陳氏。印王氏。王陳氏等。再三研詰。供各相符。覆令官醫王光祖。醫士池田由友。到庭鑑定。馮懷宸是。否確係精神病。抑係痰疾。據稱均不能斷定。茲將各報告節錄如左。以供參考。

附錄醫官王光祖報告書

爲報告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承高等審判廳刑庭通知。鑑定刑事被告人馮懷宸。有無精神病云云。並令審查該被告人。有無痰症。按中西學理。痰疾分癩癩癩癩癩癩等症。凡患痰疾者。當其病發時。多言語錯亂。脈

象六部皆弦數。或沈伏。今診得馮懷宸左寸右尺皆弦。左寸帶數。尚非六部弦數。或沈伏。故不能斷決。在診斷時確有痰疾。至平時是否有此病症。非僅憑脈象所能臆測。應卽詳陳法庭察核。爲此報告。

附錄日本醫士池田由友鑑定書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京師高等審判廳長。命將被告馮懷宸殺人事件。鑑定其行爲。是否因於精神病。診查約經三月。茲鑑定如左。

既往證。據被告馮懷宸。及其胞兄之陳述。血族中絕無神經系統之疾。馮懷宸現年四十二歲。素強健。惟據稱幼時之性質。遇事易生忿怒。自光緒二十八年。充度支部書手。以所得俸給。爲夫婦間餬口之計。民國元年四月解職。生計日窘。勞神過度。實爲一大原因。

現症。馮懷宸係體格強大之男子。營養雖不佳。良。筋骨頗能發育。頭髮前部疏。他部密黑。以指叩其頭部。不覺痛。眉目耳鼻等。尙無他異。惟顏貌時露恐怖狀。眼球運動。甚覺不寧。瞳孔左右同大。反應稍遲。胸腹部。上下肢體均無異。膝蓋反射亢進。步行如常。視察精神狀態。面貌略呈遲鈍恍惚之象。問診時。應對明瞭。前後情事。亦整然有序。精神上不認爲有何等異狀。惟云犯罪當時。全無意識。法官亦言入看守所後。有暴行一次。曾用茶碗將看守役擲傷。

鑑定。依上所述觀之。馮懷宸雖似有精神衰弱之證。究不能明其何時發生。蓋精神實健全者。據醫學上學理論之。平時因機遇不良。生活困難。及其他事情。致精神過勞。陷神經衰弱症。至於極高度之時。不論何種動機。皆足以罹一時的精神病。致傷失知覺。而構成殺人放火等種種犯罪之事實。然據被告言。並無何等動機。何等原因。特出於一時無意識而爲之。然則該被告果得適用上記之情形與否。不能斷定也。

理由

據右事實。證以地方檢察官控告之理由。馮懷宸雖似有精神病之行爲。究不能得其確有精神病之準據。雖提訊時。據該被告人供述。亦有一時迷誤等語。及再三研詰。於殺傷伊妻馮印氏時。如何情形。如何下手。如何致死。並其時所穿何衣。殺死後如何更換衣服。擬即啟門投案等語。均能言之鑿鑿。是對於本案。並非不能記憶。參以前列之報告。卽不能認其確爲精神病。殺人一罪。旣不能認爲精神病。則斫傷所丁一罪。亦不能認其確係精神病之行爲。卽未便竟依暫行新刑律總則第十二條科斷。惟審理時。曾窮詰其所以殺死伊妻之本意。據供自前度支部書手裁撤後。生計窘而謀食艱。以一時之憂鬱。致將伊妻致死等語。質諸伊兄馮懷賓所述。大致相同。是則本案之起原。實全本於生計之艱難。外界之感觸。當抑鬱無聊之際。忽有此顛倒錯亂之心。其罪可誅。其愚可憫。揆諸刑事政策。與立法本旨。未便遽科重典。轉失情法之平。爲被告人利益起見。應於各

本條法定範圍內。量予改判。以昭允洽。馮懷宸殺死伊妻馮印氏。爲殺人罪。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一
等有期徒刑十二年。斫傷所丁魏楨。爲輕微傷害罪。查被害人傷已平復。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改處四等
有期徒刑一年。案係俱發。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於各刑合併之刑期十三年以下。其中最長之刑期十二年
以上。定刑期十二年六月。期滿放免。故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袁青選蒞庭。并記。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陳經

推事譚汝鼎

推事蔡元康

書記官吳保琳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王玉標等冒充公差私辦煙犯一案（撤銷原判一部分）

被控告人 王玉標山東人年三十一歲住琉璃廠充護兵

趙玉山冀州人年三十三歲住史家胡同下處生理

李奎元山西人年二十六歲住琉璃廠當廚子

共犯人 孫立庭寧河縣人年四十四歲住掌扇胡同無事

顧殿中通州人年三十五歲住掌扇胡同澡堂夥計

周友三

右案經地方檢察官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控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原判關於王玉標、趙玉山、李奎元、孫立庭、顧殿中、周友三處刑之一部。撤銷。王玉標改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趙玉山改處有期徒刑一年。李奎元改處有期徒刑六月。顧殿中拘役一日。罰金五元。孫立庭罰金十元。周友三嚴緝另結。贓物鋼表一隻。由王彩臣具領。此判。

事實

王彩臣素吸鴉片。尙未戒淨。李奎元向在伊家充當廚役。因事辭退。挾嫌報警。未及搜查。復糾約王玉標、趙玉山等。冒充營務處公差。到伊家查檢。李奎元並先將自己鋪蓋拉出門外。以避嫌疑。查檢時。王彩臣不服聲喊。

爲崗警所聞。撞門而入。見有王玉標、趙玉山正在搜索。向取營務處執照。一味支吾。當在王玉標身上搜出鋼表一隻。訊係王彩臣之物。送廳研訊。王彩臣煙膏係向顧殿中所買。顧殿中煙膏係由周友三託伊代售。當在周友三已閉德豐成洋藥局內。搜出煙膏等物。又帶同學徒金保忠。續搜得該局夥友孫立庭所藏膏土。及漢口鄭州等處。與周友三私販煙土信件甚多。由外城總廳將上列人證一併送由地方檢察廳起訴到案。

理由

查原判因王玉標、趙玉山、李奎元等在王彩臣家。搜獲煙膏煙具。係報警同去。並非冒充公差。私辦煙土云云。細查原卷。並證以原辦巡警史鳳山常泰。到庭供述。李奎元雖先有報區拿辦之說。該區因證據不確。並未實行。是王玉標等之私自搜查。顯係李奎元目的未達。特糾集多人檢索。以圖洩憤。毫無疑義。王玉標檢查煙具。乘間竊銀鍊鋼表一隻。趙玉山亦由警當場拿獲。均未便過予從寬。原判分別減免。殊多不合。顧殿中既科第二百零六十六條之罪。查條文徒刑與罰金併科。而刑律加減例。亦並無減盡不科之說。是於罰金以外。尚有徒刑。何得遽行減免。孫立庭藏匿膏土。當即指明搜獲。湮滅證據罪名。亦當然成立。何得遽稱無罪。周友三於本案發覺後。聞風逃匿。迄未到案。證以搜獲膏土。及往來信件。並列據案內諸人供述。是其運販大宗煙土。已非一日。設非澈底根究。從嚴懲處。尤不足以清積弊而儆將來。至鋼表一隻。既係王彩臣之物。亦當給主收領。案

經地方檢察官控告。除王彩臣吸食鴉片煙一罪。既判處罰洋一百二十元。尙未越第二百七十一條範圍。而案內諸人。大半均未到案。未便獨行加重。應仍依原判執行外。王玉標詐稱官員。無故入人第宅。係依犯一罪之方法。而生其他之結果。依第二十六條。當以一罪處斷。惟查該律文。其主刑輕重相等。應仍依第二百二十六條。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竊盜銅表。係因檢察煙土時。順便竊取。依第三百六十七條。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係俱發。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於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其中最長之刑期以上。定刑期一年六月。趙玉山既在王彩臣家內當場拿獲。當以王玉標之共同正犯論。依第二十九條及二百二十六條。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李奎元挾嫌糾索。情節本重。惟訊得王玉標等。在宅內搜索時。李奎元早已出門。是事前雖屬教唆。臨時尙未幫助。依第三十條。應以本案之造意犯論。既未在场幫助。仍於第二百二十六條。最低刑內。處五等有期徒刑六月。以示薄懲。顧殿中代人消售煙土。卽屬販賣。惟核其事實。顯係受人誘惑。尙非蓄心犯罪者可比。依第二百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減一等。處拘役一日。併科罰金五元。孫立庭既查有犯罪確據。依第一百七十八條。處罰金十元。周友三販賣煙土。原判殊不足蔽辜。應俟緝獲後。另案判結。以懲不法。銅表一隻。由王彩臣罰金交訖後。具呈投領。再此案除王彩臣。顧殿中二人。均到庭質審外。其王玉標、趙玉山、李奎元、孫立庭等。均逃逸無踪。案由地方檢察官控告。未便聽令久懸。特依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爲即時

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馬彜德蒞庭。并記。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 經

推 事郁 華

推 事譚汝鼎

代理書記官胡鳳起

●京師高等審判廳判決馬四等和誘和姦一案(撤銷第一審原判)

被告人 馬四卽馬連通州人年三十九歲住養蜂夾道趕車

劉崔氏大興縣人年七十一歲住皮庫營

張劉氏本京人年二十八歲住草市店內

右列被告人。因和誘及和姦案件。檢察官對於地方審判廳第二審判決不服上告。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二審原判撤銷。馬四合併兩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張劉氏處有期徒刑六月。劉崔氏無罪。此判。

事實

張劉氏係劉崔氏生女。自幼卽與馬四姦通。前夫郭姓死後。改嫁張耕田。仍與馬四暗中往來。辛亥年臘月間。忽然逃匿。張耕田向劉崔氏追問。疊在初級地方各審判廳涉訟。皆以證據不充分。判互相尋找了案。張耕田不服上訴。由高等檢察廳調卷移訊。研訊數四。知馬四確爲案中正犯。當卽票拘未獲。後偵知馬四尙有兄弟在京。正在嚴密鈎致。拘令交案。馬四因追躡甚急。伊兄不肯容留。卽偕同張劉氏自行投案。訊據張耕田結稱。先無縱姦情事。此次旣知姦情。請爲懲究等語。證之田振英。曹雲祥。梁劉氏等各供結。其馬四先與張劉氏通姦。後復起意誘拐姦占。至今已無疑義。應卽改判。以彰法紀。

理由

查馬四與張劉氏通姦。旣經張耕田親告。應按照暫行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條。處徒刑五月。復誘拐張劉氏遠逃。應照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科斷。係自行投案。得適用五十一條。減本刑一等。仍處徒刑三月。係俱發罪。應依照二十三條第三項合併刑期八月以下。最長刑期五月上。定其刑期爲六月。張劉氏背夫與馬四姦好。

應照第二百八十九條處徒刑六月。雖馬四、張劉氏事犯在赦令以前。然自赦令以後。以投案爲止。其和姦和誘等罪。仍係連續進行。並無中止。對於赦令後之所爲。仍應照科。不在援免之列。劉崔氏訊無知情縱匿情事。應卽諭知無罪。再本案係由原告人張耕田上訴。查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五十九條。雖有准原告人上訴之明文。然因法院編制法九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此款早應廢止。本案係屬本廳改組以前舊受案件。是否依據試辦章程五十九條收受。不得而知。惟查係由同級檢察廳移付。應認該原告人向檢察廳陳述意見。檢察廳認爲正當。採用其說。因特調同原卷。備文移送。故本廳仍認本案上訴人爲檢察官。而非原告人張耕田。以符法意。又查本案係和誘案件。其主刑爲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按照刑訴法理。其第一審管轄當屬地方廳。初級廳收受本案。未免錯誤。惟查該廳判決。係在元年五月初六日。在新刑律頒行以後。刑訴草案中之管轄各節。當時尙未公布。該案是否屬初級管轄。自當以舊有之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章程爲斷。但該章程第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係指已廢之現行律而言。既適用新刑律。此款已失其效力。其未曾公佈之刑訴草案。又難引用。當新舊法令絕續之交。並無一定明文可據。以爲破棄原判之強證。且已經過二審。當事人對於管轄錯誤。並未聲明不服。應毋庸置議。以免紛擾。仍作爲上告案件受理。合併聲明。本以上各理由。特判決如主文。

右案由高等檢察官陳兆煌蒞庭。并記。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初一日

京師高等審判廳刑庭

代理審判長推事郁華

推 事譚汝鼎

推 事蔡元康

右爲張耕田因馬四姦拐伊妻。不服判決上告一案之判決正本。係由原本照錄作成。特此證明。

書記 官吳保琳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甘映瞭詐取馬逢申洋元一案

被告人 甘映瞭年二十二歲長葛縣人

右被告人甘映瞭。詐取馬逢申洋元案件。經本庭審訊。茲特判決如左。

主文

甘映瞭詐欺取得馬逢申洋元之所爲。處四等有期徒刑。監禁一年。宣告緩刑三年。褫奪公權全部一年。所有

詐欺取得之洋元一百三十元。著呈繳沒收之。

事實

甘映瞭長葛縣人。父母俱存。來省在法官養成所肄業。本年六月與馬逢申之孫馬西銘。馬逢申之婿劉蘭房。俱在省城許州事務所同屋居住。與李福堂諸人同火食飯。同火中除馬西銘劉蘭房外。每人每月出火食錢四千。火食帳由甘映瞭經管。馬西銘劉蘭房俱因馬逢申在廳看管到省。查馬逢申爲張蔚藍潘守廉案。於本年陰歷六月初十日到省。十一日卽由廳交所。案由重大。禁與外人交通。馬西銘在外著急。甘映瞭見勢可欺。言如能出錢若干。伊可託殷某買通關節。將馬逢申保出。馬西銘信以爲實。且恐伊祖馬逢申在所押病受罪。遂託甘映瞭求保。六月二十五日令劉蘭房回長葛。在馬逢申家由同德恆兌換取來銀五十餘兩。洋六元。於六月二十八日到省。除路上用去洋一元外。將洋五元銀五十餘兩交馬西銘。二十九日馬西銘卽偕甘映瞭帶洋銀同到泉通久錢店。先以銀易錢。後復以錢易爲洋元七十五元。併前五元共八十元。俱交甘映瞭手收。甘映瞭稱此不足用。復向馬西銘索討。馬西銘復令劉蘭房回長葛。到馬逢申家由泰和成記兌換取到洋五十元。復由馬西銘將洋五十元交甘映瞭手收。甘映瞭遂到廳取保。爾時馬逢申嫌疑已明。經廳准保。於七月十七日將馬逢申保出。馬逢申返里無錢。向甘映瞭借洋三元錢二百文。於十九日同劉蘭房馬西銘返里。當

馬逢申出所未返里時。曾在廳門口稱被押及庭員受賄各節。經廳中門警胡廷彥聞知稟廳。未經起訴。馬逢申甘映瞭等已離省垣。當由同級檢察廳照會該縣傳解。旋甘映瞭馬西銘均到省投案。馬逢申劉蘭房亦相繼到庭。疊次審訊。供悉前情。

以上事實。依本案各次供詞。及檢察官調查泉通久帳目。並許州事務所六月後流水帳證明之。

理由

甘映瞭因馬逢申被應拘留。見伊孫馬西銘在外惶恐。遂向馬西銘聲稱代覓關節。詐得馬逢申洋元一百三十元。甘映瞭第一論點。謂馬逢申在省與訟日久。此項洋元。俱作訟費消費。查甘映瞭與馬西銘同火。係自本年陰歷六月十三日起。細核該火食帳簿。自六月十三日後至七月二十一日止。其中疑點有四。(一)約計帳目連次結算總數。入款約一百一十餘千。出款約有一百千。是出入數目大致相符。無有一百三十元之多。(二)甘映瞭除借而復還外。淨入錢十五千。馬西銘除入而復借外。淨入錢二十千。借入洋共約錢三十四千。還借並借出二者共約錢五十九千。尙多借出錢二十五千。豫約除馬西銘外。每人每月出錢四千。甘映瞭何以多入錢十一千。是帳中記載。既多差異。然總無一百三十元之多。(三)一百三十元之兌省。係在六月底七月初。此後帳中出入不過三十千。前此帳中馬西銘曾入洋三十九元。則伊欠帳亦無如此之多。既未以之履

行債務。則此項洋元。卽應在馬西銘之手。何以六月三十日後馬西銘仍復在帳中借錢屢屢。臨行並川資。亦無尙須假貸於甘映瞭。(四)馬逢申自交所看管後。馬西銘在外所有一切訟費。俱隨時登載出帳之內。則訟費之與火食帳相關聯可知。如果馬西銘以此作爲訟費。則百三十元俱交甘手。帳係甘管。究作何項訟費。何以未登入帳內。據上數端。則一百三十元顯係甘映瞭侵沒。所謂俱作訟費消費者。實屬於飾詞也。其第二論點。謂控伊詐財。依馬西銘一人所爲。泉通久流水帳。無甘姓兌換洋銀字樣。不能爲詐財之據。查泉通久帳中各項兌換。非惟無甘姓字樣。卽他姓亦無有登載者。此項兌換。將以銀易錢。復以錢易洋元之事。登記甚明。僅以無甘姓字樣。卽欲變更此事實。殊非正確。且經檢察官親往調查。該錢店內人稱確有身材甚低一人。與較高一人。於六月底到伊錢店兌換。本庭復將該錢店代表楚召南傳集對質。亦稱確有其事。又馬逢申劉蘭房亦供此錢係由馬西銘交甘映瞭賄囑。是所謂詐財。惟馬西銘知者爲飾詞也。綜核事實。酌衷條理。甘映瞭之行爲。適與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之詐欺取財相合。應卽如法處罰。惟查該生係法官養成所學生。尙未畢業。半途廢學。殊爲可惜。且因拋擲家訓。致蹈法網。與無家蕩子之訓督無從者迥別。核與緩刑之規定相符。應卽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借警補過。以觀成效。再施刑罰。然該生世代儒業。義利之辨。當應洞悉。乃不知遵禮懷刑。竟爾故入歧途。若不少加懲飭。亦無以警其將來。著褫奪公權全部一年。庶知道之不講。身之不修。於

身體拘束外。權利上亦有關係也。依上各節。甘映瞭應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處四等有期徒刑。監禁一年。又依第六十三條宣告緩刑三年。又依第三百八十九條及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褫奪公權之全部一年。所詐得洋一百三十元。既由馬逢申家交馬西銘賄通關節。即不能再主張權利。甘映瞭係犯罪所得。核與第四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相合。應即著甘映瞭呈繳。沒收之。此判。

審判長推事魏祖旭

推事吳煥然

代理推事王曾禮

錄事續恩綸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河南高等審判廳決定賈英抗告一案

抗告人 賈英即賈俠飛

右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 開封地方審判廳就該抗告人所爲之決定。聲明抗告。經本廳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回。

理由

據抗告人抗告之理由。謂自由報社原立案之總編輯人爲段鵬翔。報內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原立案之總編輯。其責任雖一時停止。其未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事實上仍係段鵬翔爲總編輯。地方廳不應推定爲賈英云云。查賈英是否爲自由報社之總編輯。據該報種種記載。足以證明。自應採發見真實主義。據證據認定之。該狀稱自由報出版於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停版於民國二年一月三十號。共二百十三號。而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不過從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起至八月四號止等語。查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爲該報出版之第一日。卽載明總編輯人賈英。此可認定賈英之爲總編輯者一也。又查該報自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起。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八月四號以後。雖未繼續登載。然亦並未繼續登載易人字樣。且社員全部。於是日以後皆未登載。并非僅不登載賈英一人。何得謂未經登載者。賈英卽不負責任。況據狀稱該報自出版至停版。共二百十三號。而載有賈英爲總編輯字樣者。不過三十六號。其未經登載者。皆歸段鵬翔負責任云云。殊不知賈英之爲總編輯。尙經該報登載數十號。且有他項記載啟事。足以證明。段鵬翔之爲總編輯。并無一

號登載。亦無別項證據可以證明。此可認定賈英之爲總編輯者又一也。又查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號特別啟事。載有張鎮芳違背約法。逮捕本社總編輯賈英。同人以編輯事繁。暫由總經理陳君芷屏兼任等語。是該抗告人之總編輯事務。因被捕而始歸他人兼任。則未經被捕之前。其爲自任無疑。此可認定賈英之爲總編輯者又一也。又查該報一月二十四號載陳芷屏啟事云。鄙人因事赴中。請賈君俠飛兼任職務等語。是該社員雖暫時更替職務。亦必登報公布。以明責任。則自元年八月四號以後。該報總編輯未曾聲明更易他人。總編輯之仍然繼續。毫無疑義。此可認定賈英之爲總編輯者又一也。況該報一月二十四號載有河南暗無天日一件。內稱開封府高景祺欲捕本社總編輯賈俠飛。同月二十六號載賈俠飛與都督之談話。又自稱我是總編輯云云。不必旁求證據。僅據該報數月之記載。卽足證此案之事實。是賈英之爲總編輯。實係彰明較著。莫可掩飾者。總之該抗告人所提出之反證。不過謂立案足憑。其實該報出版之第一日。卽載明總編輯人賈英。至停版之前數日。仍稱賈英係總編輯。是該報之總編輯。始終確係賈英一人。足以證明。該報出版之前。假名段鵬翔虛僞立案。爲異日卸責地步。實屬不法。豈知證據具在。安得以虛僞之立案。變更真確之事實。更安得以不法行爲。據爲抗告之理由。地方廳決定賈英爲總編輯人。乃由真確事實證明者。又何得謂爲推定。本廳據以上各種證據。認地方廳之決定爲正當。該抗告人之抗告爲無理由。特爲決定如右。

高等刑庭推事孫甲銘

高等刑庭推事朱友英

高等刑庭推事馬泰峯

附賈英控告狀

爲決定不合據實抗告事。緣英於一月二十三號被都督張鎮芳用軍隊捕去。拘禁警務公所十有六日。至二月八號始以都督訓令警廳。將英送交開封地方廳。十一號二次公開審判。同廳決定。本年一月二十三號自由報社總編輯。實係賈英。其理由曰查民國元年八月二號起。自由報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此後亦未聲明更易他人。實可推定該社總編輯。自八月二號以後。實屬賈英云。按自由報出版於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停版於民國二年一月三十號。共二百十三號。而載有總編輯字樣者。不過從民國元年六月三十號起。至民國元年八月四號止。共三十六號耳。報紙具載。可覆按也。原自由報立案之總編輯。至今並未取消。而出版中間之若干短時。日以內。載有總編輯賈英者。原立案之總編輯。其責任雖一時停止。而後此之未經載明者。原立案之總編輯。其責任亦當然連續。故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賈英雖欲諉爲非總編輯而不可得。不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賈英即欲自稱爲總編輯而不可能。乃地方廳員以報中曾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之故。

并其不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亦推定該報總編輯之爲賈英。英不知某大家所著之論理學中有此論法。卽曰自元年八月四號後。未經聲明更易他人。亦應傳喚該社總經理人或發行人到案訊明。自元年八月四號後。未經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果係何人爲總編輯。不當推定其爲定屬賈英也。如不遵立案。不憑物證。又不傳人證。而但恃推定。則賈英亦可推定地方廳員之所以如此推定之心理。實欲見好於張都督也。豈非笑話。至所謂該社已認賈英爲總編輯無疑。巡警廳亦認賈英爲該社總編輯無疑。賈英亦自認爲該社總編輯無疑云云。既皆以登在報字者爲據。則報紙未經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以賈英之推定。報社卽不能認賈英仍爲總編輯無疑。警廳卽不能認賈英仍爲該社總編輯無疑。賈英亦不能仍自認爲該社之總編輯無疑。蓋自由報社原立案之總編輯。本屬段鵬翔。報中未載有總編輯賈英字樣者。事實上仍係段鵬翔爲總編輯。段鵬翔現住報社。一呼卽至。報社總經理陳荃屏。亦住社內。懇祈一并傳訊。證明本年一月二十三號報社總編輯。究屬何人。不難立判。勿任地方廳員之任意推定。幸甚幸甚。特此抗辯。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周德妮等殺傷罪一案

被控告人 周春運

被控告人 周德妮

被控告人 周遠茂

被控告人 周中秋

關係人 周可成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周德妮等無罪之部分撤銷。

周春運傷害周述明致死之所爲。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處一等有期徒刑。監禁十二年。於刑期內褫奪公權之全部。其已拘留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再執行徒刑十一年零六個月二十八日。周中秋同時傷害周述吉之所爲。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六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三條第一項。處三等有期徒刑。監禁五年。並於刑期內褫奪公權。其已拘留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再執行徒刑四年零六個月二十八日。周德妮周遠茂在場助勢之所爲。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五條第三十一條於周春運罪上減二等有期徒刑。監禁三年。並褫奪公權全部五年。周德妮已拘留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再執行徒刑二年零六個月二十八日。周遠茂已拘留二個月零十二日。准抵徒刑一個月零六

日再執行徒刑二年零十個月二十四日。

事實

該被控告人周春運周德妮周遠茂周中秋於已死之周述明均同族無服。周德妮係周遠茂之子。該處水磨周村。共有稻田二十餘頃。向來挑挖水道。大戶輪流管飯。中華民國元年。輪歸周遠茂周德妮管理。四月初三日。早周德妮赴周述明家收飯。斥其無茶。彼此口角。周遠茂因飯久未至。復行往催。維時周春運聞聲趕往解勸。周述明疑誤斥罵。周春運回罵。周述明上前欲毆。周春運順攜門旁木棍嚇抵。適傷其左太陽。周述明灣腰拾石。周春運又用棍傷其左後肋歇手。周遠茂周德妮均在場助勢。迨周述明胞弟周述吉走至攔護。亦被周中秋拾棍毆傷。周述明傷重殞命。控經鄭州將周春運處以一等有期徒刑。監禁十二年。周德妮等無罪。有錄供勘送本廳覆判。正在核判間。經周述明之孫周可成控經同級檢察廳。調查周德妮等在場助勢。不應免罪。起訴到廳。經廳訊悉前情。

右事實以左列各證據認定之。

一周春運在廳供稱周德妮與周述明因催飯口角。自認毆打周述明左太陽左後肋屬實。

二周述吉在廳供稱聞趨視。周春運已將周述明毆倒。周遠茂尙攔人救護。彼亦被周中秋用棍毆傷。

三周德妮在鄭州狀內稱周德妮先向催飯。嗣伊父周遠茂又復往催。彼此口角爭執。
四鄭州所驗傷單屍格。

理由

查此案爭點。以周德妮等曾否在場助勢。今經審理證明周春運之毆死周述明。係由周德妮向周述明催飯口角而起。而當周春運毆打周述明之時。周德妮並未喝阻。雖未下手。其在場助勢之情。自可推定。至周遠茂曾否在場。既有周德妮在鄭州所具狀詞。又有周述吉之供證。其在場助勢。確有憑證。鄭州原判。將周德妮聲明無罪。自屬錯誤。至周中秋毆傷周述吉。與周春運同時同地。而鄭州亦未將周中秋傷害之處定罪。亦屬錯誤。至周春運之罪。固屬依法處斷。然未得其拘留日數折算。亦未聲明褫奪公權。亦屬疎漏。應由本廳將原判周德妮無罪之部分撤銷。另行判決。查周春運傷害周述明致死之所爲。適用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項致死之規定。其於元年四月初五日至確定判決之日。未決拘留日數計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周中秋同時傷害周述吉之所爲。適用第三百十六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與周春運爲共同正犯。其於元年四月初五日至確定判決之日。未決拘留日數計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周遠茂周德妮在場助勢之所爲。適用第三百十五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周德妮自元年四月初

五日至確定判決之日。未決拘留日數爲十個月零四日。准抵徒刑五個月零二日。周遠茂自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確定判決之日。計兩個月零十二日。准抵徒刑一個月零六日。合行判決如主文。

本件控告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段指南損壞建築并附帶私訴一案

控訴人 段指南年三十三歲羅山縣人公立兩等女校校長

代理人 談光祖年三十二歲羅山縣人中州公學畢業

辯護人 張鴻謨

原案私訴辯護人 崔寅生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二日開封地方審判廳就該控訴人損壞建築并附帶私訴一案所爲之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茲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罰金賠償之部分均予撤銷。其判令將該校移出之部分。仍著段指南遵辦。此判。

事實

查河南省城靈應宮胡同中間路西。有小行宮一所。與府城隍廟毗連。向爲安設辦理公益事務之地。中國以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指南因創辦女學校。擬用小行宮地址。當經呈明學司轉奉都督批准照辦在案。爾時開封保安社設立其內。未卽開辦。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該社遷移之後。段指南搬住小行宮內。卽行招考。二月二十三日開校。三月四日授課。嗣因講堂前接連平臺一座。有礙光線。且無操場。遂將平臺拆去。借以透光。並預備操場之用。該看守小行宮道人李宗鎮前往報告廣慶會代表王承陞等。主張小行宮爲該會所有。段指南實係霸佔公產損壞建築等情。呈訴開封地方檢察廳勘驗屬實。提起公訴。遂由該同級審判廳審辦。並據該代表王承陞等委任辯護人崔寅生。以損害賠償附帶私訴。該廳按照新刑律第四百零五條判處段指南罰金六十元。並令原狀回復。限一月內將該校移出。該控訴人段指南不服。控訴到廳。

理由

按控訴主張之論點。(一)事實錯誤。(二)證據不確。(三)引律失當。查核第一第二兩點。純係所有權問題。該控訴人對於小行宮。苟不主張自己權利。則無論所有權究竟屬於何人。該控訴人無庸過問。不得據爲控訴之理由。至本案之要旨。以該控訴人之行爲是否適法應否處罰爲斷。第三論點。實爲研究之必要。查原判理由內載該女士原呈文內有酌加修繕字樣。亦經都督批准。如詳照辦。但修繕二字。不過整理補葺之意。不能

包處分行爲在內等語。不知房屋。苟能適用。則可無須修繕。既須修繕。必有一種之原因。無論修繕之程度若何。要含有改易形式之意義。段指南因平臺有礙光線。且無操場之故。始行拆去。是改易內部之形式。不得爲之損壞。既經都督批准。卽爲依法令之行爲。不得構成損壞他人建築物罪。再查原判理由內載該廣慶會代表等請求原狀回復。自應照准等語。按民法上之原則。除惡意占有者知爲他人之物而任意損毀。或因損毀而得利益者。應負賠償之義務外。其善意占有者則否。段指南既用小行宮開辦女校。卽可認爲占有。其初僅認小行宮爲公產。並不知所有權確屬何人。是不知爲他人之物。因透光並作操場。而將平臺拆去。是非任意損毀。拆去木料存放於該小行宮之內。是未因損毀而得利益。由此觀之。卽可認爲善意之占有。當然受法律之保護。而可不負賠償之義務。況段指南之行爲。係依法令。在刑法上固不得謂爲犯罪行爲。在民法上亦不得謂爲不法行爲。既非不法行爲。亦不應負賠償之義務。原判處以罰金。並令原狀回復。不能認爲適當。惟善意占有之物。如爲他人所追認時。應卽返還。且既已詎爭。無論都督業將原案取消與否。仍應從速遷移。以免輾轉。該應判令將該校移出。自是正辦。故爲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秦永德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三號宣告判詞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孫雲錦等率衆搶掠等情一案

被告人 孫雲錦七十四歲中牟縣人前清革員

馮大頭三十二歲中牟縣人

指定辯護人 崔寅彤

右案經中牟縣審定。送廳覆判。茲經本廳提審。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孫雲錦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七月十九日。馮大頭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又十七日。並各褫奪公權全部終身。洋槍砍刀牲畜車輛除給主認領外。併沒收之。孫葆鼎等發還中牟縣。另爲第一審之判決。此判。

推 事 羅人杰

推 事 吳煥仁

書 記 官 吳永涵

事實

查孫雲錦係前清革員。素不安分。於前清宣統三年十一月間。散帖唱戲。聚衆抗糧。經前縣李知事請兵抄拿。提府訊結收禁。旋逢大赦釋回。因與伊族人孫雲慶孫葆元等積有嫌怨。於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傍晚。假該處谷兒岡地方守望社名義。指使伊姪孫葆鼎等率領社勇馮大頭等多人。各執刀礮前往孫葆元孫雲慶等各家。聲言緝匪搜賊。遂將各家財物搶掠一空。並將孫葆元架至社內。私刑拷打。遲至次日。始將孫葆元送交三官廟守望社。社長段韻章送縣。由縣釋回。孫葆元之母孫馬氏及孫雲慶旋以前情赴縣。分詞具控。經縣稟傳。孫雲錦等屢抗不到。稟奉都督飭營會縣派撥兵役。將孫雲錦馮大頭等獲案。並在該社內抄出牲畜大小九頭。大車一輛。洋槍砍刀等件。當將該社解散。

據孫雲錦供稱年逾七十。兩目失明。並未與聞該社之事等語。實則恃其瞽邁。意圖刁狡。茲以左列各點證明之。

(一) 孫雲錦如未與聞。何以所搶孫葆元孫雲慶各家衣物糧食。係由孫雲錦家套去車馬。以備裝載之用。

(二) 孫雲錦如未與聞。何以將孫葆元架至該社之時。孫雲錦卽在坐審間。並令社勇毆打。且在縣供認有用

家法懲治之語。

(三)孫雲錦如未與聞。何以將段韻章約到該社。孫雲錦向其言說辦住孫葆元等之事。

(四)孫雲錦如未與聞。何以被控之後。孫雲錦情虛畏審。抗傳不到。

就右開各點觀之。該社勇等之實施犯罪行爲。卽足以證明孫雲錦爲教唆犯無疑。

據孫雲錦供稱馮大頭等至伊家內。不容其女人往外抱孩。經女人哀求。始令抱孩外出等語。足爲聚衆爲強暴脅迫之證明。

據孫葆元等所呈失單暨該縣勘估情形。並孫雲慶在縣認領衣物及在黃店街取回車輛各節。足爲強取他人所有物之證明。

據孫雲錦供稱係因石振標家被搶報社。令該社勇等前往辦案等語。查石振標家被搶。在縣稟並未將孫葆元等指控。卽使孫葆元等確有爲匪情事。應由該縣飭緝。乃未受官署之命令。而黑夜架人。足爲私擅逮捕之證明。

據孫葆元供稱馮大頭等。將其架走行至半路用刀背將其毆砸。到社之後。孫雲錦坐在中間審問。喝令馮大頭用白腊杆將其毆打。經縣驗明。開有傷單在卷。足爲傷害人之證明。

據馮大頭供稱在社充當社勇。不敢不去。並在縣供認各情不諱。又足以證明聽從教唆實施犯罪之行爲無

疑。

指定辯護人追加之論旨。略謂本案尙應調查證物。添傳證人。以期發現真實等語。但以上各節。均足爲本案之證明。應卽認爲確定事實。該辯護人之所主張。應毋庸議。

理由

據右事實孫雲錦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行為。應按第三十條依正犯之例處斷。聚衆爲強暴脅迫。適當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款之罪。應依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五年。並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規定。褫奪其公權全部終身。又強取他人所有物。適當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之罪。應依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處二等有期徒刑五年。並依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其公權全部終身。又私擅逮捕。適當第三百四十四條之罪。應依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一年。並依第三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於刑期內褫奪其公權全部。又致人輕微傷害。適當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之罪。應依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並依第三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於刑期內褫奪其公權全部。數罪俱發。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例。酌處有期徒刑九年。並依第八十條之規定。除未決羈押八月二十二日准抵徒刑四月十一日。尙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七月十九日。至褫奪公權多數中有一褫奪全部終身者。卽應執行之。再孫雲錦雖曾受

徒刑之執行。但既邀大赦免除。不能爲再犯。加重之根據。應毋庸議。馮大頭聚衆爲強暴脅迫一罪。應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款。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並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規定。於刑期內褫奪其公權全部。又強取他人所有物一罪。應依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處二等有期徒刑八年。並依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其公權全部終身。又私擅逮捕一罪。應依第三百四十四條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並依第三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於刑期內褫奪其公權全部。又致人輕微傷害一罪。應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十一月。並依第三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於刑期內褫奪其公權全部。數罪俱發。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例。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五月。並依第八十條之規定。除未決羈押八月二十六日准抵徒刑四月十三日。尙應執行十二年又十七日。至褫奪公權。多數中有一褫奪全部終身者。卽應執行之。再洋槍砍刀。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牲畜車輛。係因犯罪所得之物。除給主認領外。應依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沒收之。該縣僅判處孫雲錦馮大頭以騷擾之罪。未按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例。援用所犯各條。分別各科其刑。已屬疏略。至以守望社之名。不思保護治安。而實施各種犯罪之行為。按諸第五十四條既無可酌減之理由。孫雲錦雖係替過。亦未具備第五十條得邀宥減之條件。且法定刑期三等有期徒刑。係爲五年未滿。該縣原判於孫雲錦則稱減等處三等有期徒刑六年。於馮大頭則稱應處三等有期徒刑六年。顯係違法。應由本廳撤銷原判。自爲判決。孫葆鼎再紀修

在縣案未經判處罪刑。本廳未便併案判決。剝削該被告人之一級上訴機關。應即發還該縣。另爲第一審之判決。以符審級。陶麥圃高賸究竟有無應得罪名。亦未經縣擬定。均應發交該縣。分別核辦。特爲判決如主文。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劉敦謹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河南高等審判廳判決謝朝宗等毆斃人命一案

被告人 謝朝宗二十八歲開封縣人

謝 氏三十一歲開封縣人

指定辯護人 續香洲

右列被告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八月十三日開封地方審判廳就該被告人毆斃人命案件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控告。茲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告駁回。

事實

緣謝朝宗居住省城八蜡廟門。娶妻王氏。後因家務細故。夫婦失和。其姊謝氏因王氏父母曾與伊家滋事。亦

不相容。自此朝宗常與王氏尋衅。動輒拳足交加。或以繩棍鞭笞。或以火篋灼烙。王氏終日受責。幾至體無完膚。謝氏又復從旁慫恿。不時自行毆打。百般凌虐。習以爲常。隣佑勸解不聽。遂亦不敢過問。王氏體弱病篤。受傷過重。於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壬子二月初九日身死。朝宗私自成殮。抬出掩埋。王氏之外祖母岳袁氏及其父王竹賢。事後聞知。報由開封地方檢察廳開棺檢驗。王氏委係因傷斃命。當即提起公訴。遂由該同級審判廳傳集一千人證研訊環質。朝宗旋認旋翻。謝氏始終狡展。該廳採取衆證。認定朝宗謝氏。確有毆傷王氏致死之事實。按照新刑律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分別宣告罪刑。朝宗謝氏聲明不服。控告到廳。

理由

查該控告人控告狀意旨。其最有力者。不外兩點。(一)王氏非僅因傷致命。委係兼病而亡。不得以殺傷罪論。(二)謝氏幫毆。並無確切證據。不得以準正犯論。至其他種種理由。無可辯駁之價值。茲不贅述。又辯護人續香洲追加之論點凡二。

第一關於事實之點。

(甲)犯罪之普通要件。必須有因果關係之聯絡。查王氏致命之傷。僅有耳後一處。而謝朝宗則云不知其

由來。其他各傷。則供認爲平日所致。距其死時甚遠。且王氏臨死之日。病勢沉重。謝朝宗曾爲延醫診治。可見愛護周至。地方廳認定事實。并無可以證明王氏之死。確由謝朝宗之毆傷者。則王氏之死。係由於病。抑由於傷。尙屬應研究之問題。不能遽成定讞云云。

然據朝宗供稱王氏身雖患病。并沒臥床。醫生楊紹先供二月初八日晚八鐘時。爲王氏看病。見其眼上有傷。問係打的。診視病症。六脈不絕。王竹賢供街隣告知女兒於二月初八日晚還做過飯。夜間卽死。則王氏之死。非由於病可知。又據謝張氏謝氏謝小白供二月初三初四初八等日。朝宗均有毆打王氏之事。則王氏之傷。非往時所致可知。又據朝宗供二月初三日在西屋南間。用柳木柴打王氏耳根後一下。謝張氏供正月二十五日在西屋當門朝宗用柳木柴打媳婦耳根後一下。則王氏耳後一傷。確爲朝宗所打可知。雖所供日期小有差異。核與檢驗時檢驗吏所稱係隔十餘日之傷一語相符。不得謂朝宗之動作與王氏之死。無因果關係之聯絡。且王氏兩臂烙傷。竟有十三道之多。尤屬慘無人道。參之謝張氏謝氏朝宗各供。其傷害日期。約在王氏臨死之前。不過月餘。而王氏患病。已逾半載。是王氏病重之後。朝宗仍有殘虐情形。何謂愛護周至。其延醫診治。直預爲藉詞抵飾地耳。此依各方之供述。足以證明朝宗之毆傷王氏致死者一。

(乙) 犯罪之事實。須憑證據而認定之。查謝氏於此案毫無犯罪確據。雖曾供有一掌之擊。乃數月前之事。

與王氏之死。并無因果關係。地方廳認定事實。亦無可以證明謝氏有傷害人致死之行為者。則謝氏之犯罪。根本上不能成立云云。

然據韓松林供去年九月。隔牆看見謝氏打過王氏一次。李棠供常聽娘們說過。謝氏幫打。趙國選供謝氏打過王氏。有時聳動。李長福趙廷立張德棟郭寶林魏祥雲等供謝氏不斷將王氏毆打。參以謝氏朝宗迭次所供日期。或在年前三月。或在年前五月及六七月九月不等。則謝氏之打王氏。實爲事所常有。何僅一次。況謝氏前在許州。曾持刀與王氏鬪氣。已成宿怨。據謝氏供從前打時。也曾勸過。今年打罵。未曾勸解。足見謝氏與王氏之惡感日益加深。王氏屍體傷痕甚多。決非一人所爲。謝氏於不斷毆打之事。既不能舉出有力之證以辯其誣。又不能提出他項確據。爲此。并未幫毆之反證。準諸自由心證主義。自可取不斷毆打之證言。認定其於王氏之致死。實有幫助之行為。不得以其堅不吐實。卽謂毫無確據也。此依各方之供述。足以證明謝氏之幫助正犯者二。

據上所述。該控告人提出之一二兩點。及辯護人之第一論點。其理由均不成立。

第二關於法律之點。

(甲) 凡新刑律稱得褫奪公權者。應由審判官酌定期限不可太長。否則與褫奪終身者無異。原判謝朝宗

褫奪公權全部二十二年。期限未免太長。有違立法精神。又原判稱褫奪其四十八條所列公權云云。亦係錯誤。應請併予更正云云。

查新刑律第四十七條載於分則有得褫奪公權之規定者。得褫奪現在之地位。或於一定期限內褫奪前條所列資格之全部或一部。但以應科徒刑以上之刑者爲限等語。然所謂一定期限者。并無何等之規定。則審判官之適用。自以宣告一定之期限爲已足。故除褫奪公權全部終身不能適用外。期限之長短。原可自由伸縮。該廳爲二十二年之宣告。卽爲一定之期限。不得謂之違法。又主文所稱遞奪其第四十八條所列公權云云。查該理由內。係稱第四十六條。并非根本錯誤。毋庸更正。

(乙) 凡刑事訴訟。以不告不理爲原則。本案地方檢察廳起訴正文。只列被告謝朝宗一人。并未提及謝氏。又查訴訟記錄地方檢察官對於謝氏亦無起訴之言詞。可知於謝氏并未提起公訴。乃地方審判廳遽行審理。判處謝氏罪名。尤未合法。應請撤銷原判。宣告謝氏無罪云云。

查刑訴法理。刑事案件起訴之後。發見被告人別有未受公訴之共犯時。其應緊急審理者。得不待檢察官之處分。逕行審理。此案情節重大。謝氏係起訴後發見之共犯。該廳認爲應緊急審理之件。不待起訴逕行審理。原爲法所容許。又查訴訟記錄本案辯論終結以前。該同級檢察官陳述意見。有謝朝宗及謝氏共毆王氏身

死之宣言。不得謂檢察官對於謝氏。并無起訴之言詞。且謝氏既有犯罪之事實。該應科以應得之刑。自係合法。所請撤銷原判。宣告謝氏無罪之處。應毋庸議。

據上所述。辯護人之第二論點。其理由亦不成立。

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對於本案陳述之意見。略稱此案情節慘忍。衆證確鑿。該應按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處謝朝宗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處謝氏二等有期徒刑八年。未免情重法輕。請將原判撤銷。按照該條最高主刑更定其刑等語。本廳審按被告人之心術及事實。證以王氏之屍傷。洵爲不法已極。檢察官所主張之理由。本可認爲正當。惟本案係由被告人聲明控告。若遽予以不利益。殊與立法之本旨不合。所請加重其刑之處。亦毋庸議。

據以上理由。本廳認爲原判。并無不合之點。本件控告。應予駁回。故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李振東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審判長推事廖允僑

推事羅人杰

推事吳煥仁

書記 官吳永涵

右判決正本係依判決原本製成。特此證明。

●湖北高等審判廳決定吳靜安控胡漢生既押復佔恃蠻傷人一案

抗告人 吳靜安

右抗告人吳靜安不服漢口地方審判。就抗告人吳靜安控胡漢生既押復佔恃蠻傷人一案之決定。聲明抗告。經本廳查閱全卷。決定如左。

主文

本案抗告駁回。

理由

查法院編制法附載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暫行章程第十條載因刑事案件而附帶民事者。不論價值多寡。應併入該刑事案件辦理之規定。凡以刑事起訴。私訴當然附帶判決。此案因傷害告訴。經檢察廳認定。自應作刑事辦理。私訴亦可繼續審判。漢口地方審判廳。以此案分歸刑庭審理。並非違法。且查漢口地方審判廳庭諭。對於此案形式上並未決定。其爭執理由。俟傳押主朱炳山之子朱榮齋到案繼續進行。各呈契

約。再行據情判決。亦屬正當辦法。於該抗告人並無不利益之處。總之朱榮齋未到案以前。該應對於所轉押房屋之基地。自未能決定應歸何人蓋造。而該抗告人亦不得率請抗告。本應認該抗告爲無理由。及程序不合規定。應行駁回。決定如右。

檢 事李永忠

會審推事蘇道衡

承審推事季澤蘭

會審推事何宗瀚

書記 官鄭蘭香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陳文禮擅取菓捐一案

控訴人 陳文禮 閩清縣人年六十歲業商住谷口鄉

右列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十七日閩清地方審判分廳就該控訴人擅取菓捐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上訴。經本廳審理。更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全部撤銷。

陳文禮無罪。

事實

緣前清同治六年間。閩清邑紳聶廷芝等。創設時菓公幫。就一都地方所產果實運省販賣者。每筴抽錢十二文。由公幫理事。向各牙鋪抽收。以作福顯廟（卽閩清館）演戲一臺之用。餘款購置產業並籌辦地方公益。訂有規約共同遵守。宣統三年六月。梅谷村陳文清等以聶廷芝故後。該公幫帳目不清。請將谷口鄉菓捐劃出自抽。爲設倉備荒經費。聯名稟縣立案未准。旋由該鄉人公推陳文禮等經理抽收谷口鄉菓捐。歷辦兩年計收捐款一百二十餘元。除開銷平糶耗用外。尙餘小洋六十三元零三仙。寄存張鍾寬處。去年七月。該公幫代表張崧山。以張鍾寬陳文禮等背規擅抽等情。向該縣城議事會提出建議書。將該捐款獻充該會經費。經該會議決呈請民政司存案。由民政司批縣查追。該鄉鄉長陳文清等因又聯名具情向縣申訴。該縣以該邑設立時菓公幫。當時並未稟報有案。谷口鄉捐款。收回本鄉自抽。辦理平糶。該前縣任內亦僅批候體察情形。再行核辦。因着陳文清等係何年改爲自抽。何人經理。辦過幾次平糶。存款若干。限一星期內同經理人等檢出帳簿。呈案核辦。陳文清等隨將前情詳覆並呈帳簿四本。一面又向都督民政司等處稟訴。又經民政司批縣

查覆。該縣詳覆後。民政司批以所捐各款。既係辦理平糶事宜。亦爲公益起見。准免追繳。嗣該縣復以帳簿有無僞造及果否辦理平糶等情。呈請民政司遴員調查。民政司因該縣前後翻覆。殊屬費解。批斥。並飭該縣遴員馳往該鄉查明。該縣因卽照會許紳錫榮前往調查。取有民人陳傳賢供結一紙。供稱本鄉平糶上季似有借在同和店發售。往年亦忘記有否等語。該縣據此供結及證人毛乃泉供述。有稱不知谷口有平糶情事一語。認陳文禮等所稱平糶並無確證。着將此項捐款除收捐工資外。悉數撥充城自治會經費。陳文禮堅不遵斷。因將人證送交閩清檢察廳起訴。

理由

本案控訴人控訴意旨。略謂聶廷芝當日創辦公幫抽捐菓實。並無稟官立案。谷口鄉自抽自捐。似亦不必以縣批准爲必要。又菓捐是伊鄉公款。劃回自抽。亦只伊鄉一部分菓捐。以本鄉公款歸還本鄉爲籌辦公益之用。不得謂爲詐欺取財。又本鄉平糶。係屬公同等辦。伊爲經理。由於公同推舉。簿據載明出入款目。公閱公認。何得謂爲不法之利益云云。

按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欺罔或恐喝爲要件。欺罔者。乃虛構事實。惹起他人錯誤心之所爲。恐喝者。乃用威嚇手段。惹起他人畏懼心之行爲也。本案谷口鄉菓捐劃回自收。係由該鄉鄉老陳文清等公共之意思。陳文

禮爲菓捐之總經理。及辦理該鄉平糶之事。乃由谷口鄉人所公舉。並非陳文禮以欺罔或恐喝之手段。將該鄉菓捐劃回自抽。至平糶一節。亦經本廳召集該鄉各姓鄉老許元貞等八人到庭質訊。據供屬實。且每次平糶。均經各姓鄉老公共核算。所呈帳簿四本。亦曾經公閱公認。俱是眞本。依此證明平糶一事。自係屬實。且每次平糶既經各姓鄉老核算。均無異辭。亦可證明並無以多報少情弊。不得以無按門釘牌。及未立貧民名簿。因其手續之不完全。及毛乃泉個人之供述。謂其並無平糶之事。且卽以該縣知事當日所派許紳錫榮前往該鄉調查。所取之陳傳賢供結而論。亦僅供稱似有其事。並無確實之反證。該控訴人控訴理由。尙屬正當。原廳遽引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實爲未合。至該縣一都創設時菓公幫。查閱訴訟紀錄。業經該縣張知事查明。當時並未稟報有案。谷口鄉於宣統三年劃回自抽。亦僅據該縣批候體察情形。再行核辦。此項捐款。究應誰屬。不屬刑事範圍。原判併入刑事審理。殊爲不合。應發由原廳另案辦理。據上論結。應將原判全部撤銷。由本廳更爲判決如右。

右案駐高等檢察官吳兆枚蒞庭。並記。

福建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忻侯

推 事劉含章
推 事高夢熊
書記 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余松清偽造私文書一案

控訴人 余松清浦城人年三十三歲省寓鋪前頂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三十號閩侯地方審判分廳就該控訴人偽造私文書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

事實

緣浦城人劉迓迓娶同邑沈四妹爲妻。前清宣統三年六月間。劉迓迓將其妻沈四妹賣與黃吉眠。收得龍番一百五十元。立賣身契一紙。迓迓印有指摹。其時在見係沈四妹之舅陳福壽。媒人則同邑之余松清李仁忠等。均有署名畫押。黃吉眠買得沈四妹之後。前赴南洋。卽將該身契交與四妹。聽其自由。沈四妹因於宣統三

年十一月間來省。余松清隨其同來。寄寓永和客棧。約六個月。厥後沈四妹住南台吉慶堂賣唱。清流落省寓。無可謀生。沈四妹挪借十元。勸其歸里。清以路遠堅欲多索旅費。迨所求不遂。遂以沈四妹已嫁與清爲妻聽。唆反目。勒迫退婚爲辭。并僞造沈四妹自立婚書一紙。粘狀具訴。沈四妹亦具狀辯訴。并將前夫劉迺迺所立之賣身契呈驗在案。經閩侯地方分廳民庭審理。着余松清當庭畫押。核與當日於沈四妹前夫劉迺迺所立之賣身契內所畫之押筆跡相符。遂認定余松清實有僞造婚書情事。由閩侯地方檢察分廳起訴。

理由

此案該控訴人控訴之論點有二。第一論點。以沈四妹係自己代其贖身。并非黃吉眠代其贖身云云。查余松清原狀稱代沈四妹贖身之款四百元。係親手交與劉迺迺并其弟香香。而在原審廳。則供稱該款係親手交與沈四妹。母親且在場看見。伊母親掏一百五十元。交與沈四妹前夫。其二百五十元。爲四妹母親取去。在本廳時所供亦同。向使松清果有交款贖身之事。何以前後供狀。先自不符。此由事實上可證余松清無代沈四妹贖身者一。沈四妹爲劉迺迺之妻。迺迺因貧賣妻。則其志在得多金。自屬意中之事。清既出此四百元之巨款。迺僅得一百五十元。而沈四妹母親。雖沾利益。反至二百五十元之多。揆諸事理。殊不適當。此由事實上可證余松清無代沈四妹贖身者二。清既代沈四妹贖身費至四百元。其家自非窮乏者可比。乃此次由浦來閩。

住在永和客棧。積欠竟至數十元。不能清算。且查其現在職業。係爲清唱堂之雜差。一貧至此。而所操之業其卑賤又如彼。可見當日以四百元贖身之事。全屬子虛。此由事實上可證余松清無代沈四妹贖身者三。依此三證。則第一論點之理由。不能成立。至第二論點。以劉迺迺所立其妻沈四妹之賣身契爲假。沈四妹所立之婚書爲真等語。查沈四妹係劉迺迺髮妻。迺果以其妻賣人。必須自己立字。斷無其妻自立願書之理。茲據清所呈驗者。除沈四妹自立願字外。並無本夫劉迺迺字據。其中情弊。不問可知。此由證據上可證余松清之有僞造婚書者一。據余松清供稱。迺迺有做字與沈四妹母親。他母親復做字與清等語。夫迺果以沈四妹賣與清。立一賣身契與清可也。何必做字與沈四妹之母親。清果有代沈四妹贖身之事。得其本夫劉迺迺一字足矣。更何必令其母親做字與己。且詢其此種字據何在。則云失落。又云被竊。其言之不實。於茲可見。此由證據上可證余松清之有僞造婚書者二。當劉迺迺以其妻賣與黃吉眠。余松清居中作媒。身契之內。清有署名畫押。前經原審廳審理中。着清當庭畫押。核與身契內所畫押筆跡和符。茲據清在庭辯論。以花押係他人假的本廳查沈四妹繳驗身契在前。原審廳着畫押核對在後。誰復能逆料清之筆跡。先從而做之乎。且清所畫之押上一字。係中國字精字。下一字係羅馬字。此種畫押。所見甚稀。縱有假者。亦難極其逼肖。是劉迺迺所立之賣身契。自係屬真。而由其反面言之。則清所呈驗之婚書。自係屬假。此由證據上可證余松清有僞造婚書者

三。劉迺迺之所立沈四妹之賣身契。係在宣統三年六月。迄今日久。其紙色頗舊。而清所呈驗之婚書。係宣統三年八月所立。與該賣身契中所載月日相去不遠。而紙色甚新。兩者比較。真假不辨而明。此由證據上可證。余松清有偽造婚書者四。沈四妹賣身契之內。其母舅陳福壽爲在見。本廳庭訊福壽時。據供黃吉眠爲沈四妹賣身時。渠有在場畫押。且稱當日清亦在場畫押。得錢八元云云。而清不能提出反證。據此則證人陳福壽所陳述。亦足爲本案之一確證。而余松清所呈驗之婚書。其所舉在見。若蔡蘭芝吳得勝等。均爲沈四妹所不認識之人。此由證據上可證。余松清有偽造婚書者五。依此五證。則第二控訴之論點。亦屬不合。據以上論結。該控訴人第一第二之論點。本廳認爲均無理由。應即駁回。特爲判決如右。

右案經檢察官吳憲仁蒞庭。並記。

福建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炳煥

推事楊拱

推事劉合章

書記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林層層等謀殺蔣筠一案

控訴人 林層層閩縣侯人年八十一歲住尙幹鄉業農

陳國華(卽成基)閩侯縣人年二十九歲住倉前前充目兵

黃金梅閩侯縣人年六十歲住小園巷土匠

選定辯護人 陳孝箴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閩侯地方審判廳就林層層之子步雲(卽西瓜)與陳國華及黃金梅之姪福勝(卽滿滿)謀殺蔣筠一案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控訴駁回。

事實

緣彭壽松因蔣筠反對閩省旅閩議員專額事。語涉激烈。遂起意謀殺。密囑防衛軍一營司令官張煊(卽張長發)嗾使什長(卽偵探長)翁慶安(卽鞋四)率同林步雲黃福勝陳國華等。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日在玉山澗一帶偵殺蔣筠。二十九日上午十句鐘蔣筠乘轎至玉山澗河沿。林步雲(卽西

瓜)突將蔣筠轎簾掀開。同黃福勝(卽滿滿)等亂刀刺入。登時斃命。當經圍侯地方檢察廳驗明蔣筠屍身。長四尺六寸。肩闊六寸五分。頭部偏右。刀傷一處。橫長六分。寬一分。面部左腮頰磕傷一處。周圍月牙形。微青色。腹部右肋刀傷一處。橫斜一寸。寬一分半。深透內臟。肚腹右邊刀傷一處。橫長三分二。寬不及分。右脅刀傷相連兩處。橫長四分。寬不及分。背部右後脅刀傷一處。橫長三分。寬不及分。上部部左手門刀傷一處。直長一寸五分。下部部右大腿上刀傷一處。橫長七分。寬三分半。通透處又接連一刀。右大腿下刀傷一處。橫斜九分。寬四分。右腳腕刀傷一處。又接連一處。上橫長六分。下橫斜五分。寬不及分。右腿肚刀傷一處。橫長四分。寬不及分。右後腳腕刀傷一處。橫長五分。寬一分半。右臀下刀傷相連四處。上二處橫長五分。下二處橫長六分。共大小計受傷一十九處。其致命係在右脅肚腹三處。最關重要者。乃刀從右肋橫刺肺部。傷及心房。遂致登時斃命。委係生前被刀刺身死。填格附卷起訴。

理由

本案控訴人林層層第一控訴論點。謂伊子步雲係奉管帶張煊命令往刺蔣筠。則雲之行爲。實係他動的。雖路人亦盡知其非故意之行爲云云。本廳對於此點。分爲兩方面推究。由事實之方面言之。查黃福勝曾供稱張長發(卽張煊)對翁什長(卽慶安又名鞋四)云。汝率此幫人往辦此事。事楚當重賞。翁什長又對小的一

幫人云。命令總是要遵。做不做由汝等語。是林步雲等之殺害蔣筠。雖係受長官之命令。而其做與不做。尚有自由裁量之餘地。乃步雲竟隨同翁慶安等前往偵殺。按其殺害蔣筠之所爲。固明明出於自己之意思。其不得諉爲他動的行爲。顯無疑義。更由法律之方面言之。命令者。以官吏資格代官廳發布之也。又長官命令應否絕對服從。當以其命令有無違法爲標準。彭壽松當日所發偵殺蔣筠之命令。實係個人仇殺之行爲。與官廳之事務毫不相涉。何得以命令目之。藉曰命令。其爲違法盡人皆知。實無絕對服從之必要。而步雲等乃竟聽其指使。構成殺人之行爲。自屬罪有應得。不能藉命令兩字曲爲解釋。再就非故意之點而論。按非故意即無犯意之謂。犯意云者。謂知犯罪事實。又有犯罪行爲之決意也。當翁慶安傳佈張長發命令時。有汝率此幫人往辦此事一語。曰此事爲刺殺蔣筠之事。步雲等固已知之矣。自時厥後。步雲與翁慶安等潛伺於蔣筠出入之要途者凡三日。及蔣筠被刺身死。然後回營領賞。其有犯罪行爲之決意。百喙難辭。何得以非故意爲藉口。此第一控訴論點。本廳認爲無理由者也。又控訴人林層層第二論點謂。暫行新刑律第十四條。有依法令之行爲不爲罪之規定。步雲之行爲。正與此條相合等語。按依法令不以爲罪之行爲者。必其行爲爲法律上直接所與之權限。或本屬長官之命令。以其職務而爲之者。其職務又必以關於國家及上級官廳權限內之事務爲限。步雲受嗾偵殺蔣筠之所爲。既無法律上之權限。又非職務上之行爲。自不能援引暫行新刑律第

一十四條之規定爲希圖卸罪之地。此第二控訴論點本廳之認爲無理由者也。又辯護人追加控訴意旨。大致有三。(一)謂掀開轎簾之舉動。係欲認識轎中人是否卽爲蔣筠。非平常熟識蔣筠者。斷不能也。而據司法警察所報告。首兇實係滿滿。(卽黃福勝)滿滿住在倉前小園巷。素認得蔣筠。司法警察如不足爲證耶。原廳何以列於蔣案證據之內。果可爲證。則掀開轎簾又是福勝不是步雲矣。查現行刑事規例。採用直接審理主義。自不能僅據司法警察報告。爲斷定事實之基礎。原廳不過以此報告。爲黃福勝犯罪之一種證明方法。斷不能用類推解釋。遂據爲黃福勝掀開轎簾之證。更進一步言之。該報告稱滿滿爲刺殺蔣筠之首兇。首兇二字在新刑律共同犯上實無研究之餘地。況首兇與掀開轎簾。顯屬截然兩事。不得謂滿滿旣爲首兇。則掀開轎簾者。卽係滿滿而必非步雲其人也。且本廳徵諸黃福勝所供林西瓜認得蔣筠。及供西瓜於被刺前兩天對小的說。蔣筠是這個樣子。還坐一把轎等語。是足爲步雲認識蔣筠之證。又蔣筠轎班劉灼灼林霖霖供稱轎到時有一人將轎簾掀開。黃福勝供稱掀開轎簾者似是西瓜云云。及原審廳庭訊至掀開轎簾時。步雲神色大變。哭泣乞恩。步雲旣自稱與黃福勝素無仇隙。福勝之言。可以作爲證據。何以福勝於掀開轎簾一事。不指他人而指西瓜。步雲果無掀開轎簾情事。庭訊時自可從容辯白。何至有神色大變。哭泣乞恩之舉。是足爲步雲掀開轎簾之證。要之此案重要之點。在於步雲是否爲刺殺蔣筠之共同正犯。查本廳庭訊時。步雲曾供

偵探長（卽什長翁慶安）叫其拿人。復供當時雲有從偵探長經過玉山澗春白邊。又供偵探長在前雲在後等語。按當日蔣筠被殺之處所。正爲步雲經過之地。偵探長爲指揮命令之人。則隨其後之步雲。其爲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爲。已成鐵證。縱無他種之證明。已當處步雲以殺人正犯之罪。況步雲之認識蔣筠及掀開轎簾之事。尙鑿鑿可據乎。是辯護人所主張之理由。自屬不能成立。（一）謂步雲錯認上官命令。可見非出自己之意思。其論點與控訴人控訴意旨同。（理由見前）（二）謂林步雲於實施犯罪之際。并無幫助行爲。而實施以前不能說無幫助。依刑法上各種主義言之。步雲均係從犯。應請減等。照新刑律第三十一條論罪云云。查步雲應處何等罪名。要以實施之際。有無分擔犯罪部分爲先決之問題。按步雲之犯罪行爲。既如上所述。其非僅幫助於實施犯罪以前。其事至顯。辯護人主張從犯減等之說。亦屬未合。

又控訴人陳國華（卽成基）第一論點。謂彼時隨同什長翁慶安會同彭會長差遣員四人前往拿犯。係奉本營司令官張煊之命令莫敢抵抗。何得爲罪。及第三論點。謂與蔣筠素不相識。又無夙仇。事由上官機密之命令。華委屬不知起意之原因。當查照新刑律第十三條非故意之行爲不爲罪云云。與控訴人林層層第一控訴論點同。（理由見前）國華之第二論點。謂國華未到該處。而蔣某業已被刺。華卽回營。並無下手。當在可原。可想之列。按實施犯罪行爲之際。幫助正犯者以準正犯論。本案蔣筠被刺之時。翁慶安（卽偵探長）令國華

站在倉角頭地方。國華在本廳及在原廳庭訊時。均已自白。查倉角頭係逼近蔣筠被刺處所。且爲蔣筠出入必經之路。當日翁慶安令國華站在該處。顯係預防蔣筠走脫之行爲。國華雖站在該處。並無下手。亦屬幫助正犯之行爲。原廳以準正犯論。於第三百十一條之刑量中。處以無期徒刑。允屬正當。該控訴之點。不能成立。國華之第四論點。謂張煊係屬此案要證。不能傳案與華質訊。諉稱張煊另有軍法審判。華屬營兵。理應一案。何得分歧。辯護人辯護意旨。謂據訴訟程序有必要之情形。亦得命被告人與他被告人或證人對質。若果認爲必要對質。則證據力更爲強大。否則僅以所供站在倉角頭推測其爲助勢或瞰伺被害者之行爲。斷爲幫助正犯。實際上陳國華幫助行爲。實在實施犯罪行爲之際。抑在實施犯罪行爲以前。尙無確實標準云云。按傳喚證人與否。及應傳喚何項證人。審判衙門於法定範圍內。本有自由裁奪之權。非被告人所能強預。查本案國華之犯罪事實。依國華之自白。並同案被告人之口供及其他之證佐。已足證明。無傳張煊質訊之必要。至張煊另有軍法審判。華屬營兵。不能援照軍法審判之例。實以國華犯罪之發覺。已在免役之後。張煊犯罪之發覺。尙在就軍職之中。自應依陸軍試辦章程第三十八條分別辦理。原判理由中。業已明白宣示。以此據爲控訴之理由。亦屬未當。

據以上論結。控訴人林層層陳國華所提出控訴論點。及辯護人追加意旨書。其理由均屬不能成立。應予駁

回。仍依照原判辦理。

至黃金梅聲明控訴。係在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七日。查現行規例刑事上訴。不得踰十日。本案閩侯地方審判廳於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爲第一審之判決。該控訴人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七日始提起控訴。已逾上訴期間。不合訴訟程序。亦應駁回。特爲判決如左。

右案經高等檢察官吳憲仁蒞庭並記。

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炳侯

推事楊拱

推事高震

書記官王震東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程品品收藏煙具開設賭場一案

控訴人 程品品閩侯柑樵鄉人年三十六歲農業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閩侯地方審判廳就該控訴人收藏煙具開設賭場之二罪俱

發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更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關於程品品開設賭場之準正犯之一部撤銷。其他控訴之部分駁回。

房屋一座。准予拆封。當票一紙。番票八元。小洋五角。洋筆一枝。洋摺一本。交其領回。煙盤煙燈土渣水碗戩籤。抓盒煙灰等件。沒收之。

事實

緣柑樵州尾鄉。有程烏頭在該鄉開挂花會爲柑蔗保甲局偵知。前往拿獲。烏頭聞風遠遁。獲得程品品一名。卽將房屋標封。就其屋內起出煙盤煙燈土渣水碗戩籤。抓匣煙灰等件。並由品品身上搜出當票一紙。番票八元。小洋五角。洋筆。洋簿各一件。查其摺中所載。多係來往賬目。兼有花會人名。遂將人犯證物一併送案。經第二初級廳按照刑事訴訟律第九條。合併管轄之規定。移送閩侯地方檢察廳起訴。

理由

此案該控訴人第一控訴之論點。以原廳飭警調查。復稱程烏頭掛巴程品品跑巴。並未詳跑巴之證據爲何云云。查刑事訴訟判決資料之證據。以審判衙門直接調查者爲限。本案前經原廳飭警調查兩次。第一次之

報告。則曰雖花會首非程品。然不免有在花會場幫忙。第二次之報告。則曰品品無掛巴。不過爲烏頭跑巴而已。其曰不免有幫忙者。出自臆度。其曰不過跑巴者。亦無確證。原判據此判決。實有未當。卽就洋摺一本而論。驗其摺內所載雖有花會人名。而於每名之下。並無列記猜壓若干之錢數。其列有錢數之處。係記通常往來之賬目。亦不得指爲犯罪之證據。第二控訴之論點。以保甲局不封程烏頭之屋。而竟標封品品祖遺廢廠。本應對於此點。先辨明當日烏頭掛巴。是否卽在此屋。次則辨明此屋。是否烏頭之屋。業於本月二十三日由受命推事會同檢察官前赴該鄉一帶調查。據該鄉人張姓及二酉齋書店店東薛姓等稱鄉間每年八九月至十二月間。多有開掛花會者。其花會巴並非掛在人家。係掛在山上。離鄉約有數里。一聞保甲局前往查拿。卽行逃避等語。又據該處森昌南京店店東程友堯云。程烏頭從前係在山上掛巴。鄉人欲往猜壓。亦須自己跑到山上。卽有一二巴仔。欲私自收巴。亦在附近花會首掛巴之處。因被人猜壓過重時。可卽時總繳於花會首。並無敢在人家私收者。品品對於此事。全無關係。其所居之屋。亦非花會首程烏頭之屋。因平日與烏頭素有往來。保甲局疑卽是烏頭之屋。故將此屋標封。復據保甲局附近米店之夥友云。程烏頭與品品雖屬同姓。極疎遠的。舊年烏頭開掛花會與品無涉。至此屋係品品婆婆之屋。品出繼與婆婆爲子。婆婆死後。品一人在該屋居住。其屋劃分二堵。烏頭時常亦有到品處住宿。故保甲局以其屋係屬烏頭而標封之。由以上所調查

情形。認定之程烏頭非在品品之屋掛把。則該屋不得爲供犯罪所用之物。又此屋係程品品之屋。與烏頭無干。保甲局邊將其屋標封。實有錯誤。第三控訴之論點。以屋內所搜出煙具。其實乃廢廠之棄物。不足爲證據。查一月十六日甘蔗保甲局委員呈稱程品品破獲時。煙具等件。就其屋內起出。且品在原廳供過煙具是小。的繼母所吃。已經身故。惟煙具未繳。所以被拿。在本廳亦供煙具是婆婆死後未除去。丟在床邊各等語。合參前後供詞。可見該犯已自認有私藏煙具情事。自不能以廢廠之棄物爲詞。希圖卸罪。

據以上論結。該控訴人第一論點。尙屬正當。第二論點。業經本廳受命推事會同檢察官前往調查明確。當日所標封之屋。並非程烏頭開掛花會之場所。該控訴人所控訴之點。亦係屬實。應將原判開設賭場準正犯之一部撤銷。房屋一座。准予折封。當票番票小洋洋筆洋摺各件交其領回。第三之論點殊無理由。其收藏煙具之所爲。仍照暫行新刑律第二百七十三條之規定。處以三十元罰金。煙具等件。並照同律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沒收之。更爲判決如右。

右案經檢察官吳兆枚蒞庭。並記。

福建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新侯

推 事楊 撰
推 事劉含章
書 記 官劉書藝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陳金生摔毀毆擄一案

被控訴人 陳金生閩侯縣人年三十七歲住螺洲鄉業豸鴨

陳義堃閩侯縣人年二十七歲寓渡尾鄉

陳詩益閩侯縣人年十六歲寓渡尾鄉

上開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十日閩侯地方審判廳就陳金生摔毀毆擄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 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撤銷。陳詩益罰金壹拾元。陳金生改處三十日拘役。

事 實

緣螺洲鄉人陳金生（卽猴子）素以養鴨爲業。於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四號同其夥陳和尚陳五五等。逐鴨

羣到渡尾鄉港內。時值傍晚。雷電交加。衝散鴨羣十幾尾。嗣由陳國德陳岸塞處討還幾尾外。其餘係爲該鄉陳義堃之弟詩益。率令其所僱工作之人拾去。嗣金生往堃家尋討。徧搜無有。十六日又同和尚五五到堃家吵鬧。堃出與理論。竟被拳傷。堃母林氏向前勸阻。因年老站立不穩。跌地受傷。旋經堃投訴閩侯地方檢察廳驗明。填單附卷起訴。原審廳判決以螺江自治會來呈雖稱堃委有拾鴨四五尾烹食。與警察報稱所失數目相符。而既指爲拾與竊有別。且事後毫無憑據。自難妄爲指定。至陳金生之登門尋毆。依三百十三條第三項辦理。處以五等有期徒刑三個月勞役。免其褫奪公權。於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初十日判決在案。

理由

控訴人地方檢察官控訴之意旨。以陳義堃等拾取陳金生鴨隻原判決云。螺江自治會咨稱堃委有拾鴨四五尾烹食。與法警調查報告所失數目既屬相符。陳義堃等實觸新刑律三百九十三條侵佔遺失物之罪。合將全卷上訴。請求核辦云云。本廳以下列證據爲認定事實之基礎。(一)六月十八日本廳受命推事帶同書記官前往渡尾螺洲等鄉調查。據螺江自治會庶務員吳紹棠稱金生失鴨。却是屬實。第渠稱失去四十餘尾。未免浮報。似只有十二三尾左右。彼時堃家正在修葺房屋。日有小工數人。當鴨散時。被該小工拾去七八尾。堃弟主張不妨。卽宰三四尾共同烹食各等語。(二)本廳第一次庭訊時。據陳金生夥友陳和尚供稱。有幾人

詩益叫逐鴨到其家。(三)本廳第二次庭訊時。據陳金生夥友陳五五供稱。鴨是詩益喝令拏去。又供詩益且罵各人。既拏來何必還他等語。依此衆證。則陳詩益前已喝令拏鴨。後又主張共烹。其爲侵佔遺失物。毫無疑義。惟此案之關係。既屬詩益。與義堃當然無涉。而金生在原審廳竟投訴及義堃者。本廳庭訊時。據供其始不知他兄弟名字。將狀攜地方廳寫正時。故寫義堃。且查陳金生在原廳續遞訴狀時。有迅賜押令霸王之兄陳義堃等跟霸王到案云云。又在原審廳供稱係義堃之弟詩益。由白湖庭經過。竟用竹竿衝散鴨羣。及在本廳亦供那天鴨失去。義堃無在家。又供是詩益叫人逐鴨各等語。據此則拾取鴨隻。金生非指義堃而實指詩益也明矣。地方檢察官於控訴意旨書內。所稱陳義堃等。實觸新刑律三百九十三條侵佔遺失物之罪。其主張允屬正常。惟泛稱爲陳義堃等並未指明陳詩益其人。殊涉含混。合爲更正。至當日與詩益同往拾取鴨隻及共同烹食之人。未經第一審檢察官起訴在案。按諸不告不理之原則。應勿庸議。又陳金生追加控訴之論點。大致有三。第一論點。以陳義堃及其母之傷。係因自跌土石之上所致。原審廳判爲陳金生之毆傷。實有未當。查原廳檢驗單所載。陳義堃係左肘拳傷一處。并右臂膊拳傷一處。陳林氏係右腿頭踢傷一處。并右手肘擦傷二處。本廳庭訊時。據義堃供。堃胸前乳下一塊。背後一塊。母親肚尾被踢一脚。手上亦打一下。核與驗單所載。則陳義堃之傷。確係相符。而陳林氏之傷。顯有不符之點。又據受命推事調查報告書稱。到渡尾鄉陳義堃

家附近一帶細查。據陳紅弟云。金生要擒擄塋之母弟。經鄉鄰勸阻。始各分散。至塋母之傷。確係磕碰所致。又詳查螺江自治會。據該會庶務員吳紹棠稱。塋謂伊母身有傷痕。係是出於磕碰。又查花園鄉陳篤恆據云。塋母年老。未能任其牽扯。磕碰成傷。恐是難免等語。依原廳驗單及本廳之調查報告書證之。則陳義塋之傷。由於陳金生之毆打。而陳林氏之傷。則由於自跌土石所致。均屬實情。該控訴人控訴之論點。并不認有毆傷陳義塋之所爲。自無理由。第二論點。以義塋弟詩益號召多人。留其鴨隻。與地方檢察官控訴之意旨同。第三論點。謂阻留鴨隻者置之不論。而失鴨者反處以兇毆之罪。夫陳詩益之有阻留鴨隻。既已證明於右。自應依律斷罪。至陳金生毆傷陳義塋之事實。已於第一論點中認定之。

據以上論結。控訴人地方檢察官控訴之意旨。本應認爲有理由。原審廳判爲拾與竊有別。及無憑據不能妄爲指定。殊屬失當。查暫行新刑律第三百九十三條載。侵佔遺失物。漂流物。或屬於他人物權。而離其管有之財物者。處其價額二倍以下。價額以上。罰金。若二倍之數未滿五十圓。處五十圓以下。價額以上。罰金。陳詩益所侵佔之遺失物。係爲鴨隻。按律合依第三百九十三條末段之規定。處以十元之罰金。至陳金生所追加控訴論點。其不認毆傷陳林氏之理由。自能成立。而其毆傷陳義塋之所爲。係爲不可掩之事實。實觸三百三十三條第三項之輕微傷害罪。惟因遺失鴨隻向人辱討爭毆。按諸犯罪之事實。其情尙輕。應依同律五十四條之

規定酌減一等。併依同律第五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處以三十日之拘役。合將原判撤銷。更爲判決如左。
右案經高等檢察官吳兆枚蒞庭。并記。

福建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烱侯

推事楊拱

推事劉含章

書記官劉書藜

●福建高等審判廳判決池陳氏聲明控訴並池土附帶控訴案

控訴人 池陳氏古田縣人年五十八歲省寓孝義巷

附帶控訴人 池土古田縣人年四十歲省寓衣錦坊

右控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初五日古田縣幫審員就伊夫池仕潮及夫弟仕湖被池鋤兄弟挾嫌毆剝瞎眼睛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控訴。附帶控訴人亦對於原判聲明附帶控訴。經本廳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本件控訴駁回。附帶控訴。應併予駁回。

事實

緣古田縣人池天常。有子七人。長池土。次池鋤。池粟。池櫃。池錢。池鎖。池糶。因池天常欲架屋築牆。將祖祠後龍石掘破。並打壞祖祠神座。房長池仕潮出與理論。並阻其架屋。池土兄弟銜之。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仕潮因事赴縣。池鋤等潛伏坂中山黨地方。將仕潮截毆。剜瞎兩眼。經附近店東陳觀禮救入店內。其隨帶雨傘行囊。尙無遺失。時潮弟仕湖由田間趕來救援。至水馬頭地方。又被池粟等剜瞎一眼。毆傷一眼。並脅肋等處。經本村高博途遇背負回家。卽日由潮弟仕璋赴縣喊控。經王前縣驗明。填單附卷。並拘獲兇犯池鋤池粟二名。訊押在案。及盧前縣任內。池土兄弟等均就獲。訊不在場。均予省釋。惟池鋤池粟業已供認。依律擬辦。應發遠邊充軍。并著將家產給半付與池仕潮兄弟養贍。其時適遇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恩赦。盧前縣遂於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通詳督司及府。擬定池鋤池粟監禁三年。督司及府以其過於輕縱駁之。由是案懸莫給。迨光復後。又據池天常及池仕潮之妻陳氏狀請訊結。遂由該縣知事送交幫審員審訊。於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初五日判決。

按訴訟通例刑事案件。惟訴訟當事人之檢察官。被告人。及當事人外之選定或指定之辯護人。被告人之法
定代理人及夫。有上訴權。該控訴人係本案之被害人。於法無上訴權。卽以該控訴人控訴之論點而論。第一
論點。謂大總統赦令除真正人命及強盜不赦。池土兄弟當結夥持械偵伏於坂中山黨路旁。先後挖截仕潮
仕湖眼睛。貨賣作藥。似此行爲。直一強盜。不能以其無強盜之意思而寬宥各等語。查池鋤等應否赦免。當以
其當日犯罪之行爲。是否強盜爲先決之問題。查池鋤等加害仕潮兄弟。係因事挾嫌所致。業經告訴人池仕
璋狀訴第一審衙門在案。其與強盜之行爲不同也明矣。且強盜罪之成立。以強取他人所有物爲要件。其所
謂物者。係財產權之目的物。而爲吾人精神力直接所能支配也。身體雖爲人力所能到達。而實構成權利主
體之一部分。不得謂之物。是池鋤等雖剝取仕潮兄弟眼睛。而眼睛爲構成身體之部分。自不得以物論。且仕
潮當被截殿時。其雨傘行囊。一無所失。則池鋤等之無強取其物。更不待辯而明。據此則池鋤等之所爲。實觸
傷害人致篤疾之罪。原判依律判決。併援照赦令條款宣告免訴。允屬適當。該控訴人控訴之論點。自不能成
立。第二論點。略稱公訴定讞後私訴附帶之應當請求。若照滿清盧知事判斷氏之賠償金。亦應得二千三百
餘元。今幫審員一方面不細查池土兄弟。是否有此財產。一方面不細查氏家之生活艱難。不酌量雙方情形。

徒以己意肆行判決云云。按現行規例凡附帶私訴之件。其進行程序及上訴權之存在與否。原不受公訴結果之拘束。故有刑事被告人受無罪之宣告。而私訴仍得繼續進行。惟此等獨立私訴之控訴期間。準用刑事規例。若經認為合法。即由本廳刑庭移歸民庭。準用民訴程序審判。本案池鋤等實犯三百十三條第一項之罪。不過因大赦而除免。該判決公訴部分。早已確定。其關於私訴部分。自應移歸本廳民庭辦理。據以上所述。本件控訴。應即駁回。至附帶控訴人之聲明附帶控訴。准予受理與否。又應視主控訴成立與否為斷。本件主控訴既已不能成立。關於附帶控訴亦應併予駁回。特為判決如左。

右案經高等檢察官劉以菲蒞庭。並記。

福建高等審判廳刑庭

審判長推事陳忻侯

推事楊拱

推事劉含章

書記官劉書藜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劉相久等傷害人致死一案

控告人 劉相久鎮安縣人年五十二歲住縣屬西鄉黑密溝

劉洪育鎮安縣人年十五歲係相久之子

右開控告人等對於鎮安縣知事就該控告人等傷害人致死案件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經本廳提案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劉相久傷害人致死之行爲。處二等有期徒刑六年。劉洪育事前幫助之行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

事實

已死劉道懷竊伐劉相久樹木。已非一次。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又至劉相久屋下首榭山竊伐。被劉相久聞知。著其子洪育往視。隨卽拉至家中。劉相久氣忿。卽同洪育捆弔。拾木棒毆打。不覺失手過重。延至次早因傷身死。經屍親劉正謙告訴。由鎮安縣知事親驗填格。又據自白。因之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控告人劉相久及其堂弟代訴人劉相炳等控告意旨。第一論點。謂劉相久打傷劉道懷。因道懷抓其子洪

育腎囊。出於情急。隨拾木柴毆打。其抓腎囊之事。有洪育破襖。可證等情。查抓腎囊之證據。相久供抓破大襖後襟並褲子。大襖存案。褲子已給道懷。據洪育供。祇抓破大襖一件。並未抓破褲子。詞出兩歧。不足爲證。況時屆冬月。衣服較厚。既穿有大襖並褲。其抓腎囊。亦屬非易。且大襖之破處在後襟。愈覺情理不圓。此實不足爲控告理由。第二論點。謂洪育拉回道懷。因腎囊負痛。隨爾就寢。並未幫同細綁等情。查抓腎囊一層。既屬虛誣。就寢一節。亦必不實。至幫毆之事。雖不能斷定。而幫同細綁之事。據在該縣口供。業經自白。况以道懷之強壯。遇相久之羸弱。豈能安然就縛。而無反抗乎。此洪育幫同細綁一節。似無可疑。至第三論點。謂無置道懷於死之心一節。核其情理。自屬可原。該縣原判劉相久劉洪育。均以殺人罪論擬。引律殊覺錯誤。應將原判撤銷。查劉相久傷害劉道懷身死之行為。係道懷之所自招。一時氣忿。毆打致死。自於故意殺人有別。合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傷害人致死律處斷。核其情節較輕。應於本刑範圍內。處二等有期徒刑六年。劉洪育之所爲。是否幫毆。雖無確據。然幫同細綁。亦屬罪有應得。合依刑律第三十一條成立從犯。得減正犯劉相久之刑一等。又該犯犯罪時。未滿十六歲。據第五十條亦得宥減一等。合各減一等。應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控告。經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楊福蔭蒞廳。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陝西高等判審廳判決賈雙娃故殺雷福來身死一案

犯人 賈雙娃陝西山陽縣人年二十二歲住居縣屬南灣務農爲業

右開犯人賈雙娃。於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山陽縣屬史家墳院殺斃雷福來身死。經山陽縣拿獲審訊撥結。備錄全案供勘。呈請覆判。本廳用書面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陳么女處刑之部分。撤銷。賈雙娃故意殺人之行爲。處死刑。俟報部覆准回日執行。尖刀一把沒收之。陳么女宣告免訴。

事實

緣已死雷福來之父雷景全。於前清宣統三年間憑張連春聘定陳光啓之女陳么女。與其次子福來爲妻。尙未完婚。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晚。陳光啓之鄰居賈雙娃。乘便走至陳家。向么女調戲成姦以後。遇便續舊。已非一次。權給過青布一疋。並未投贈錢文。陳么女之父母。並不知情。是年九月某日晚二更後。賈雙娃又約么女向房後私語。意在宣淫。被隣人張連春撞遇喝散後。以其事往告雷景全。勸令及早完娶。藉免醜聲外播。雷景全擇定二年三月初九日與子完婚。賈雙娃因戀姦情熱。偵知該女標梅期迫。恐斷夙交。遂隱瞞么女起意

將雷福來致死。希圖長久姦好。時刻留心。其志未逞。迨二月二十六日傍晚。瞥見雷福來從張連春家回去。雙娃卽由家中挾取尖刀一把。尾隨其後。行至史家墳院地邊。瞭望四處無人。乘其不備。突將雷福來揪按倒地。拔出身帶尖刀。戳傷咽喉。登時殞命。將刀埋藏逃跑。經屍父雷景全查知。告由山陽縣勘驗。訊據賈雙娃供認前情不諱。並據鄰證張連春證明。經山陽縣擬呈前來。因之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該縣原判。稱賈雙娃因姦謀殺本夫雷福來身死。實係故意殺人之行爲。情節較重。除和姦有夫之婦輕罪不議外。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擬處死刑。陳么女因與賈雙娃相姦。致本夫被害身死。依新刑律第二百零八十九條本刑加等。處以三等有期徒刑三年等語。姑無論。刑法法理。絕不認許審判上之加重。卽按照第二百零九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此案既未經本夫告訴。其第二百零八十九條之罪。當然不能成立。况依本年五月十日政府公報所載大理院統字第十五號覆京師地方檢察廳解釋夫婦關係之成立公函。內開查夫婦關係之成立。專就刑法上解釋。須具備形式上之要件。卽以舉行相當禮式之日。（例如舊禮式之迎娶入贅。新禮式之舉行結婚。）作爲夫婦關係成立等語。按大理院有統一解釋法令之權。對於京師地方檢察廳所解釋夫婦關係之成立要件。各省事同一律。應卽遵照辦理。查此案雷陳兩姓之婚姻預約。雖在前清宣統三

年。乃迎娶完婚。方選定今年三月初九日預備舉行。詎意二月二十六日晚。雷福來即遭殺害。本此解釋。更可斷定雷男陳女之夫婦關係尙未成立。尤不能構成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條之罪。總之原判引律不無錯誤。特爲撤銷。由本廳自爲判決。據右列認定事實。賈雙娃偵知陳么女標梅期迫。冀圖戀姦。隱瞞么女。起意將其已聘未婚之夫雷福來致死。以便續姦。陳么女並不知情。迨二月二十六日傍晚。賈雙娃伺隙挾刀。尾隨雷福來。至史家墳院無人之處。突將雷福來按揪倒地。拔刀戮傷福來咽喉。登時殞命。實屬故意殺人。合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斷。惟按刑法原理。犯罪之遠因。雖以無關犯罪成立要素爲原則。然定罪惡之程度。不可不重視遠因。此案該犯賈雙娃因戀姦情熱。遽忍謀殺雷福來身死。就遠因而論。其情節甚重。應於該本條中處以死刑。按照第三十九條與他人分別監禁。俟判決確定。依第四十條報部覆准回日。再行執行。小刀一把。依第四十八條第二款沒收之。陳么女相姦之行爲。按照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及大理院統字第十五號之解釋。其罪不能成立。應即省釋。宣告免訴。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應有上告權。行程期限。酌定十日。併記。

● 陝西高等審判廳決定同級檢察廳對於徒刑執行中犯人劉洪育請求緩刑一案

聲請人 同級檢察廳檢察長

右聲請人對於已在執行中之四等有期徒刑犯劉洪育。請求緩刑。經本廳調查決定如左。

主文

本件緩刑請求駁回。

理由

據同級檢察廳函開據鎮安縣民人盧弼臣等狀請保釋徒犯劉洪育。並劉洪育自請保釋前來。查劉洪育因劉相久傷害人致死。伊事前幫助。被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茲據盧弼臣等呈懇緩刑一節。查劉洪育在此案以前。並無犯罪情事。按之新刑律第六十三條所定之要件。尚無不合理。合將原狀移付貴廳。可否給與緩刑之處。以憑決定可也等語。經本廳調查該犯劉洪育。合於緩刑之要件。誠有如所云。惟查緩刑之性質。係暫緩其刑之執行。照刑訴通例。於諭知刑罰時。認有緩刑之理由。即因職權或請求。以判決行之。是緩刑之裁付。應行於未執行刑罰之先。乃當然之解釋。此案該犯劉洪育。形式上雖與緩要件相符。實際上果可緩刑與否。當宣告判決之前。本廳既未認定。蒞庭檢察官亦未請求。今判決確定。付監執行已經月餘。緩刑之性質早失。乃以合於緩刑要件為理由。請求開釋。按之法例。殊有未合。故特決定如右。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鄧光桂控訴劉起旺藉端擄掠一案

控訴人 鄧光桂年三十二歲原籍四川人寄居整屋縣西鄉

被控訴人 劉起旺年五十八歲原籍四川人寄居整屋縣西鄉

任忠年三十二歲整屋縣人住居西鄉

關係人 楊庚西年五十八歲整屋縣人

唐信福卽唐三年六十六歲四川人現在整屋縣開設客店

右控訴人對於民國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整屋縣知事就該控訴人以藉端擄掠。告劉起旺等一案。所爲判決不服。依法控訴。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本件關於公訴之部分。不能成立。劉起旺禮銀。毋庸給付。

事實

緣劉起旺之女鄧劉氏。係原配鄧光桂之弟鄧八娃爲妻。陰曆壬子年七月。鄧八娃物故。是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鄧光桂之母鄧王氏主婚。憑媒楊庚西等。將孀婦鄧劉氏再醮任忠爲婚。言定財禮銀一百二十兩。煙土十

兩。經鄧光桂收過。立有結婚證書及領銀字據存證。惟鄧劉氏之再適也。鄧光桂任忠楊庚西均未與劉起旺通知。事後因爭追往禮銀起衅。劉氏族人於十一月初間往尋鄧家滋鬧。鄧王氏以藉端擄掠等情告訴。經整屋縣第一審辯論終結。斷令鄧光桂由所得財禮銀一百二十兩內退出銀二十兩給。付劉起旺作爲母家追往禮銀。鄧光桂不服判決。復以袒斷不公等情。控訴到廳。本廳依法審理。

理由

此案該控訴人狀述意旨。極爲混雜。舉其重要。約有四論點。(第一)謂任忠與劉起旺通同作弊。搶奪孀婦。(第二)謂劉起旺搶擄伊家現銀六十兩。衣服三件。(第三)謂縣斷終結後。任忠劉起旺拉去伊家馬匹一頭。(第四)謂縣斷令伊持出鄧劉氏作苦工銀二十兩。情不甘服。以上四論點。爲起訴之重要根據。依左列辯論證明之。

(一)據媒證楊庚西供壬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憑伊與楊老四等作媒。由鄧家主婚。將孀婦鄧劉氏再醮任忠爲婚。所議財禮銀一百二十兩。煙土十兩。由本邑仁義和鋪如數交付。鄧光桂收訖。有任忠所持口口暨收條當庭呈驗。質之該控訴人。亦承認是實。且稱在家迎娶之時。來人頗多。伊與孀狀生陳述事實未清楚。故誤書搶奪云云。據此則第一論點證爲虛誣。

(二)據鄧光桂供陰曆壬子年十一月初五日。劉家率領多人。搶去伊家所得財禮銀六十兩。衣服三件。詰以詳細情形。據稱嫁婦所得財禮銀共三包。由仁義和鋪內取回。放置伊家。被劉起旺搶去二包。共計六十兩。詰以每包若干數量。據云一包係三十兩五錢。一包係十數兩。詰以存銀三包。既擱置一處。豈有搶兩包而仍留一包之理。又詰以分計數目。何以與合計數目不能適合。該控訴人均瞠目不能對。又查第一審鄧王氏口供。已將搶掠銀物一節。認爲子虛。則第二論點不能成立。

(三)據鄧光桂狀稱。今歲正月初間。任忠挾伊在省上控之嫌。拉去伊家馬匹一頭。質之任忠。劉起旺供不知情。質之唐信福。供稱去臘。在縣堂訊時。縣知事斷令鄧光桂與劉起旺退出禮銀二十兩了案。鄧光桂遵斷由伊擔保。定期交銀。至期無銀給付。由光桂之母。將馬一匹。牽付伊手抵押。且云俟銀交到。仍將原馬牽回。後因鄧光桂不服判決上控。伊即將原馬交還過鄧。質之楊庚西。供亦略同。該控訴人並無反對辯論。則第三論點可破。

(四)查閱第一審訴認記錄。並無持出苦工銀之說。原判令鄧光桂與劉起旺退出銀二十兩者。係作母家追往禮銀之用。詰之鄧光桂。據稱婦婦再適。原配夫家即與母家斷絕關係。斷無由其轉付追往禮銀之理。況結婚證書中。雖有追往禮銀在內字樣。伊素目不識丁。係媒證人等書寫。伊堅不追認。質之任忠。楊庚西亦無反

對證據。此論點尙可認爲有理由。

以上四論點。前三論點。既經審屬誣控。鄧光桂似應成立誣告罪。惟當庭對質之下。始悉鄧氏嫁孀。並未告知劉氏。劉起旺同人尋詰。實有其事。該控訴人據情告訴。不爲無因。其控訴意旨。雖有一部分不實。據控訴人稱自己不辯之無。繕狀生每次更易。附會失當。俯首認咎。未至確定審判。既經自白實情。合依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免除其刑。楊庚西任忠評議財禮意近朦混。劉起旺領人詢詰。幾起爭端。均屬不合。但對於刑事上既不發生何等問題。均應勿庸置議。唐信福債權擔保。質押馬匹。更無重大情節。此本案關於公訴部分不能成立之理由也。至劉起旺主張追往禮銀一節。爲私訴關係。當以習慣爲斷。查習慣上婦孀再醮時。對於母家追往禮銀。當事者除有特別約定外。普通辦法多由新嫁之夫家持出。於婚姻成立時即憑媒人經手直接給付。此案控訴人既不承認婚姻證書中追往禮銀在內之特約。被控訴人任忠及關係人楊庚西亦俯首認咎。足以證明特約之無效。則以普通辦法。由任忠給付。自屬正當。況任忠娶孀一事。一則婚約表示不甚明了。二未通告母家。本有不合之處。已如上述。對於財產上使稍受賠墊。方足以折其妄而服其心。該縣原判退給銀二十兩。在鄧光桂既無退出之理由。在劉起旺亦無享有之必要。準情奪理。酌令任忠令持出銀十兩。歸劉起旺收受了案。而劉起旺當庭又供。甘願不受任姓禮銀。以重姻誼。私訴不採干涉主義。當事者自願拋棄權

利。審判上未便強制主張。故將劉起旺禮銀亦准勿庸給付。據以上理由。特爲撤銷原判。由本廳判決如主文。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翰林蒞庭。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許立冬等以藉屍訛詐等情上控許大鵬等一案

上訴人 許立冬白水縣人年三十七歲務農爲業

許季冬年三十三歲係許立冬之弟同業

許根明年六十二歲係許立冬之父同業

被上訴人 許大鵬白水縣人年四十四歲務農爲業

許王氏年二十八歲係許大鵬之弟婦卽已死許掌林之妻

許堂堂年二十歲係許大鵬之子舊爲許立冬家僱工

閻東鎮年四十歲白水縣人務農爲業

張慶娃年三十歲白水縣人開店營生

楊周娃年六十歲白水縣人

高長珍白水縣人年六十四歲

皇起新白水縣人年六十八歲

馮邦杰白水縣人年三十二歲白水縣第三科僱員

白鏡兒富平縣人年四十九歲白水縣第三科僱員

權奎白水縣人年四十七歲充本縣署班頭

李彥白水縣人年四十四歲充本縣署差役

奚升白水縣人年五十七歲充本縣署差役

王春祿白水縣人年四十五歲開設仁義泰號營商

右上訴人等。以藉屍詆詐等情上訴許大鵬等。經高等檢察廳提案送審。本廳依法受理。於五月三十日公開審判。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發還原管轄第一審之白水縣。依法審理。

事實

許季冬許應冬等於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即陰曆七月十九日因索債起衅。毆傷許掌林。越日身死。由屍

姪許堂呈報驗究。該管白水縣知事勘驗之後，不遵現行規例呈報上級官廳依法審理。先由楊周娃馮邦杰等管說未遂。後由高長珍皇起新等管說訖於和解。後因給付和解錢文致起轆轤。許立冬等以藉屍訛詐等情。提起上訴。經高等檢察廳提案移送。到廳。本廳依法受理。審得前情。

理由

查此案上訴意旨。專在銀錢轆轤。而其發源。則起於人命事件。屬於刑事範圍。按刑法探有罪必罰主義。故凡關於刑事一切案件。均無任意和解之餘地。該白水縣知事受理此案。並不依法審判。率准和解。殊屬違法。現經本廳發見。自應立予糾正。以肅國紀而維法權。又查司法部訓令第一八二號。內開遇不合法之判決。以未經判決之案論。送還該縣。重行審判等語。此案該縣並未依法審判。非僅為不合法之判決。其應發還另審。毫無疑義。至於和解中之銀錢關係。乃此案所生之餘波。實無獨立訴訟之必要。應該縣併案審理。據以上理由。特為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楊福蔭蒞庭。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葛振海聽糾夥劫段清海家並擊毆事主各死傷一案

犯人 葛振海 山東濟南府人 年四十九歲 住蒲城縣內阜灘備工度日

右開犯人葛振海聽從在逃首犯劉玉銀等糾約於民國二年一月三日夥劫蒲城縣屬梁家段清海家臨時夥犯鎗擊段清海身死。毆段清順受傷。經蒲城縣知事審結。備錄供勘。呈候覆判。本廳用書面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葛振海強盜故意殺人。准正犯一罪處無期徒刑。強盜傷害一人。准正犯一罪處二等有期徒刑八年。應執行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全部。獲贓給主。逸犯劉玉銀等。獲日另結。

事實

緣葛振海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來蒲城縣南鄉內阜灘。與人傭工。本月不計日期遇素識在逃同鄉人劉玉銀。卽小禿合紀二起意糾約。同行夥劫。得贓分用。葛振海因貧應允。劉玉銀等又約定在逃。河南人車道傳、小梁、董學義、呂半峯、同搶。至二年一月三日傍晚。都在鹽灘會齊。劉玉銀紀二各拿洋礮。小梁、呂半峯與葛振海分拿木棒。車道傳、董學義各拿揮鞭。一同起身。行至不認識事主段清海門首。劉玉銀喝令。大衆用石撞開大門。進內。葛振海臨時畏懼。在外把風。劉玉銀紀二等進內。不知如何用礮轟傷事主。登時身死。並毆傷一人。搶去包袱物件。一同逃至僻處俵分。各攜贓逃跑。葛振海所分贓物。被蒲城縣巡役盤獲。拘拿該犯到案。審供前情。

因之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查暫行新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強盜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侵入現有
人居住或看守之第宅建築物鑛坑船艦內者。二結夥三人以上者。三傷害人而未致死及篤疾者。第三百七
十六條犯強盜之罪故意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於實施犯罪行爲之際。幫助正犯者。
準正犯論各等語。此案該犯葛振海事前同謀搶劫。事後俵分贓物。雖臨時在外把風。未至入室行劫。合依刑
律第二十九條二項幫助正犯者。準正犯論。其幫助劉玉銀等結夥七人。侵入現有人居住之第宅。並毆傷事
主段清順。已觸犯第三百七十三條所列之各款。其幫助劉玉銀等鎗轟事主段清海身死。又觸犯第三百七
十六條之故意殺人。該縣原判依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二款處二等有期徒刑九年。不惟辦理輕縱。引律
亦屬未合。茲特撤銷原判。由本廳另爲判決。葛振海強盜幫助正犯。傷害人而未致死之行爲。合依刑律三百
七十三條處二等有期徒刑八年。其幫助正犯故意殺人之行爲。合依刑律三百七十六條處無期徒刑。又二
罪俱發。依刑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定其應執行無期徒刑。依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終身褫奪公權全部。逃
犯劉玉銀等。仍應勒緝。獲日另結。現查獲之贓物給主。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

本案有上告權。酌定行程五日。併記。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陳萬壽父子和誘邵氏一案

控訴人 邵廷賢咸陽縣人年四十九歲住縣屬北鄉關村務農

毛儒林咸陽縣人年四十一歲住縣屬東鄉毛將溝務農

附帶控訴人 陳邵氏咸陽縣人年十九歲係邵廷賢之女

被控訴人 陳萬壽涇陽縣人年四十六歲住縣屬南鄉五福村務農

陳三娃涇陽縣人年十九歲係萬壽之子

附帶被控訴人 邵根子咸陽縣人年三十五現已病故

證人 閻聚珍咸陽縣人年四十六歲住縣屬張言村開設棉花店

袁志孝咸陽縣人年四十六歲

徐貴芬涇陽縣人年五十六歲住縣屬五福村務農

袁子義咸陽縣人年二十四歲住縣屬關村

右開控訴人對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涇陽縣知事就該控訴人以搶女掠財等情。告陳萬壽父子和誘邵氏一案。所

爲判決不服。控訴到前西安府。移轉到廳。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陳萬壽和誘邵氏之行爲。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陳三娃共同之行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半。陳三娃與陳邵氏婚姻。毋庸離異。

陳萬壽賠償毛儒林禮銀四十兩正。

邵根子卷質陳萬壽車馬等物。由邵廷賢將現存車一輛馬一匹交還。賣去馬一匹。照賣價賠償銀二十兩正。

事實

緣咸陽縣邵廷賢有女邵氏。年已及笄。前清宣統三年八月間。涇陽縣陳萬壽託媒徐貴芬等。爲其子三娃求婚。兩下情願。未及成禮。適值辛亥軍興。事遂中止。迨後邵廷賢因女成人。未便久延。著媒催問婚姻應否成立。爾時陳萬壽困於經濟。亦未慨應。邵廷賢迫不及待。於民國元年陰曆四月間。復憑媒胡寶花等。將女許字同縣毛儒林之子爲婚。受禮換帖。並定於八月初六日婚娶。適逢七月間。該女因事適伊姨丈許貴芬家。其房與陳家同街對門。陳家自失婚後。頗覺反悔。因而就便將女誘至伊家。經徐貴芬同衆理論。始送回。至是女亦願適陳。回家未久。見毛姓吉期已迫。於八月初二日晚。復潛逃至陳家。陳萬壽初猶未敢違令成婚。卽請人調處。

未成。適因赴咸陽。帶車一輛馬二匹。復被邵廷賢之弟邵根子奪去作質。於是各以搶女擄物等情。控至咸陽縣。未經堂訊。邵根子又率人前至陳家搶女未遂。互有毆傷。經陳萬壽以結夥毆擄邵根子以串婚贖物。理問兇毆各等情。互控至涇陽縣。該縣金知事訊明判令陳萬壽將女交還。陳萬壽抗不允從。倉皇成婚。以爲牽制之計。而該女卽由陳德抱告。以重財滅倫等情。控邵根子於民政長署。仍批還該縣復訊。彼時金知事卸任。十二月五日。願知事覆判。以陳邵氏與陳三娃婚配半載。未便離異爲理由。邵毛二家不服。復以原詞上控至前西安府。未及訊問。府裁案移到廳。邵廷賢毛儒林陳邵氏又各以縣訴原詞上訴前來。本應依法受理。審得前情。

證明犯罪之緣由

此案互控意旨極複雜。舉其重要者。約有八論點。第一、邵廷賢毛儒林同謂陳萬壽父子。糾衆持械將邵氏搶去。縣判並不治罪。反玉成強盜之婚。第二、又同謂搶女時。並搶去禮銀三十六兩。煙土五十二兩。包袱布疋衣服首飾共數十件。僅交出銀十九兩。第三、邵廷賢謂將女甫經搶走。伊情急協同村衆尾追。被陳家糾衆將伊弟邵根子並鄉約袁子義等砍傷。縣判並不究辦。第四、請邵氏謂伊父邵廷賢。憑媒將伊給陳萬壽之子三娃爲婚。業已換帖受禮。復聽伊叔邵根子唆使。重財滅倫。將伊另許毛姓。第五、又謂伊因一女兩許、

恐失大義。是以背父私奔陳家。請求成婚。並非陳家率衆搶去。第六、又謂伊私奔陳家後。若翁陳萬壽即請人管說未了。伊叔邵根子糾衆將若翁所帶車一輛馬二匹錢六串口袋十五條一概奪去。縣判並未追還。第七、又謂伊叔邵根子復蚤夜率衆。將該氏家擄搶。並將伊姑砍傷。縣斷並不治罪。第八、邵廷賢於本廳審理中追加意旨。謂陳家將伊弟邵根子砍傷。已於五月二十五日因傷身死。以上八論點。爲本案重要根據。有關於事實者。有關於法律者。然法律以事實爲基礎。事實不確。法律即無從適用。本廳詳加審查辯論。以左列諸問題下所述之理由。發見真實。

(一) 邵氏女果何由而至陳家。據邵廷賢毛儒林狀詞及初供。均稱陳萬壽率衆搶去。質之該同村鄉約袁志孝供亦相同。惟查搶女必非一二人所能爲。亦非難見之事。詳詢該村人家頗多。秦俗強悍。豈有輕易搶去之理。再三詰問。始云爾時均未在家。係聽自他人。未曾親見。詰以聽自何人。能否來廳作證。則又瞠目不能對。據證人閻聚珍供。亦未聞有搶劫之事。再詳查第一審訴訟記錄。邵根子供稱陳萬壽暗中使人挑唆私跑。亦未涉及搶字。據此足見搶女之非直。至陳邵氏自稱私奔。按諸風俗習慣。亦非情理。本廳再三研訊。以下述二理由。證明係出於和誘。甲、第一次邵氏由徐貴芬家至陳家。據徐貴芬稱伊與陳萬壽同街對門。當邵氏在伊家時。陳萬壽之女常來閑坐。某日誘至門口。不覺由陳三娃等強致伊家。閉門不准出入。經伊同衆理論。始

送還。自此邵氏卽願歸陳。質之陳萬壽。則云伊父有病。著伊妻教邵氏來看。質之邵氏。則云係姨家嫂伊與戲玩。教伊往看女婿。將伊拉至陳家各等情。夫徐貴芬一面之詞。固不足全信。而陳萬壽陳邵氏供詞各異。亦適足徵其作僞。準情奪理。果屬通常往來。徐貴芬何至當時不依同衆理論。陳萬壽陳邵氏何必供不以實。此可證明其和誘者一。乙、第二次邵氏由伊娘家潛逃至陳。前已證明非出於搶。然以相距十餘里之遙。黑夜間。謂以素未出門之女子。可以奔去。亦屬不情。據徐貴芬袁志孝供稱陳萬壽派人在村外迎接。較屬可信。此可證明其和誘者二。

(二) 陳邵二家從前婚約。是否成立。據陳萬壽父子供伊託徐貴芬袁志孝爲媒。說就邵氏爲婚。言定禮銀十六兩。當時換帖交禮銀六兩。質之該媒證。則云說婚屬實。未及說定。適值反正。事遂中止。換帖送禮之事。一概不知。嗣後邵廷賢著伊等催問。陳萬壽答云。世事不定。無暇及此。其事遂罷。詢之邵廷賢供亦相同。而陳萬壽亦未舉出庚帖。檢查第一審訴訟記錄。亦無婚約成立證據。此可見從前婚約並未成立。

(三) 邵氏適陳時。攜去銀物煙土否。據邵廷賢供搶去禮銀三十六兩。煙土五十二兩。衣物首飾共數十件。惟查搶女之事。前已證虛。則此項被搶物件。亦當然不實。據陳萬壽陳邵氏供僅隨帶毛家禮銀十九兩。此外卽隨身衣服首飾。其銀兩當卽同人送還。質之證人閻聚珍供亦相同。證之該女一人出門私奔。想亦屬實。而

邵廷賢初則堅不承認。及至再三辯詰。彼無詞答辯。始亦承認其數。此第二論點。可證其虛誣。

(四)邵陳二家互毆成傷果屬何故。查閱第一審訴訟記錄。有傷單二紙。一係陳王氏傷單。一係邵根子等五人傷單。此種傷害。果因何而致也。不可不詳辯。據陳萬壽供。邵根子率衆來家搶女。並毆傷伊妻。伊喝村衆救護。是以將彼等格傷捕獲送案。質之邵廷賢袁子義。則云因陳萬壽父子將邵氏搶去。邵根子乘忿前去理論。卽被毆傷。陳王氏係何人所毆。並不知情等語。各執一詞。惟查彼時邵根子已在咸陽縣起訴。陳萬壽是否無理。自有公判。乃不俟判決。又不同人於公所理論。輒自率人直赴陳家。已屬非是。然既去理論。一二人足矣。何須六人之多。其蓄謀已可概見。矧伊等果無橫暴行爲。陳萬壽縱然刁惡。於理屈之時。謝過不暇。亦何至遽然施毆。而陳王氏亦何至受傷。此中情形。其因邵根子率衆藉端搶女。橫施暴行。以致陳萬壽等喝衆格搥成傷者。顯然無疑。再此事發生於八月二十二日。距邵氏私奔日期。已二十日。其間陳萬壽託人管說。邵根子擄奪車馬並各在咸陽縣起訴。種種階級。因果已絕。無聯絡之關係。此第三及第七論點。可證明不盡屬實也。

(五)邵根子果擄奪陳家車馬錢物否。據陳邵氏狀詞及陳萬壽口供。均稱實已搶去。有證人可質。當時在咸陽亦有訴案各情。似屬真實。惟邵根子因病未到案。無從質對。而邵廷賢則堅不承認。查閱第一審訴訟記錄。亦毫無證明之由。不獲已。又再三研詰開導。邵廷賢始供認伊弟奪回車馬屬實。馬已賣去一匹。得銀二十

兩。甘願賠償。至錢六串文。口袋十五條。仍稱未見。查此事係邵根子所爲。車馬必須連回。錢與口袋細微之物。當時或付費用。或係遺失。均屬可能。伊稱未見。亦在情理之中。此可證第六論點尙屬真實。

(六)邵根子之死果原因於毆傷否。據邵廷賢追加訴狀。謂伊弟根子已因傷身死。惟查互毆成傷。前已證明實有其事。則邵根子今日之死。是否卽其結果。不可不明辯。本廳詳加討論。以下列諸理由。認爲虛誣。(甲)查閱第一審訴訟記錄內傷單。邵根子所受者。係輕微傷害。按諸常理。當不至死。(乙)傷害在元年陰曆八月二十二日。死在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其間相去約八個月。卽因果聯絡。亦當不至如是之久。(丙)邵廷賢於邵根子未死以前。訴狀及供詞。並未因傷病未愈。請求查驗及處罰犯人。及至已死。始聲明因傷身死。未足爲據。(丁)本廳審理中。令咸陽縣知事查傳邵根子到案。嗣據覆稱邵根子現時臥病不起。遲延數日不愈。又稱據閻聚珍面稱邵根子委因病重不起。並非有意抗審。民與邵根子係親戚。所有彼一切事理。民概知情。願赴省代質等情。本廳質之閻聚珍供亦相同。此足徵死非因傷。

(七)邵氏適陳後何時成婚。據陳萬壽供成婚時。伊在咸陽。卽與邵根子始在咸陽縣互控之時。據陳三娃供。成婚在邵根子率人搶女之後。因見兩家起事。不能善處。是以先行戴頭。則生米做成熟飯。卽可無人要女了云云。又據閻聚珍供。金知事堂訊時。有是否戴頭之問。陳萬壽有尙未戴頭之供。(戴頭係該地之士語卽

表示成婚也。彼此供詞雖異。準情奪理。其因起訴後。官私索人嚴迫。藉成婚以爲牽制之計者。毫無疑義。判決之理由

據右認定事實。其可以成爲刑事上之問題者。約有三端。一曰和誘婦女。二曰擄奪車馬。三曰互毆成傷。夫互毆而至於成傷。在刑法上當然爲犯罪行爲。惟查起事原因。陳萬壽父子藏匿邵氏已經二十日。邵根子於起訴後。不俟判決。擬以自力執行。率人要女。以致互毆成傷。如前所述。是陳萬壽等之毆傷邵衆。就此具體的事實論之。乃因現在受不正之侵害。出於正當防衛。據新刑律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不爲罪。至邵根子等毆傷陳王氏。則各有應得。惟事出有因。傷係輕微。且邵根子現已病故。餘衆係邵根子所請。亦受有傷。即可不必深究。此互毆成傷一層。第一審不究。不得謂無理由。邵根子擄奪陳萬壽車馬等物。表面上似屬強盜行爲。惟查擄奪者係因陳家匿女一時氣忿。特供以作質。並無爲自己或第三人所有之意思。是強盜罪之要件不備。即不能成爲刑法上之犯罪。然在私法上則不能不負返還原物及損害賠償之義務。第一審並未追及。殊有不合。至陳萬壽父子和誘邵氏爲婚之行爲。據新刑律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被略誘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者。非離婚後。其告訴爲無效律。似不爲罪。惟查陳邵氏陳三娃現在雖已成婚。究其始原。係因起訴後官私追女急迫。始倉皇成婚。以圖牽制。前已證明。是在事實上雖有離婚關係。然成婚在後。告訴在先。在法理上絕不能

認其有效。以致取銷公訴之效力。故不能適用該條之規定。原判全不論罪。不特無以儆刁頑而維風化。亦且失有罪必罰之本旨。據以上理由。合將原判撤銷。由本廳自爲判決。查新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載以強暴脅迫或詐術拐取婦女或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者。爲略誘罪云云。第二項載和誘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此案陳萬壽父子通同設法。誘致邵氏使之私奔伊家。卽屬和誘婦女行爲。應適用該條律處斷。詳核犯情。陳萬壽爲一家之長。主謀該事。情節較重。應於本刑範圍內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陳三娃聽從父命。共同和誘。其情尙輕。應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半。至邵氏既與陳三娃爲婚。兩下情願。詢之毛儒林。亦不必定要此殘花。準婚姻自由之原則。實無強制離異之理由。惟毛儒林因聘定邵氏。送過邵廷賢禮物銀兩。本應由邵廷賢退還。然查此案邵廷賢無端受累。所費已屬不貲。若再使人財兩空。更非情理之平。陳萬壽之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此配偶。以致他人受害。亦屬不當利得。茲由本廳酌斷。邵廷賢所得毛儒林禮物。毋庸退還。另著陳萬壽給付毛儒林銀四十兩。以作賠償之資。從此永斷糾葛。毋得再生波折。又邵根子奪質陳萬壽車馬等物。前已證明屬實。除錢及口袋邵廷賢堅不承認。應毋庸追究外。其餘車馬應由邵廷賢如數交還。賣去者照價賠償。據以上理由。並附帶私訴之法理。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李世林被周世英傷害後自縊身死一案

犯人 周世英年二十四歲白河縣人寄居同官縣傭工度日

右開犯人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在同官縣屬鄭家河地方。害傷李世林。致使自縊身死。經同官縣審結。遵章呈由同級檢察廳移送覆判。本廳依覆判簡章。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變更。周世英私擅逮捕人之行爲。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其致人輕微傷害之行爲。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十個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並褫奪公權全部十年。曹烈洪宣告無罪。逸犯簡明玉李九成。獲日另結。

事實

周世英與已死李世林。素識無嫌。民國二年四月二日。周世英與李世林及村衆均往曹烈洪家行慶賀事。是日適曹烈洪失遺眼鏡一付。事後周世英與在逃之簡明玉李九成閑談。提起李世林屢次犯過竊案。曹烈洪眼鏡。恐是李世林竊去。意欲商同追出。賣錢分用。十五日周世英同簡明玉李九成抵李世林家。將李世林叫至鄭家河溝邊。用繩網縛。持木條拷打。追問贓物。李世林不肯承認。又用火烤燒。脊背成傷。李世林負疼難忍。始認行竊。周世英簡明玉李九成逼令李世林承認限期。交還贓物。始將李世林放開各散。詎李世林卽於是

晚自縊身死。報經同官縣勘驗。獲犯周世英訊據。供認不諱。又據曹烈洪之證明。因之認為確定事實。

理由

查此案周世英協同在逃之簡明玉李九成。將李世林誘至僻處。私行細縛拷打。固犯新刑律第三百四十四條私擅逮捕罪。其火烤李世林脊背等處成傷。又犯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之罪。至致死一節。查李世林既被釋放各散之後。果被誣害。冤抑莫伸。或告訴於官廳。或同公衆理問。以期昭雪。尙有餘地以自處。乃忽萌短見。遽爾自縊。依法學家更新責任說。周世英等只負傷害人之責任。其致死事實中間。參入有責任人力助成。對於周世英等毆傷行爲。爲因果聯絡中斷。周世英卽不應負致人死之部分之責任。原判引用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爲俱發罪之一罪。主文中又未分別宣告。均屬不合。故將原判變更。由本廳另爲判決。查周世英將李世林私意細縛。追問贓物之所爲。應於刑律第三百四十四條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範圍內。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其烤烙李世林脊背等處之行爲。應依刑律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處斷。核其情節較重。應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十個月。依刑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定其應執行刑期八年。依刑律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一條。褫奪公權全部十年。曹烈洪既未與逮捕拷打情事。卽不生共犯關係。應宣告無罪。逸犯簡明玉李九成獲日另結。據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有上訴權。行程期限。酌定十日。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劉應懷父子違章得財放賣私煙一案

控訴人 劉肇豐即劉漢初陝西臨潼縣人年三十三歲住縣屬田市鎮現爲省議會候補議員

劉應懷年五十九歲係肇豐之父在鎮開設懷慶豐生意

右開控訴人劉肇豐對於民國二年四月十六日臨潼縣知事就該控訴人父子違章得財放賣私煙案件所爲第一審判決不服聲明控訴本廳提案審理言詞辯論終結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劉應懷爲他人處理事務圖利自己背其義務損害本人財產之行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半。劉肇豐發還臨潼縣依法審判。

事實

劉應懷素在臨潼縣屬田市鎮開設懷慶豐號生意與同鎮三盛祥號長王克錫交稱莫逆往來甚密。民國元年陰曆八月間臨潼縣官膏分局設立應懷之子肇豐應招承領官膏分售處招牌在其號內代售官膏即按

章聲明該分售處有稽查販運私土及偷造膏棒之權。除官膏外。不准售賣。爾時該鎮以販賣煙棒爲業者頗多。均存貨未清。一旦禁止。未免虧折。紛紛請求。展限禁賣。劉氏父子不允。各商內受禁止而虧折較鉅者。惟三盛祥爲最。於是該號長王克錫。卽藉交好之便。從中關說。由同行各家按存煙之多寡。酌量出銀給付劉氏。作爲幫行。自八月二十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准其私售一月。不予查究。當各允從。前後日期不等。由全盛福出銀十五兩。和興昶出銀二十兩。天順成出銀二十三兩。和玉祥出銀二兩。和義豐出銀三十兩。三盛祥出銀九十兩。三盛成出銀九十兩。共銀二百七十兩。多由王克錫經手交付清楚。嗣後展限期滿。三盛祥存煙未罄。仍前售賣。十月初間。經該縣官膏分局密查。劉榮查出。聲言須照章帶縣懲辦。三盛祥號長王克錫畏懼。託應懷管說。情願出銀二百兩。又棒子錢合銀十兩。給付劉榮了事。劉榮應允。當時收清。搜入私囊。至本年陰曆二月間。見事敗漏。始交到該分局銀一百兩。謂係經劉應懷說話。罰得三盛祥之款。以圖彌縫。該分局不察。卽將與三盛祥實出不符之銀一百一十兩。指爲應懷從中侵吞。又幫行之事後亦經總局覺察。著該縣分局查辦。該分局卽派馬福財調查商帳。所出幫煙膏行戶銀兩。均已屬實。卽按帳開單。回局報告。惟將原帳三盛祥王手等字樣。概改爲應懷或漢初手以速其罪。該分局亦卽認爲確實據。以照會臨潼縣知事請求處罰。該知事卽判處應懷以詐欺取財罪。又用缺席裁判法。判處漢初卽肇豐以僞造公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至劉榮等則

認爲尙無不合。免予置議。劉肇豐不服。提起控訴。經本廳依法受理。審得前情。

證明犯罪之緣由

查此案控訴人劉肇豐控訴意旨。無非謂三盛祥號長王克錫。臨潼縣官膏分局經理及該縣知事等挾嫌陷害。煨煉成獄。該控訴人父子並無得財放賣私煙。拘吞罰款及偽造公文書等不法行爲等情。經本廳詳細調查辯論。據左列各點。發見真實。

(一) 調查各該號流水底帳。均有付煙膏行戶銀兩若干字樣。間有書付臨邑煙膏局。或西街官膏局者。據各該號代理人等稱此項銀兩。卽係交付應懷父子所開設官膏分售處之行戶銀。因應懷父子自領官膏分售處招牌。卽不准伊等賣棒營業。若要賣棒。非幫行不可。是以伊等由三盛祥號長王克錫說話。各幫銀若干。作爲幫行。始准私賣一月等情。據劉應懷供伊並無要幫行之事。此項帳目。均係偽造陷害。詢之劉肇豐。則云伊素未在家。毫不知情。果有其事。帳上何以不書付懷慶豐或分售處。又何必隨後假添小註。蓋該號等偷賣私棒。屢被過路兵丁或密查勒索。因與伊挾查禁私煙之嫌。強指一款爲伊磕詐。以圖陷害等情。各執一詞。惟查商業習慣。以帳爲憑。如無偽造情事。自當作爲證據。前舉關係帳簿。經本廳詳細審查。中間正文。前後一色。並無作僞情事。惟旁註小字。經手人三盛祥王手字樣。多係後添。雖不免故意做作。妨害信用。然因小字之假。更

足證明正文之真。且查付行戶銀兩字樣。係舊日散營業對於同類營業。而支官差者。幫助差錢之意。名爲幫行。平等營業間無之。此案該商號等相互間既無幫行之事。亦無以賣私煙棒支官差之人。其所謂付煙膏行戶銀若干者。捨官膏分售處而外卽莫所屬。蓋該分售處。既與舊日支官差相類。而在該鎮賣煙膏行中。又屬特別有權力者也。故該商號等。雖未指名書付懷慶豐或官膏分售處。仍不失爲真實。至劉肇豐稱該商號等挾嫌。強指給付兵丁或密查勒索之款。爲給付伊款等情。尤屬不然。查各商號帳簿關於此項出銀甚多。有書付煙捐者。有書付密查者。種類不一。而行戶不過其中之一項。豈有同付一類。此宗書付煙捐或密查。而彼宗書付行戶乎。無此理也。應懷父子。供稱毫無其事。未免狡辯。

(二)查閱第一審口供。各商號交付銀兩。劉應懷均已承認。而在本廳則稱縣內口供。係知事威逼承招。並非實供等情。以冀取銷原案。查取銷自白。亦爲訴訟上所不禁。惟須舉出強有力之反證乃可。若僅以空言取銷。審判上亦無輕許之理。此案該控訴人等果無得財放賣情事。第一審雖極受屈。豈肯公然承認。自毀名譽。此層已屬難信。矧在本廳除空言不認外。再無反對證據。足以證明其主張乎。是以第一審口供。仍當認爲有效。

(三)據三盛祥號長王克錫及其他各號代理人等口供。此案發生之時。在元年八月半間。應懷父子均在場。而據劉肇豐供稱。爾時伊奉前西安府徐知事委任赴渭南縣查案。並未在家。有徐知事及其委狀可證等情。

查劉肇豐果有如此有力反證。自當認爲無干。卽限日令自取其徐知事證言。並委狀呈明本廳。以憑核辦。乃時逾數日。復謂事過境遷。委狀既已遺失。且詞訟事件。徐知事亦未便作證等情。據此則該控訴人之辯論。實無強有力之反證。

(四)據三盛祥王克錫供幫行之事。係劉應懷父子在伊鋪託伊說成。嗣後交銀。亦係同面交給應懷父子等情。查臨潼縣卷該縣官膏分局查帳人馬福財報告單。亦開爲應懷或漢初手。而馬福財在本廳供亦相同。然查各該商號流底各帳。付煙膏行戶銀若干兩正文下。小註均係三盛祥王手。與彼等供詞及報單。迥不相符。質之其他各該號代理人等。均謂係交王克錫手轉交。亦有交付三盛祥程某及懷慶豐號夥劉某者。據此顯見馬福財等捏造情節。實人以罪。劉肇豐訴稱挾嫌陷害。不得謂其無因。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該控訴人等果屬清白。無隙可乘。挾嫌者雖多。亦奚以爲。此亦不足爲該控訴人等無辜之強證。

(五)查第一審判決。有劉肇豐僞造公文一層。據三盛祥王克錫等供因伊等幫行後。肇豐始出告示一張。准伊等售賣一月。全文記不清楚。略謂刻下本應停止。姑念爾商民以此爲業。必有餘棒。准售一月爲限云云。前面用縣局名義。後面蓋有石戳子等情。質之劉肇豐。則堅不承認。查閱第一審四月十二日訴訟記錄。三盛成亦有是供。並錄有一單。正文數語同前。並無頭尾。該知事當判令三盛成趕將扯回劉漢初告示呈案等語。嗣

後該號亦未呈繳。該縣知事即據一面之詞。判爲偽造公文書罪。查告示係公布的性質。原欲使一般人周知其效用。故所出者。必非一張。而所見者。亦必非該關係數人。此案告示。如果屬實。所出者必多。三盛成稱扯有原書告示。尙屬可信。然既扯有原書告示。自初即當呈案。何以堂訊追究。始供稱因其無用。隨後撩到字紙燒了。試問當時果爲何事而扯告示。非爲其有關係乎。既因其有關係而扯下。自當加意保存。何又因無用而撩棄。該知事諭令趕將扯回告示呈案。嗣後何以再不追繳。此其不可信者一。此案該關係商號等有七家之多。內中用人何止數十。告示而果屬實。旁觀者固無足論。該關係人中。當有記憶清楚者。何以傳案對質。僅供述告示中部不完全數句。前後均無知者。及至詰問再三。他人多不知。惟王克錫稱前邊係用縣局名義。後邊蓋用石圖章。夫既稱爲告示。當用印或關防或鈐記圖記等。均有一定式樣。豈有蓋用石圖章之理。此中情理。均屬難解。此其不可信者二。又此案劉應懷父子。既已得銀。各商號亦認爲幫行。自屬合意行爲。此外再無關係。又何用此告示爲。此其不可信者三。

(六) 元年陰曆九月二十間。三盛祥逾限私賣煙棒。被臨潼縣官膏分局密查劉榮查出。經應懷管說。私議罰銀二百兩。又棒子合銀十兩。三盛祥當時如數交清。有帳可憑。迨本年陰曆二月間。劉榮交到局內銀一百兩。後經該局知覺查詢。據劉榮稱係應懷擔保承交。緩到臘月二十五日交銀八十兩。正月二十間交銀二十兩。

據三號盛祥長王克錫供稱伊當時一次交清。由應懷轉交劉榮。並未與劉榮同面各等情。質之劉應懷。則云當三盛祥賣私棒發覺之時。劉榮聲言非帶縣局不可。王克錫因係爲他人做生意。未敢至縣。託伊說話。少罰若干。劉榮執意不可。王克錫卽與之宣誓。取出銀兩。無論交局不交局。絕不洩漏。又請伊代爲宣誓。不予洩漏。而劉榮仍不肯。後說定罰銀二百兩。盤費棒子銀十兩。始應允。同王克錫賈映離當面交付劉榮後。劉榮又給付伊相公銀若干。以作侍候之資等情。各執一詞。此百金果係何人取得乎。應當明辯。查劉榮處罰三盛祥銀兩。是否由劉應懷同賈映離當面交付。現賈映離不家。雖無從傳質。然既不照章帶縣。而私地處罰。其情形之強硬。有如劉應懷所述者。可想而知。旣意在多得。復非細故。豈有不知其確數之理。謂爲劉應懷一人從中關說轉付。王克錫與劉榮。均不相聞知。殊非情理。此可證明劉榮知情者一。劉榮處罰三盛祥銀兩。果係爲官膏分局。何以并不交付收據。自保存根。以證明收到之數。此劉榮難脫責任者二。劉應懷係向劉榮言罰三盛祥銀百兩。而三盛祥受罰二百兩。且係一次交清。則應懷手中。卽有現銀二百兩。卽准據王克錫供內有五十兩原在應懷手。非屬現交。而應懷手中。亦有一百五十兩。以之交付劉榮銀百兩。已屬綽綽有餘。且旣係舞弊。更當速了。何必緩至臘月正月。又何必分兩次交付。故爲遲延漏洩之地乎。此可證明劉榮故意做作掩弊者三。元年十月罰款。今年二月交局。四個月間。并無一紙報告罰款情形。及其數目。又據劉業自稱當年底時。省

垣總局派郭某查帳。即將此款查出等情。據此情節觀之。其因弊端敗漏。無法掩飾。始將餘銀百兩交局。以圖彌縫者。毫無疑義。此可證明劉榮私罰侵吞者。四。又劉榮係密查。名義上已無罰人權限之存在。據該局章程及密查狀。亦未委以罰人之權。及當庭詰問。則供稱該分局經理囑其即便罰人。又何足憑信。此可證明劉榮恐喝取財者五。

判決之理由

據右證明事實。可以成爲刑事上之問題者有三。一曰劉應懷父子。得財放賣私煙。二曰私出告示。三曰劉榮恐喝取財。查陝西官膏總局分售處。簡則第七條。載分售處有稽查販運私土及偷造膏棒之權。但必查有確據。報告總局。照章處罰。總局亦與以相當之酬勞。惟不得任意滋生事端。亦不得隱匿不報。致干查究等語。既謂報告總局。照章處罰。則非總局無處罰權。實爲當然解釋。此項章程。關係一省行政處分。既已通行。凡有關係者。即不能不遵照辦理。然此係省城內官膏總局。官膏分售處。應行遵守之規則。而外縣分局分售處。則并無特定章程。就廣義解釋。其應適用於外縣也無疑。至分局派出之密查。係專爲查弊而設。不過該分局執務人員之一。其不能獨立處罰。更何待言。此案臨潼縣官膏分局密查劉榮。查獲三盛祥販賣私棒。自應遵章辦理。乃竟私地處罰。藉圖利己。如前所證明。而劉應懷復爲之幫助。顯係觸犯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之詐欺取

財罪。劉榮爲正犯。劉應懷爲準正犯。自當按律處斷。各科其刑。乃該縣知事認正犯劉榮爲尙無不合。處劉應懷以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條之罪。殊屬錯誤。又據一面之詞。認劉肇豐爲偽造公文書罪。查王克錫等稱劉肇豐以縣局名義。私出告示一事。是否爲犯罪行爲。當先研究。官膏局是否爲官廳。查官膏局雖由陝西財政司設立。惟查該總局暫定簡章第一條稱係以煙膏專賣。藉助軍精。立禁煙基礎爲宗旨等語。是所重者在營利。在國法上卽當然不能認爲公署。故雖做其名義出示。或能成爲偽造私文書罪。必不能成爲偽造公文書罪。又據王克錫供稱其告示後邊。加蓋石圖章。如果有此告示。既蓋私章。卽係私人告白。不特非偽造公文書罪。卽偽造私文書罪。亦不能成立。矧其事據前證明。全屬子虛乎。該縣知事不詳加審查。遽認爲偽造公文書罪。亦屬誤證。至劉應懷藉分售處招牌。得財放賣私煙之事。前已證明屬實。此種行爲。果屬何種犯罪乎。查官膏局既以營利爲業。分售處爲其代銷官膏處。按該局章程。卽當然有查禁私土。暢銷官膏之義務。自應遵章而行。乃該分售處代辦人劉應懷。不遵章履行義務。竟圖利自己。假名幫行。得財放賣私膏。以致官膏局間接受財產上之損害。王克錫於自己幫行外。竟於劉應懷實施犯罪之際。幫助關說。均屬非法。自應依新刑律第二十九條及第三百八十三條分別處斷。以符律意。乃該知事原判除王克錫免議外。對於劉應懷引用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對於劉肇豐用缺席裁判法。引新刑律第二百三十九條依第二十

六條從一重處斷之例。處二等有期徒刑七年。不特引律錯誤。其缺席判決亦屬違法。

據以上理由。合將原判撤銷。由本廳自爲判決。查王克錫幫助劉應懷父子之行爲。劉榮違章私罰。恐喝取財。及劉應懷幫助之行爲。均欠缺訴追條件。第一審既未宣告判決。本廳立第二審地位。亦未便逕予判決。至劉肇豐是否犯罪。第一審並未依法審理。遽用缺席判決。逕予宣告罪刑。按之普通法理及大理院判決例。實屬違法。應即發還另審。其劉應懷一犯。本廳認爲合法控訴。應予判決。查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條載爲他人處理事務。圖利自己或第三人。或圖害本人。背其義務。而損害本人之財產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一百元以上罰金等語。此案劉應懷代售官膏。背其義務。圖利自己。連續收受各該商號等銀兩。放賣私膏。致間接損害官膏局財產之行爲。據新刑律第二十八條連續犯罪者。以一罪論之規定。合依第三百八十三條律處斷。核其情節較輕。應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半。其關於幫助劉榮私罰三盛祥之部分。仍由該縣另審。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執行檢察之職務。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牛遂隆砍斃張成娃一案

被告人 牛遂隆年三十一歲陝西盤崖縣人業農

牛江窩年二十四歲陝西盩厔縣人業農

關係人 藍振平

右開被告人因殺人案件。經盩厔縣審結。呈請覆判前來。本廳照章提審。經辯論終結。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

牛遂隆故意殺人之行爲。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褫奪公權全部二十年。牛江窩宣告無罪。放免。

事實

緣牛遂隆牛江窩牛菊娃均係同胞兄弟。前清宣統三年間。陳傳娃因要賭挾嫌。將牛菊娃致死案內牽涉張成娃。迨定案時。陳傳娃業經按律治罪。張成娃因供證未確。暫予保釋。牛遂隆心懷不平。屢圖報復。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卽陰曆壬子年二月二十三日。趙家村過會廟有賭場。牛遂隆聞張成娃在場要錢。由祖安民團局邀藍振平偕去抓賭。一同行至該村。天色已昏。藍振平卽往該村尋問鄉保。牛遂隆先到廟內。時張成娃正行要錢。牛遂隆一見卽向斥罵。張成娃執刀向撲。經牛遂隆閃躲。張成娃將刀誤砍在廟門門坎上。牛遂隆乘機用力。將張成娃踢倒。奪刀連戳其額角頂心等處。一時廟中閑人均各驚散。迨藍振平同鄉約趙維楨至時。

張成娃業已殞命。報經盤屋縣知事。親詣勘驗。填格取結。勒緝牛遂隆。牛江窩先後到案。由該縣審理終結。依舊律將牛遂隆照同謀共毆人致死者律。擬絞監候。牛江窩依餘人處拾等罰律。處罰金十五兩。呈經前司法司批駁未准。旋由該縣按照新律議擬依舊例解府覆勘。經前西安府覆訊。以犯供翻異。發回該縣傳證質訊在案。旋由該縣重行審擬。將牛遂隆依傷害人致死律議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牛江窩依從犯律。減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并另文呈請將牛江窩一名。從寬開釋。均呈報司法籌備處在案。適本廳成立。由該處函移全案卷宗到廳。當即檢收原卷。詳加核閱。察其前後訊斷各節。情法多未相符。依覆判暫行簡章第三條提審。經言辭辯論終結。審得前情。核與該縣呈內供詞。多有未符。

查該縣原判。謂牛遂隆聞知張成娃在趙家村。更錢。欲藉詞拏賭。謀毆洩忿。恐力不逮。商約其弟牛江窩前往幫助等語。本廳再四詰問。牛遂隆堅供伊是日與藍振平。山祖安。鎮民團局一同起行。前往趙家村。抓賭。伊弟江窩。實未偕往。本廳以犯供狡展。難資憑信。當即提訊藍振平。亦爲同一之辯論。是該縣首先認定同往抓賭之人錯誤者一。原判又謂牛遂隆遇見張成娃時。斥其從前不應同陳傳娃致死伊兄。張成娃不服。持刀向砍。牛江窩由後趕攏。揪住張成娃髮辮。牛遂隆隨卽奪刀砍傷張成娃身死等語。本廳訊得牛遂隆既係由祖安鎮民團局起程。與藍振平偕往趙家村。是牛江窩并未前去。何能幫揪髮辮。總令會場人雜。牛氏兄弟。或可不

期而遇。惟其時衆目昭彰。何無見證。是該縣認定事實錯誤者二。總之牛江窩究竟是否有幫助犯罪行爲。必以當日果否聽糾同行。或在場相遇爲先決問題。茲就左列各點。認定牛江窩實無在場幫助行爲。申言之。卽無犯罪行爲。

(一) 准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本案准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函開本廳兩次撥派警生偵得張成娃實係牛牛遂隆因報兄仇。假稱抓賭。砍傷身死。牛江窩素安本分。務農爲業。并無當場幫助情事等語。既經該廳兩次調查訪問。當必確切。是可認爲牛江窩無幫助行爲之證據。

(二) 據興平縣調查之證據。本案初次開審時。據牛江窩供稱伊於去年陰曆二月十八日。往興平縣青瓜坊處祭墳。十九二十等日。伊由青瓜坊就近往親戚王李各家。至二十三日犯事時。伊並未在家。何能往助等語。本廳當卽令飭興平縣查明呈覆。去後旋據該縣呈稱。查得南鄉王豪寺村王三總。係牛江窩姐夫。詢稱牛江窩於去歲陰曆二月十八日清明節往其家中。於次十九日轉往李王家堡。伊舅父李和蘭子家探親等語。據稱知事恐有隱飾情弊。隨卽復查。事當不虛。是牛江窩有不家之證據。

(三) 據屍兄張秀初。未指名告發。終未確實證明之含混之證據。查該縣本案卷宗屍兄張秀初告發時。原狀所指出之被告。係牛牛遂隆藍振平等。并未列有牛江窩之名。迨勘驗後。時隔多日。始將牛江窩之名。添入催

狀以內。卷查該縣初次將牛江窩逮案時。訊係牛遂隆爲此案正兇。判令將牛樹本。牛江窩暫行看管。俟將牛遂隆勒傳到案後。卽行釋放等語。及牛遂隆到案後。又訊得牛遂隆係屬正犯。牛江窩亦應看管。俟遂隆定案後。再行發落等語。迨本廳審理時。問張秀何以知伊弟遇害時。牛江窩在場幫助。既知其在場幫助。又何以初報案時。不先指名告發。能否一舉出證據。以憑訊究。張秀答以初尙不知。事後風聞。研詰至再。張秀終未提出確實證據。案關人命。未便含糊。張秀之添告牛江窩。既係得諸傳聞。該縣之管押牛江窩。亦未指有確證。是牛江窩卽有誤被牽累之證據。

(四) 據該縣定案屢次語涉似疑之證據。查該縣原判對於牛江窩一名。究認爲共同殺人正犯耶。抑認爲共同殺人從犯耶。若認爲從犯。則該縣原判取認定之事實。既云牛遂隆商同牛江窩前往趙家村謀毆張成娃。又云張成娃不服持刀向砍。牛江窩從後揪住髮辮。牛遂隆始奪刀向砍等語。卽此以觀。設非牛江窩揪住張成娃髮辮。牛遂隆雖然力大。詎能奪刀過手。是牛江窩事前既有知情同謀之意思。臨時又有實施犯罪之行為。卽係共同正犯。自應與牛遂隆科以同等之刑罰。總合因情節有重輕。而科刑不得不稍示區別。亦不宜過爲高下致失刑法之本旨。何以該縣徐前知事初次訊擬。牛遂隆依舊律擬絞監候。牛江窩處十等罰。罰金十五兩。程知事覆訊。議擬牛遂隆依新律處一等有期徒刑十年。牛江窩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且有另文呈

報司法籌備處。請將牛江窩從寬開釋等情。總核該縣屢次訊擬各節。情法諸多未符。顯有罪疑之意。存乎其間。卒致引律失當。莫衷一是。卽此可認定牛江窩之對於此案。究有犯罪行爲與否。尙屬疑問之證據。

(五)據前西安府覆訊時犯供與縣訊迥異之證據。查此案於去歲七月間經該縣審擬照舊例招解到府。經前西安府知事堂訊。牛遂隆供認奪刀砍傷張成娃不諱。牛江窩始終堅供伊在學堂用功。并未幫同毆人等語。經該府知事再三究詰。矢口不移。當以是否原審未確。抑係該犯恃無質證。狡供避就。發回該縣另審。以期輸服在案。旋據牛江窩之父牛樹本迭次以懇主寬釋。以免拖累等情。上訴到前司法司。詞稱伊長子牛遂隆實係在賭場奪刀將張成娃格斃。而四子牛江窩清明節前往與平探親祭祖等語。經前司法司批令。前西安府詳訊擬覆該府以案經發回另審。隨將此案轉發該縣。令卽集案研訊。務得輸服妥爲訊辦。去後經該縣覆訊得實。應以現供爲定。請將牛江窩一名。可否邀免從寬開釋等語。查牛樹本此次在縣原供。有該縣徐前知事堂訊時。逼令伊四子江窩供認在場幫手等詞。茲經本廳再四研訊。據牛江窩一再供稱砍斃張成娃。是伊兄所爲。伊并未在場。實不知情。前經縣訊拷打伊父。伊兄遂隆。不忍伊父受此苦楚。因將伊牽入。究竟伊於陰曆二月十八日就往河北青瓜坊上墳去了。二十四日回家。此事伊并不知情。亦未在場等語。當將牛遂隆隔別研鞫。供亦相同。查本案既據供同前情。復經調查無異。累訊如斯。自非狡避。況牛遂隆牛江窩同爲牛樹

本親生之子。何以牛遂隆處刑較重。尚甘輸服。牛江窩處刑極輕。反有冤言。揆諸情理。必非無因。是牛江窩有被冤抑之證據。

據以上種種之證據觀察之。該縣原判。將牛江窩認爲犯罪事實。上未免錯誤。至藍振平一名。與本案亦極有關係。仍當就左之二點辨明之。

(壹) 事前是否知情。查藍振平雖與牛遂隆同往抓賂。而存心各別。藍振平意在假名抓賂。或可因之藉索財物。牛遂隆意在託詞抓賂。可乘機爲兄復仇。雖彼此一路同行。並未各道心腹。是牛遂隆謀殺張成娃之心。藍振平事前實不知情。

(貳) 臨時果否在場。查藍振平與牛遂隆同抵趙家村時。天色傍晚。藍振平先往村中投知鄉保。牛遂隆直入廟內。突遇仇人。迨牛遂隆將張成娃殺斃之後。藍振平始同鄉約趙維楨聞聲趨視。是牛遂隆實施犯罪行爲之際。藍振平并未在場助勢或加功。按刑法理有犯意有犯行仍須有結果。而後犯罪之普通要素。方能完備。此案藍振平事前既不知情。臨時又未在場。終未發生索財之結果。是犯罪之普通要素。均屬欠缺。犯罪即不能成立。

理由

據上所列。原判認定事實。既已錯誤。然於此更有繼起之一問題。卽該犯牛遂隆。究爲故意殺人罪耶。抑爲傷害人致死罪耶。按刑法法理。有心致死。并豫見有殺人之結果。而故意致人於死者。謂之故意殺人罪。有意傷害。無心致死。并不能豫見有殺人之結果。而卒致人於死者。謂之傷害人致死罪。查該犯牛遂隆。與已死張成娃。早已挾有仇恨。屢圖報復。是以甫經撞遇。先行痛罵。張成娃一時氣忿。執刀向撲。經該犯用力踢倒。連戳致斃。不特臨時之決意。實係預謀故意。自應按照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斷。以昭信讞。而符律意。乃該縣竟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處斷。殊屬引律失當。既經本廳公開審理。發見真實。自應撤銷原判。另爲判決。查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載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等語。本案該犯牛遂隆。故意殺人之行爲。合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斷。惟該犯故意殺人之行爲。實出於平日義忿所激。并無別種惡意。核其情節較輕。應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褫奪公權全部二十年。至牛江窩一名。按照刑法無犯行卽非犯罪之大原則。該民既無犯行。自應宣告無罪。與訊無關。係之藍振平。一律放免。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陝西高等審判廳決定劉肇豐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聲請人 劉肇豐

右聲請人對於本廳因該聲請人被控得財放賣私膏案件。判決發還臨潼縣知事另審一案。聲請移轉管轄。經本廳諮詢同級檢察廳檢察官。特爲決定如左。

主文

劉肇豐被告得財。放賣私膏條件。改發西安地方審判廳依法爲第一審審判。

理由

查本案聲請人聲請移轉管轄之理由。謂當此案未發現之先。曾有縣紳數人。因吳知事謬妄種種。難膺民社。聯絡紳以貪鄙昏庸等詞。呈請都督查辦。乃該知事不知自悔。反疑紳爲主動。從此挾嫌。屢欲陷害。不意適逢此案發生。遂大施野蠻手段。竟以莫須有三字加之。紳無奈。始上訴鈞廳。此時若再回縣廳審。未知該知事又如何上下其手。籌思至再。萬難回縣。惟有呈請鈞廳電鑒。俯賜令飭地方審判廳裁判。不勝感激待命之至等語。經本廳諮詢同級檢察廳檢察官意見。據稱查刑事訴訟律草案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載聲請移轉管轄有理由者。卽移轉該案件之管轄於原審判衙門相等之審判衙門。據劉肇豐狀稱各節證之判詞。有該縣知事等挾嫌陷害。煨煉成獄等情。不得謂之無理由。且西安地方審判廳。亦與此案原審判衙門相等。就本檢察廳意見。應准如所請。移轉西安地方審判廳裁判云云。查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十二條。載除十一條迴避原

因外。審判官與訴訟人。有舊交或嫌怨。恐於審判時有偏頗者。檢察官及訴訟人得請求該審判官迴避。又司法部公布刑事訴訟律草案。關於管轄各節。第十九條載遇有左列各款情形。應由檢察官向直接上級審判衙門聲請。移轉管轄。其第二款云。因被告人身分地方情形。或訴訟經歷。恐審判有不公平者。但被告人於此情形。亦得聲請之各等語。此案該被告劉肇豐。既聲明與臨潼縣吳知事夙有嫌怨。難得公平之審判。本可適用試辦章程第十二條迴避之規定。惟現在該縣以知事一人兼行審判權。如用迴避辦法。除該知事外。再無行使審判權之員。事實上絕對不能。查該被告人聲請移轉管轄。按照刑事訴訟律草案第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尚屬相合。又核其聲明理由。亦頗充足。請求移轉之西安地方審判廳。不惟與原審判衙門相等。其距離亦屬最近。本件聲請。應即認為有理由。同級檢察廳檢察官。陳述意見。謂應准如所請。洵屬正當。特依刑事訴訟律草案第二十七條第二款。決定如右。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田玉林謀業亂倫一案

控訴人 田玉林年四十五歲長安縣人住居南鄉甫店村業農在押

被控訴人 田生發年二十歲長安縣人住居南鄉甫店村務農以下籍貫住址同前

李田氏年四十八歲係田生發之同父姊

田玉泉年四十一歲

關係人

田田氏年五十歲係田生發之母

田謝氏年二十四歲係田生發之妻

田生德年七十一歲

謝隨桂年三十二歲

田玉潤即田公舉年四十一歲

田玉德年四十三歲

田玉清年五十五歲

田玉璽年四十五歲

田玉美年四十三歲

田逢和年三十歲

張化蘭年六十一歲

王士智年六十二歲

右開控訴人對於民國二年六月二十日西安地方審判廳就該被控訴人等以謀業亂倫等情告訴該控訴人案件所爲判決不服。控訴到廳。本廳依法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田玉林宣告無罪。

田氏家產。由田田氏母子主持。田玉林毋庸干預。田玉林所持當約二張。仍屬有效。

事實

婦婦田田氏之故夫田記科。在時將稻地九畝五分。出當鄰村田生德爲業。民國二年二月間。田田氏持價贖取。生德借詞推諉。三月初一日田田氏之子田生發協同族姪田玉泉等。復坐當價一百三十串。立有文約。由是田生德抗不予贖。四月二十日田田氏以謀業抗贖。特富毆寡等情。告訴田生德等於西安地方審判廳。該廳刑庭以田田氏傷輕平復。宣告免訴。贖地糾葛。移歸民庭審理。初田田氏之子生發嗜煙賭。好浮浪。田田氏恐家產傾蕩。於去年二月間招其族孫田玉林經理家務。并協助訓戒其子。故贖地之事玉林與焉。田玉泉等既與田生發私坐地價。見田田氏執意贖地。田玉林從中幫助。均謂玉林爲自己贖地。意頗不平。由此田玉泉田生發及田田氏故夫正妻之女李田氏。并指玉林與生發之妻謝氏有私。五月三日李田氏等遂以謀業亂

倫霸妻謀命等情。告訴田玉林於西安地方審判廳。五月三十一日民事案結。該廳刑庭僅據告訴人李田氏田生發田玉泉等一面之詞。認爲確定事實。判田玉林侵占和姦。二罪俱發。處有期徒刑七年零六月。田玉林不服判決。控訴前來。本廳反復研訊。并調閱第一審民刑兩庭全卷。審得前情。

證明有無犯罪之緣由

此案控訴人控訴意旨。謂李田氏等挾嫌栽害。其姦情霸業等情。均係捏誣。本廳有審查事實之職務。當先就姦和姦侵佔分別辯論。查田生發等。在本廳主張田玉林謀占田氏家產有力之證據。第一謂田玉林經管田生發家事。將其地八畝有零。當於自己名下爲業。有文約二張。附卷存查。似有侵占之事實。據田玉林供管理家事。始於去歲三月。田田氏云。去歲東軍變後。李田氏云。約近三年。田生發供起於前年臘月。就田生發主張最遠期而論。當在前清宣統三年臘月。而文約二張。一係光緒三十三年成立。一係宣統二年成立。均在玉林管事之前。查侵占罪之要件。要依法令或契約。照料他人事務之管有物。而占侵之。玉林與當生發田畝。既在照料事務之先。當然不能發生侵占關係。又據田田氏供伊於田玉林管事之先。當地兩次價值交清。一係爲葬姊（即伊夫前正室）費用。一係還王培風債務。審判廳將地判歸我種。雖有利益。實昧心不過實之管事人。謝隨桂張化南王士智亦供當地交價屬實。此可證明虛誣者一。第二田生發族人田玉德等狀詞。均主張

田玉林謀業亂倫等情屬實。地方廳并採其甘結。以爲判決之基礎。似有侵占之證人。及當庭就謀業之點質訊。據田田氏供如前述。田玉泉暨田玉潤等。或稱田生發地十三畝。經玉林當外。或稱玉林種田生發地八畝。或當或占。不甚清楚等語。該族人等。對於田氏家產。既未有確實之調查。則田田氏親自爲謀。較族人之代爲謀者必切。卽其言亦屬可信。此可證明虛誣者二。(第二)田生發謂田玉林管理家事。將伊家門板櫃各物攜去。似有侵占之實據。查田田氏說單內附家具單一紙。檢閱一通。同村同族中。借貸田生發家具什物者。如李田氏。孟玉鼎。田玉德等不下十數家。自不得對於一人偏持刻論。又黏單尾開伊家亦借有田玉林器物十數件。可知有無相通。社會習慣。既無所有之意思。卽不能構成侵占罪。况地方廳判詞理由中。僅就侵占田土論。則此層實在控訴審範圍之外。此可證明其非侵占行爲者三。其主張和姦之證據者。(第一)本廳開第一次辯論時。據生發同父姊李田氏供。田玉林經管家事。將生發逐外三年。偶爾還家。便被細打。伊於去歲歸寧時。兩次親見玉林在謝氏房中。及開第三次辯論。所供情節。較之第二次殊不相類。田田氏謂伊兒媳謝氏。洵是孝敬。李田氏誘生發吸煙。謝氏不依。因此挾仇。田玉泉等勾引生發私坐地。得錢花用。我欲贖地。李田氏。田玉泉疑是玉林主意。捏造重情誣害。不然。既被親視。田玉林在我媳房中。何不登時告知於我。以便斷絕來往云云。質之李田氏亦并無對其姨母田田氏告說姦情之事。統閱全卷。實係贖地訴訟在先。和姦之告訴在

後。又查本廳第三次辯論田生發口供。有田玉林贖地。伊頗不願。李田氏孟玉鼎使伊告官等語。據此足見挾嫌之非虛。此案實非基於獨立起訴。不過因案提起。故李田氏所稱各節。當然不能認爲充分證據。(第二)據田玉泉稱。玉林管理生發家務。其不道德行爲。合族不平。因之出名呈控。質之玉潤。則稱姦情有無。全不知情。狀紙上伊未書押。田玉德稱得諸傳聞族人中。除田玉美承認書押外。田玉璽田玉清等所供大略相同。均係含糊其詞。並不承認。據田玉泉覆供他人均畏事躲避。全將訴訟事務推伊擔任等語。據此足見衆族人狀詞。係田玉泉一人倡首聯絡。並非合族自然公忿。此族人各狀詞。亦不能認爲充分證據。(第三)據田生發供。玉林管家。將伊逐外。謝氏與玉林通姦。總有其事。詰以是否親自撞遇。據云伊姐李田氏對伊告說。及經田田氏當庭詰責。生發並指斥平日吸煙玩賭情事。略謂親子與族孫孰近。子妻若爲他人霸占。我當羞愧無地。爾再勿聽李田氏等壞言誣害好人云云。生發登時神色張皇。語言無序。當庭再爲寬假。予以辯論機會。而生發除供伊姊李田氏親見形迹可疑外。別無確切證據。李田氏證言。前已認爲理由不充分。則根據該論旨之主張。自當認爲不實。此亦不能認爲充分證據。

再本案有最可駭異之點。卽田氏母子至親。其主張絕相反對是也。據田生發田玉泉李田氏等供。均謂田田氏性賢昏愚。被玉林圈攏。不得與伊等會面。故偏袒玉林。而田田氏田謝氏謂生發至愚。又不務正。爲玉泉等

愚弄顛倒是非。再四究詰。各執如故。本廳特令選定住所。使伊母子同居七日。庶可脫離他人束縛。發表自由意思。而爲同一之主張。以吐真實。并諭以此七日內。準田玉泉李田氏田玉堂三人隨便來往。該母子等均不得遠出。及七日限滿再開辯論。田氏母子持論如初。及詳訊七日內情形。田玉泉李田氏均因疾未往。該住所田玉堂曾去一次。田田氏未出住所一步。玉林在押。自無由觀面。生發則晝出晚歸。日往來於田玉泉及李田氏住所。尤可怪者。田玉美係本處分無關之人。乃迭潛往該住所。就此點觀之。足見田田氏係自由意思。田生發實被田玉泉等掣肘。毫無疑義。且田氏母子既絕相反對。又當就該母子二人權衡之。乃母則不失正直。子則日事浮浪。母係自由意思。子則被人教唆。母言近於情理。子則無理膠執。則此案應探其母子主張。實屬正當。

原判審查事實不合之點。現在訴訟特色。注重口頭辯論。攻擊防禦。務使各盡其能。查閱第一審訴訟紀錄。其對於最要關係人田田氏及田謝氏之娘屋父謝永讓辯訴各狀。均未批示。又不添傳質問。僅據李田氏田生發等所具甘結。遽爾認定事實。若僅許訴訟上有攻擊權。而不許有防禦權。殊非情法之平。且判定侵占罪。并未將認定侵占事實一一指出。其將田玉林當約兩張。認爲無效。判詞中亦未聲明無效理由。尤屬疎忽。此其不合者一。

原判適用法律不合之點。事實爲法律基礎。認爲事實。既屬錯誤。適用法律。自勿庸論。但就此具體的判詞。論之。對於和姦罪。既引用新刑律第二百九十條處斷。則姦夫姦婦。均應處罰。原判對於田謝氏。僅判處離婚。并未宣告罪刑。此其不合者二。

檢察官之報告。據同級檢察廳移送調查書稱。查田生發之父。在生時將已有水地九畝五分。出典於田生德名下耕種。典價市錢九百七十串。於宣統年間兩次坐價二百三十串。前因田生發之母。手中拮据。擬將此地抽回另典。意圖多得錢文。詎料田玉泉田玉林互相爭典不遂。以致彼此起衅。兼有田生發之姐李田氏從中阻撓。并邀同伊舅孟某向田生德說項。覆給田生發大錢一百三十串。始行控告田玉林在案。至於姦情一層。據鄉人言。皆係田生發一面之詞。他人均不知其所以然。惟聞田玉林素日行爲。因富而驕。村衆陰恨。故挑唆者多而排解者少。復查田生發素不安分。任性浮浪。隨被田生德等乘隙挑唆。意圖漁利等情。據此亦可見贖地轆轤。實有其事。和姦一節。殊無確據。

判決之理由

據以上各論點之發見。關於侵占行爲。業經證明虛誣。關於和姦行爲。亦無確切證據。本應認爲原判不合法。應予撤銷。自爲判決。查田玉林犯罪行爲。既毫無充分證據。自應宣告無罪。關於私訴部分。田生發既與田玉

林蚌起猜嫌。自當斷絕關係。田玉林應無庸干預田田氏家務。田氏家產。應由田田氏母子主持。或由該氏另選適當管理人亦無不可。田玉林所持文約二張。證明非由侵占行爲成立。仍屬有效。現由田生發交廳。應發交田玉林收執。至田生發主張與謝氏離婚一節。既無法律上之原因。應認爲無理由。不准離異。田謝氏由田田氏母子領回安業。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懋林蒞庭。執行職務。

代理審判長推事張維

推事華進達

推事曹文煥

書記官張受書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金子文和誘罪一案

控訴人 金子文甘肅秦州人年二十八歲住陝西省城乾元店前湖北陸軍中學學生

被控訴婦人 劉少青湖北武昌人年二十六歲現住陝西省城係再醮子文之妻

右開控訴人對於民國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西安地方審判廳就被控訴人告訴該控訴人和誘一案。所爲第

一審判決聲明不服。控訴到廳。本廳依法受理。言詞辯論終結。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金子文無罪。

金子文與劉少青婚姻。着卽解除。

事實

緣金子文前肄業湖北陸軍中學堂。辛亥軍興。赴湖北軍政府襄辦軍務。賃定青龍巷房屋。與婦婦劉少青及其母同院居住。日久熟識。弗避嫌疑。該母女用度均由子文供給。子文並云伊家如何富厚。陝西且有伊當舖公司等情。該母女信以爲真。遂由少青表親蕭幼泉爲媒。其母主婚。再醮於子文爲妻。民國元年九月間。子文辭差旋里。攜少青同歸。均極情願。及至陝西省城。住居乾元店。日久探詢子文。前言盡屬子虛。川資用罄。並將伊衣物典當一空。因欲分離各度。子文執意不肯。少青始報告兩湖同鄉會館。經該同鄉覓房另住。子文仍不時索討。少青乃以甘言和誘等情。訴子文於長安初級廳。該廳違法受理。經西安地方審判廳撤銷原判。據湖北武昌地方檢察廳代詢蕭幼泉口供。謂子文與少青並無婚事。判子文以和誘罪。子文聲明不服。控訴到廳。本廳依法受理。審得前情。

理由

查此案該控訴人控訴意旨。大致謂控訴人與劉少青婚姻確已成立。並非和誘到陝。地方廳判以和誘罪。實難甘服等情。經本廳詳細審察。就左列辯論。認其主張理由。實爲充足。

(一) 關於婚姻之辯論 查金子文與劉少青關係。一面謂屬婚姻。一面謂係和誘。經本廳以左列諸點。認爲婚姻確已成立。

(甲) 劉少青供稱伊母往黃陂奔喪。子文哄稱將伊送去。及至火車。直抵河南旅館。稱伊爲妻。始悉奸謀。爾時伊迫無法。也就從了。到陝住乾元店數月。又迫伊至甘。伊不願。報告兩湖會館。公決離居。子文仍不時索討住址。始訴案的等情。查子文與少青既無夫婦關係。少青何竟允其送至黃陂。既不至黃陂。而至河南。已爲所誘矣。當時卽應呈訴官廳或停止不前。子文如果理曲。想亦無如伊何。乃竟順從至陝。住居數月。亦不呈訴。及至逼迫回甘。始報告兩湖同鄉會館。另覓住址。而止。繼因子文理直氣壯。索討住址不已。遂告訴官廳。於此可見其理曲誣訴。希圖離異也。以金子文供述少青與伊反目之原因。由於同學友人周姓。向少青說學生要將少青作妾的話。伊纔將心變了之語。證之更屬無疑。又據少青供稱當至河南時。子文給伊母寄一信去等情。尤足爲正式婚姻光明去鄂者之鐵證。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一。

(乙)查少青在第一審訴狀及口供均稱子文在湖北與伊同院居住。日久熟識。失慎於男女之嫌。子文言其家如何富厚。誘伊到陝。又言倘來陝後。不願作正式夫婦。伊決不侵犯該婦之自由權等情。是少青之來陝。不特非子文脅迫。且有永久爲婚姻之意思也。明甚。夫既有永遠爲婚之意思。成婚之實質要件已備。謂非在湖北成婚而後至陝者。其誰信之。又查詢該二人由鄂至陝。途間均各以夫婦自居。如未成婚。何竟稱爲夫婦。且果非夫婦。少青以青年少婦。因何事而至陝。與子文有何關係。而同行數千里。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二。

(丙)據劉少青供既係成婚。何無婚書。質之金子文。則云少青當十八歲時。先夫病故。卽往漢口住密子營生。反正後來省。伊母見學生待伊母子很好。並詢知學生家道殷實可靠。卽由蕭幼泉爲媒。着少青從良於學生。是以未寫婚書。只開一喜帖已失去了等情。查婚書係恐後日有爭執者而設。此案少青係中年之婦。僅有生母而無父兄。當流離之後。情願從良。直普通而易事耳。有何爭執之可言。卽無婚書之必要。子文謂爲未寫婚書。尙屬可信。何足爲未成婚之強證。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三。

(丁)查少青之母。由漢口寄子文一信。直以賢壻稱子文。以之質詢少青。則云係子文僞造的。查此案發生。在五月初間。而信來自四月三日前後。相距月餘。子文何能預知而作此。則此信係屬真實。殊無可疑。又據子文供伊母屢次要錢。來信很多。因未寄銀。盡被少青扯了。此是最後一信等情。證之信中云。前言朱太婆之賬。總

與設法還清。現在母家時常吵鬧。信到之日。卽望回音等語。尙屬可信。夫少青之母。旣以賢壻稱子文。則子文與少青係屬正式婚姻。更復何疑。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四。

(戊)子文與少青如非成婚。私誘逃走。少青之母。卽失去生女。何不請求官廳追究。蕭幼泉與少青係屬親戚。當武昌地方檢察廳傳詢時。旣知少青被子文誘走。又知少青前夫尙在上海。亦何不就便向該廳請求追人。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五。

(己)子文如實係將少青誘逃。密之將不暇。豈敢過豫至陝。屢向少青之母寄信。並書明在陝住址。自速敗漏。卽據少青主張。謂伊母來信。係子文僞造。然其來自漢口。毫無疑義。果係私逃。豈有不防洩漏。而公然來往信件之理。此可證明業已成婚者六。

(二)關於武昌地方檢察廳覆函代詢蕭幼泉口供之辯論。查西安地方廳審判此案。因口供各執。未便判斷。當敍明案情。移請該同級檢察廳。囑託武昌地方檢察廳傳詢蕭幼泉及少青之母。究竟有無成婚情事。旋據函覆蕭幼泉供稱社員劉少青本屬親戚。與金子文並不認識。後因子文與劉少青同居。社員在少青家內。見過子文數次。至少青與子文通情私逃。一概不知。卽少青之母。亦並不知情。且少青之本夫尙在上海經商各等情。經本廳審查。以左列諸點。認爲殊不足據。

(甲)查此案函囑詢問時。已將劉少青告訴金子文案情和盤托出。蕭幼泉與少青既屬同鄉。又屬親戚。斷無不爲少青辯論。而供述真實之理。此其不足據者一。

(乙)蕭幼泉供少青本夫尙在上海等情。如果屬實。則伊當時既爲子文作媒。此時亦必不敢承認。此其不足據者二。

(丙)蕭幼泉與少青係親。當少青與子文通情私逃時。伊固不知。及該檢察廳傳詢則已知矣。且並知少青本夫尙在。何不就便請求該廳。咨請追人。此其不足據者三。

(丁)函囑詢問蕭幼泉及少青之母二人。覆函僅詢幼泉一人。一面之詞。何足爲信。此其不足據者四。

(戊)據覆函尾黏幼泉口供單稱少青的生母。聽說住在漢口。但不知住在那一塊。而函內則改爲卽少青生母。亦並不知情。此其不足據者五。

據以上辯論。金子文主張婚姻確已成立。理由頗屬充足。應卽認爲正當。惟該婚姻之成立。由於子文極口稱富。不免稍涉瑕疵。然據民法婚姻成立之法理。財產之多寡。與婚姻之目的並無關係。不能以之爲撤銷婚姻之理由。可見金子文在陝西。無論有無商號當舖。而於已成之婚姻上。絕不生何等之影響。奚有和誘之可言。原判據武昌地方檢察廳函覆蕭幼泉一面之供詞。遽認金子文係和誘行爲。認定事實。未免錯誤。事實既屬

錯誤。則其依據事實而判定之罪刑。卽當然不能成立。合將原判撤銷。宣告金子文無罪。至金子文與劉少青婚姻關係應否離異。本不屬控訴審範圍之內。惟查劉少青原訴意旨。專在脫離婚姻關係。原判處金子文和誘罪。卽認定婚姻不成立。當然離異。仍不失原訴之意旨。本廳既認定婚姻原係成立。撤銷原判。則現時應否離異。卽不能不附帶判決。查裁判上之離婚。在法理上必須具備一定之要件。而於兩願離婚時則否。此案劉少青既絕對不願從金子文。而金子文當庭供述少青既不願從我。我又何面目要伊。但加我以和誘之罪。實不甘心。是其兩願離婚。已昭然若揭。應據附帶私訴之法理。迅予判結。以免拖累。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上文。

本案經同級檢察廳檢察官孟楸林蒞庭。

陝西高等審判廳刑庭

代理審判長推事張維

推事曹文煥

推事華進達

書記官張受書

●陝西高等審判廳判決周子科等殺斃周加兒一案

犯人 周子科綏德縣人年六十二歲替者無業

周長親兒綏德縣人年未滿十六歲係周子科之女未字

右開犯人因殺人案件。經綏德縣知事審結。呈請覆判。本廳用書面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周子科故意殺人之行爲。照原判處死刑。周長親兒實施幫助正犯之行爲。改處二等有期徒刑七年。

事實

查此案該犯周子科。於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將周喜祥周喜書之脚砍傷。周喜祥周喜書於光緒二十六年將周子科之目挖瞎。當被報官判結在案。由是周子科時謀報復。無間可乘。本年陰曆八月十五日周喜祥之子周加兒上墳燒紙回村。被周子科探知。遂起意謀殺。商同其女長親兒攜刀前往。即在李姓拐牆後藏避。適周加兒道經拐牆。長親兒乘其不防。卽行捉住。周子科趕到周加兒身前。用力壓倒。執刀冒戳。被周加兒奪刀投在坡下。長親兒將刀拾起。付於周子科手中。又冒砍幾下。周加兒登時斃命。當被報案。經綏德縣知事親詣檢驗。填格取結。卽將該犯等拿獲研訊。按律處斷。依法宣告。旋於上訴期限經過後。未據聲明不服。該縣遂備錄

全案供勘暨判詞。呈請覆判前來。本廳查核無異。因之認爲確定事實。

理由

據右事實。該犯周子科故意殺人之行爲。應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斷。查該犯與周喜祥等挾有夙仇。時謀報復。無間可乘。伺周加兒繞道不防。登時殺斃。核其情節。該犯因仇人父。謀殺人子。希圖滅祀以洩胸忿。情節兇惡。原判處死刑。尙得情法之平。應仍維持其效力。將該犯依新刑律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之規定。暫行分別監禁。俟報部覆准後執行。該犯周長親兒於實施犯罪之際。雖爲種種重大之助力。惟查該犯幫助犯罪之行爲。原非出於自己之意思。且該犯年未滿十六歲。係在宥減之例。原判依第五十條宥減一等。尙無不合。但新刑律減輕之例。係援用得減主義。故須於本罪應科主刑最輕限度以下。按等減之方足以貫徹立法之精神。原判對於該犯周長親兒。依第三百十一條處斷。援第五十條規定。宥減爲一等有期徒刑十年。仍在該條本刑範圍之內。名曰減輕。實與未減無異。茲由本廳依第三百十條及第五十條改處二等有期徒刑七年。以符法意而昭信讞。其他該犯與周喜祥互相傷害一節。爲本案發生之遠因。應免置議。據以上理由。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有上告權。酌定行程十日。

●山東高等審判廳判決張鳳占毆傷于培祥一案

控訴人 張鳳占山東岱北肥城縣人

上開控訴人對於肥城縣就該控訴人毆傷于培祥一案所爲判決。聲明不服上訴。本廳特爲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撤銷。判決張鳳占無罪。

事實

張鳳占充肥城縣教育會長。兼高等小學校教習。于培祥爲該縣單級學堂堂教習。彼此素識。上年辦理選舉。張鳳占希冀當選。于培祥以教習無被選權指摘之。張鳳占遂辭教習職。移住教育會公所。荐董曠孫允若自代。格於于培祥之阻撓。未成。維時高等小學正待考試畢業。張鳳占辭去無人考驗。學生請於校長。欲令張鳳占回堂帮忙。校長推之議事會。議事會又推之于培祥。於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前高等小學校學生尹序伍王國祥喬玉岱等找向于培祥質問。適值于培祥上堂授課。尹序伍等自行搖鈴。並同進講堂。詰問于培祥何故剝奪張鳳占被選舉權。又不准其回堂帮忙。互相口角。忽聞堂外大呼。將于培祥拉出理論。尹序伍等遂將于培祥拖拉出堂。于培祥以手持小木杆。搖擊自衛。觸傷尹序伍頭顱微青。尹序伍奪杆還毆。致傷于培祥目下。

皮破血出。當有張鳳占唐凱軒來。在講堂前月台上站立。迨于培祥被各學生揪扭上街。張鳳占唐凱軒亦自走散。尹序伍等既推于培祥走至大街。復從便所拉過。經呂登岳呂昌戊等到場勸散。于培祥報縣。遂將張鳳占等傳審定罪。張鳳占等不服。由檢察廳提起公訴到廳。

理由

按張鳳占上訴意旨書主要論點。係辯明並未率領學生毆辱于培祥。亦無知情同謀之事。縣判以騷擾首魁之罪。不能甘服等情。查張鳳占所供。并參以檢察廳調查報告書。與肥城縣所認定之事實。大相逕庭。當尹序伍等質問于培祥之時。聞堂外有人聲言。將于培祥拉出理論一語。據檢察廳報告。並未指明其爲何人。查張鳳占久爲該縣學堂教習。兼充教育會長。日往來於學堂。其聞見之地。其聲音笑貌。自必爲學生所熟悉。使其果發此言于講堂之外。見者固辯論不爽。聞者亦耳熟能詳。何以除孫業剛孫業厚兩人外。並無他人指定爲張鳳占。是其證言不足憑信。已可概見。卽謂張鳳占確係站立月台。然無何等行爲。不過立於旁觀之地位。自不能強加以率領之罪。據尹序伍等均稱張鳳占實不知情。檢察廳報告亦謂實無率衆行毆之事。則張鳳占之舉動。卽有獨立消極動作之性質。不能成立犯罪。自不待言。原判科以騷擾首魁之罪。事實法律。極端錯誤。惟張鳳占雖無率衆行毆之事。而尹序伍毆辱于培祥。是否出於張鳳占之教唆。卽張鳳占應否認爲本案

之造意犯。此須就左之各問題而觀察之。

(一) 學生毆辱于培祥。確爲報復張鳳占私忿而起。當學生爭鬧之際。張鳳占站立月台。不加解勸。親視其毆辱而後他走。按教唆犯者。對於無犯意之人。使生犯罪之意思也。尹序伍等爲張鳳占報復私憤。乃由於師生之感情關係而起。是張鳳占與于培祥之積怒。爲此案之原因。究不得認爲張鳳占所主使。如以張鳳占不行解勸。親視其毆辱而後走。情有可疑。然世亦有暗行教唆。而又故爲解勸。以掩其跡者。以常情而論。張鳳占之不解勸。或以得洩私憤爲快。然斷不能執此爲教唆之鐵證。

(二) 張鳳占居教育會公所與單級分所相離甚遠。張鳳占竟如時親至講堂外月台立觀。必係先與學生約定。臨時親至。以意指使。已可概見。單級分所與教育會公所。中僅隔一崇聖殿。距離本不甚遠。聞聲而至。亦在情理之中。如因其不先不後。適如其時而來。即可認爲教唆。查檢察廳報告書所稱。唐凱軒與張鳳占同時至單級分所月台。則唐凱軒亦應坐以教唆犯罪乎。至謂約定臨時親至。以意指使。是以學生實施犯罪行爲之際。當場指示。直爲共同正犯矣。更不得爲之教唆。且尹序伍等均在成年以上。以毆辱人之事。量無須他人時指揮。張鳳占既教唆於事前。又復指示於臨時。何事費此如許手續乎。此其不近情理。尤屬顯然。

(三) 學生多人拉于培祥至四牌樓下。有一學生疾呼張老師會囑我等切勿傷他等語。其爲事前教唆。已彰

明較著。按不可傷他一語。有禁止傷害之意思。并非助成犯罪之意思。是此言與學生所爲適成反對。如謂就此可證明爲事前主使。只可云張鳳占主使學生向于培祥辯論。向人辯論并無犯罪正條。該學生等所犯。重於張鳳占所知。張鳳占自不負責任。檢察廳報告書亦謂各學生之所爲。決非張鳳占所預料。是非其事前主使。尤可證明。況聲言切勿傷他之學生。究係何人。張鳳占何時向學生囑說。均未曾切實根究。則主使一節。安能懸斷。又詳查呂登岳孫業剛孫業厚等在縣供詞。亦前後多不相符。孫業剛孫業厚呂登岳初次問供。謂張鳳占在大街上。聲言切勿傷他。又閱孫業厚清供則稱出門後。張鳳占已自他走。孫業剛清供又稱張鳳占。在月台上。喝令勿傷于培祥頭顱。呂登岳清供內。則稱伊至瑞芳齋門首時。已經多人解散。又似於學生與于培祥衝突各情節。并未親見。亦未提及。此言是同此一事。人各一說。且一人前後亦各異其說。總之卽有此語。尙不得執此以推定張鳳占之唆使毆辱。況此語之有無。尙難徵信。安得定張鳳占以教唆之罪。

(四)于培祥案被辱後。曾有唐學會張永勝調停。張鳳占已允賠禮。如張鳳占確非本案之主動力。何以承認賠禮。是各學生確爲張鳳占教唆無疑。查張鳳占賠禮一節。只見之於呂登岳之證書。而張鳳占前後供詞。并未有自認見面賠禮等語。卽檢察廳之報告。亦只云當有唐學會等爲之調停。請其和平了結云云。及細詰張鳳占。則云已與唐學會等均立於仲裁人之地位。鄉間排難解紛。往往借杯酒以釋兩造之嫌。此等習慣。處處

有之。并無自認賠禮之事。且爲一邑教育會長。對於學堂之衝突。亦有責任出而維持。其間實爲應盡之義務。云云。此言亦屬近理。況此案遠因。由張鳳占而起。是伊立於嫌疑之地位。當是亟欲和平了結。亦爲人情之常。并不能據此。斷定爲此案之教唆。

據以上各論點。研究張鳳占之不能構成教唆犯罪。已屬顯然。要之教唆犯罪。必有確實證據。尹序五喬玉岱等始終稱張鳳占確不知情。而于培祥又不能指出教唆之確據。平心而論。謂張鳳占因學生毆辱于培祥。快其私忿則可。卽推定學生之毆辱。張鳳占知情亦無不可。然僅云快意。僅云知情。縱可謂之違反道德。而法律上則不成爲犯罪。因知情已屬推定。故不便再從知情。更推定其有事前幫助或事前教唆也。本廳認該縣原判引律錯誤。應予撤銷。并宣告張鳳占爲無罪。

●山東高等審判廳判決譚宗灝誣告市議會一案

控訴人 譚宗灝廣東人年五十二歲住東太平街前煙台商會總理

右控訴人譚宗灝。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煙台地方審判廳就該控訴人誣告市議會案件所爲第一審判決。聲明不服。呈經高等檢察廳提起控訴。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原判撤銷。譚宗灝對於市議會之所爲無罪。

事實

譚宗灝因商業學堂前起風潮。與市議會齟齬。嗣查市議會議決帖洋路貨一案。及抽收屠獸場豬捐。自以身充商會總理。遂未取決。各商董用商會名義。以市議會辦事。於地方商務前途諸多滯礙。請將市議會解散。以靖市面等情。電達大總統國務院都督等處。當經都督飭海關監督查覆。將市議會撤銷。該會議員劉曦等五十人。以譚宗灝電控各節。全屬子虛。卽以捏詞污蔑破壞公益等情。呈訴煙台地方審判廳。該廳以電文中。有煙台軍隊遣散延緩冬防可慮。及密秘集會結社等語。認譚宗灝爲誣告罪。依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第一百八十五條褫奪選舉權一年。並以市議會侵越權限。譚宗灝出於一時激憤。情尙可原。更適用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宣告緩刑三年。譚宗灝不服。控經高等檢察廳。起訴到廳。

理由

按上訴意旨。第一論點。據同級檢察廳檢察官曹宗翰謂本案。原判引用一百八十二條第一款犯意之要素欠缺。查譚宗灝電文。其目的在撤銷市議會。電稿又係劉子秀所作。該商人不通文理。致令意思與表示不一致。是犯罪之認識各條件及決意條件。均屬欠缺等語。該控訴人之第一論點及第二論點。甲項理由。亦頗與

此相同。本廳查法律上之犯罪。必有犯意。又有犯行。始克構成犯罪事實。刑律一百八十三條所規定之犯意。在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其理至明。譚宗瀨之電文。目的在撤銷市議會。電內已明言之。自非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可知。既無此意。是於本案所規定之犯意。已屬欠缺。即不能構成本條之罪。故本廳認上訴第一論點為有理由。

第二論點。據檢察官謂本案於犯罪客體之要素欠缺。查犯罪須有被害客體。刑律一百八十二條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語句中他人二字。於自然人外包含法人與否。尙屬問題。即依廣義解釋。為包含法人。煙台市議會非依據法律成立。不有法人資格。即無受懲戒處分客體之存在等語。按此論點。為控訴人所未及。本廳查一百八十二條中所謂他人。係專指自然人而言。法人當然不包含在內。蓋法律之文詞。必有一定範圍。絕無前後兩歧之理。試觀刑律第三十條一百五十九條三百二十二條等。其中所稱他人。當然以自然人為限。外此各條之他人。亦當以自然人為限。斷不能以同一文字。於此探特定主義。以自然人為解釋。於彼又採概括主義。以兼該法人為解釋。致使文例不能一致。是一百八十二條中之他人二字。係專指自然人。當可斷言。市議會乃一議事機關。非自然人可比。非自然人即無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客體之存在。既無本條所規定之被害客體。則不能成立本條之罪。故本廳認上訴第二論點亦有理由。

第三論點、據檢察官謂本條於犯罪行爲之要素欠缺。刑律一百八十二條虛僞二字。卽指特定事實。可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結果其事實全屬虛僞者。方可援用本條處罰。查譚宗灝電文軍隊遣散延緩冬防可慮數語。乃文字中一種不條理之烘襯。並未實指市議會有何不法事實。與軍隊有關。又電文稱前次大總統命令力禁祕密集會結社等語。亦文字中一種不適當之援引。並未實指市議會確係祕密集會結社。由此觀之。電文瑕疵。一係太息時勢。一係誤引法令。無特定事實之指陳。卽無虛僞告發之存在等語。控訴人之第一論點中。亦曾主張此說。本廳查一百八十二條所規定之犯行。係以憑空捏造事實之手段。而實施告訴告發報告之行爲。譚宗灝之電文。所謂軍隊遣散延緩等語。乃指當時情勢。所謂祕密集會結社。乃引公布之命令。究非憑空捏造可比。且並未指實市議會有何等關係軍隊之事。及有何等祕密之狀態。是其所言。非以憑空捏造事實之手段。告發市議會之罪狀。卽於本條所規定之犯行欠缺。何能成立本條之罪。故本廳認上訴第三論點。理由亦甚正當。

第四論點、據檢察官謂本案於犯罪結果之要素欠缺。查譚宗灝電文軍隊遣散延緩冬防可慮一語。無論對自然人法人均不備可生處分結果之要件。至祕密集會結社之處分。純對自然人發生以祕密社會。法律上絕未認之爲法人。卽無處分之可言。如譚宗灝指名市議會議員某某祕密結社集會。當然構成誣告罪。今其電

文既未實指市議會員某某秘密集會結社。且未實指市議會有秘密行爲。則刑律自不得類推解釋。要之煙台市議會性質。乃該市暫設機關。始依行政命令成立。繼依行政命令取消。譚宗灝文理不明。電文拉雜。固所不免。罪以誣告。終非適法等語。控訴人第二論點。乙項理由中。亦大致主張此說。本應查一百八十二條所規定。犯罪之結果。在他人受刑事或懲戒之處分。今譚宗灝之所爲。係對於行政官廳請求撤銷已經允許設立市議會之命令。無刑事或懲戒處分之可言。卽不能發生刑事或懲戒之結果。故本應認上訴第四論點。理由亦甚正當。據以上理由。認譚宗灝之所爲。無構成犯罪之要素。卽屬不爲罪之行爲。故將原判撤銷。宣告無罪。判決如右。

本案控訴。由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曹宗翰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王氏上訴伊子王玉堂與王康氏離婚一案

上訴人 王王氏年五十五歲北京順天府人

主文

王康氏傷已平復。王玉堂應免刑事處分。王玉堂與王康氏仍如原判離婚。王康氏交由其父康其成領回。另行擇配。王玉堂原出聘禮伍十八千。着康其成取保。限四十日全數交廳具領。

事實

緣王玉堂籍隸北京。隨伊父王永泰來晉。開設點心鋪營生。王王氏係王玉堂之母。前經邀同媒證劉狗小等說合。聘定康其成之次女康氏爲妻。言明財禮錢五十吊。盒子四付。本年陰曆三月十二日。王永泰遣人通知康其成。欲於十五日迎娶。康其成以時期過促。粧奩備辦不及。未經允許。嗣經張青甫處說合。加給財禮錢八千。方將康氏接至王王氏家先作養媳。康氏至王家未及旬日。屢因細故。被王王氏訓責。後因康氏購吸紙煙。被王玉堂查覺。告知其母。王王氏又將康氏鞭責致傷。康其成愛女情切。遂赴太原地方檢察廳呈訴。當經驗明。傷俱輕微。諭令王玉堂母子仍將康氏領回。以後不准任意虐待。并使其擇吉完娶。兩歸和好。各具結完案。乃王玉堂并不將康氏送歸母家。正式迎娶。卽於六月十五日草草成婚。尤復不改前非。時加凌虐。康氏不堪其苦。乘間踰牆。逃至鄰家暫避。意欲通知其父康其成來家調處。詎被王玉堂找回。竟用繩吊拷。且以鐵器傷其手指。康其成聞知前情。邀人至王家理論。王玉堂母子將康氏藏匿。不使晤面。康其成隨報知崗警。始將康氏搜出。交由警務公所票送太原地方檢察廳驗明傷痕起訴。該同級審判廳復驗無異。當傳人證公開審訊。據王玉堂供明。曾經細毆康氏屬實。并據王康氏堅供。實難忍王家凌虐。請求離婚。旋經該廳判決。准其離婚。王康氏交由其父康其成領回。另行擇配。并酌還財禮錢三十吊。限七日內繳出。王王氏與其子王玉堂以人

錢兩空。不服該廳判決。訴由同級檢察廳咨送前來。本廳片請檢察官蒞庭。訊悉供情不諱。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王康氏屢因細故被王王氏母子任意毆責。勢難忍受。業由其父康其成控經地方審判廳諭令彼此和好勿再虐待。乃爲日無多。復因細毆。致興訟端。察核兩造起衅情形。而王王氏等之屢次凌虐。皆由王康氏不守婦道所致。卽查核地方廳檢驗傷單。王玉堂細毆王康氏一節。亦僅止手指手腕等處。皮破血出。傷甚輕淺。且訊因王康氏踰牆避匿。始行細毆。似未便與普通傷害並論。第兩造因事致訟。已非一次。早結不解之嫌。兼據王康氏堅稱。屢遭凌虐。萬難同度。一再請求斷離。設或強之使合。令王康氏抱恨終身。亦非保障人權之道。原判令其離婚。甚合法理。惟念王玉堂係按本地習慣。曾用聘禮錢伍十八千。盒子四付。方克聘娶康氏過門。一日遵判分離。所稱入財兩空。心實不甘。尙在情理之中。而且家非素豐。重娶亦非易事。原判僅予斷還禮錢三十吊。似未平允。自應仍照原定禮錢五十八千文。斷令康其成如數繳還。至盒子四付。本屬分送親友所需。業已消耗。應毋庸議。康氏准由康其成領回。另爲擇配。此後與王玉堂家永斷葛藤。本廳據此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李丙章

推事邵箴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程新發等竊盜一案

推 事王泰輔

錄 事張延銘

書 記孫光晉

犯罪人 程新發年三十六歲屯留縣人

謝竹元年三十一歲長子縣人

呂鳳享年三十八歲直隸內邱縣人

主文

程新發謝竹元呂鳳亭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各處一等有期徒刑十
二年。從刑依三百八十條褫奪公權全部。

事實

緣程新發謝竹元呂鳳亭分隸山西屯留長子直隸內邱等縣。或吹手營生。或負苦販鞋。均先未為匪。前清宣
統元年八月二十日。程新發與素識已獲之呂鳳亭並在逃之王大董李姓會遇。各道貧難。程新發稔知高平

縣屬北趙莊村趙會元家道殷實。起意糾劫。得贓變錢分用。呂鳳亭合在逃之王大董李姓。均各允從。正欲起行。適已獲之謝竹元。卽解竹雲及在逃之陳雙仁侯老四先後趨至。程新發又向謝竹元等說明前情。邀同入夥。謝竹元等亦各允從。卽於是日程新發拿油捻。呂鳳亭拿扁担。王大董謝竹元李姓陳雙仁侯老四各拿木棒。共夥七人。由小河村會齊。一同起程。二更時分行抵事主門首。見門已關。程新發將油捻放下。順取地上石塊。撞開大門。首先進院。謝竹元與呂鳳亭等隨同進內。程新發又將堂房門撞開。與謝竹元等入室搜劫。留呂鳳亭在院接贓。當經事主驚覺。喊捕。侯老四用木棒將事主趙會元之母趙李氏左手背毆傷。事主等畏懼避匿。程新發打開箱櫃。劫去銀錢契據衣服。遞交呂鳳亭分拿。逃至僻處。查點贓物。程新發分給謝竹元各色女布衫襪共四件。白布一塊。又分給呂鳳亭藍布小襪一件。錢搭一條。銅爐一個。程新發先在長子縣民婦馬喜榮家寄宿。短欠房飯錢未付。卽遣呂鳳亭將紅布衣片一件皮套褲一對綠布褲一條。送與馬喜榮家抵作前欠。下餘贓物擬俟變錢再分。各散。經事主報明前署縣知事王勳會勘緝報。先獲呂鳳亭謝竹元。搜獲贓物并訊出當贓處所。傳主分別認明贖回給領。嗣准前潞城縣知事鄧車昂查獲程新發一名。解經該縣訊供。擬議通詳。經前署澤州府恩聯提犯訊供。與縣審無異。卽按前清現行刑律將該犯程新發謝竹元卽解竹雲均如該縣原擬。依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依律擬絞立決。呂鳳亭聽從行劫。臨時在院接遞贓物。並

未隨同入室。事後分得贓物。亦如該縣所擬。依尋常盜劫之案。其止聽囑在外接遞財物。并未入室搜贓。例免死減等。發遣新疆當差。此外訊無窩夥搶劫別案。逃後亦無另犯爲匪不法。及知情容留分贓人家。應毋庸議。受當贓衣之典當。與受低贓衣之馬喜榮。訊係均不知情。亦免置議。已獲各贓。給主認領。未獲各贓。照估追賠。逸賊獲日另給等情。解司勸轉。茲因大理院覆判之制廢止。奉司法司長咨交同級檢察廳。由檢察官細核情罪相符。咨送到廳復核無異。應卽判決。

理由

查暫行新刑律第二十九條內載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爲正犯。各科其刑。於實施犯罪行為之際。幫助正犯者。準正犯論各等語。此案程新發起意糾劫事主趙曾元家得贓。彼時謝竹元與呂鳳亭等均各聽糾同行。結夥至七人之多。并有拒傷事主情事。其手段之橫暴。純屬強盜行爲。已無疑義。呂鳳亭雖未入室搜劫。而在院接贓。究屬幫助正犯。防備外援行爲。亦甚重要。核與共同實施強盜之行爲者。並無區別。自應與正犯一體科罪。原判係按前清現行律問擬。以致首從有輕重之別。第該犯等雖事犯在赦令以前。核其所犯情節。係在不准免除條款之列。若依部頒新刑律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程新發謝竹元二人。均應擬處絞刑。但暫行新刑律內既有專條。似無含輕就重之理。自當適用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之

規定。比較新舊科以相當之刑。藉昭平允。本廳據此理由。覆判如主文。

刑庭 長李丙章

推 事邵 箴

推 事王泰輔

錄 事張延銘

書 記孫光晉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七號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賓光等妨害公務并誣告罪一案

上訴人 王賓光年六十二歲業商籍隸壽陽縣

賈秉琦年六十一歲業農籍隸壽陽縣

周元盛年三十九歲業商籍隸壽陽縣

王慶梅年六十三歲業農籍隸壽陽縣

王履中年六十一歲業商籍隸壽陽縣

趙邦翰年五十四歲業農籍隸壽陽縣

吳瑞岐年五十六歲業農籍隸壽陽縣

王清和年六十四歲業商籍隸壽陽縣

郭錦泰年六十歲業農籍隸壽陽縣

李佩白年七十六歲業商籍隸壽陽縣

正文

原判決變更。王賓光依暫行新刑律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處五等有期徒刑刑期六個月。并照第八十條之規定。其未決羈押一百二十五日。准抵徒刑兩個月零二日半。尙應執行徒刑三個月零二十七日半。從刑褫奪公權二年。褫奪其爲官員爲選舉人爲學堂監督職員教習爲律師之資格之四部。賈秉琦周元盛王慶梅王履中趙邦翰吳瑞岐均依同條之規定。各處罰金八十二元。除照第八十條之規定准抵外。尙應罰金二十元。限一個月內如數交納。王清和郭錦泰李佩白判決無罪。王承麻亦免緝究。

事實

緣王賓光等均籍隸壽陽縣。本年陰曆二月間未經正式集衆投票選舉。僅由十數人發起。推王賓光爲該縣

臨時縣議會副會長王承麻爲調查員。當時發起諸紳。本欲利用二人。自由剔除積弊。詎意該議會甫經成立。王賓光等卽行倡議。私免炭稅。裁去鄉巡。並擬撤自治各機關。意在包攬權勢。以致鄉巡聚衆進城。藉口滋事。而閩邑士紳。亦因王賓光等聲名平常。屢起反對。因此議定該議會暫不進行。俟照章組織正式成立後。再籌辦法。至壽邑錢糧向係民征民解。年清年款。每正銀一兩除耗羨外。加三分三厘。每季折給官封銀二百四十兩。共分四季征收。由二十四都里催經理。里催係各村殷實之戶輪流充膺。其領銷火工。係於開征之先臨時公議。並無定數。歷久相循。不知始於何時。並查該縣城太兩驛需用草豆。向歸各鄉攤支。由各村鄉約按上下兩忙經收。月交縣署銀六十兩。爲捕廳驛丞津貼。採買草豆。並酌給兵房辦公之用。亦係昔年舊章。該縣征收營米。原供孟壽營兵丁支領。嗣因裁兵節省。按年由縣糶售報解外。如有盈餘。作爲辦公經費。該縣煤窰林立。前次抽收煤捐。由平定委員查收。詎意上年冬間。鄉民乘機將稅局打毀。因而停止。迄未繼續辦理。該縣差徭餘款。發商生息。月得息銀一百五十兩。並交縣署津貼差費。雖係新章。歷年已久。並非由陳知事丹墀發起。該縣四鄉舊有鄉巡。每村一二名不等。口食向由村民攤給。自招募以來。徒糜經費。有損無益。該縣鹽灘於地。悉聽民便。上年由省委員在於該縣設局售鹽。由餘利項下津貼代賦銀二百數十兩。本年春間王賓光等因議會停止進行。事未遂心。議員等又復星散。王賓光卽行來省上稟辭職。前任

民政長周不知其中曲折。當經批示挽留。王賓光回縣。又因縣議會解散。所議裁減草豆等事。一時未克實行。隨以收管錢糧爲名。擬舉總都頭。以便經理提議各事。彼時祇有賈秉琦卽賈汝梅等隨聲附和。並議設立民國社會少數之團體。適公議春季錢糧火工。王賓光查詢上年津貼代賦之款。尙無着落。屢梗衆議。直至三月二十九日將前項津貼代賦。查明此款係存於聚太成鋪內。並非被劉百川挪用。始將火工議定。每兩收錢二十文。所有前項津貼代賦。歸於火工項下動用。是以較前大加核減。火工議定。甫於陰曆四月二十六日開征。較前延遲。幾及一月。舊章縣署於開征後。備席邀二十四都里催酌勞。始收拆封銀兩。里催王履中卽王正清。王慶梅卽王慶美等。以值共和時代。拆封可以裁免。未允赴席。向章錢糧報解時。花戶蒂欠。由里催墊納。加息二分收討。本年市面周轉不開。里催無力代墊。郎崇岱等請陳知事諭令各村鄉約。傳諭花戶。趕緊完納。四月十七日賈秉琦等隨用縣議會戳記。遍發傳單。邀各村鄉約齊集城隍廟議裁草豆等事。首列王賓光名。其實王賓光未在廟內。僅止賈秉琦等少數人主持。是日傳汝鴻魏子政二人。先後至廟。據稱賈秉琦王慶梅二人。告以西省變亂。錢糧緩納。免受重征之累。迨後傳汝鴻與魏子政途遇道及。因陳知事諭令早完錢糧。卽向郎崇岱等告述前情。郎崇岱等據情稟縣。陳知事遂疑王賓光等遍發傳單。有意抗糧。卽於五月初五日將王慶梅李佩白周元盛賈秉琦趙邦翰拘案訊究。各予責懲看管。並以王賓光等造謠生事。違抗錢糧。跡近騷擾等

情。分別擬罪。呈請懲辦。旋奉

大都督閱以王賓光等無強暴脅迫情事。批飭另議去後。而賈秉琦等復以二十四都代表名義。遣吳瑞岐即吳鳳鳴等繕就稟詞。控經

大部督閱
前任民政長周批交

司法司長移會

巡警道。將王賓光王履中王清和郭錦泰吳瑞岐五名。先行看管。並飭縣將人證賈秉琦等傳齊解省。一併發交地方檢察廳起訴。經地方審判廳委員調查集證訊明。將王賓光等科以妨害公務並誣告罪。王賓光處四等有期徒刑監禁三年。賈秉琦周元盛王履中吳瑞岐各監禁二年半。趙邦翰監禁二年。郭錦泰王清和各監禁一年一個月。李佩白監禁三個月。王承庥獲日另結等情判決在案。王賓光等未肯輸服上訴。同級檢察廳委員調查起訴到廳。照章片請檢察官蒞庭。公開庭訊。反復辯論。始各供悉前情不諱。調查當時所發傳單內。僅止敘明銷除草豆等字樣。並未涉及錢糧之事。即該縣所收各項陋規。亦經作正開報。化私爲公。核與供情相符。案無遁飾。應即判決。

理由

此全案關係之點。在王賓光等因結社行爲。阻撓錢糧。適用刑法上妨害公務罪之條文與否。查王賓光於臨時縣議會停止進行之後。糾合賈秉琦趙邦翰周元盛王慶梅等設立民國社會。其名義不通姑且無論。惟社旨並未宣明。舉動實堪詫異。觀所徧發傳單。擅蓋縣議會戳記。提議裁免鄉巡草豆營米並煤稅各事。其迹近要挾。行爲謬妄。有意妨害公務。把持縣事。不辯自明。卽云鄉巡草豆各節。爲縣中歷來積弊。而王賓光等果爲剔除改良起見。集合賈趙周王等數人。設法上稟。懇求除免。亦是正當辦法。民國社會之設。從何說起。況擬設公局。舉四總都頭經營錢糧之事。尤屬越分。當社會秩序未全恢復。人心荒恐之時。捏造西省變亂。錢糧緩納等謠言。以蠱惑愚民。其影響所及。不僅公務已也。然此案就形式上觀察。似此脅迫詐術之種種行爲。於刑律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適相符合。若就事實論。此案所可原者。王賓光等結社後一切行爲。尙無充分證據。並發生之危險。且居心似爲謀地方公益。非專爲個人私利起見。故於所犯刑事上之責任。不得不酌量減輕。以求適合立法者之本意。茲將本應研訊此案。可減輕之原因列舉如下。(一)該縣鄉巡。自陳知事到任後。卽實行裁撤。足徵有損無益。所議尙無不合。(二)草豆照舊交納。營米尙未報糶。循例亦非此時開征。(三)該縣煤稅。自上年冬間因鄉民滋事。業經停止抽收。事關國稅。應如何設法整頓。以期涓滴歸公。儘可俟正式縣議會成立。再行商辦。王賓光等驟議裁免。殊屬謬妄。然並未因議有所妨礙。尙有可原。(四)擬設公局。舉四總都頭

經管錢糧之事。因反對者多。當時亦未實行。(五)四月十七日賈秉琦所發傳單。邀各村鄉約齊集城隍廟提議草豆等事。單內有王賓光之名。其實王賓光未在廟內。僅止賈秉琦等少數人而已。傳汝鴻魏子政二人。雖先後到廟。聞賈秉琦王慶梅二人告以西省變亂。錢糧緩納之言。現供未將此言徧告里催。而王瑞麟郎崇岱等雖有所聞。亦未嘗傳知各花戶。不過因陳知事諭令早納錢糧。始行提及此語。其實各花戶應納照納糧者依然。茲查春間應完之糧。尙未十分遲誤。卽三月初間開議火工之際。其間尙有各都里催。斷無因王賓光主令王履中等出頭反對。不吃官席。卽可阻撓開征之理。所有不送平餘一節。訊爲公益起見。已經大會公議照舊。則各里催自供。亦未因此而聽其阻撓。惟查火工議遲。實由王賓光等屢梗衆議所致。當時縱非善意。而鹽稅津貼代賦存款。一經查有着落。王賓光等卽無異詞。足徵此係實情。尙無他故。綜核以上諸事。研訊前後情形。王賓光所受刑法上妨害公務之處分。由種種方面考察。均可援以爲減輕之理由。自應適用新刑律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處以五等有期徒刑役六個月。從刑褫奪公權二年。再原判所敘王賓光自己出名兩次。在

都督府稟控縣知事月吞清衛局利銀一百八十兩。草豆銀六十兩等情。乃細閱原呈。係稱近年以來。此項陋規。皆入官之私囊。並非專指陳知事而言。卽在地方審判廳原供。雖有確信前二項銀兩。俱被知事借支差爲

名侵吞。現據檢察廳調查員黃君寶鼎所報告。此項收支。實有入不敷出之勢。兵房清單。知事開支清摺。以及縣議會各信。亦無非以此項陋規。化私爲公。作正開銷。歷任知事。均未經公布。無怪民間不知底蘊。王賓光等未經詳查。控稱知事私吞。固屬非是。然案經再三辯論。王賓光等已一一自白前情。事出有因。並非憑空誣指。亦非有意。欲使陳知事得懲戒處分。自應適用新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免除其刑。又查王賓光主稿寫稟。以陷人抗糧等情。令王清和等在

都督府控稱。傅增祥等賄買里催范金郎崇岱鄉約傅汝鴻等各節。供係得自傳聞。並非有意捏造。亦應適用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藉照平允。且細核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此條律意。非對於相當官署爲虛僞之告訴者。卽非誣告罪成立之要件。惟有賈秉琦周元盛王慶梅趙邦翰王履中吳瑞岐六人。始則與王賓光商擬設立民國社會。擅蓋縣議會戳記。徧發傳單。繼又到城隍廟集議辦事。隨聲附和。甘爲王賓光所指使。亦應依所科王賓光之同條中再予減輕。以示區別。王清和郭錦泰僅止來省。爲王賓光等辯訴。訊無另犯不法情事。應與年老昏憤不解民國社會內容情節之李佩白。一併免議。王承床查無實在劣跡。兼經各里催等證明亦無造謠生事重情。並免緝究。該縣陳知事將王慶梅等任意刑責。是否在未奉停止刑訊之前。應由同級檢察廳。咨呈

司法司長查明另案核辦。本廳據以上理由。變更原判決。更爲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李丙章

推事徐慶豐

推事邵箴

蒞庭檢察官曾紀春

錄事高永齡

書記徐蔭棠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號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賈勤孩因救母情急毆傷伊嬸母賈趙氏身死一案

犯罪人 賈勤孩年二十九歲臨晉縣人務農

主文

賈勤孩主刑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之規定。處二等有期徒刑刑期八年。從刑依第三百三十一條及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褫奪公權全部十年。

事實

綠賈勤孩籍隸臨晉縣。務農度日。已死賈趙氏。係賈勤孩之堂嬸母。平日同居分爨。和睦無嫌。民國元年六月十九日。卽陰曆五月初五日。賈勤孩之母賈李氏。欲搗指甲草使用蒜甌。令賈趙氏之子賈憨頭急往尋取。賈趙氏反目相視。禁勿往尋。被賈李氏瞥見。彼此口角相爭。而賈趙氏竟手持木楸柄向賈李氏撲毆。賈李氏亦卽以蒜杵回抵。正在爭鬪之際。適值賈勤孩耕畢由地回家。進門撞見。上前拉勸。無奈賈趙氏不服禮勸。撲毆更急。賈勤孩一時情極救母。遂順手將賈趙氏手中木楸柄奪獲。卽時返撲一下。不意將賈趙氏頂心毆傷。賈勤孩心生畏懼。隨攜木楸柄逃跑。當經隣佑賢翟氏聞鬧趨至。偕同賈李氏將賈趙氏扶至臥房醫治務痊。詎意賈趙氏傷重。療救無效。延至初六日晚因傷殞命。經賈趙氏之父趙月盛投約報縣。經該縣知事尋汝德驗明緝究。旋於陽歷七月十三日。賈勤孩因聞其父被拘。自行投案。該知事卽提集人證。預審得實。遂由河東地方檢察廳起訴到河東地方審判廳。迭經該廳公開審訊。據供前情不諱。案無遁飾。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二十四條傷害致死尊親屬之規定。及第五十四條酌減律減本刑一等。判決處該犯賈勤孩以無期徒刑。呈司勸轉茲奉司法司咨交同級檢察廳由檢察官檢核情罪不甚相符。移送來廳。本廳覆核原判。所引條文錯誤。應卽更正判決。

理由

查暫行新刑律第八十二條。載明稱尊親屬者。謂左列各人。一祖父母。高曾同。二父母。妻於夫之尊親屬。與夫同等語。是刑律上所稱尊親屬。祇此數項。而本宗服圖期服以下。則概歸諸親屬之列。條文中既名稱各別。援引自不容牽混。細釋尊親屬三字。係犯罪上特別要件。故分則中特別規定。有殺傷尊親屬之條。必對於八十二條所指定數項。有犯殺傷。始可按照殺傷尊親屬處斷。此外有犯殺傷等罪。皆當按第三百十一條及三百十三條之規定辦理。卽有親屬關係。亦應不出法定條文範圍內。按照情節輕重。酌量判斷。此案賈勤孩由地回家。因見其堂嬸母賈趙氏手持木楸柄。向其母賈李氏撲毆。當卽從旁攔勸。固克盡卑幼之道。詳核賈趙氏與賈李氏起衅之由。不過因尋使蒜甌。事甚細微。而賈趙氏竟敢以木楸柄先加毆辱。實屬不正之侵害。迨經賈勤孩攔勸不服。仍行毆打。斯時賈勤孩恐伊母被毆受傷。一時情急。自不得向前救護。因直向賈趙氏手中奪取木楸柄。免致以此傷母。亦屬正當之防衛。第既經奪獲木楸柄。已足制賈趙氏之兇橫。乃不思歇手婉勸。輒行回毆。致傷賈趙氏頂心。越日身死。準情酌理。不無防衛過當之處。但與賈勤孩自己與堂嬸母口角相爭。以致傷害致死者又不同。自應按照第一百十三條傷害致死律。於法定無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範圍內。酌量定罪。原判因未思及賈趙氏賈勤孩之堂嬸母。本不在刑律尊親屬之列。以致擬引錯誤。本廳

據以上理由爲之更正。覆判如主文。

刑庭 長李丙章

推事 邵箴

推事 張鳳鳴

書記 官張延銘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趙狗孩因奪獲鎌刀砍傷伊父趙潤生身死一案

犯罪人 趙狗孩年二十二歲襄垣縣人業農

主刑

趙狗孩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二條之規定處死刑。

事實

緣趙狗孩籍隸襄垣縣。務農度日。已死趙潤生。係趙狗孩之父。先娶妻李氏。生一子。因夫妻不睦。分居另度。又納妾趙韓氏。生趙狗孩等三子。趙狗孩居長。餘二子尚幼。均與趙潤生同居。前清宣統三年二月初八日。趙潤生爲趙狗孩娶妻王氏。嗣見其媳王氏貌美。頓起淫心。至三月間接連兩次。趨至伊媳房內鬪姦。王氏不從。喊

嘆俱被趙狗孩及趙韓氏聞鬧往看冲散。趙潤生自此嫌趙狗孩礙眼。遂出園地住宿。不准回家。趙韓氏恐趙潤生姦污王氏。欲令其回娘家躲避。趙潤生終想姦成。不許王氏回去。趙韓氏與王氏格外防備。因此趙潤生愈加懷恨。時將趙狗孩及趙韓氏尋事毆罵。六月十二日午前趙潤生同趙狗孩赴地割麥。並令趙韓氏陪往幫割。趙韓氏同媳王氏並其三子四子行至地上。正割麥間。趙潤生無故尋事斥趙韓氏不安心割麥。欲要毆打。經趙狗孩勸歇。趙韓氏卽領媳王氏與三子四子回家做飯。趙韓氏等去後。趙潤生恨趙狗孩拉勸。罵趙狗孩忤逆。趙狗孩分辯。趙潤生卽脫鞋向趙狗孩頭上亂毆。毆傷趙狗孩頂心相連偏左。毆傷後。並聲稱非呈送忤逆。將趙狗孩處死不可。趙狗孩畏懼。卽向前央求。趙潤生不允。並拔身帶鐮刀向趙狗孩砍去。趙狗孩奪獲鐮刀。想起趙潤生稟性兇暴。現欲因姦共妻。必欲將伊置死。斷難久活。一時情急。起意殺害。卽用奪獲鐮刀。將趙潤生咽喉近左砍傷。趙潤生喊跌倒地。趙狗孩復用鐮刀向趙潤生面上頂上連砍致傷。並砍傷左腮。頰左血盆骨近上。趙潤生卽時氣絕殞命。維時總約李如塘並趙潤生之妻趙李氏及妾趙韓氏。聞知先後趨至。詢明情由。將趙狗孩細縛送案。經該縣知事劉煥衢驗訊。通詳奉批審解。旋因劉知事卸任。現署知事李兆麟到任。接准移交。遵提犯覆鞫。據供前情不諱。詰非預謀致死。並無起衅別故。亦無另有幫砍之人。案無遁飾。將趙狗孩按照前清現行律子毆殺父者斬擬斬立決。趙潤生圖姦其媳未成。本干律議。業已被砍身死。應毋庸議。

趙王氏趙潤生圖姦不從。未被姦污。應與訊無在幫場毆之趙韓氏。均毋庸議。無干省釋。屍棺飭屬領埋等情。呈司奉批。按照山西變通訴訟暫行覆審章程。解交長治縣知事張維藩會同委員陳寅提集犯證卷宗。公開審理。逐一研鞫。復質之鄉約鄰佑屍親人等。供無異辭。因得認定事實無誤。並核明原擬情罪相符。遵照部頒暫行新刑律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比較新舊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二條。易以相當之刑處斷等情。呈司勘轉。茲奉司法司咨交同級檢察廳移送到廳。本廳復核無異。應即判決。

理由

查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二條。載殺尊親屬者處死刑等語。此案已死趙潤生。與該犯趙狗孩。係屬父子之親。雖其犯罪原因為嫌疑所致。然非可以尋常關係論之。該死者始則圖姦兒媳未成。繼復逐子在園住宿。終則無故毆責妻子。兼欲呈送忤逆。希圖置之死地而後快。因此背理之行爲。致釀成骨肉之變象。爲之子者。遭此倫常破壞之際。殊屬無法善處。但準情而論。當趙潤生拔刀向砍之時。趙狗孩宜如何本大杖則走之義。避其父之兇鋒。以全子道。否則奪獲鑲刀。即行趨避亦可。阻遏禍機。乃計不出此。竟挾其父圖姦其妻。暨欲送忤逆之嫌。輒用奪獲鑲刀。起意將伊父趙潤生咽喉近左等處迭砍致傷殞命。是其有心致死。顯然易見。未便以防衛過當論罪。殺親之咎。在所難追。查該犯趙狗孩事犯在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初十日。赦令以前。係在不准除

免條款之列。自應仍如原擬第三百十二條處斷。均如擬結案。本廳據此。覆判如主文。

刑庭 長李丙章

推 事邵 箴

推 事張鳳鳴

書記 官張延銘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郝壽年上訴張廣茂等挾嫌謀扎郝邦慶身死一案

上訴人 郝壽年現年二十五歲汾陽縣人法政學生

被上訴人 張廣茂年二十七歲汾陽縣人業農

張正林年四十三歲汾陽縣人業農

王正喜年三十三歲汾陽縣人業農

張連芳年五十歲汾陽縣人業農

主文

原判關於張廣茂自首減等之一部撤銷。張廣茂依新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執行死刑。張正林王正喜

張連芳仍照第一審判決。

事實

緣張廣茂張正林王正喜張連芳與已死糾首郝邦慶同村居住。前清宣統二年九月間。汾陽縣師家庄梁希遠家有馬一匹。不知何時跑失。被張廣茂瞥見。偷牽回家。嗣經失主查知。將馬追回。張廣茂本擬邀人調處了事。詎料郝邦慶從中挑唆。梁希遠控縣。按照盜馬律將其拘役。張廣茂心已懷恨。及至限滿省釋。郝邦慶又將張廣茂家族中公樹剝倒一株。張廣茂往向理論。反被痛罵。更覺氣忿莫釋。適張正林因張盤榮短欠工錢未償。隨向張盤榮借當衣服。希圖抵欠。盤榮不依。將其大車連套繩等拉去。均各進廟理論。亦被郝邦慶偏袒。一味堅抗。迨後到縣控追。又被郝邦慶向官說其不是好人。以致敗訴傾家。從此挾嫌。張廣茂先有置死郝邦慶之心。曾向張正林密議。並說以張連芳與郝邦慶亦有宿怨。現在張連芳家頗殷實。我們如能將郝邦慶殺死。囑其供給盤費。必能有濟。商定後。即行走散。宣統三年六月六日。張廣茂探知郝邦慶赴東門外收麥。起意趁此報復洩忿。恐一人不能抵當。即知會張正林同往下手。並約定在王正喜家會齊。張廣茂先至王正喜家買吃燒餅燒酒。張正林亦即踵至。同食煙餅。彼時身上均各暗藏宰刀一把。王正喜並未知曉。張廣茂等亦未經向告前情。上午時分。張廣茂等由王正喜家趨出。行至東門外。適遇郝邦慶在前行走。張廣茂自後聲喊。郝邦

慶站住回顧。張廣茂卽上揪住郝邦慶髮辮。張正林用刀向砍。郝邦慶用手攜煙袋桿抵格。致被砍落右手食指半截。張正林又乘勢用刀扎傷其右脅。張廣茂復將郝邦慶揪按倒地。致擦傷其左後肋左後脅。張廣茂先用刀扎傷郝邦慶右頰頰相連右腮頰。並連扎傷其胸堂。致令登時氣絕殞命。張廣茂令張正林回家。爲其供給盤費。自行赴縣投首。經前汾陽縣郭知事親詣驗明已死。郝邦慶委係因傷身死。當場填格取結。屍令殮埋。嗣因張正林許久未送盤費。張廣茂始供出張正林有共同殺死郝邦慶之事。該縣審訊得實。並訊明王正喜張連芳並無知情同謀情弊。錄供呈報。嗣郝邦慶之子郝壽年。以罪未確定等情。訴經司法司提集案卷證人。解送太原地方檢察廳起訴。經太原地方審判廳訊悉前情。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三十一號判決。按新刑律三百十一條將張廣茂處死刑。因自首減一等。處以無期徒刑。張正林亦依三百十一條處無期徒刑。王正喜張連芳訊係無干。照章免訴。嗣因已死郝邦慶之子郝壽年。以罪刑未洽。不服該廳判決。於上訴法定期間內提起控告。由同級檢察廳起訴前來。本廳照章片請檢察官到庭。公開研訊。認定以上事實。應卽判決。

理由

本案上訴意旨。約分三論點。一張廣茂自首減等。一張正林擬刑偏殊。一對於王正喜等免訴。茲以此三項。就本廳所審真相。並查核前後訴訟記錄。判斷如左。刑法自首減輕。原屬刑事司法警察上一種之政略。亦無所

謂獎勵犯罪者之真正悔悟。此爲多數學說所公認。新刑律第五十一條得減云者。雖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然亦當按犯罪場合及其遠因近果。爲得減與否之根據。固不能以條文中得有得減兩字。無論案情輕重。概予減等。置犯罪情節於不究。致啟兇徒倖免之門。以失立法之本旨。此案已死郝邦慶。爲一村糾首。不論其爲人如何。該村遇有事故。本有查報之責。其對於張廣茂。不外盜馬刨樹兩事。初不料張廣茂。竟以此小忿而肆謀殘殺。現在供證確鑿。實爲法所不容。原判於死刑上減一等。並未說明自首得減之理由。殊不足以資折服。況預謀殺害強盜殺人等事。本不在自首減輕之列。現在多數立法例及我國新刑律。雖無明文規定。然以法理論之。此等心狠手毒之人。雖經自首。亦無減等之必要。此本廳所以對於第一審判決張廣茂之一部。准予撤銷而爲之改判者也。張正林與張廣茂。雖係共同殺死郝邦慶之正犯。第其首先造意者。由於張廣茂。後下手致死者。亦屬張廣茂。所訴張正林刀扎郝邦慶右脅一傷。深雖透內。究未氣絕。直至張廣茂扎傷胸膛骨損。始行殞命。其爲死於最後之傷無疑。事實昭然。案卷具在。卽云殺害致死爲二犯。先後同一下手之原因。而預謀斃命。不能無造意聽從之輕重。二人同犯一罪。擬刑自宜區別。原判罪刑尙屬相當。兼在法定主刑條文範圍以內。審判者自有權衡。此本廳對於該上訴不認爲正當理由者也。王正喜張連芳二人。據郝壽年之上訴狀。則云與本案實有關係。然庭訊時並不能指出實在證據。卽所訴張廣茂與張正林在王正喜家同謀一節。據

張廣茂所供並未向王正喜告知。質訊王正喜亦堅供並不知情。似非虛捏。至於張連芳供給盤費之言。係張廣茂等與張連芳同宗之關係。兼屬事後傳聞之嫌疑。不足爲同謀殺人之據。刑事訴訟本採證據主義。案關共同謀殺。情罪重大。未便以捕風捉影之詞。故入人罪。此本廳對於第一審判決王正喜張連芳二人宣告無罪。認爲正當辦法並無錯誤者也。該犯張廣茂張正林犯事雖在民國元年三月初十日以前。案係真正人命。在部議赦令條款不准除免之列。應不准其除免。本廳據以上理由。撤銷原判張廣茂減等之一部。更下判決如主文。

推事 長李丙章

推事 邵 箴

推事 張鳳鳴

蒞庭檢察官曾紀春

書記 官張延銘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四號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王清雲毆傷孔憲湯身死一案

上訴人 王清雲年五十四歲平遙縣人務農

右列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太原地方審判廳就該上訴人毆傷孔憲湯身死案件。所爲第一審之判決。聲明上訴。經本廳審理。特爲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王清雲依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之規定。按照第十五條減一等。爲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於此範圍內酌處二等有期徒刑刑期六年。其未決期內羈押之日數。准照第八十條之規定扣算。從刑褫奪其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爲選舉人之資格十年。孔憲融所受埋葬銀一百五十兩。着限十日內如數退還原主收領。違則准由王清雲提起私訴。以便拘追。

事實

查王清雲係平遙張趙村人。已死孔憲湯係平遙木瓜村人。兩村相距七十餘里。兩家素不相識。孔憲湯夙有瘋疾。並未滋事。故其兄孔憲融等聽其出入自由。未加禁止。孔憲湯每逢外出。待至用飯時候。卽行回歸。去年陰曆二月二十日。孔憲湯忽於是日午後乘間出門。至晚未回。孔憲融等曾於二十一日遣人分路尋找無着。詎孔憲湯瘋發無知。任意遊蕩。並無定趾。是月二十二日行至張趙村。時已昏黑。適王清雲與其子王牛兒由

會場折回。大門虛掩。孔憲湯即乘間闖進王清雲家廚房。尋取食物。被僱工李全喜則由廁轉回撞見。疑是賊人入室行竊。上前捕拿。並喊同王清雲等。用腰帶將孔憲湯細縛毆打。時值王清雲家曾被賊將院內車上三套繩索偷去。亦疑爲孔憲湯竊取。隨用香火將孔憲湯燒烙。追問從前失物。加以孔憲湯瘋迷情形。愈生疑忌。愈加逼問。嗣見孔憲湯身受重傷。堅執不認。王清雲即着李全喜則將其解放。扶出大門。致使孔憲湯因傷身死於村外里許糞堆旁。次日午晌。經鄉約呂鳳舞及糾首人等查見屍身。並不認識。當因李全喜則早晨擔水時。曾提及晚間拷賊之事。即找向王清雲公同商定。將屍身暫行棺殮浮埋標記招屬認領。故未即報案。二十五日孔憲湯胞兄孔憲融聞聲訪至該村。眼同村衆認明屍身。實係伊弟孔憲湯。偕同鄉保報驗。並指控伊弟被王清雲等毆斃到縣。當由該前縣會令驗明各傷。填格呈報。並追獲王清雲等到案審訊。以案情甚輕。斷令糾首等給埋葬銀一百五十兩。領屍歸葬。孔憲融因經人和解。不得已暫將銀兩收存。來省起訴。至太原地方審判廳時。兇犯李全喜則業在該縣看守所病故。該廳提集犯證卷宗。公開審理。訊悉各供。認定孔憲湯實係王清雲等毆殺。於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依暫行新刑律三百十一條判決。該犯王清雲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褫奪其選舉人之資格一部終身。該犯不服。於法定期間內呈由同級檢察廳。聲明上訴前來。本廳刑庭詳核全卷。遂加研訊。據王清雲到廳初供。堅稱孔憲湯係侵入伊家。欲強姦其女兒。故伊與李全喜

則將其捆打。並未登時打死。及至最終辯論。始行供吐前情。而孔憲融則供稱伊弟孔憲湯。係被害數日前娶親。鄉俗完婚時。男女須帶銀錫等物。當時被李全喜則等將伊弟銀錫等物藏匿。要求賠償。並聲明前次領銀一百五十兩情願退還。懇求辦案。且以鄉保等延不報案。請求按照湮滅證據律辦罪等語。本廳復函致同級檢察廳。由檢察官徐掄元詳細調查。認定以上事實無誤。惟原判所引暫行新律第三百十一條將王清雲處一等有期徒刑。並未援防衛過當律減等。均屬錯誤。應即撤銷原判。另為更正判決。

理由

按右事實。王清雲等係因孔憲湯夤夜闖進廚房。疑為行竊毆打致斃。徵諸法律。實係犯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之罪。至其犯罪行為。又與第十五條之規定相符。自應照律科斷。查核該犯王清雲上訴狀。經本廳認定為有理由之處。一一斷定如下。

(一)王清雲將孔憲湯毆打致死。不當照第三百十一條科罪。

(二)孔憲湯雖係瘋疾。在刑法上犯罪。無責任能力。但王清雲與伊素不相識。未能預知其為瘋漢。毫無疑義。加以從前被竊一節。自不能不對於夜無故入家之人。頓生猜疑。因疑竊而細縛毆打。按諸法理。應以正當

防衛論。

(三) 孔憲湯已被綑縛。則自力防衛爲已足。理應送官審究。乃王清雲等計不出此。竟用香火燒烙致死。酌情定法。實犯防衛過當之條。

(四) 刑法上無斷給埋葬銀之規定。該原告孔憲融自不應收受銀一百五十兩。

以上四種。均係狀內所要求之爭點。本廳應認定爲上訴之正常理由成立。至屍親孔憲融所爭各節。並無確據。經本廳再三裁決。仍欲嘵嘵置辯。並爲之一一剖晰如下。

(一) 王清雲毆死孔憲湯。係刑事事犯。按法不應和解。惟孔憲融所收銀一百五十兩。雖經官斷有案。究屬有干律議。自應斷令依限退還原主。

(二) 鄉保人等將屍殮埋。未卽報案。孔憲融據此以爲湮滅證據。不知湮滅證據罪。必係將犯罪證據藏匿。不使人見。或消滅其實跡。不能發見。致令犯罪事實。無可證明。始能成立。查閱原卷。該鄉保等係因查見死屍。不識爲誰。遂暫行浮埋。迨孔憲融訪至該村。卽隨同指認報驗。何得爲湮滅證據。但其不先報官。係犯違警律之處分。該縣業因遲報。嚴行責押。已足蔽辜。更無再行起訴之理。

(三) 孔憲融初供。伊弟孔憲湯身帶銀鐲等件。均係王清雲等收沒。顯係圖財致命一節。查孔憲湯既有瘋疾。去年陰曆二月二十日出門。越兩日始到張趙村。卽使實係身帶銀物。究竟是否失在王清雲家。無從證明。

且庭訊時間及男人何以帶銀錫銀繩。據供俗風成婚時。須帶此等物件。一面之詞。殊難憑信。又供李全喜則曾穿伊弟鞋襪。查此節關係。屢經該縣押責。李全喜則始終未曾招認。設使果有其事。何以該縣獲此物證。並不於案內聲明。孔憲融因何不卽指爲確據。當時與李全喜則直接證明。現在李全喜則在押病故。無從追究。按諸訴訟法。罪人死亡。當然免訴。該屍親仍爭辯不已。以情理斷之。恐係該屍親追念伊弟死於非命。故作飾詞。希圖加重犯罪人之罪刑。迨經本廳再三駁詰。該屍親又慮實事難假。乃不辨圖財致命。反要求損害賠償。以爲可作附帶私訴之一種。不知此案迭經該縣預審。並由地方審判廳審明判決。絕無要求賠償之訴。及至本廳諭令退還不應收受之銀。始添出此一層關係。實未便援爲真實之據。

(一)該屍親初供屍身兩眼睛俱有傷痕。該縣並未呈報。查報驗時。孔憲融在屍場。果係漏報。何以當場並不一一指出。現在屍傷日久。不無腐變。實難證明。就令眼睛實有傷痕。亦係犯傷害致死之罪。並無關於加重犯罪之要素。卽所訴曾知事將其看管。勒逼領屍各節。現在曾知事早經辭職離省。更難深究。

以上孔憲融所爭種種之點。均屬毫無確據。案經本廳調查確實。又加以證明。而王清雲之初供。孔憲湯夜入室內強姦伊女一節。實由鄉愚不知法律故作避就之計。至孔憲融始以圖財致命妄控。終以損害賠償請求者。亦屬情切同胞。爲弟爭命之心。兩造雖各自爭執。而法庭辦案。必採證據及真實發見主義。據事定案。王清

雲與李全喜則共同將孔憲湯細打致死。應照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處斷。並援十五條減一等。李全喜則業已在押病斃。應毋庸議。孔憲融所領埋葬銀一百五十兩。據稱係由該前縣斷給。並非私相授受。核諸新律。雖無規定明文。究屬理不應得。着限十日內。全數退還原主收領。如再違限。准由王清雲另行提起私訴。以便拘追。王牛兒是否在场共行毆打。據王清雲堅供並不在場。據孔憲融供則稱其在场共毆。然亦未能指出確證。應免置議。本廳據此。改判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李丙章

推 事張鳳鳴

推 事徐慶豐

蒞庭檢察官徐掄元

書記 官高尙敏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錢幅生等竊盜一案

犯罪人 楊丑子年三十歲高平縣人

錢幅生即成金旺年三十四歲鳳台縣人

趙合女卽王三孩年二十九歲高平縣人

主文

錢幅生依新刑律第三百七十條暨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各處二等有期徒刑。合併刑期十二年。趙合女依同條及二十九條之規定。處二等有期徒刑。刑期八年。楊丑子依同條及二十九條與五十一條之規定。處三等有期徒刑。刑期四年。均終身褫奪公權全部。

事實

緣錢幅生趙合女楊丑子分隸鳳台高平等縣。或負苦度日。或遊蕩無業。先未爲匪。前清宣統二年八月間錢幅生行至河南河內縣地方。與同村素識之楊丑子遇道貧難。錢幅生憶及已故之山東老聶。曾說胡麻核桃。是迷人藥物。研末放入飯內。令人食用。卽不省人事。起意如法迷人。強取財物分用。楊丑子慮傷人命。先未允從。錢幅生卽以此藥迷人。僅止數刻卽能醒轉。並不傷害之言相告。楊丑子方纔允從。當由錢幅生尋取胡麻核桃。暗地研成細末。包藏身邊。楊丑子並未目視。卽於是月初四日僱覓長平村事主張胡蘆脚驢一頭。講定脚價錢一千文。並供人驢飲食。送至鳳台縣屬巴公鎮交卸。是晚住宿時。該犯錢幅生交付楊丑子藥末一包。囑令乘便下手。次早起身做飯。楊丑子乘間將藥末放入張胡蘆所食麵片湯內。張胡蘆吃畢。卽行動身。行不

多遠。藥性發作。張胡蘆昏迷倒地。錢幅生等隨即牽取驢頭。一同逃至不知縣名村名地方。將驢變賣。得錢分用。後聞事主醒轉。并未報案。楊丑子旋即歸家。次年正月十一日。該犯錢幅生又與已獲素識之趙合女遇道貧難。錢幅生又起意用藥迷人。與趙合女強取財物分用。趙合女允從。即於次日行至鳳台縣屬南關地方。僱覓先不認識之事主張松山驢騾各一頭。言明脚錢一百文。送至懷慶府城內交卸。及至天井關店內。錢幅生又交付趙合女藥末一包。囑令乘間放入。張松山食畢。即趕騾起身。行至欄車鎮附近地方。藥性發作。張松山昏迷倒地。錢幅生即同趙合女各拉驢騾逃逸。張松山醒轉後。即回家告知其父。張子正報經高平縣勘明差緝。是年二月二十日。該犯錢幅生。趙合女逃至河南輝縣地方。當被差役拿獲送縣。時值楊丑子亦聞拿。投首至縣。經該縣訊供通詳擬議。審解經前澤州府提犯覆鞫。據各供悉前情不諱。此外詰無另犯爲匪不法。並將藥方傳受及知情容留分贓人家。案無遁飾。將錢幅生與趙合女按該縣原擬。依前清現行律用藥迷人已經得財。起意爲首。及下手用藥迷人之人。均照強盜律。擬絞立決例。楊丑子一犯。既據聞拿投首。尙知畏法。且所得之贓業已追賠給主。亦應如原擬依強盜聞拿投首。擬絞監候例。自行投首。贓亦追繳。照例酌入緩決。獲贓給領。未獲追賠。傳受藥方之山東老岳業已病故。應與買驢之不識姓名人。均免直議。張胡蘆與張松山醒後。并未受傷。亦無庸議等情。解司勘轉。茲奉司法司咨交同級檢察廳由檢察官檢核該案。

所引前清例尙無違誤。移送來廳。本廳覆核無異。應卽判決。

理由

此案錢幅生因貧起意。用藥迷人。強取財物。輒先與楊丑子商妥。令其投藥物於事主張胡蘆所食飯內。致該事主昏迷倒地。劫去其驢。變錢分用。事隔數月。故智復萌。又與趙合女商用前藥。迷倒事主張松山。劫去驢騾各一頭。變錢分用。楊丑子與趙合女先後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爲。按新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該犯等皆爲正犯。毫無疑義。惟查其罪之成立。係犯新刑律第三百七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應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原判將該犯等分別決監候定擬。按之前清現行律雖無違誤。而罪名輕重。則與新刑律大相懸殊。自應比較新舊。易以相當之刑。方爲允協。該犯錢幅生一再用藥迷取財物。實屬怙惡不悛。目無法紀。查其犯意雖一。而所侵之法益則二。自應以俱發罪論。合依新刑律第三百七十條之規定。兩次各處以二等有期徒刑。並適用第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其中最長之刑期以上。定其刑期。趙合女與楊丑子聽從實施犯罪之行爲。事後又皆分贓。情殊可惡。惟查趙合女一犯。事後並未再犯爲匪不法。自難與錢幅生迭次行劫者並論。處以二等有期徒刑。庶免枉縱。楊丑子畏法自首。又經賠繳贓物。其悔過自新之心。尙屬可原。應依新刑律第五十一條之規定。比較趙合女再予減罪一等。餘均如結案。至該犯錢幅生等雖事犯在赦令以前。

核其所犯情節。係在不准除免之列。應不准其除免。本廳據此覆判如主文。

刑庭 長李丙章

推 事邵 箴

推 事王泰鋪

書記 官張延銘

●山西高等審判廳判決楊長青等上訴席元耀等一案

被告人 席元耀年七十三歲江蘇吳縣人前任高平縣典史

吳不烈年六十八歲山西高平縣人前清拔貢

張崇德年四十一歲山西高平縣人前清附生

宋炳文年五十一歲山西高平縣人該縣刑書

宋小狗年三十一歲山西高平縣人該縣刑書

主文

席元耀依暫行新刑律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處五等有期徒刑。刑期六個月。吳不烈依第一百五十五條

之規定。處五等有期徒刑。刑期六個月。從刑一年以內。俱褫奪公權全部。但席元耀等事犯在三月初十日以前。可否准予除免。應由同級檢察廳咨呈司法司長核辦。張崇德判決無罪。宋炳文宋小狗發回該縣另案追究具報。

事實

緣席元耀籍隸江蘇吳縣。前清光緒十三年間。補授高平縣典史。共計先後歷任二十五年。與該縣拔貢吳丕烈附生張崇德刑書宋炳文並其子宋小狗均相認識。吳丕烈現充該縣商會副會長。其子吳慶恩充高等小學堂庶務員。張崇德係東北鄉議事會議員。兼充東北鄉鐵行掌櫃。該縣歷年接遞過境軍流等犯。名爲紅差。向章抽收馱櫃用錢。以資辦公。嗣因差務輕減。前項用錢。曾經該縣諭令免收。詎意宋炳文父子。仍舊私自抽收。前清宣統三年九月間。民軍起義。前任知事朱士俊邀集紳耆。商辦民團事宜。維時吳丕烈聲言民團毫無益處。卽如現在巡警兵。祇知盤查私土土娼。崗位俱係虛設。徒靡經費。並無實際。以致警務長張蘭當場被辱。忿忿不平。隨卽辭職。節經衆紳勸解。而籌辦民團一事。則自此中止。迄無成議。九月十五日。吳丕烈與宋炳文等在縣城關帝廟聚賭。宋炳文等因談及吳丕烈與張蘭服禮。深以爲恥。當有縣役鳳裳等倡議。不如募僱百人。將張蘭毆辱一番。可與吳丕烈洩忿。宋炳文慮恐因此生事。卽以此法不便。另想善法等言。向袁鳳等辭絕。

時有縣紳李禮如在旁與聞其事。晉省地瘠民貧。籌款維艱。近因辦理新政。不得不借資民力。除原定抽收煤釐斗捐之外。旋因該縣籌辦新設各機關。應需經費無着。經紳董稟商歷任知事創議戲捐社捐鋪捐以及婚嫁頭口等捐名目。俾資挹注。奈鄉愚無知。疑係紳董藉捐肥己。因之積久生恐。仇視新政。痛恨紳董。已非一日。而辦公諸紳。總以地方公款。歸諸地方公用。並不介意。時值民軍起義。到處戒嚴。不意鄉民竟爾乘間勾結。狡焉思逞。去年十月十九日。該縣朱知事士俊聞鄉民有匿名揭帖。聚眾要挾免捐情事。當因歷來滋事。以東北鄉爲最。而張崇德係東北鄉會議員。聞風卽邀其至署。籌商解散方法。詎意張崇德亦茫無頭緒。反以謠傳不可深信等語。含糊答覆。朱知事卽令下鄉。認真稽查。設法彈壓。去後適鐵行因佛山會議。米糧騰貴。暫議罷工。張崇德身爲行掌。亦爲之束手無策。是月二十日。鄉間不逞之徒。卽由郭村聚眾起事。隨將該村小學堂匾額打毀。而鐵行傭工匠人滋鬧。在所不免。張崇德聞信後。擬於次早親赴郭村。剴切勸解。行至中途。探詢匪勢甚衆。不敢前進。二十二日。隨遣人到縣送信。行抵蓮花山。聞匪已至城。亦卽折回。是日匪衆由東北東南兩鄉。蜂起麇集南關外。約有數千人。該縣朱知事諭令關閉城門。嚴加防範。一面率同典史席元耀親詣城外。反覆諭勸。無奈人多口雜。堅執不從。一味邀求免捐。朱知事允俟稟求上級官廳爲之裁減。匪衆不聽開導。恃衆放火焚燬城門一擁入城。隨將各學堂局所燒毀。暨焚燒辦學各紳家房屋。其中最慘者。高等小學堂長鄒家珍一

家。竟被燒死男女至九名之多。該縣警務長張蘭因兵力單薄。無法抵禦。臨時畏累潛避。以致巡兵四散。警局爲之一空。匪衆揚言。尙須燒燬警局。什長趙九皋等。誠恐鎗械被匪搶散。稟明朱知事當令收發委員蕭姓轉飭巡兵將該局鎗礮送交署內收存。不意匪徒卽於次日將警局燒燬。當時警務長張蘭既不知去向。朱知事隨飭席元耀將警局事務暫行經理。並因該典史任事年久。吳丕烈襄辦地方公事。乃復令席元耀等帶令書役。同至南大寺。一再勸戒。無如匪衆置若罔聞。復至鹽當兩行勒索川資。該商等因吳丕烈係商會總理。又屬居鄰鹽店。遂邀吳丕烈爲之說項。准由鹽當兩行各出錢百千。在於城外分散。嗣經朱知事諭令舉出頭目。以便當面給領。匪衆不允。仍舊將錢如數繳付鹽當收回。朱知事迫不得已。始出免捐告示。匪衆見示。始行退出城外。復至各鄉村燒燬紳學各家房屋。被害者甚衆。興辦學堂者尤居多數。而吳丕烈之子吳慶恩。亦係小學堂庶務員。其家獨毫無損害。並聞揚言不燒捕署。不入吳丕烈之家。迨至二十四日澤州府巡防隊袁幫統帶兵至高彈壓。謠傳席元耀吳丕烈二人。被張蘭主使巡防隊將伊等捆縛。行將解省正法。鄉民又復聚衆進城。邀求釋放。朱知事隨令席元耀與吳丕烈登樓。與衆相見。鄉民始行散回。不意匪衆又乘間至各鄉村任意焚燒。較前尤甚。致使紳民被害。至百數十家之多。而勸學員王殿英之故父靈柩。亦被燒燬。二十五六等日。鄉民與匪衆復三五成羣。時至席元耀吳丕烈兩家探視。隨訛傳匪衆前往掛號。嗣後朱知事因匪衆復或散或聚。

勢不得了。加以兵力有限。無法防禦。隨諭令吳丕烈招募民團。藉資保衛。吳丕烈隨卽招集二十名。多係東北鄉素習拳棒獵戶。內有土匪鄭春發混跡其間。終日舞鎗弄棒。不知檢束。以致人心疑懼。吳丕烈慮恐滋生事端。兼因經費無出。未及旬日。卽行遣散。而宋炳文係於二十一日出城。至東北鄉料理訟事。曾在迪陽村逗遛。直至二十八日回縣。時值省委警務長和金榜於十月二十七日行抵高平。當日謁見朱知事。後卽與席元耀晤面。商辦交代事宜。而席元耀因未見朱知事。一時不克交代。隨屬和金榜暫行在店住歇。擬俟次日再行交卸。和金榜隨至客店安歇。不料澤州府巡防隊兵弁適於是日來高稽查。亦在該店駐紮。彼時和金榜身着警服。巡防隊兵以其形跡可疑。嚴加盤詰。並將其軍衣器械全行扣留。和金榜恐遭不測。乘間撩棄行裝。隻身逃避。遂疑席元耀抗不交代警務。有意慫恿巡防隊與其爲難。其實席元耀曾於二十九日往見和金榜已行。據稱有該店東夥可以爲證。並非有心反抗等語。無如該縣紳學各界。自匪衆發難之後。多被匪殘害。惟捕署與吳丕烈家無恙。而且一聞被人捆縛。輒復聚衆進城。要求晤面。事後復三五成羣。任意來往兩家。訛傳有報名掛號之說。加以奉令勸解。愈勸愈烈。收警局鎗械。發給匪衆川資。統計種種可疑情節。俱援爲席元耀等通匪之證據。當由被害紳士楊長青等。公舉全縣代表劉知印控蒙大都督閣前任民政長周批。委前任澤州府知事恩聯會同委員金鴻智提府審辦。節經現任高平縣石知事憲文。將被控之席元耀吳丕烈張崇德宋炳文

宋小狗五名。卽行拘獲。押送至府。按照所控各節。虛衷研訊。僉供無通匪之事。復經由省飭委王祖錫張卓二君前往會審。所訊各供。均屬似是而非。尙未確定判決。復據席元耀之子席鏞以呈明父冤。慘遭刑訊等情。訴蒙行司核議。當奉司憲司以案情重大。呈請提省審辦。並飭鳳台高平兩縣。將人犯案卷解省。咨交同級檢察廳移送來廳。當因原告未到。無憑質究。復經疊傳原告劉知印等到廳。片請檢察官蒞視。反覆研訊。各執一詞。又復分委學習推檢周文堃楊拱辰親詣該縣。詳細調查實在情形。回廳報告後。當復公開。兩次反復辯論。卽據代表劉知印以當時傳單等件。並未目視。均係得自傳聞。非設法拏獲犯事匪首。不能水落石出。又據唐之恭呈出張蘭致姬姓一函。內有朱縣牧合席元耀收取鎗械。不知是何居心。吳丕烈暨宋炳文父子引勾土匪等語。此外並無通匪切證。並據席元耀等供悉前情不諱。案無飾遁。應卽判決。

理由

本案緊要關鍵。在於席元耀等果爲高平鄉民聚衆之匪首與否。茲將本廳審得此案之真相。並原告諸紳所控席吳等各要點。逐條分釋於下。(一)查高平鄉民聚衆滋事。起於要求免捐。當去年十月望後。卽有此等謠傳。鄉民未入城以前。朱知事令席元耀吳丕烈到大王廟及東關丹河勸說三次。所以未能解散者。實因朱知事不肯承認免捐。以致是日有毀關入燒局所及辦公紳士各家之舉。此肇亂之原因。由於席吳等所致唆造

意者。並無確據之可指。(二)收巡警鎗械一事。查十月二十二晚。鄉民入城焚燬之後。警務長張蘭暨巡兵逃避四散。巡警局什長到縣署報告。朱知事恐爲鄉民所據。特遣收發委員蕭某將鎗械收存縣庫。並非出於席元耀之意。有朱知事親筆一信。並高平警務公所趙九皋李進財二人可證。(三)十月二十三日發給鄉民川資之事。與席元耀毫無干涉。吳不烈所以出頭調停者。查因在商務會館辦公多年。受囑當兩行之托。誼所難辭。並無他意。厥後鄉民未領此錢而散。吳不烈遂將此錢繳還鹽當。此爲通匪之嫌疑所由來。然亦不足據爲確證。(四)十月二十四日。謠傳席吳二人被巡防隊捆縛。鄉民復聚至數千人之多。要求非見席吳之面。不肯解散。此等情狀。匪特原告諸紳以爲鄉民與席吳二人不應有如是重大感情。卽本廳亦未始不以其中必有密切關係。然現經調查委員報告。據各村並沿途民人僉供。席吳本是好人。前日因亂出頭解勸。今日忽有此謠言。彼二人豈不因救亂而陷法網。鄉民聚衆求見。無非此意。此語固在情理之中。密查數日。亦并無別項情形之可證。(五)原告諸紳所控席吳二人傳諭百里村齊至捕署。並吳不烈家掛號註冊一節。查二十四日後。鄉民三五成羣。到席吳兩家。稿有其事。而掛號註冊。毫無風聞。鄉民之所以往來於席吳兩家者。據調查報告。以日前謠言之影響。與前條聚衆求見。同一用意。然既無簿冊諭單。難以爲據。亦難憑之臆斷。(六)原告諸紳所控席元耀驅逐警務長和金榜一節。查和金榜係臨時巡警道所委。去冬十月二十七日到高平。席元耀與

其晤而後。以當日未見朱知事。未便移交。請和暫住客棧一夜。明日再聽消息。不料和金榜忽棄行裝。竟於次早貿然他去。其故乃爲高平巡防隊有意與民軍爲難。以和金榜爲革黨。並有拘拿之說。席元耀無此能力。已可想見。至和金榜信中所述高平鄉民聚衆傳單。有聽席吳二人命令之語。細閱原告諸紳最初之稟。僅云十月半有匿名揭帖。焚燬紳學。并無提及單內有席吳等字樣。此節於本案最有關係者。設令傳單內果有以上數字。而當時鄉民尙未起事。何以不揭此單爲據。此時證據湮沒。而和金榜又屬事後一人之詞。未便據爲判斷。(七)原控官紳商辦民團。吳丕烈語侵警務長張蘭。致起衝突。查係實有其事。至吳丕烈與宋炳文等在關帝廟同賭之時。宋炳文等聲言想法與警務長張蘭爲難。爲吳雪恥一層。詞出一面。純係個人之關係。斷難以此即可據爲吳宋二人勾引土匪暴動之原因。鄉民起事後。吳丕烈招募鄉勇二十名內。雖有鄭春發一人。而未立名冊。何分良莠。且以款難籌。不數日卽行解散。若以此而加以匪首之名。未免與法理有缺。(八)原控煽惑百姓之張崇德。及鄉民聚衆入城時鳴鑼之人。卽其伙僕一節。查張崇德爲生鐵行之副掌櫃。鐵行罷市。乃爲佛山會議米麵漲價之事。適值匪衆起事之前二三日。以致有此嫌疑。究竟有無煽惑。毫無實跡。況鄉民燬關時。東關居民。僉云人人持一短棍。街巷俱滿。並無鳴鑼之說。(九)宋炳文係縣署刑書。十月二十一日赴東北鄉一帶。無論是否奉朱知事之命前往辦公。而至鄉民入城焚燒時。尙安然居於城外。其中實有可疑之點。

但查無鼓動確據。本廳決不能以揣測之詞。卽行定罪。(十)宋小狗與鄉民聚衆之案。更無相涉。自應另擬。綜核以上十條。研訊兩造供詞。席元耀等於高平鄉民聚衆焚掠之事。俱有種種嫌疑。無怪原告諸紳咸抱不平之氣。第案經再三辯論。又已派員調查。席元耀等於構成通匪之條件。無從援據。惟查席元耀職居典史。本有緝捕彈壓之責。況受朱知事命令兼理警務。若肯協同知事。與諸紳商議設法防禦。何至匪徒四出焚燒。不可收拾。致使聚衆至五次之多。身爲巡警官員。而不速爲保護之處分。自應依暫行刑律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量情定罪。至吳不烈當匪徒謠言四起之時。竟敢公然侮辱警務長張蘭。亦應適用第一百五十五條處斷。以昭平允。但席元耀吳不烈所犯事在三月初十日以前。可否准其除免。應由同級檢察廳。咨呈司法司長核辦。並轉飭現任高平縣將被害各紳從速設法撫卹。一面嚴拿當時實施犯罪行爲之匪。從重懲辦。以安人心。而昭炯戒。張崇德訊無通匪確據。免其置議。宋炳文宋小狗在高平私收贖糧之事。據供係八班總役經營。然據本廳調查。八班並未承辦。實係宋炳文等私自徵收。侵蝕入己。究竟每年收入若干。應如何追繳之處。未便懸擬。自應咨由同級檢察廳將宋炳文宋小狗發回該縣。徹底查究明確。懲辦追繳。另案具報。再原審委員王祖錫等刑訊席元耀等是否在部令停止刑訊以前。亦應由同級檢察廳咨呈司法司長查明核辦。本廳據以上理由。判決如主文。

承審推事長李丙章

推 事邵 箴

推 事張鳳鳴

臨時添加推事徐慶豐

推 事王泰輔

蒞庭檢察官徐掄元

書記 官李居義

繕寫 生高尚敏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七號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宋欽文竊盜等罪一案

被告人 宋欽文太倉人年三十歲

主文

本案太倉地方審判廳原判決不合法。破毀之。被告人宋欽文除所犯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之罪及

第一次所犯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款之罪。均應遵照赦令免除其刑外。其第二次第三次所犯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款之罪。主刑依本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處徒刑五年。從刑依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公權全部。其供犯罪所用物銅帽章一個。捐摺二扣。捐票十張。木圖記一個。真假徽章各一個。名片一張。暨因犯罪所得銀幣十四元八角。均沒收之。

事實

緣被告人宋欽文。曾於光復時投入上海十字軍。旋因遣散回籍。詐稱十字會募餉員。自造捐摺等件。私到浮橋募捐。為浮陸鄉自治所窺破。於舊歷十二月二十八日捕得。拘留在所。次日該犯乘間脫逃。當由該所將供犯罪所用之銅帽章等物。及因犯罪所得之銀幣十四元八角。並該犯所有之大衣等件。解送太倉民政署存案。該犯逃出後。於正月初一日竊得親戚孔姓家傭人衣服錢洋各物。二月初八日又往孔家竊得春凳一條。衣架一個。小杓子四隻。使人搬運。變賣得價。原贓當由失主查得贖還。二月十九日又在孔家竊得白米五袋。喚人往挑。適為伊表兄孔祥宗所見。棄米逃走。該犯祖母宋楊氏即日狀訴太倉檢察廳。該犯旋即被捕到案。前存民政署之贓證各物。亦經調取備查。豫審得實。一併送交太倉地方審判廳。四月十六日經該廳宣告判決。該犯宋欽文處監禁十年。褫奪公權全部。嗣因原檢察廳以刑律本採有限制加重主義。而該判決則係併

科主義。顯與律文舛背。又擅改徒刑爲監禁。實係違法。特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聲請上訴。呈由高等檢察廳移送。到廳。本廳認該上訴爲有理由。提訊人犯。調驗證物。供證相符。應卽判決。

理由

將欲說明本廳判決之理由。必先抉摘原判決之違誤。原檢察廳對於該判決所提出違法之點。尙有未盡。如原判決以該犯在前清時代。曾經鎮洋縣監禁保釋。未逾五年。行竊數次。應論累犯。按律文累犯罪之規定。須已受徒刑之執行。免除後。未逾五年。更犯徒刑以上之罪者。乃適用之。茲查閱該縣原卷。該犯之被監禁。係因盜取家中財物。不遵教訓。爲伊祖父宋元釗稟請寄監。核其罪狀。並非應科監禁之刑。該縣亦未正式詳報。自非合法之執行。而牽連累犯。以李代桃。其誤一也。又以該犯用假徽章捐票捐冊募餉。應照行使僞造之公文書或圖樣之罪處斷。按律文所謂僞造者。係對於真者而言。必吏員及公署所製成者。果有此種文書或圖樣。而犯者依其形式。仿其標識。造出僞者以亂真。或行使之以圖利益。本罪方能成立。今該犯所用之徽章捐票捐冊。固不得謂爲公文書矣。豈別有其真者乎。徽章等物上所蓋圖記。名稱爲十字會。此種名稱之團體。調查本屬子虛。則十字會圖記。固不得謂爲公圖樣矣。又豈別有其真者乎。既無真者。僞於何有。蓋毀章等物。直由該犯憑空捏造。而未嘗有真者爲之標本也。且該犯之目的。在於用欺罔手段。以取他人之財物。而造捏諸物。

與行使其所捏造。乃欺罔手段之一種。所犯之罪。當然屬於欺詐取財之範圍。而附會條文。以鹿爲馬。其誤二也。至該犯所犯竊盜罪三次。均成爲獨立罪。同時發覺。何以不適用俱發罪之律文。而但就三罪之一科以三等有期徒刑。含糊出入。豈刑期可以紳縮。此項獨立罪亦可以吸收耶。其誤三也。以上三點。於實體法上違誤已甚。本應不得不按律糾正之。而查核本案事實。該犯宋欽文所犯暫行新刑律第三百八十二條之欺詐取財罪。又所犯第一百六十八條之逮捕脫逃罪。又所犯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款之竊盜罪之第一次。均在本年三月初十日以前。並不在部定條款之內。應卽遵照赦令。免除其刑。其第二次第三次所犯之竊盜罪。應依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款及第三百八十八條之規定。各處徒刑四年。褫奪公權全部。惟所犯二罪。均在確定審判前。自應按照俱發罪之規定。於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其中最長之刑期以上。定其執行之刑期。本廳據此理由。故特破毀原判決。而更爲判決如主文。此判。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十四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兼庭檢察官章世葵

刑科庭長汪郁年

推事呂世澆

豫備推事曾國霖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俞月山等誣告罪一案

被告人 俞月山年五十六歲華亭人住袁莊二十六圖米業

俞桂濤年五十五歲華亭人住袁莊二十六圖種田

委任人 律師孫鞏圻

錢謙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控告無理由。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棄卻之。仍照原判決執行。

理由

此案俞月山俞桂濤不服華亭地方審判廳之判決。以俞張氏與俞少亭入夫事件。事前並未與聞。實因當伊等議婚之時。曾經反對。致遭誣陷等情爲理由。委任律師孫鞏圻錢謙向華亭地方檢察廳聲請控告。呈由高

等檢察廳將文卷書狀各件連同該控告人等移送前來。復由本廳移傳俞張氏俞少亭暨證人俞雲祥俞才發張景全等到案。迭次開庭。片請檢察官蒞視。訊據該當事人等陳述本案之事實。核與原審判衙門訊問筆錄無異。本廳復就案情詳細研究。原判決並無違誤。所提出控告之點。實無理由。查俞張氏與俞少亭爲婚證。以俞雲祥之言。確係該控告人等爲之媒合。既爲媒合。焉有反對之理。如果當時曾經反對。又焉得謂事前並未與聞。自相矛盾。遁飾顯然。察該控告人等之居心。視俞張氏爲奇貨。故始則甘作賤媒。圖脂膏之分潤。繼則增索茶禮。冀慾壑之飽填。奢願未償。貪心不死。於是又挾制俞張氏用爲傀儡。牽連俞雲祥等藉爲黨援。突起波瀾。虛構罪狀。以陷俞少亭於網罟之中。計誠狡矣。不意俞張氏遽吐實情。俞雲祥等變成反證。而鬼蜮情形。盡行敗露。原判決依新刑律草案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該控告人俞月山俞桂濤各處徒刑一年。情罪自屬相當。乃獨嘵嘵不服。拖累無辜。殊堪痛恨。夫俞祥雲俞才發。該控告人等所引爲證人者也。張景全。該控告人等所指爲同行設訴者也。此三人之證言。本廳固可以資憑信。卽該控告人等亦必心服無疑。而據三人所陳述。搶親毀物。盡屬子虛。嫁名誣告。已成鐵案。在該控告人等原欲三人爲僞證。以不利於俞少亭。詎料其當庭具結。畏罪直供。轉以證明己之所犯。可謂弄巧成拙矣。總之該控告人等魚肉鄉里。遇事生風。有利可圖。豈肯置身局外。所欲未遂。必致涉訟公庭。否則。以遠族村嫠。招人入贅。己非媒妁。干預何爲。而一則曰事前並未

與聞。再則曰叔嫂成婚。有傷風化。出而反對。致遭誣陷。潔身持正如此。而八十元之媒金。公然納入私囊。寧非奇事。該控告狀中舉莊董吳仲篋爲證。夫吳莊董僅聽一面之詞。指與一誣師爲具訴狀而已。於本案內容有何關係。其證言有何價值。本應何必傳詢之乎。又據委任律師孫羣圻稱該控告人等當時爲二十元債權關係。或不免有脅迫行爲。原訴狀係俞張氏出名。控告人不負誣告之責任。原判決所處不當。請求破毀之。改照新刑律草案第三百五十一條處斷云云。本應查閱原卷。俞少亭與俞張氏爲入夫。言明茶禮一百元。兩次共交八十元。均爲該控告人等吞沒。尙有二十元。俞張氏使少亭不必再交與媒人之手。然則此款本爲茶禮。並非媒金。該控告人等吞沒八十元。已爲不合。又強索未交之二十元。尤爲不法。對於此種不法之利益。而認爲有債權關係。則凡詐欺取財者。亦可謂之行使債權矣乎。卽謂俞少亭應負二十元之債務。然債權者乃俞張氏耳。要非該控告人等所得藉口也。至于原訴狀雖係俞張氏出名。但該氏一鄉曲婦人。旣無完全能力。又身入該控告人等掌握之中。處于被動地位。當時具狀者之姓名。與狀中捏造之事實。一切皆出于該控告人等之主張。固非該氏所欲爲。亦非該氏所能禁。該律師乃欲以誣告之責任。加諸該氏之身。儼矣。况該控告人等辯訴狀內。明明以俞少亭搶親毀物爲詞。並自認僭俞張氏到松進稟。其始終有心誣告可知。該律師乃謂原判決不當。請求改照脅迫罪科刑。尤誤矣。按新刑律草案第三百五十一條之規定。所有犯罪條件與本案事

實絕不相蒙。豈容強爲比附。須知本案被誣告者之主體。俞少亭也。非俞張氏也。而該控告人等對於俞少亭。止成立新刑律草案第一百七十八條之罪。未嘗有脅迫之行爲。何能照第三百五十一條之規定處斷乎。即使其對於俞張氏未免有脅迫之行爲。抑何能因之以消滅誣告俞少亭之罪乎。且第三百五十一條之罪。依律須告訴乃論。俞張氏雖受脅迫。未經正式告訴。原審判廳尙無審理之權。本廳又何所據。而重爲判斷乎。該律師爲控告人利益計。對於原判決所處之刑。請求減輕或免除之可也。別提出一未經告訴之罪。請求以抵銷應得之本刑。則不可也。乃因就輕避重之心。竟作以羊易牛之請。辯則辯矣。如違法何。然則南山可移。原判決必不可改矣。本廳據以上理由。一一駁詰。該控告人俯首無詞。委任律師。亦無從置辯。故棄卻該控告。按律判決如主文。此判。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江蘇高等審判廳民庭

蒞庭檢察官章世燧

刑科庭長汪郁年

推事呂世滂

推 事陳彥彬
書 記王恩鑄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陳洒子等強盜罪一案

被告人 陳洒子安徽宿遷人年三十八歲

朱 二安徽宿遷人年三十歲

張得勝安徽泗州人年四十八歲

侯玉清徐州府人年三十四歲

王阿二鹽城人年十七歲

右案業經言詞辯論終結。本廳判決如左。

主文

該案第一審原判決。破毀其一部。除被告人陳洒子朱二張得勝三名。仍照原判決。各處徒刑十年。並褫奪公權。暨供犯罪用之鎗子五個。子壳一個。油捻一條。沒收之。又贓物銀洋十四元。銅錢一千六百文。給被害人吳少逸具領。暨沈元松一名。業於五月二十三日在押病故。應置不論外。被告侯玉清一名。依暫行刑律第三十

一條之規定。按照正犯所處徒刑十年。卽一等有期徒刑減二等。處三等有期徒刑。酌定期限四年。仍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其公權。又王阿二一名。依同律第五十五條。適用同律第五十條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從同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本刑中二等有期徒刑褫減二等。處四等有徒期刑。酌定期限二年六個月。仍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其公權。餘犯周二等。獲後另結。

事實

被告人陳洒子朱二侯玉清於中華民國元年正月十四日卽舊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聽從在逃營兵周二等糾約行劫。由朱二供給船隻。侯玉清幫同搖船。自葑門外覓渡橋搖至盤門外紗廠旁停泊。除侯玉清在船守候外。周二陳洒子朱二暨不識姓名營兵數人上岸。行至紅廟前。與被告人沈元松張得勝王阿二先後聚集同夥二十餘人。分執洋鎗刀械。同往橫塘鎮被害人吳少逸所開成泰米行撞門入室。搜劫得贓。並用刀背將行夥王耀元右肩甲右後肋打傷平復。經被害人吳少逸訴由吳縣地方檢察廳先後將被告人陳洒子朱二張得勝沈元松侯玉清王阿二獲案。豫審得實。起訴於同地方審判廳。第一審判決該被告人陳洒子朱二張得勝沈元松侯玉清各處徒刑十年。王阿二處徒刑六年。均褫奪公權。鎗子五個。子壳一個。油捻一條。沒收之。銀洋十四元銅錢一千六百文。給被害人吳少逸具領在案。旋由該被告人陳洒子等不服該判

決。于上訴期限內聲請控告。呈轉前來。經本廳片請同高等檢察廳檢察官蒞庭。並按律選任孫瑩圻律師出庭辯護。除被告人沈元松一名已在押病故無從訊供外。訊得以上事實無誤。

理由

第一審原判決理由。以被告人陳酒子朱二侯玉清張得勝沈元松王阿二係犯前適用之刑律草案第三百六十七條之罪。依同草案第二十九條。均應以正犯論。惟王阿二於犯事時未滿十六歲。查照同草案第五十條之規定。於同案第三百六十七條所定之刑減一等。與陳酒子等五人。同適用同草案第三百七十四條。分別判定刑名刑期及附加刑在案。本廳察核案情。除被告人沈元松一名於本控告審未審理以前在押病故。應置勿論。又陳酒子朱二張得勝三名照原判決情罪相當無庸變更外。其侯玉清一名之犯罪事實。先不過幫同搖船。繼不過在船守候。始終並未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爲。實止犯暫行刑律第三十一條之所錄從犯之罪。原判決以該被告與陳酒子等同爲正犯。處同等之刑。殊於情罪不符。此本廳對於該被告侯玉清一名。應行破毀原判決。而更新判決如主文之理由也。又王阿二一名原判決據刑律草案第五十條之規定。減本刑一等。處徒刑六年。夫既云減本刑一等。復定期期六年。要不免減如未減之疑。按暫行刑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所謂按等加減者。例如本刑爲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加一等則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減一等則處三

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是但凡欲加減。必先就該被告所犯之罪。指明所應適用之刑。然後以之爲加減起算之標準。而按等加減之。始克免減如未減之疑。不然。如原判決既云。減本刑一等。復處徒刑六年。並未先舉本刑中情罪相當之刑。以爲減等起算之標準。則減輕之刑。既不能確知其自本刑中何種之刑起算。自不免減如未減之疑。蓋在從犯減等例。概有正犯之刑爲起算之準。固無庸疑。而在本刑減等例。則以分別各本條所定之主刑。大率有二種。以上者爲多。故凡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者。非先就本刑中指明情罪相當之刑以爲起算之標準不可。查被告王阿二雖與陳洒子等同爲正犯。而當時並未入門夥劫。卽以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處斷。固應科以二等有期徒刑。但查該被告犯罪時未滿十六歲。除於暫行刑律第五十條之規定。應行法律上之減等外。審按該被告尙在幼年。智慮淺薄。不免被脅同行。况並未入門夥劫。是其心術及犯罪事實。情節較輕。尙應適用同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爲裁判上之減等。故該被告王阿二一名。合依暫行刑律第五十五條之規定。適用同律第五十條及第五十四條。照同律第三百七十三條最輕刑之二等有期徒刑遞減二等。處四等有期徒刑。酌定期限二年六個月。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褫奪公權。此又本應對於該被告王阿二應行破毀原判決。而更新判決之理由也。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初三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章世蕤

刑庭庭長汪郁年

推事呂世澆

推事陳彥彬

書記施澤臣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戴阿灶殺死曹六扣一案

被告人 戴阿灶年三十一歲太倉人

右案業經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

該案第一審原判決。破毀之。被告人戴阿灶主刑。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一條。處以無期徒刑。依同律第三百十一條。終身褫奪公權全部。其供犯罪所用物鐵劍一口。依同律第四十八條第三款。沒收之。又證據物血褲一條。俟本案判決確定後付還之。

事實

緣該被告戴阿灶因曹六扣平日冤伊作賊。積恨未洩。於陽曆二月二十九日即陰曆正月十二日傍晚。酒後與曹六扣細故口角。曹又罵伊作賊。該被告頓起殺機。計約曹在途守候。已即回家取鐵劍一口。藏身後。到原處引曹至馬家田左近。突將曹推倒。用右手搭住咽喉。復用鐵劍砍傷頂顛頭顛等處。不記次數。當即斃命。該被告即背負曹屍至顧保慶住屋西邊撩棄。折回馬家田犯罪處所。收藏鐵劍。仍至顧宅告警並隨同顧保卿報告自治公所。嗣經曹六扣胞兄曹錫麟訴由太倉地方檢察廳詣驗緝兇。旋經該廳查獲。該被告豫審得實。提起公訴於同審判廳。經該審判廳判決戴阿灶應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年。終身褫奪公權全部在案。嗣經該檢察廳不服該判決。於法定上訴期限內列舉理由。提起控告。呈轉到廳。經本廳片請同察檢廳檢察官蒞庭監審。並按律選任周祖培律師為該被告辯護。訊得該犯罪事實。核與第一審原供無異。本廳因得證明以上事實無誤。

理由

查原判決書主文。於主刑之處。一等有期徒刑十年。從刑之終身褫奪公權全部。並未援據律文。雖於該判決書理由中對於主刑。未嘗不援據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然于主文不明引條文。究不合法。而從刑

之褫奪公權。則并于該判決書理由亦未明引條文。且沒收亦爲從刑之一種。該判決書主文中。未經明揭。僅于理由中突出。且又未據律文。以上係形式上之錯誤。原檢察廳列舉爲指摘之點。本廳認爲有理由。故爲更正如主文。至實質上原判決。科該被告以一等有期徒刑十年。於情罪殊屬不當。查原判決之科該被告以一等有期徒刑。而酌定期限十年者。因依據暫行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該條規定雖有死刑無期徒刑及一等有期徒刑三種。任審判官之裁量。然立法之意。以殺人犯意及其事實自有重輕。故設此三種主刑之裁量範圍。以期情罪相當。固不許審判官不顧犯人之心理犯罪之事實而任意處斷也。今該案實係謀殺。爲殺人之情節較重者。而僅科以該條所定三種主刑中之最輕刑。復定以一等有期徒刑之最短期。殊非立法之意。查原判決書于所以裁定此刑名刑期。雖未說明理由。就其所採事實推定。不過以該被告醉憤殺人。出自精神昏亂。故從輕處斷。不知該被告既能于事前計誘而取凶器。復能于事後移屍以圖滅跡。其精神上非醉可知。原檢察廳對於此點條舉各節。批卻導竅。纖悉靡遺。本廳認爲有理由。故爲破毀原判決。而更新判決如主文。惟查一等有期徒刑。因爲暫行律第三百十一條之最輕刑。至刑期十年。則爲一等有期徒刑之最短期。蓋前者係刑名。後者係刑期。乃原檢察廳對於此點指爲輕刑中之最輕刑。此爲用語上之失檢。合併糾正於此。又查原判決書理由。載有未決中監禁日數應由檢察廳查照第八十一條第一項扣算折抵等語。原檢

察廳控告書。以暫行刑律第八十一條業已刪除。惟八十條有以羈押二日抵算徒刑一日之規定。本應適用甲條。而誤適用乙條。指爲職務上之懈怠。本廳查此或亦係數字上書寫之誤。惟羈押日數之扣算折抵。屬檢察廳之執行範圍。在審判官本無裁判之必要。故本廳判決從略。至鐵劍一口。係供犯罪用物。自應依暫行刑律第四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沒收外。其血褲一條。屬證據物質。既不合沒收之規定。亦非有銷燬之必要。故俟本案判決確定後付還之。此判。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初七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章世葵

刑庭庭長汪郁年

推事呂世澂

推事陳彥彬

書記施澤臣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張阿榮陳少卿強盜罪一案

被告人 張阿榮年二十二歲太倉人

陳少卿年三十八歲太倉人

選任律師 周祖培

主文

該案原判決破毀其一部。被告人張阿榮所犯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及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未遂罪。主刑依同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處以有期徒刑二十年。從刑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第二百零二條及第一百七十六條之規定。褫奪公權全部。被告陳少卿合依同律第三百七十九條之規定。按照第十八條之例處斷。減本刑三等。仍照原判決處四等有期徒刑。酌定刑期一年。至其供犯罪所用物單刀一把。鐵棍一根。烏鎗一支。依同律第四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沒收之。

事實

被告張阿榮綽號火神緣。去年陰曆十一月初。在三家市西口王阿海茶館內。同龔阿材曹亦亭奚阿茂陳少卿四人商議去劫李景祥家。初九日夜分。遂至陳少卿家會集。其時龔曹奚三人已先至。并由龔阿材邀來陳阿虎張阿寶及不識姓名一人。連陳少卿共八人。張阿榮同奚阿茂因李家相識。乃以灶煤塗面。各持器械。前

往行劫。除陳少卿忽於半途折回。並未上盜外。其餘七人均至李家撬窗而入。劫得財物各有差。仍回陳少卿家分贓。張阿榮分得皮馬甲一件。並給與陳少卿馬甲一件。少卿未受而散。旋由事主李景祥呈訴太倉地方檢察廳。經同地民政署獲解本案盜犯張阿榮。龔阿材。陳少卿三名。豫審得實。除在逃之奚阿茂等另緝起訴外。所有張阿榮等三名。當即起訴於同審判廳。又正在豫審之際。發現張阿榮舊犯他罪。據供於前清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偕同顧小福。放火行劫潘子濤家。焚斃六歲女孩一名。經傳事主潘子濤到庭訊問。核與張阿榮所供相符。檢察廳遂於前案一併起訴。請照刑律第二十三條辦理。又張阿榮於五月二十九日在看守所曾有扭鎖謀逃情事。復於六月三日夜間。兩次損壞監禁處所械具。希圖脫逃未遂。亦由檢察廳移請同審判廳查辦。即經審判廳審理判決。以被告張阿榮實犯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三百七十四條之罪。除在所謀逃等輕罪不議外。查照俱發罪。處以無期徒刑。又被告龔阿材實犯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罪。處以二等有期徒刑六年。均終身褫奪公權。被告陳少卿係查照刑律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五十四條。減本刑二等。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并終身褫奪公權。嗣因原檢察廳以同審判廳第一審判決。對於張阿榮。陳少卿二名均不合法。特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提起上訴。呈由同高等檢察廳移送。到廳。本廳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七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認爲一部控告。故爲一部之審理。遵章片請檢察官依律

選任辯護人公開審理。訊得事實。核與第一審供詞相符。應即判決。

理由

查該案原判決錯誤之點有五。如原判決以該被告張阿榮爲犯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三百七十四條之罪。查照俱發罪。處以無期徒刑。而其所處之無期徒刑。究係適用該兩條中之何條。並未指明。殊屬含渾。且於處一無期徒刑之外。別不宣告其他應科之刑。是仍沿往日律例。採用吸收主義之舊習。顯與暫行刑律採用制限加重主義之旨相背。此其錯誤者一。又該被告張阿榮在看守所損壞械具。謀逃未遂。在暫行刑律第一百七十三條既明定未遂犯罪之。自應依同律第十七條之例減等處斷。而原判決除外一語。逕斷爲輕罪不議。是亦由誤沿採用吸收主義舊習所致。此其錯誤者二。又原判決既認陳少卿爲中止犯。祇應援用暫行刑律第十八條之例處斷。乃復牽引第十七條。尤屬胸無定見。自相矛盾。此其錯誤者三。以上三點。皆爲原判決中顯著之錯誤。而原檢察廳所列據爲指摘者也。然詳檢原判決理由。核之本案事實。原檢察廳所提出錯誤之點。猶有未盡。該被告張阿榮夥劫李景祥家。細按犯罪事實情節。尙非至重。固不應科以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所定之最重主刑。此其錯誤者四。又該被告張阿榮之於潘子濤家放火奪財。焚斃女孩一名。合依暫行刑律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例處斷。而原判決以爲犯第三百七十四條之罪誤矣。查該被告之犯罪行爲。

以放火爲手段。以奪財爲目的。而焚斃女孩。乃其結果。是卽刑律第二十六條所謂以犯一罪方法或其結果而犯他罪者。若依該條前半段之規定。固應從一重處斷。然據該條但書。有於分則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之規定。則該被告之因犯放火罪而致人死傷。應依分則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援用傷害罪各條。照第二十三條之例處斷。此其錯誤者五。以上二點。則爲原檢察廳所未經提出。而本廳特爲按律以糾正之者也。要而論之。該被告張阿榮所犯之罪有四。一爲強盜罪。應依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二爲放火罪。本應依同律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之例處斷。然以犯罪時期在本年三月初十日以前。並不在部定條款之內。應卽遵照赦令。免除其刑。三爲傷害罪。應援用同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三年。四爲脫逃未遂罪。應依同律第十七條第三項之例處斷。減第一百六十九條所定本刑一等。處以三等有期徒刑四年。惟該被告張阿榮所犯各罪。以俱在確定審判前發覺。故應依暫行刑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例。定其執行刑期。統計各刑合併之刑期爲三十二年。其中最長之刑期爲十五年。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原則。固應於三十二年以下十五年以上酌定加重刑期。然因其但書有不得逾二十年之制限。故該被告張阿榮所應執行之刑期。定爲二十年。至該被告陳少卿始雖與謀同往。繼忽半途拆回。並未上盜。確係因己意中止。與因意外障礙未遂者不同。自應依暫行刑律第十八條之例處斷。

照同律第三百七十三條所定本刑中一等有期徒刑減三等。仍照原判決處四等有期徒刑。酌定期限一年。此皆本廳破毀原判決一部之理由。更爲判決如主文也。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初九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吳榮炳

刑科庭長汪郁年

推事呂世澇

推事陳彥彬

書記王恩鑄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蔣陳氏以子蔣子龍被誣陷罪一案

被告人 蔣子龍年五十歲江寧人

選任辯護人 孫潤宇律師

右案業經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決撤銷之。被告人蔣子龍無罪放免。其誣告之李九炎吳徐氏應依赦令免除其刑。

事實及證據

緣被告蔣子龍江寧籍。住觀音門外渡師石圩。充該圩村長。舊曆辛亥十月間光復軍起。江寧抗拒閉城後。積匪郭永聚衆威迫該圩住民供給稻糧。該圩住民李九炎易靜齋王太清陸德江陸炳春陸王氏季有才卽紀有才等湊集稻子二十五擔。分別送由村長卽該被告蔣子龍暨該圩董事楊輔丞轉給郭永去後。經陸炳春等以蔣子龍與郭永同夥搶劫七里洲王國治家等情。呈控都督府。并由李九炎等向都督府呈控蔣子龍假郭永爲名。向渡師石圩住民勒索稻穀等情。當奉都督程指令蘇軍統領劉之潔查辦。卽經劉統領派弁將該被告蔣子龍獲案。旋據該圩董事楊輔丞等十二人聯名代陳冤抑。遂由劉統領移送江寧地方檢察廳傳案訊辦。業經提起公訴。復由吳徐氏以蔣子龍不遂所欲。肆行搶劫等詞。訴由該檢察廳併案移送公判。經同審判廳先後集訊。以蔣子龍於江寧閉城後。與積匪郭永等結夥多人。用威嚇手段迫令渡師石圩住民李九炎等送稻子於己。又串同郭永等勒索不遂。搶劫吳徐氏家財物。經傳鄰人金大發朱德榮證明朱九炎等稻子確係親自送往蔣子龍家。復行文囑託衛戍總督轉訊郭永。據供亦云有蔣子龍同往。又傳吳徐氏質對。蔣子

龍當堂卽以汝祇一子之言相恐嚇。足見情虛。畏人訐發陰私。可爲犯罪證據。遂按照前經適用之刑律草案第三百五十四條之規定判決。處該被告蔣子龍以無期徒刑在案。嗣由該被告之母蔣陳氏以子被誣陷。不服第一審判決。聲請控告呈轉前來。本廳查核本案俱發罪內容。該被告蔣子龍夥劫王國治家爲一罪。勒索李九炎等供給稻子爲一罪。挾嫌夥劫吳徐氏家爲一罪。自應分別傳證質訊。冀成信讞。當卽遵章片請檢察官蒞庭。先後公開審判。並依律選任律師孫潤宇出庭辯護。其第一項由事主王國治先後在原審判廳及本廳一再出庭。供證伊家被劫。委無該被告蔣子龍在內。此次實係被誣。並在本廳具結存案。第二項李九炎雖堅供該被告串同郭永勒索稻子。然始終未能指實串勒索。該圩董事繆沂卽繆恆性之反證。當時醴稻之家。伊亦其一。實爲免禍起見。並非出於該被告勒索。不過該被告以身爲村長。經手彙集轉送而已。第三項據吳徐氏供稱被盜在陰曆十月初四夜深。其時室中並無燈火。盜亦未執火亮。暗中摸索。固無確認盜卽蔣子龍。惟以與有夙嫌。故擬議及之。而繆沂爲其近鄰。則力證該氏家被竊則有之。並未有被盜情事。歷據以上各證。並查原卷內容。核與第一審所據事實顯有錯誤。應卽撤銷原判決。更爲判決。

理由

按現行刑事訴訟律廢棄口供主義。採用衆證主義。故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明揭認定事實。應依證據之

規定。蓋所以示斷案者以準的。不能以絕無根據一面之詞入人以罪也。查該原判決所認事實。有未盡依證據者。如原判決處被告蔣子龍以無期徒刑。而其所依據事實。除七里洲王國治家搶案。業經原審判衙門決定書中。斷爲訊無實據。不能證明犯罪。應無庸議外。其於勒索稻子一事。僅據金大發朱德榮供證李九炎等稻子確係送往該被告家一語。遂斷定該被告與郭永同謀勒索。又於吳徐氏被盜一事。僅憑該被告當堂對質。有謂吳徐氏汝祇一子之言。遂以該被告爲情虛。畏人訐發陰私。斷定挾嫌夥劫。似此取證。卽入人罪。殊於現行刑事訴訟律採用衆證主義相背謬。查金大發朱德榮在原審判廳不過供證稻子送往該被告家。並不足證實其送往出自該被告之勒索。卽或李九炎等送出稻子非出本意。然卷查該圩董事楊輔丞等十二人。在蘇軍司令處聯名代陳冤抑。而楊輔丞陸炳春繆沂卽繆恆牲俱爲釀出稻子之人。陸且爲首告於都督府之人。復先後在原審判廳及繆沂在本廳一再供證。當時該圩住民釀出稻子。實爲郭永所迫。該被告蔣子龍身充村長。其經收轉送。乃出自送稻者之委託。自屬義無可辭。卽不然。此等有力衆證。姑如原審判廳庭斷不足爲證。緣該被告既有經收轉送之事實。或不免有與郭永串同勒索之嫌疑。又何以原判決指與同黨之郭永。在衛戍總督府只供稱董事蔣子龍楊金同小的向該圩借了八擔米。並未有如原判決書事實中與蔣子龍同往字樣。查郭永原供雖屬含混。然核諸以上衆證。該被告蔣子龍與楊金同在被脅之列。而郭永所供

同字。決非同黨之義。緣郭永所供楊金卽輔丞。丞亦以董事名義與村長名義之蔣子龍。同爲經收轉送稻子之人。是楊蔣二人。事同一律。楊既不認爲郭永同黨。何獨指蔣爲同黨乎。似此反證確鑿。則李九炎控該被告蔣子龍串匪勒索稻子一罪。當不成立。又卷查曹如之。係吳徐氏所自舉爲證人者。屈有亦係該屬地甲。據二人在原審判廳供證。匪特蔣子龍非爲盜之人。並吳徐氏家無被盜之事。又據繆沂先後在原審判廳及本廳供證。亦與曹屈二人供詞相同。是吳徐氏並未被告盜。蔣子龍亦未曾爲盜。衆證確鑿。已無可疑。不特此也。查吳徐氏在本廳供稱被盜在陰曆十月初四日夜深。其時室中並無燈火。盜亦未執有火亮。是該氏被盜。當時既無月光。復無燈火。暗中摸索。何以知爲盜者卽是蔣子龍。且據供來者七八人。人既紛擾。天又昏暗。該氏又何以獨能辨識蔣子龍亦在其中。是該氏供詞。適足爲構陷之證。故吳徐氏控該被告蔣子龍挾嫌夥劫一罪。又不成立。此本廳所以撤銷原判決。而判決蔣子龍爲無罪也。惟蔣子龍既屬無罪。則爲告訴人之李九炎吳徐氏其誣告罪當然成立。自應援據暫行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項之例科刑。今以其犯誣告罪之事實。均在本年三月初十日以前。應依赦令免除其刑。如主文。此判。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十三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吳榮鏞

刑科庭長汪郁年

推 事呂世澇

推 事陳彥彬

書 記王恩鑄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瞿信卿強盜罪一案

被告人 瞿信卿年三十四歲

孫阿炳年三十三歲

委任律師 狄梁孫

右案業經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

本案第一審原判決更正之。該被告瞿信卿孫阿炳合依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各處二等有期徒刑。瞿信卿酌定期九年。孫阿炳酌定期八年。并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各終身褫奪公權全部。

理由

緣本年四月十五日即舊曆二月二十八日。陳少卿雇陶生堂之船。裝運食鹽三十六包。自青港行抵彭家灣停泊。時至黃昏。突有盜匪四人。手持線鎗。上船夥劫。將船鹽一併奪去。當經陳少青報知該地鄉董。轉報區警。獲得盜黨孫阿炳一名。解由三林塘裁判分所。移送上海地方檢察廳預審。據供直認搶劫不諱。並供由瞿信卿起意。糾同伊與張秋林薛坤元共四人上船搶劫。持鎗者祇瞿信卿一人。共劫得鹽三十六包。次日由瞿信卿賣得小洋三百三十角五分。給伊小洋二十角。原船係寄在張秋林門前等情。當經該檢察廳派警將瞿信卿逮案質訊。供與孫阿炳略同。預審終結。起訴於同審判廳。公開審理。據孫阿炳供認如前。惟質之瞿信卿。則供陶生堂前欠伊債。委係前往索債。並非搶劫。當經審判官當庭駁斥。瞿信卿無詞以對。遂即判決。處瞿信卿以一等有期徒刑監禁十三年。處孫阿炳以二等有期徒刑。監禁八年。另犯無故侵入人家罪。係俱發罪。合併科刑。孫阿炳應宣告監禁八年一個月。餘犯張秋林薛坤元二名。候獲另結。原船一隻。賊洋二十七圓。發交陳少卿陶生堂分別具領在案。嗣瞿信卿以不服第一審判決。呈稱與陶生堂有債權債務關係。奪船賣鹽。意在行使債權。至所持之鎗。係打鳥之線鎗。並非強暴脅迫之要件等理由。聲請控告。由同高等檢察總廳移送前來。本廳即遵章片請檢察官蒞庭公開審理。並由瞿信卿委任律師狄梁孫到庭辯護。據孫阿炳所供。核與原

供相符。瞿信卿仍主張有債權債務關係。並云搶劫當時實未到場。意圖翻異。倖希脫罪。然證以孫阿炳疊次供詞。瞿信卿造意於前。實施於後。確係強盜共同正犯。毫無疑義。案強盜罪爲以強暴脅迫。強取他人所有物之罪。強取云者。卽抑制他人之反抗。而移轉其物之持有之謂。其有形的抑制反抗。卽所謂強暴。例如制縛他人。甚或殺傷之而奪取其持有物者是。無形的抑制反抗。卽所謂脅迫。例如告人以欲加殺害之重大惡意。使之聞而生畏喪失意思之自由者是。故凡可爲強取之強暴脅迫。以使人至喪失身體自由或意思自由之程度而止。而於持器械與不持器械及其器械之爲線鎗爲洋鎗與否。均於強盜罪之成立絕無影響。該被告瞿信卿既有侵入船艦強取船鹽之事實。又復結夥在三人以上。是具有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條件。強盜罪業已成立。自應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例處斷。此控告之無理由者一。又按凡強取他人之所有物。而能免強盜罪之責任者。必有請求交付其物之正當權利而後可。又必有實行其權利而使之交付其物之事實而後可。否則。財物之強取。既非正當權利之實行。無論其事由如何。均構成強盜罪。該被告瞿信卿對於陶生堂之債權債務關係。據該被告委任律師主張。不過因往日同販私鹽而起。並不能提出何等證據。茲姑勿論其債權債務關係之有無。卽使有之。而行使債權方法甚多。亦無所用其奪船賣鹽。奪船賣鹽而出於強暴脅迫。卽是強盜行爲。奪船賣鹽而並無請求交付其物之正當權利。卽不能免強盜罪之責任。此

控告之無理由者二。據以上二點。本案控告。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八十三條之規定。本應駁回之。然查原判決所科之刑。核與犯罪事實不無錯誤。有急須更正者。查原判決以瞿信卿身持火器。造意強劫。情節尤重。故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三年。較之共犯孫阿炳加重一等。夫身持火器。非強盜罪構成之要件。前既詳言之矣。至造意犯在前。清現行刑律雖有從重處斷之條。然依暫行刑律第三十條之規定。則視為尋常正犯處斷。別無加重明文。該被告瞿信卿即以造意犯論。其與孫阿炳固同為正犯。責任亦應從同。况瞿信卿雖曾造意於前。實係共犯於後。依暫行刑律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應從其所實施者處斷。蓋暫行刑律第三十二條之立法例。乃以實施行為為本位。而其餘行為。皆為實施行為所吸收。故瞿信卿前雖造意強劫。其後既加入實施犯罪之行為。則教唆強盜行為。即為實施強盜行為所吸收。而其與孫阿炳實為共同實施強盜正犯。情罪惟均。要無所軒輊於其間。而原判決對於該二犯之科刑。一輕一重。殊失情法之平。此原判決之錯誤者一。又查原判決以該被告孫阿炳另犯無故侵入人家罪。係俱發罪合併科刑。宣告監禁八年一個月。然於主文理由中。對於該犯罪既未援引暫行刑律第二百二十五條條文。已屬疏漏。且未先定應科刑期。而僅宣告其應執行之刑監禁八年一個月。殊於同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之旨不合。且查該檢察廳起訴書中。對於孫阿炳無故侵入人家罪。並未傳集人證質訊。提起公訴。而該審判廳就該犯罪既未受公訴。又未知照檢察官請

求處分。而逕行審判科刑。尤有背於刑事訴訟律第二百五十六條不告不理之原則。此原判決之錯誤者二。故本應對於原判決之錯誤。卽爲更正之判決。除共犯張秋林薛坤元二名候獲另結。原船一隻賊洋二十七元發交陳少卿陶生堂分別具領。仍照原判決執行外。該被告瞿信卿孫阿炳合依暫行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各處二等有期徒刑。瞿信卿酌定期刑九年。孫阿炳酌定期刑八年。并依同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各終身褫奪公權全部。如主文。此判。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章世炎

刑庭庭長汪郁年

推事陳彥彬

推事葉玉森

書記施澤臣

●江蘇高等審判廳判決吳國卿私擅逮捕監禁及其他俱發罪一案

被告人 吳國卿上海人年三十七歲住曹家渡九果園業園主

徐小毛上海人年二十八歲住曹家渡業種花園

李阿弟上海人年二十二歲住真如業司廚

王炳全上海人年三十七歲住曹家渡業木作

委任辯護人 潘承鏢

主文

本案原判決。破毀其一部並更正之。被告人吳國卿卽榮泰除誣告罪不成立應行破毀外。其私擅監禁罪。依暫行刑律第三百四十四條。處三等有期徒刑仍定期四年。又因犯前項罪所犯之傷害罪。依同律第三百四十七條之規定。援用同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處三等有期徒刑。仍定期三年五個月。其收藏軍用洋槍罪。依同律第二百零五條。處四等有處徒刑。仍定期二年。以上係俱發罪。應依同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例。合併科刑。酌定期九年。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全。均仍照原判決處斷。其違禁物洋槍子彈及供犯罪用物鐵鍊磚石。依同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仍照原判決沒收之。

理由

緣被告人吳國卿卽榮泰。上海籍。本年四月二十日。該被告以家中失去花盆四只。疑以傭婦顏周氏竊取。向詰不認。遂將該氏及同在該被告家中被雇爲漆匠之伊夫顏仁順。扭送曹家渡裁判分所。嗣經該分所訊無犯竊證據釋還。乃該被告吳國卿擅將該傭人顏仁順顏周氏關禁。並飭傭工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分幫同吊打。顏仁順乘間潛逃。至上海地方檢察廳告訴。經該檢察廳密派法警調查屬實。當發給勾攝搜查等票。並移會警務公所派警協助。立將該被告吳國卿逮案。並於其家中花園假山後六角亭上。將現被鎖禁之顏周氏一口。開去鐵鍊鎖匙。並搜得軍用洋鎗一支子彈五顆。及鐵鍊磚石各證物。並將幫同行兇之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全一併解送到案。據檢察吏吳錫鈞驗明顏周氏兩手腕有紮縛痕各二道。顏仁順左手腕有紮縛痕一道。左耳有拳傷一處。卽經豫審。據該被告吳國卿等直認不諱。由該檢察廳訴由同審判廳判決。該被告吳國卿私擅監禁罪。處三等有期徒刑監禁四年。誣告罪處三等有期徒刑監禁四年五個月。傷害罪處三等有期徒刑。監禁三年五個月。私藏洋鎗罪。處四等有期徒刑。監禁二年。合併科刑監禁十三年五個月。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全係傷害罪共犯。均處五等有期徒刑。各監禁二個月。洋鎗子彈鐵鍊磚石沒收在案。嗣經該被告吳國卿不服該判決。委任辯護人潘承鏗聲明控告。呈轉前來。經本廳片請檢察官蒞庭。先後公開審理。並由該被告辯護人潘承鏗到庭辯護。除原判決關於誣告罪並無正確之證明外。其私擅監禁。並因而致傷。暨私藏

軍用洋槍等事實。俱有確實證據證明屬實如下。一、該被告吳國卿之私擅監禁傭工顏仁順顏周氏二名。有幫同行兇之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全一致供認。其證一。原檢察廳經被害人顏仁順潛逃赴訴後。密派法警調查該事實屬實。其證二。又原檢察廳據訴查實。移會警務公所派警協助勾攝。該被告吳國卿等在其家中花園假山後六角亭上。始將現被鎖禁之顏周氏開釋。並將鎖禁顏周氏之鐵鍊鎖匙帶繳存案。其證三。二、該被告吳國卿因私擅監禁傭工顏仁順顏周氏致傷。有原檢察廳驗傷單。並當時在該被告家中起出之鐵練磚石各證物可證。三、該被告吳國卿私藏軍用洋槍子彈。亦係經原檢察廳會同警務公所勾攝該被告時。在其家中當場搜出之件。且該被告在第一審衙門及本廳。亦俱直認不諱。尤可證明無誤。以上事實俱有證可憑。案無遁飾。應即判決。查第一審原判決。對於該被告吳國卿所犯之俱發罪中。以該被告扭送顏仁順顏周氏於曹家渡裁判分所。誣以竊取花盆爲虛僞之告訴。故處以暫行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誣告罪。然同條之所謂虛僞法文。雖無具體的規定。試從文理解釋。指虛構事實無疑。故誣告罪之成立。當以虛構事實爲前提。而被告吳國卿之告訴是否虛構。以實有失去花盆之事實而疑人爲竊。與本無失去花盆之事實而誣人爲竊。準是爲斷。前者爲虛構。是爲誣告。後者爲非虛構。不得爲誣告。今該被告吳國卿之失去花盆與否。殊無正確之證明。自不能推定其事實爲虛構。即不能斷定其告訴爲誣告。故原判決對於該被告吳國卿所處暫行

刑律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誣告罪。當然無可成立。自應破毀之。至其私擅監禁及因而致傷。既有上列各項人證物證。實犯同律第三百四十四條及第三百四十七條之罪。惟原判決對於所處罪刑。除對於前者之私擅監禁罪。依同律第三百四十四條處三等有期徒刑。酌定期期四年。情罪相當。無庸置議外。其對於後者之因而致傷罪。僅援用同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之傷害罪本條。處以三等有期徒刑。酌定期期三年五個月。而漏引同律第三百四十七條之規定。致該被告辯護人潘承鏗主張原判決既未援用同條。則第二審應為被告人之利益。適用同律第二十六條從一重處斷之規定。只可坐私擅監禁罪。不再坐傷害罪。不知原判決雖未援用同律第三百四十七條。然其援用同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之傷害罪。實根據於同律第三百四十七條之規定。故於適用法律之實際。尚無不合。矧查同律第二十六條限於分則無特別規定者。庶可不適用同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而從一重處斷。今於分則既有第三百四十七條之規定。求法律上正當之適用。自應仍如原判之刑名刑期。惟於形式上之欠點。應更正如主文。又該被告吳國卿之收藏軍用洋槍子彈。既由當場搜出。復經直認不諱。訊未受有公署之命令。原判決處以同律第二百零五條之罪。酌定期期二年。按律相當。亦應仍如原判決處斷。以上為俱發罪。自應查照同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酌定期期如主文。又原判決對於本案傷害罪共犯徐小毛李阿弟王炳全三名。依同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各處以五等

有期徒刑。酌定期二個月。對於違禁物洋槍子彈及供犯罪用物鐵練磚石。依同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沒收。查照定律。自無不合。自應仍如原判決處斷。本廳據有以上理由。故對於原判決。特爲分別破毀及更正。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初四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蒞庭檢察官章世炎

刑科庭長汪郁年

推事陳彥彬

推事葉玉森

書記王恩鑄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張耀成被許仁和取逃金銀珠玉飾物一案

主文

本案係違法判決。應撤銷無效。仍由原審判廳指定他庭查照。本廳對於該案前決定按律審理。

證明理由及援據法律

元月二十七日。准高等檢察廳移開本月二十五號據地方檢察廳呈稱據檢察官曾渤呈准同級審判廳判決高等審判廳發回勝家公司經理張耀成被許仁和取逃金銀珠玉飾物一案。認爲引律錯誤。謹呈理由書。遵章呈請控訴等情前來。相應調齊卷宗。呈請鈞廳核辦等因。據此本廳檢閱該廳會檢察官控告程序。均合規定。全案文件。亦皆完備。查刑事訴訟律第三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載配置控告審判衙門之檢察官。應閱視文件及證據物。送交控告審判衙門。此案全案卷宗。既經本廳閱視。合依刑事訴訟律草案第三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將全案文件送交控告審判衙門辦理。爲此將此次該廳會檢察官控告全案卷宗並犯人許仁和一名。備文移送貴廳。請煩查照辦理。實緝公誼等。並由移送全案卷宗暨犯人許仁和一名。各到廳。准此。查該案先於辛亥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同高等檢察廳移。據同地方檢察廳呈准同級審判廳對於該案認爲竊盜罪。判決管轄違。聲明不服等情。移知控訴前來。當經查核原卷兩造供詞。決定該犯許仁和所犯。委係侵占罪。而非竊盜罪。根據律文。明白解釋。將全案卷宗移請高等檢察廳轉飭原檢察廳移交原審判廳按律審理在案。茲准前由覆閱卷宗。查核地方檢察廳控訴理由書。對於實體法上糾正理由二條。業經本廳決定在先。該決定對於地方審判廳是否發生拘束力。爲該案前題。當另行解決於後。姑置不論外。其對於程序法上糾

正理由。其一以該裁判書正本上有審判長假字樣。不合構成法庭之數。引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十二條。及同律第二百三十七條爲依據。並聲明公判筆錄中載明審判長請假在宣告裁判之時。非在公判之時。雖實際上並未違法。而形式上實有未合等語。查律文列舉書面條件者。重方式也。今該案實施裁判之審判長。雖於宣告裁判時有故不能行法定程序。而未遵行刑事訴訟律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二項。由資深陪席推事附記其事由之規定。實不合決定方式。又其二以地方審判廳既認該案係竊盜罪。不應行第一審判決。依據刑事訴訟律第二條第三項。指爲管轄違。並聲明案經本廳決定。發還原審判廳審理之件。不能適用。同律第三百四十七條。因辯論終結後始發見之規定。查律文明定管轄。各級廳實無自由變更之餘地。要之地方檢察廳對於該案。就程序法上所糾正之理由。前者爲書面方式之錯誤。後者爲事物管轄之錯誤。本廳依據律文對於地方檢察廳提出之理由二條。認爲正當。再本廳查核該案判決書發見。尙有未合法之處。如判決主文。本案係竊盜罪。被告人許仁和處徒刑一年半字樣。查刑律第十條之規定。凡律條無正條者。不論何種行爲。不得爲罪。今該判決書未引正條。惟對於竊盜罪科刑。實與刑律第十條抵觸。查刑律第十條之斷罪必要正條者。所以杜援引比附也。援引比附非無條文可據。且爲律所不許。今該判決主文並援引比附而無之。依此方式。恐無以免自由出入之虞。查刑律對於竊盜罪本有正條。惟同一竊盜罪。而第三百四十九條之科刑。異於

第三百五十條之科刑。誠以罪名雖名。而構成犯罪行為不同。則其刑科不能無別。今如該判決主文。單指竊盜罪科刑。微論所根據者為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抑為第三百五十條。意涉含渾。即所科一年半之徒刑。亦且失所依據。此實於方式上欠缺之必要條件。至該案於實體法上之爭點。當從根本上解決。即以本廳前決定有無效力為先決問題。查直接上級審判衙門之判決或決定。對於直接下級審判衙門律文。雖無發生拘束力之正條。亦無不發生拘束力之反證。而其所判決或決定。則有刑事訴訟律第三編第二章第四章列舉有確定之效力。既有確定之效力。則直接下級審判衙門除履行法定手續外。不能變更之。或破毀之。是以當然發生拘束力。此為正當之類推解釋。本廳依此理由。除於程序法上糾正之點解釋如上外。對於地方審判廳此次直接破壞本廳決定之判決。依據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認該判決為不當。爰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 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庭 長 郁 汪 年

推 事 呂 世 澆

推 事鄭思會

錄 事陳元訓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張國衡聲請再抗告一案

主文

本再抗告事件。依刑事訴訟律第四百二十四條第二項。認為無理由。駁回之。

理由

查原決定之駁回抗告與再抗告狀之陳述。其爭點所在。一爲程序之合否。一爲理由之有無。本廳調閱原卷。第一初級審判廳於四月十八日決定駁回。聲請回復上訴權。被告代理人當於二十二日提起控告。按照刑事訴訟律第二百四十八條及同條第三項之規定。其抗告提起之日。未逾法定期間。就程序上言之。尙無不合。然對於理由有無之問題。則該被告代理人所爭論。適與法律相背馳。原立法者之意。既逾法定期間。卽拒絕上訴。恐妨人民之權利。既逾法定期間仍許可上訴。又恐失法律之效力。故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六十四條之規定。特許聲請回復上訴權。上訴權而須回復。則既逾法定期間。其上訴權卽歸消滅可知。上訴權既歸消滅。卽不得再行提起上訴可知。原案判決後。被告代理人忽於法定上訴期間之外。逕行提起上訴。經駁回後。

始行聲請回復上訴權。試問上訴權尙未回復。何以得提起上訴。上訴狀業經駁回。又何以得聲請回復。核其手續倒行逆施。而根本上錯誤既如此。雖謂疾病非懈怠。障礙事由非捏飾。其抗告要爲無理由。卽程序未有不合。地方審判廳亦不得違法而認該抗告爲有效。蓋刑事訴訟律第四百二十四條之規定。對於抗告有左列二項情形之一者。卽得駁回。並非要二項情形兼備乃得駁回之也。至於三百六十五條之注文。雖無必要。先向原審判衙門聲明障礙之規定。然必應於障礙消滅後。聲敘事由。請求回復上訴權。以待審判衙門許可與否之決定。而按之第三百六十六條之規定。上訴程序雖應於請求回復時補行。要不應於請求回復之前豫行提出上訴狀也。否則法律何必明定聲請回復之手續。而隨時可爲上訴。法定不變期間。亦爲虛設矣。該被告代理人深知法理。豈肯破壞法律。乃竟一再爲此無效之抗告。本廳殊屬不解。特據以上理由。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五月二十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庭 長汪郁年

推 事呂世澐

豫備推事曾國霖

錄 事陳元訓

●江蘇高等審判廳決定王永舟控胡世英縱火殺人聲請移轉管轄一案

主文

該案依刑事訴訟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移轉管轄於上海地方審判廳按律審理。

本案之事實

緣被害人王永舟與被告人胡世英曾因構訟結怨。去年十一月間。南匯有樊培生擾亂。滬軍都督派楊松帶隊前往搜捕。胡世英思報宿怨。乃私迎楊。告以樊匪匿於王永舟家。楊信之。遂偕胡父子帶隊往圍王永舟住屋。先事搜索。繼匪徒樊乃縱火焚毀。王永舟適在上海。未被害。王之傭工沈姓及鄰人連阿福陳阿華均被殺死。迭經被害人呈訴陸軍部蘇滬都督。均蒙飭令南匯民政長查復。嗣據呈復有此次樊培生鬧事。王永舟確不在家。未便周內人罪。惟其用人不慎。咎有攸關等語。又南匯民丁桂春等公稟請求昭雪。民政長莊批查王永舟本係積慣訟棍。唆訟殃民。聲名敗裂。與地方結怨甚深。致延此禍。非胡世英一人私嫌也。等語。又被害人連郭氏控胡世英冤殺伊夫連阿福一案。被告人胡世英經民政長指令。本案因連郭氏稟訴伊父連阿福被

兵槍斃。牽涉該公民。且有沈莘耕許爲撫卹之語。並見該氏身有殘疾。是以照會查明當日情形。應否撫卹。具復核辦。連阿福是良是匪。有無冤斃。事在去年本民政長未到任以前。不得而知。現稟一紙空詞。於沈莘耕有無撫卹。並未明白聲叙。撫卹係屬善舉。來稟既不贊成。應候連郭氏續訴再奪。此本案屢訴批答之事實也。

聲請及決定之理由

據代理告訴律師陳則民聲請理由書。略謂南匯審判廳長。卽係民政長兼充。而該縣檢察長。又未正式委任。按刑律第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因被告人身分地方情形。或訴訟經歷。恐審判有不公平者。應聲請移轉管轄。今該廳長對於此案。已爲前之審理者。一則曰惟其用人不慎。咎有攸關。再則曰王永舟本係積慣訟棍。與地方結怨甚深。致延此禍。非胡世英一人私嫌也。此種重大案件。而謬爲咎有攸關。非一人之私嫌。其審判必不公平。可以預見。且連郭氏控胡冤殺其夫連阿福。該廳廳長不爲逮捕審理。乃逕照會被告人使爲撫卹。則其不公平更可知矣。案懸半載。迄未進行。實該廳長故意爲之。又按第十九條之規定。應由檢察官直接向同級審判衙門聲請移轉管轄。而理由中有此外恐致審判不公平者。皆應據本款移轉管轄。是聲請不必僅由檢察官。此外之訴訟關係人亦得請求之。日本刑律第三十七條。可爲參考。且該檢察長又未正式委任。故由被害人自行聲請云云。本廳查核事實。該廳長對於此案審判。確未能公平。其對於連郭氏所控一節。不傳訊

被告人。而指令撫恤。左袒顯然。尤可爲不公平之鐵證。惟查照刑訴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此項聲請理由書。應由檢察官直接付送。不得由被害人及代理告訴律師逕行提出。方與法定手續相符。第十九條第二款之但書。雖曰被告人亦得聲稱。然既專指被告人。則被告人等固不能一概而論。均得有此項聲請之權矣。至於理由中此外二字。係承上文解釋之兩項而言。所謂此外恐致審判不公平者。指被告人身分地方情形而外一切事實言之。而非指檢察官被告人而外一般訴訟關係人。該律師主張之理由。未免誤會。卽謂日本刑訴列有明條。然外國法律。供參考之資則可。豈能生援用之效力乎。而該律師之聲請。亦豈能認爲合法乎。特是南匯地方檢察長既未正式委任。審判廳長審理之案。已涉偏頗。而檢察廳對於此案。形同虛設。勢難按照法定程序以實行其職務。如此項移轉之請求。本廳復行拒却。將恐人民冤抑。投訴無門。保護人權之謂何。亦大非立法者之本意矣。是以根據事實。略予變通。認該聲請爲有理由。以爲維持公益之計。除照會南匯審判廳暨上海審判檢察廳分別遵照辦理外。據此理由。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江蘇高等審判總廳刑庭

刑科庭長汪郁年

最新司法判詞

第二卷 高等審判廳

第二類 刑事判詞

四百七十二

推 事 呂世滂

預備推事 曾國霖

錄 事 陳元訓

